ZHONGGUOXIANGGELILACONGSHU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名家笔下的香格里拉

杨森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名家笔下的香格里拉

杨森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笔下的香格里拉/杨森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杨世光,刘群,杨森主编)
ISBN 7-222-02838-2

Ⅰ.名… Ⅱ.杨… Ⅲ.①诗歌-作品集-中国②散文-作品集-中国
Ⅳ.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49298号

责任编辑:李志民
封面设计:西　里
版式设计:子　民　西　里
摄　　影:杨松文　黎昆仑
和桂华　张　捷
子　民

名家笔下的香格里拉

杨森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昆明文化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270 000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222-02838-2/I·740　定价:19.50元





这里，是一片绝尘净域，美丽得让你一听倾心，一见钟情！

这里，是一方旷古秘境，神奇得让你入梦入幻，如痴如醉！

这里，是一座七色乐土，丰灿得让你五体投地，八拜顶礼！

难怪66年前被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描绘得风靡五洲、让成千上万人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个迷人的"香格里拉"的生活原型，终于在1997年14日21时30分，被确认在这里。

这里就是中国云南迪庆。

这里就是举世瞩目的香格里拉。

看不尽大自然造化赐予的杰作——

赐予了偌多的白玉，堆塑成一座座灵秀的雪山，或如骑士顶天立地，或如丽人千古皎洁，整个迪庆就是一个玉摇篮；

赐予了偌多的翡翠，雕琢成一屏屏滴绿的森林，一道道鬼

斧神工流光溢彩的幽箐峡谷；

赐予了偌多的锦绣，铺展成一匹匹柔情的草甸，一片片喷香勾魂的花野花路花海洋；

赐予了偌多的珍珠，汇集成一汪汪晶莹透亮的湖泊，一眼眼春意融融的彩泉；

赐予了偌多的乳浆，装点成千姿百态淌银泻金的溪流、瀑布、大江；

赐予了偌多的天宝物华，鲜活成奇禽异兽、名木药卉，或属孑遗，或称濒危，独领珍稀风韵……

美哉！壮哉！

画家来了说：这里，每寸土都是一幅画；

诗人来了说：这里，每朵花都是一首诗；

音乐家来了说：这里，每条河都是一支歌；

作家来了说：这里，每只鸟都是一篇散文。

美与奇不止在自然。

更看不尽人类文明投射、结晶在这里的璀璨金果——

结晶出一个和谐的多民族共生体，智慧、勤劳、睦爱的纽带串起各具异采的文化之珠，交相辉映；

结晶出一个和谐的多宗教共存体，无论中西，无论古朴与博大，于同空间和平宁静中各自渲染出独树一帜的理念与艺术的灵光；

结晶出一个和谐的人与自然共荣体，蓝天白云、山水草木、鸟兽虫鱼、村寺炊烟、帐篷牦牛……立体组合出一幅活泼的生态文化平衡图；

结晶出藏传佛教文化的琳琅辉煌；

结晶出纳西东巴文化的五光十色；

结晶出服饰文化的缤纷绮霞；
结晶出建筑文化的大器庄严；
结晶出饮食文化的醇情浓香……
哲人来了说:这里,走一步都是辩证；
史学家来了说:这里,看一眼都是不朽；
美食家来了说:这里,吃一口都是文化；
旅行家来了说:这里,坐一下都是享受!

这就是中国迪庆香格里拉,而且是希尔顿首次描绘 66 年之后变得更新更美更富秘采神魅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就是殊胜仙境，就是世外桃源，就是人间乐土。

谁都憧憬仙境,可谁也没见过仙境;但是当你进入迪庆香格里拉这片乐土秘域,见识过它的神姿与精魄,你会收获最大的满足:呵,这里就是桃源仙境!

有诗为证：

银山玉峡乳河香，
花甸瑶池锦绣妆。
殊胜桃源千古醉，
仙乡秘境永流芳。





目录





编者按：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最近来我州考察指导工作,他在考察我州旅游资源,观赏了云南第一峰——卡瓦格博后,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热情漾溢的诗篇。

澜沧落千寻,太子高万仞。
亘古无人登,俯仰欲断魂。
藏族父老心,待客情意浓。
少年如兄弟,伴我冰川行。
鸟道多崎岖,怪石难攀登。
幽谷松涛远,不知山几重。
悠悠玛尼堆,渺渺佛光影。
清溪弹秋韵,牧笛唱豪风。
峰回路转环,冰塔耀日明。
琼林拔地起,变幻本无形。

英雄卡格博，大海神女峰。
巍峨耸入云，脉脉亦含情。
狂飚驱阴霾，玉带绕银岭。
斯洽明永洽，绿野飞双龙。
极目天低处，夕阳映彩虹。
袅袅弦子声，徜徉画图中。
归来兴未尽，只缘暮色浓。
相约待明春，再叩神山门。

1994年秋写于德钦





我们的虎跳峡之行,是从金沙江边的桥头渡口(它的西边不远,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石鼓渡口)开始的。从西北面浩浩荡荡地奔流而下的金沙江,到了桥头渡口的跟前,突然来了一个四十五度角的大转弯,掉头流向东北,钻进巍然耸立在那里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然后在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向远方。就在金沙江掉头北向冲进雪山时宽阔浩瀚的金沙江突然变窄了,两岸的峡谷突然变成了笔立千仞、森严嵯峨的悬崖峭壁;而汹涌澎拜的江面在这里也突然下降,在十数里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势如万马奔腾的激流。在这一段江流中间,南岸的玉龙雪山和北岸的哈巴雪山,越靠越近,在最近的地方几乎是要摩肩擦踵、吻合相接了。而金沙江水,好像一条狂怒的巨龙,在深谷间激荡前进,劈山斩崖,左冲右突,终于夺路而出,挣脱群山的封锁,重又流入了平坦宽广的江面。这



一段狭窄得好像用刀切开似的高山峡谷，便是我们所要去探访的虎跳峡。

在云南的许多遐迩传闻的名胜之中，虎跳峡似乎并不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它的为人所重视和成为旅人所倾慕向往的去处，似乎只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在过去的记载中，我们也很少读到过关于虎跳峡的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描述。甚至连那位以踏遍天下名山大川为己任的徐霞客，虽然足迹已经到了滇西北的丽江，距离虎跳峡只不过是三日之程，但他却失之交臂，没有能够到虎跳峡去，亲身考察一下这个足以令人惊心动魄的人间奇境。

但即使是现在，虽然虎跳峡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地方（这一半要归功于我们的水电和地质工作者的踏勘和报道），能够到那里去的旅人仍然很少；因而，人们也很少能够通过亲历者切实准确的描绘，来结识一下这个引人入胜的地方的真实面目。相反地，由于许多传说和神话的流传，反而使这个地方蒙上了一层多少有些神秘的迷茫的云雾。在居住在金沙江沿岸的纳西族、白族和汉族人民当中，有着许多关于虎跳峡的神话；在其中，最富有诗意的我以为莫过于下面这个故事了：传说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本来是一同居住在西北高原上的三姐妹，她们相约联袂同行，一路到东海去寻找她们的幸福（正如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三条大江在云南的西北高原上，是紧紧靠在一起，比肩而行的）。但是，走到中途，她们受到了横暴的玉龙太子弟兄和他们的卫士们的阻挠。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澜沧江和怒江放弃了她们的理想，改途流向南方；坚强沉着的金沙江却不屈服，她在表面上应允同她的姐妹一同流向南方（因此，在石鼓以北，金沙江还一直是流向南面的）；但等

到她的敌人沉睡在胜利的麻痹中时，在深夜间，她突然转身向东北疾行，在玉龙太子的铜墙铁壁般的防线中冲出一条生路，以锐不可当之势劈开千山万壑，流进了滚滚东去的扬子江。昏睡的玉龙太子及其仆从们在惊慌失措中醒来发现他们的防线已经被不可挽回地冲破了：一道刀削般的甬道横在他和他的卫士哈巴雪山之间，金沙江带着胜利的欢笑直奔东方。在盛怒之中，玉龙太子和他的兄弟，变成了玉龙雪山的十二座山峰；他们的卫士哈巴雪山仍然是凶恶而拙笨地挺立在他们面前；而金沙江姑娘则带着永恒的胜利的笑声，从他们脚下奔腾而过……

类似这样的关于金沙江和虎跳峡的传说，我们还听到过好几个。但是，每一个新的故事，都只能为我们所设想的虎跳峡的面貌，增添了一层新的美丽而朦胧的神话色彩；同时，也就更加加深了我们到那里去进行一次探访的迫不可待的愿望





和心情。因此，当我们完成了在滇西北中甸高原的旅程，在归途中路过金沙江桥头渡口的时候，便下决心停下来，并且决心排除一切曾经使人们畏而却步的艰难条件。沿着金沙江北岸的悬崖峭壁到虎跳峡去作一次艰辛的旅行。

我们在桥头渡口边的桥头镇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在虎跳峡公社的帮助下，找到了几匹以爬山见长的云南小马，带足了宿营所需的用具和食粮，怀着一种寻幽探胜的心情，沿着金沙江北岸的盘山小路出发了。

从地图上看来，被称作虎跳峡的这一段江面和峡谷，最长不过二十里，但是，却没有人能确切告诉我们，究竟需要多久才能从虎跳峡的西头走到东端，人们只能告诉我们在这段路程中，要经过几个什么地方。按照几段路程合在一起所需要的时间来看，我们要沿着金沙江北岸的山间小径走上至少两天，才能够到达我们的旅行终点——核桃园村；而只有到了核桃园，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是真正地目睹了虎跳峡的壮丽景象和独特风光。

我们的旅程，从一开始便把我们带进了一种惊险的境界。在我们的前面，矗立着身披银盔银甲、高插入云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群峰：它们有的被白云缭绕着，若隐若现；有的被夕阳的斜晖所照射，反折出一片强烈的金色光辉；当阳光被云层遮掩时，群峰又突然变成一片钢蓝色，幽深而又森严。小路从一开始便沿着陡峭的山崖盘回而上，越升越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去耳边一片水声呼啸之外，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金沙江的江面——它在我们身下越来越深的地方流过。我们安适地骑在马上，缓缓地行进着，完全被眼前的奇特景色迷住了。突然，我们发觉马的步伐开始减慢和停顿起来，而且感



到了一阵微微的颤抖，低头看时，我们的心不禁收缩起来：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我们足下的小径（它只有一尺宽），就好像是悬挂在哈巴雪山肩背上的一根飘带一样。金沙江两岸的岩披和峡壁，在我们身下好像突然逼近陡立起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是站立在笔直的万丈悬崖上面了。俯视金沙江，也被山谷挤得越来越窄，在我们下面两千米的谷底奔腾叫啸着；水面也越来越不平静，金黄色的波涛激流而过，汹涌的浪头冲打着沿岸的岩石，又被碰得粉碎。我们不能不谨慎地从马背上爬下来，而且像我们的马一样地紧贴着岩壁移动着自己的脚步。小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伴随着我们的，是从峡谷中呼啸而过的劲烈的江风，是在深不可测的谷底奔流着的惊涛骇浪的吼叫声。我们带着一种走钢丝般的紧张和小心前进着，每一步都寻求着平衡；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往下看，因为只要对着身下的江面凝望几分钟，便会头晕目眩起来。马蹄偶尔踢落一块石头，要过很久，我们才能看到它落进江心时激起的浪花。

可是，这样的行进却丝毫也不使人感到单调和苦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前面时刻都在变幻着的景色魅惑了。我们的四面都是高耸云霄的嵯峨的山峰；它们仿佛是一群剑拔弩张的武士，参差错落、高低相间地矗立在江的两岸；它们的头上戴着冰雪的头盔，肩上披着云雾的披肩，挺立着的身躯是一片裸露的灰蓝色的岩石。它们有的威严，有的狰狞，有的奇特，有的突兀；有的如刀剑，有的如斧钺，有的如石笋，有的如莲花，有的如怪兽，有的如巨人，争奇斗异，气象万千。而更如令人目眩神迷的是，每当我们转过一座峰峦或是一道丘壑的时候，在我们面前都会出现一片新的壮丽景象，等你还没有来得及尽情观赏时，新的景色又在前面出现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原来预计的行进速度是过高了。我们头一天只走了不多的路程（这是多么艰难而又令人心旷神怡的路程），在一个嵌镶在陡峻的山腰间的小村庄住下来。这是一个由几座小木房组成的纳西族村庄。在村庄四周的坡地上，人们正在忙着摘取熟透了的蚕豆。油绿的麦苗在风中荡漾着。浓荫遮天的核桃树已经结实累累。在这一片萧森气象的奇峰怪岩之间，看到人们居然能够从中夺取了一块块肥沃的土地，使这几乎完全由岩石组成的自然世界增添了一片盎然的生意，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由衷的感佩之情。

我们第二天出发以后不久，就发现，要在虎跳峡北岸进行一次完整的游历所要克服的艰难，实在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大得多。我们不得不在中途寄存下我们的行李。人们指点我们说，要看到虎跳峡最壮丽的部分，必须要到核桃园去，却很少人能说那里究竟还有多远。而路途却变得越来越艰险了。怒龙般的金沙江老是在我们身边奔腾叫啸，一会离我们远，一会离我们近。小路时而飞越笔立的陡崖，时而翻过一道道横断的山脊。有时，前边的路径被阻断了，在山坡上突然堆满了从雪山上崩落下来的大块岩石；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一座雪山的峰尖给砸断了，各种形状的岩石从上面滚落下来，有的堆在半山上，有的停在悬崖边，有的奇特地重叠在一起，有的又像石柱似地直竖起来。我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它大约有四丈宽广，一丈厚，一大半伸向江面，摇摇欲坠地横搁在崖边一座陡岩上，仿佛你只要用手指碰它一下便会跌落到万丈深沟中去；可是它上面已经长满了厚苔，谁知道它被摆在这惊险的地位上已经有多少年了？而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我们的小路还得从它身上跨越过去。



但是，使我们惊诧的还在前边。小路突然在一道横沟前中断了，低头看时，在我们前面是几丈宽的断崖，在我们左下方，是一段光滑如镜、笔立如墙的陡壁。路在哪里？路就在陡壁上。即使是在这样的绝路上，也阻挡不了山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看到，人们便在那墙壁似的陡崖上用斧头凿出一个个的小坑，使人可以放进脚尖去，然后又在上面凿出一道浅浅的可容攀手的石隙；这样，我们便获得了一次机会，使自己也能够像我们那些可敬的山民同胞们一样，像登山运动员似的从陡壁上横爬过去。

我们所经历的危险和艰苦，总是从奇丽的自然风光那里获得了报偿。当我们在峭壁下饱饮了清冽的泉水，重又爬上对面的陡崖时，我看见一棵巨大的葱茏的树木，横生在岩石间，在树根下，从一个好像是张开的嘴一样的洞中，喷吐出一股银色的清泉来；泉水沿着悬崖扩散着，坠落着，一直流进江中去，形成了一股折迭下垂的漫长的瀑布(谁能算得出它有多长呢？





反正它不会少于七八百米)。其实,这样的飞泉流瀑,我们一路上时常遇到,就在南玉龙雪山的山崖上,也时时可以看到它们像缨络似的垂拂而下,闪着银光,流进滚滚东行的大江。

正当我们艰苦地行进在各式各样的危途险径中时,我们的向导指点我们说,就在前面,在一片倾斜的山坡下面,便是我们要去落脚的核桃园村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村子里的核桃林和一片片梯田麦地。可是,正在我们汗流浃背地想一鼓作气赶到目的地的时候又被一片突然出现的奇特景色惊得目瞪口呆了:在我们眼前,地面忽然出现一条巨大的裂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威严的哈巴雪山,好像被什么巨人当头劈了一斧,劈开了一道刀切般整齐的深谷。你要到核桃园去吗?那你得从深谷的这一面攀缘而下,然后再从另一面爬上山顶,才能下到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村庄。我们只好重新鼓起余勇,像杂技演员似的兢兢业业地下到谷底;抬头四顾,我们两边都是九十度的悬崖,一道巨大的水流像一把银剑似的从哈巴雪山峰巅直泻而下,流一节,在山间形成一个碧清的水潭,然后又轰然下坠,这样,经过几次跌宕,最后形成一股激流冲进金沙江心。

在这条雪山的裂隙中,人们不能不深深地被大自然的威力所震慑。这里的每一道清泉,每一块岩石,都像是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安置得奇妙而又壮美。我们从一座硕大无朋的岩石下边涉过溪流;这怪岩石仿佛是刚刚才从雪山峰顶崩落下来,它的一端斜插在峭壁中,另一端像一只巨兽的上颚似的伸出来,我们从小桥上穿过峡谷,就好像从一头怪兽的嘴中穿过一样。溪水清亮透澈,水底的岩石色彩晶莹,走近前看时,这条急剧地奔驰着的溪流,又好像是一匹倾斜地垂拂在万



丈悬崖上的彩缎,绚丽斑斓。我们从对面悬崖小路攀缘而上;这条好像是悬在半空中的云梯似的栈道,也是用各种颜色的碎石铺成的,红、黄、绿、白、黑色的石块交错相间,真是一条五彩路!从这条令人目光迷离的险路攀上峰顶,我们重新又看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核桃园,这一回,它可真的是近在咫尺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险阻可以隔断我们了。从山巅俯视,这个村庄像玩具似的隐蔽在山下的一片丛森中,我们还得像滚石子般地从山顶不停息地向下面跑二十分钟,才能到达宿营地。

由于有许多核桃树而得名的核桃园,实际上是个十分贫瘠的小山村;它的稀疏的石头房子就建筑在陡崖上,到处是怪石嶙峋;我们借宿的人家,便是利用一块块天然的石岩来作墙壁的。从村头向南俯视,金沙江可真的近在身边了。江水不停息地吼叫着,势如万马奔腾。夜间,当我们在篝火边睡下来时,我们觉得好像是睡在一只波浪滔天的船上一样;江水的奔腾、江风的怒号和松涛的喧嚣混成一片;我们隐约地感到怒涛在一阵阵冲撞着山峡,大地好像在微微颤抖。而就在这时刻都令人惊心动魄的自然环境里,人们却生活得平静而健壮。在睡醒一觉后,在跃动的火光中,我看见我们的房主人还在转动着手推磨,把刚刚收割回来的小麦磨成面粉。

我们要真正看到虎跳峡的面貌,还得下到山麓去。于是,次日早晨,当初升的阳光从雪峰间直射过来,把群山照耀得一片金黄,我们在猎人老熊的带领下,向江边进发了。这里说的向江边进发,并不是像通常可以想象的那样,慢慢走到江边;而是意味着从村庄所在的崖边,沿着临近江心的悬崖陡壁,一步步地向江心靠近。我们的向导背着猎枪和绳子,带着我们从岩石上一步步探索着勉强可以着足的地方;我们有时得用手

攀扯着石缝中的灌木丛，从一块岩石跳向另一块岩石，有时得俯伏着身子，像壁虎似的一寸寸地向下移动。我们每个人都汗透了衣服，终于和我们的向导在一块凸出的巨岩上停留下来。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向下俯视，在西面不远的地方，便是真正的虎跳峡了。等到我们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不致被江风吹落江心的立足点并且环首四顾时，才发现我们是处在一种怎样惊险的境地之中。我们面前，近得好像手都可以触摸得到的地方，便是玉龙雪山的巍然耸立的主峰，峰壁陡得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向江心倒下来。我们立足的崖壁也是笔陡的，陡得我们伸头下望只能看到令人目眩的江水，却看不到江岸。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奇形异状的怪岩绝壁；南岸的玉龙雪山和北岸的哈巴雪山近得好像要拥抱起来；它们的锐如利刃的峰顶直指云霄；向西望去，极目所至都是窄如甬道的绝壁峡谷，两岸绝壁的上面有时比下面还要靠得紧，好像时刻都会吻合在一起似的。在我们身下(可能有一百米高)，金沙江形成了一条金色的缓流瀑布；它像一条巨龙似的，在这夹缝般的峡谷中左右冲撞，发出雷霆般的怒吼，径自向东奔泻而去。我们紧张地抓住灌木枝，小心翼翼地向下探视，但是一两分钟就不得不因为头晕目眩而收回身子。我们的向导泰然自若地盘足坐在岩石边缘(我觉得他好像随时都会被一阵风吹落江心)，一手抽着烟，一手为我们指点着。他告诉我们：西边江面上有两座方形巨岩，那便是人们所说的虎跳岩；在那里，两岸是离得那样近，使人一点也不会怀疑老虎确实可以从容地从那里一跃过江。他又告诉我们，在纳西人的传说中，又把那里叫作“交弓处”，在古老的征战里，人们曾经从南岸向北岸传送着弓箭。他又告诉我们，传说在对岸雪峰上面住着一位善良的仙女“阿昌本狄



米”,她经常骑着白马,在雪山上往来逡巡,守护着岸边居民的幸福。每当有虎豹来吃牧人的牛羊时，她便会在山上高声呼叫,来向人们告警。我们随着猎人的手指望去,果然,在雪峰的一块平滑的岩壁上，可以隐约地看到一个由风雨剥蚀而成的女人侧影，好像正在山间策马驰驱……这一片奇妙的自然境界,是在怎样激发着富于想象的纳西族人民的诗的幻想啊!

我们的向导说,要真正窥见虎跳峡的全貌,还必须从这里用绳子沿悬崖吊下去;猎人们在这里猎取岩羊时,也是这样吊下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谢绝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建议(虽然不无遗憾)，为了一饱眼福而要甘冒粉身碎骨的危险，这代价未免有些太大了。

我们沿着崖壁返回到宿处。我们在途中遇见两个正在摘取野果的小学生。他们问我们是不是来调查水力发电的?他们自豪地说,这段不长的江面,水的落差有五百米呢!言谈之间,仿佛就在东边不远的山口上，一座高大的水坝已经快要矗立起来了。我们发现,这里的居民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我觉得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坚强而豪迈的。他们缺少耕地,他们不得不和严峻的大自然作着艰辛的斗争;但我们看到,在那些连走路都十分艰难的峰峦丘壑间,到处都有小片的土地;人们到那里去耕种,其艰难也许不下于我们去探访虎跳岩,但他们还是那样乐观地、坚韧地坚持着他们的艰辛的战斗。我们在归途中,路过一个叫作纪普勒的小村子,那里的人们居住陡崖上,却生活得富裕而美满。合作社社长、白族复员军人和国安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粮食,都是从石缝里夺取来的;他说,他们的土地都在岩层之间,每翻耕一次,都要翻出一层新的石块,得把它一块块拣走,然后才能下种。可是,这里的人们像他们身边的雪

峰一样顽强，严峻无情的大自然一点也没有使他们屈服；相反地，在解放之后，他们生活得一年比一年富饶了。现在，他们全乡五百多口人，就拥有着两千五百头羊，三百多口猪和二百多匹牛马。他们没有被群山压倒，没有被激流吓怕；他们用自己坚强健壮的双手和严厉的大自然进行着永无休歇的战斗并且取得了节节胜利。

当我们沿着高山小路走上归途时，峡谷中彤云密布，群峰弥漫在一片云海之中；暴风雨来了，在我们耳边，风声如吼，雨声如雷；浓云从谷底、从密林中冉冉升起了，遮蔽了我们的视线。但是，风雨很快就过去了，云雾又被江风片片驱散。我们远远看见，在笔立的山崖间，我们住过的那个小村庄在云隙中显现了，在风雨的浸洗之后，它显得分外明净，美丽；在一座座木楼顶上，升起了朵朵炊烟……这时，在我宁静的心境中不禁闪过一个思想：大自然的威力是巨大的，可是我们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却永远有着更加伟大的力量。他们才是真正的巨人；在这样的巨人面前，不论是严峻可怖的玉龙雪山或者是狂放不羁的金沙江，总有一天，都会驯服地低头躬腰，成为只能造福于人的永不涸竭的巨大力量。



几乎每一个去过云南西北部中甸高原的人，都带着一种惊叹的口吻对我说起“碧达海”——一个坐落在原始森林中的高原湖。人们常说:谁要是到了云南而没有去过碧达海,谁就不能说是真正领略了云南的无比奇妙的自然风光。但是,人们总是忘不了添加说:“要去碧达海,最好的时间是五月以后,杜鹃开花的时候。”

我们既然恰好在四月下旬来到了中甸，怎么能够失掉这样的诱人的良机呢!

但是从中甸城到碧达海的路途是艰苦难行的，谁也说不上这段路程到底有多少里路。一位熟悉那里的藏族小伙子(他是我们邀请来为我们唱藏歌的)，带着多少有点轻蔑的口吻说:“你们要去,最少恐怕也要走三天吧!”他还说,决不可缺少的,是请一位熟悉那里的向导。因为那里常常是没有人烟的。



人们一致推荐要我们去找一个在这一带远近驰名的人物——过去的游击队员，现在公认的高超猎人尼玛作我们的向导。

我们虔诚地找到尼玛的家，但他的妻子抱歉地告诉我们，前几天尼玛就到森林中打猎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当然，如果他能很快回来，他一定会很高兴地追寻我们一道前去的。

最后，我们只好求助边防部队。在作了足够的行军和露营的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就出发了。和我们同行的有几位边防战士，他们大都熟悉这一带的道路。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彝族战士小岳丹，据说是一位神枪手，曾经一枪打死过一头飞奔的金钱豹。他黝黑的面孔，大而有神的眼睛，整天不声不响，只用一两个字来回答人们的问话。他的班长，精干的藏族战士顿珠笑着说："你不要看他行动慢慢腾腾，打起野猪来动作比谁都敏捷。"我们走了不到半天，就证实了这句话；一路上，总是他第一个发现路旁林间和草丛中的野鸡和斑鸠的。所以，没有多久，他背的小口径猎枪上就挂上了好几只斑鸠和色彩斑斓的雉鸡。

旅途的风光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我们沿着一条叫磨房河的小河向草原进发。道路在缓慢地上升，道旁的草原和树丛逐渐增添了绿色，森林也渐渐稠密起来。片片的白杨林、白桦林和野橡树交错地生长在坡地的凹处。在草原边缘的河流旁，到处密生着一行行的柽柳林。一群黑色的牦牛在徜徉。山鸡、贝母鸡、斑鸠和黄鹂的悦耳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在林间和草丛。

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坎坷崎岖，但是也越来越进入佳境



了。第一处使人惊叹的,是一个叫做天生桥的地方。当我们爬上一个小山梁,一座雄伟高大的花岗石的陡崖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道路从陡崖上通过,低头下望,是一道峡谷,一条急湍的溪流从陡崖下横穿而过。谁也无法想象这条小溪怎么会具有这样巨大的冲激力量,竟然穿透了几十米宽的花岗岩石,就好像凿开了一条隧道一样。

正当我们在这片奇异景色前流连赞叹时,突然,从我们身后来路的远处传来了高亢苍凉的藏族的歌声,然后又是一阵藏族汉子特有的呼啸声:"阿——嘿——嘿!"这时,我们的一个旅伴高声欢呼起来:"尼玛赶来了!"

但是,我们回首遥望,并没有看见人的踪迹。过了片刻,突然看见一条长毛的棕色猎狗向我们跑来;接着,一匹红马载着一个藏族汉子从山崖后闪现出来,像箭似的向我们飞奔,很快就在我们面前停下来。这当然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著名猎手尼玛了。他头上戴一顶藏族的皮帽,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羊皮背心,打着绑腿,背上斜挎着一支步枪,手上提一条马鞭,敏捷地从马上一跃而下。

藏族人民是我们见过的最守信用的人。尼玛刚到家,就又提起了装着酥油,糌粑面和盐巴的干粮袋,跨上了汗淋淋的马追赶起我们来。我仔细地端详着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瘦高的个子,浓眉毛,小眼睛中射出那种只有心地坦荡的人才会有的目光,已经是略显苍老的脸上有着明显的皱纹。我原来以为他会有一副慓悍的仪表,相反地,他的面容却很温和,不时地微笑着,使人感到热情而亲切。

他用那种云南藏族人讲汉话时特有的口音对我们不停地讲述着这里他认为足以自豪以及我们应当知道的事情。他熟



悉这里每一块土地和每一片森林，每一条小径和每一个村庄，我甚至认为他熟悉这一带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看到他对于所遇到的每一个藏族男女几乎是没有喊不上名字来的。

当我们走过一片丛林时，尼玛说："冬天，这片林子就是我们的养鸡场。每年十一月到四月，野鸡和白鸡就成群地到这里来过冬，到夜里，我空手都可以抓住它。最近，我已经吃了二三十只了。到了五月，它们就会分散飞走了。

当我们从一条小径穿过一片灌木林时，尼玛说："我们可以从这片林子里找出很多种茶叶的代用品。在我们藏语里有一句俗话：茶只有一种，但可以找到几百种代替它的东西；盐也只有一种，但找不到一种可以代替它的东西。"

我们听着他的谈话，几乎忘记了疲劳。他对我说："今天我们要住在'擦赤顶'村，用汉话说，就是'温泉的顶上'的意思。我先去安排一下。"说罢，一跃上马，猛抽一鞭，就又像箭似地





飞驰而去。他的皮对襟的两襟被风吹得向后掀起，加上他瘦瘦的身材，矫健的动作，使人感到就像一只雄鹰向前疾飞一样。

我们在一家藏族木楼房上过夜。尼玛奇迹般地弄来了麂子肉和牦牛奶，而加上小岳丹沿路猎得的雉鸡和斑鸠，然后尼玛坐下来用一节大竹筒作“加通”——就是打酥油茶，使我们吃了一顿使人难忘的晚餐。

次日清晨，尼玛说：“我带你们去洗洗澡吧！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叫‘擦赤顶’了。”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就在林子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花岗岩的山坡，远远望去，一片烟雾弥漫，好像笼罩在浓雾中一样。走上山坡，眼前的景象几乎使我欢呼起来。在这片方圆二三里的山坡。到处分布着各种形状的温泉。这些温泉的喷口，都好像有意地为自己选择了最合适的地形和背景：它们有的是椭圆形的；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是一丛石笋中间，有的是在巨大的溶洞下面；有的是孤零零地躲在一块岩石后面；有的是一个接连一个，好像一串珠子；有的是在一片盛开的野花中间，有的是在一个石笋顶端，就像一口小锅一样，中间是沸腾的泉水。有一个藏族青年正在用它来煮鸡蛋。在这一片奇迹般的温泉后面，是一座山峰，处处怪石嶙峋，有的像蘑菇，有的像竹笋。有许多来自四近村庄的藏族人民，在岩石边搭起了小帐篷，有的帐篷旁边还拴着奶牛。人们说，每年春天，都会有许多人到这里来洗温泉澡。用泉水煮肉吃，用来治疗风湿病和皮肤病。

我沿着一个个温泉走向山坡的西端，在那里，一股股温泉水汇成一道温泉瀑布向山下流去。山坡西端是一片陡直的悬崖峡谷，陡壁上有数不清的蜂窝般的石穴。正当我为眼前的奇



特景色赞叹不止的时候，突然有成千的绿色鹦鹉展翅腾空而起，向远处森林飞去，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是一大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翠绿色的云；瞬时间，它们又飞了回来，面向阳光，又改变了颜色，望去就像是一片宝石般的蔚蓝色的云。它们在高空欢叫着。旋转着，然后，又飞回了它们栖居着的悬崖的石穴中。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刹时间，我感到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梦幻中的神话世界……

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的碧达海进发，据尼玛说，那里有更美好的天地。我们沿路经过几个村庄，村里的穿着鲜艳服装的人们从远处看见尼玛走过，马上会快步迎上前来，大声喊着"尼玛阿达（大哥）"尼玛一会儿从马上跳下来走进一家人家，说是这家有人病了，要去探望，送点药去；一会儿又跳上马驰向另一座藏族的小木楼，然后回过头来大声喊叫说，他要去看一家烈士家属，他们的父亲是在和国民党打游击时牺牲的。

我们进入了峡谷，在一个叫做双桥的只有三四家人的小村庄停下来。这里两面小山上都是浓密的森林，路旁的杜鹃花，从灌木变成了高大的乔木，已经含苞待放。

尼玛帮助我们补充了野营的粮食，背来了一大背箩洋芋。在继续出发前，他说他要到村后看看，然后就钻进了丛林。十分钟后，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响，过了一会，尼玛回来了，肩上背着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野禽：身上有美丽的红绿相间的羽毛，脚是赤红约的。尼玛带着一种遗憾的口气说："他刚才听见了麂子的叫声，可是只打到了一只两条腿的红脚鸡。一个真正的猎人打不着四条腿的野物，是会被人笑话的。"

从双桥出发，沿着一条清澈碧绿的小河前进，我们就逐渐进入了原始森林之中。小河两面是浓荫遮天的高大的松树，杉

树和枝干四伸的麻栎树。在左面的山坡上,密生着笔挺的冷杉和红松,间或出现一片白桦林和橡树林,它们的红、黄、绿相间的树叶使密林显得色彩分外鲜明。尼玛背着枪在前面引路。他说,前边不远,我们要经过一片草地,这片草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尼杜”,用汉话说,就是“夜鸟栖息的地方”。我们在密林中艰难地穿行着,时时被头顶上的树枝挂住了帽子。不久,渐渐出现了草地,开始,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再往前行,转过了一道陡峭的山峡口,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片美丽的草原。草原上的草还大都是枯黄色的,但仔细看来,这里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毕竟已经有了春意,这里那里已经生长着片片青草和野花。野花像繁星似地贴着地面开放着。尼玛对于植物的知识也是使人惊讶的,他可以叫得出每一个野花的名称。他说,那种血红色的花叫作“鼻血花”,那种银白色的花叫作“韩波花”,意思就是“早开的花”。

我们在柔软的草地上行进着,有时会陷进没脚的泥沼中,尼玛说,当年贺老总率领的红军从中甸出发时,有一路就曾经从这片草地上经过。然后,他为眼前的景色激动起来,扬起了头,把右手放在脑后,用藏话唱起了高亢的藏歌来:

我们向前走呀,向前走呀!
痛饮雪山汇成的泉水向前走呀!

当他的歌声在群山中余音缭绕的时候,在我身后不远又响起了藏族战士顿珠的歌声:

我们是不同母亲的兄弟,



在这银子般的雪山下相聚……

越过草地，爬上了对面的陡峭的林木翳郁的山麓，尼玛停下来说，“休息一下吧，爬过山顶，下面就是碧达海了！”然后他指着我们刚刚走过的草地中一条清澈如碧的小河说，“这就是碧达河，从碧达海流下来的，它要向南流进金沙江去呢！”

我们无暇流连，就跟随着尼玛穿越着原始森林向上爬去。越往上爬，山上的树木就越高大和繁茂。我发现，这里的森林、树木是有着明显的层次的：最高的是不同品种的松树和杉树，中间是枝丫弯曲的栎树和橡树，下面是各种不同的杜鹃树。我们回首遥望刚刚走过的来路——这片被人富有诗意地称为“夜鸟栖息的地方”的草原，就好像一只金黄色的号角一样。四面一片浓绿，碧达河和四山泻下的清泉在草原上纵横曲折地流淌着，有时分成几股，有时汇成一股，就好像是树叶上的叶脉一样。向南方远望，哈巴雪山在天际闪着银光，和金黄色的草原遥相辉映。

在接近山顶时，我们看到了一片林海的奇观。这里的高大浓密的树木，一点也不像滇南的热带森林（在那里，树木常常是纷乱地交错纠缠在一起），而是独自巍然地挺立着，可以清晰地看见每一株巨树的峭拔的树干。云杉和冷杉好像是高耸的宝塔，栎树在这里变成了魁梧的巨人，夹杂其中的，是一两丈高的杜鹃树的婀娜的身姿。小路转进了山凹，突然，浓绿的森林像幻景般地变成了一片谈绿色；所有的树木身上都披满了璎珞似的木流苏，整个森林就好像是笼罩在一片淡绿色的纱帐之中。尼玛指着这些奇特的飘带似的寄生植物说：“我们藏族把这叫做‘猴子哈达’，你看，它多像挂在菩萨身上的哈



达!”应当承认，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童话世界般的奇景。

越过山顶,我们在杜鹃林、箭竹林以及高达十几丈的松杉林中间穿行着。在森林小径旁的箐沟间,还覆盖着冰雪,下面是淙淙的流水,流水两旁,生长着一簇簇紫的红的和白的“铃铛花”。小径沿着的冰雪下无声地流泻着的泉水曲折蜿蜒地向山下伸延着。我们得不时地拂去挂在我们头上、身上和马背上的像轻纱似的木流苏,艰难地移动着脚步。突然,尼玛喊了一声:“碧达海!”这时,透过森林丫的空隙,我们看见了一片碧蓝的湖面,蓝得比高原的天空还要蓝。在夕阳的辉映下,水面荡漾着细鳞似的微波;湖面上,笼罩着一片雾霭。尼玛和他的猎狗向湖边飞奔而下，我们也怀着一种终于得偿夙愿的激动心情跟着他的脚步不停息地一口气跑到湖边。

我们是在暮色苍茫中来到了碧达海。选择湖北岸一片高大的杉树和杜鹃树林间的空地安扎我们的野营。战士们和尼玛熟练地搭起了帐蓬作我们的宿处，又在不远处的一个牧人的小木板棚中安下了炊具,烧起了篝火。帐蓬搭在几株高大杉树和一株直径近尺的含苞待放的高山杜鹃树中间。

随着夜暮的降临,下起了大雨。帐蓬外一片漆黑。雨声和风涛声汇成一片。但我们却有一种十分寂静的感觉。我们在火旁吃着烤洋芋,喝着一路上早已习惯了浓浓的酥油茶,听着尼玛和战士们讲述打猎的故事。沉默的,动着缓慢的小岳丹讲起了他打豹的故事。他闷声闷气地说:“我有一次巡逻,发现一头金钱豹正在吃一只獐子，我用半自动枪把正在逃跑的豹子打穿了几个窟窿。”尼玛赞许地点着头,接着,也讲起他打豹子的故事来。他说,就是在这碧达海边,有一天黄昏,他看见一头豹



子正在树丛中向山上跑去，他只能从枝叶间看见豹子闪动的花纹，他一枪打中了豹子的肚子，豹子咆哮着反扑过来，两三下就窜到他面前，正当它朝尼玛腾空扑起的时候，尼玛又开了一枪，打断了这只足有七八尺长的凶猛动物的腰。

我们都被他们的动听的故事吸引得不想睡觉了。尼玛接着又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在这一带打猎的经验来，就好像是给一群新手上课一样。他说：现在正是打熊的最好季节，是老熊出洞的时候。在这一带，打熊有两个时间最好：一个是九十月间，橡树结实以后，熊喜欢到橡树最多的地方去找橡子吃。再一个是五六月间，碧达海四周的杜鹃花开残了，花瓣纷纷落在湖中，湖中的鱼会在这时游向小溪中产子，吃了有毒的花瓣，就会昏迷在湖边。在有月色的时候，老熊喜欢下山来捞鱼吃。猎人就埋伏在湖边，先打老熊，然后再捞湖边的鱼。“这次要是能打到一头老熊就好了。”尼玛一面用酥油茶在手上揉着糌粑面，一面说，“要不，我就用赶獐子上树的办法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打猎的！今天这场雨下得好，明天我们就可以找到獐子和麂子的足迹，大黄鸭也会来找我们了。”

雨停了，月色透过浓云把湖面照得闪闪发光。湖水在拍打着岸边。猎手仔细地擦自己的枪。林中传来野雉和贝母鸡的叫声。我在篝火旁枕着马鞍，很快就睡熟了。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熟过。当我被早晨的阳光照醒了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耀动的火光呢。我伏在用厚厚的松枝铺成的地铺上，从帐蓬的缝隙中向湖面望去，水波平静得像镜子一样。肥大的黄鸭，被叫“水葫芦”的水鸡和有着美丽的彩色羽毛的野鸭三五成群地在湖心游着。从对岸的密林中一股股洁白的云雾向天空冉冉升腾而起。



我从烟雾蒸腾的帐蓬中走出来，到湖边去洗脸。环首四望,我简直被这仙境般的美妙景色迷住了。这是一个不太大的呈葫芦状的湖。湖水清澈得像水晶一样。四面全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住宿的地方是一片沙地,但湖边许多地方却是陡峭的石崖,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从崖边伸向湖中。在湖的东部,有一座满生林木的小岛,就好像是一口倒扣着的钟一样。我和几个伙伴沿着湖边渔人和猎人踏出的小径向东走去,倾刻间,我们就走入了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到处都是被浓绿的苔藓覆盖着乔木和灌木,主要是松杉、栎树和杜鹃树。我发现,杜鹃树竟有着这么多的同族:有的高大得像巨人,粗大的枝丫胳膊似地伸向四面,垂挂着拳头大的花苞;有的矮小得像小草,茎叶贴在地皮上,但大多数是一人高的灌木丛。有的已经开花了,花的颜色有紫红色的和浅红色的，也有浅蓝色的和洁白色的。林中充溢着一种阴冷的、混和着植物的芳香和腐叶的气息的浓郁的空气。小路柔软得像地毯一样,盖满了落叶和茸毛似的青苔。岸边,一行行挂着木流苏的杜鹃树枝伸向水面,枝上垂着桃红色的硕大的花簇,从花苞和叶尖上向湖面滴着露珠,这使我时时想起尼玛讲到的“杜鹃醉鱼”的迷人景象。但是我们早来了半个月,杜鹃尚未盛开。我真有点后悔来得太早了。试想,在一个银色的月夜,我们伏在用松枝荫蔽的掩体中,等待着老熊从山上下到湖边,眼看着它笨拙地从水上捞鱼,然后我们几支猎枪齐发,那该是多么美妙动人的情景……

小径有时穿过平坦的林间,有时攀过陡立的崖壁。这里的植物是那样的浓密和茂盛,有时竟盖住了我们头上的天空。我们行进着，感到这里每前进一段路程都会出现一幅大自然有意安排好的优美的画面:密林像花边似地装饰着湖岸,在清澈



的水面上，映出变幻多姿的倒影。岸边处处有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岩洞，从岩洞中有时会飞出一群鹦鹉，飞往对岸，映绿了微波涟漪的水面。不时有股股清泉从出箐间流进湖中。

我们一直走到湖的东端，这里出现了一片开阔的草原，地面上星星点点地布满了色彩鲜艳的小花和被人称作“碎米杜鹃”的矮小的杜鹃花。碧达湖水从湖的顶端穿过一片嶙峋怪石向山坡下流去。这就是我们在“夜鸟栖息”的草原上看到的那条秀丽如画的小河了。

我们沿着原路回到了宿营地。看到几个战士和猎手已经出猎归来了。在木板棚下已经烧起了火堆，杜鹃树上挂着几只猎物：有黄鸭和野鸭，有洁白得像白雪一样的白鸡。一个战士正在把一只受了轻伤的黄鸭用细绳拴在湖边的树根上。他说，他要用它来做“诱子”，引诱大群的黄鸭到跟前来。

但是我们寄托了最大的希望的两个猎手：尼玛和小岳丹还没有回来。中午时分，我们听见远处的密林中响起了断续的枪声。不久后，我们看见小岳丹从山上的陡坡上连跑带跳地回来了。他肩上扛着一只肥大的麂子，气呼呼地把麂子扔在篝火旁边。这只大约有三十斤重的麂子身上还有余温，子弹从肚子的这一面穿透到那一面，弹孔上塞着棉花，这大概是小岳丹从自己的棉衣袖子上撕下来。我第一次从这个彝族战士脸上看到了满意的笑容。他用不纯熟和语法颠倒的汉话说：“今天，我麂子头一个的吃了！”按照这里猎人的习惯，吃猎物的头是一种荣誉。过了一会，我就看见小岳丹把剥了皮的麂子头，在篝火上烧烤着，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这里，我们听到了在湖对岸有猎狗狂叫的声音。藏族战士顿珠一下跳起来说：“尼玛撵着獐子了！我们快去看獐子上树，



晚了就看不上了。”就仿佛要去看一场诱人的兽戏表演似的，我们随在顿珠身后，顺着湖的右岸向狗吠的方向跑去。但是我们太晚了，刚刚跑出五六百米，就听见了一声枪响，可以听得出，这是尼玛背的那只从他游击队员起就从不离身的步枪发出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我们就看见尼玛随在他的猎狗身后从丛林中不慌不忙地钻了出来。在他身上，背着一只比小岳丹打倒的那只更肥大的獐子。尼玛一看到我们，就遗憾地说：“你们来得太晚了。要是你们能看到我和猎狗从两面把这只獐子撵上树去，那多有意思呀！”他回过身来，指着湖的东岸一棵斜斜地伸向湖面的大树说：“这家伙窜上了这棵树，吓得发抖，我怕它跳水逃走，就开了枪。”他深为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个场面也惋惜，有点歉意地说，他一定要想法打到一只熊，他已经有好几次看到了老熊下山的足迹和粪堆。在我们返回营地的路上，尼玛又讲起如何追踪野兽的学问来。他说，打马鹿和麂子最重要的是熟悉它们的习性。马鹿奔跑时，多半是笔直的；而獐麂则喜欢跑着之字形的路线。马鹿可以迅速地泅渡过很宽的湖面，但獐麂在水上泅游短短一段距离就会返回来。他还可以辨识出带茸的鹿和母鹿的粪便，甚至可以从獐子的小粒的粪便嗅出是不是有麝香以及麝香的大小……。

黄昏时候，天下起了迷蒙细雨。尼玛和我们在帐蓬里烤着鲜美的獐子肉和黄鸭肉，喝着青稞酒。在闪动的火光旁，他的脸好像是一具古铜色的雕像一样。他的眼睛有一种忧郁的神色。他说，他看到了远处森林中的野火。他特别痛恨那些不负责任的渔人的猎人，往往在这里放火烧山，不惜用烧掉一片森林的办法把野兽驱赶出来。他带着激动的深思的表情回忆说：“过去，这里比现在还要美丽，野物也要多得多。”他很耽心人



们到这里来砍伐林木，开辟耕地。?要是那样，”他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得像中甸坝子了，也不要指望再看到‘杜鹃醉鱼’了！”他大口地喝着酒，然后，又把右手放到脑后，用一种高亢悲凉、多少有些凄楚的声音唱起藏歌来：

在环绕森林的草原之上，
是野兽和牛羊兴旺的地方。
望着远处山上的野火啊，
牧人和猎人的心里阵阵忧伤……

我们又渡过了一个寂静的夜晚。篝火的光亮暗淡下来。雨渐渐停了。远处传来一阵阵像小狗吠叫的声音，尼玛说，这是只有雪山附近才有的贝母鸡的叫声。湖水拍岸的汩汩声，似乎有催眠的魔力，使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我梦见和尼玛一道在森林中徘徊，远处燃起了大火，在我们前面，马鹿、老熊和獐子在四散遁逃……

第二天是五一节，尼玛一清早就出去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听见他的枪声。小岳丹在湖边打到了一只美丽的有弯弯的长嘴的水雉。中午，尼玛空着手回来了。他神色抑郁地说：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三十里以外的另一处高原湖——硕都谷湖去。看来这里的老熊和马鹿被不久前来这里的打猎队吓跑了。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他是不再忍心去猎取这里的老熊和马鹿了，为的是让碧达海不受破坏，永远保持着魅人的美丽和丰饶。

我们怀着惜别的心怀，和尼玛一道又环着湖岸走了半圈。在阳光灿烂的晴日，森林里又是一番风光。金色的阳光从



繁茂的叶隙中点点漏下，照着枝叶上的水珠，发出银色的亮光。我看见一只肥硕的竹鼠在竹林中瞪眼望着我们，迅即逃走了。岸边的湖水上，一群彩色的野鸭，听见人声，腾空而去。天上，有朵朵白云飘过，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躲闪在云后，使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时而一片碧绿，时而金光闪闪。

我们离开了碧达海。尼玛在前引路，带我们到三十里外的硕都谷湖去。他带我们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小路，路旁高大的杜鹃树，有的已经繁花满枝。看见我们频频回顾、恋恋不舍的神色，尼玛安慰我们说：他保证我们在硕都谷湖会生活得更愉快。他从路旁摘取一束银白色镶边的紫色花朵说，这种花叫做"丁朴米杜"，他过去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时候，曾经用这种药作酒花代用品，酿造过青稞酒。当我们越过了碧达海西北面的山坡的时候，尼玛回过头来，远望着蓝得像宝石似的碧达海，带着一种含情脉脉的神情说："我是多么想在这里住下去啊。可是我看见那么漂亮的小动物在我的枪口前面发抖，我就想，我还是别处打鸭子和野猪去吧。我真怕碧达海的森林和动物会一天天少起来。我们还是到硕都谷草原去吧，那里的香甜的牦牛奶正等待着我们呢！"

我想我这时的心情也是和尼玛一样的。碧达海是迷人的，但还是让我们不要去破坏它的宁静与和谐吧。这时，在前面传来了尼玛的歌声。这歌声就像雪山上的小路一样，节节上升，升到高处，又突然落下，然后又变成悠长的低音——

在雪峰环抱着的硕都谷草原，
一个美丽的姑娘能把一百头牦牛
看管……

我们就在这时而高亢、时而婉啭的歌声中的伴随下，进入一片金黄色的高山草原。

1980 年 1 月根据 1962 年 5 月的日记写成于昆明



假如您拿一张白水台的照片给朋友们看，他们一定会说道："好大的一条瀑布！"但仔细地审察以后，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怎么？人竟可以站在气势汹涌的瀑布中而不被冲去？"

这就是白水台的凝水奇观了，您只看到它的千尺流注而不湿人衣裳，为着奇迹（一位西藏朋友横刀当流而立，就是铁证，事实上他很可以牵来他的骏马，倚鞍写真，那当更使人啧啧称奇）；却不知道更使人惊奇的还在后面呢！当我在滇康边疆旅行的时候，在十里外就发现了它，当行行重行行来到跟前时，既不见悬流百丈的喷珠溅玉，又不闻如雷贯耳的訇隆澎湃，真像百幻仙人以游戏笔墨的姿态，在原始山林之间，连成叠嶂地吹上一排排大白玉气泡就扬长而去，只剩下这一片奇迹任我们渺小的人类来膜拜瞻仰！——世界上的各式瀑布中也有"病哑"的一类么！白水台就是！



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谜，但对我们画迷朋友，却是一场好梦。——这个梦，我自己就做了好久了，从1938年路过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时就开始，一直到1941年发现白水台为止，才算找到了答案。

话得从头说起，对日的神圣抗战，把我们西湖艺专的学生由象牙之塔中赶向人间，横越祖国东南到西南的大迁徙中，我们都得到了一次企求不到的旅行写生机会。由湖南向云南的迁校旅程，我和几位腰腿健壮的画友放弃了汽车享受，却用了自己的脚迹一步一步地去丈量祖国的西南山河。一路上边走边画，载欣载奔，好不得意！但到贵州黄果树瀑布跟前，我们都把满怀喜悦一囊收起，画笔也动不得，嗒然若丧地和它对看了一整天！

那时，正是司机先生的黄金时代，那气焰还了得。据许多朋友对我说："我们曾用各种方式，请求司机先生在瀑布三里外的'观止停'边少停片刻，或将速度减到最慢，让我们这些画迷学生多看上几眼。司机先生哪里有这种'体恤下情'的雅量，一踏油门，飞驰电掣地眼看着黄果树大瀑布就被抛出视野。那里，看到你们这几个步行朋友正在踞对瀑水写生，真是恨死人了！"

其实，他们很不必羡慕怨恨，因为后来在昆明大家相逢时，我们对黄果树大瀑布的描写，正和他们一样，全部交了白卷。——原因，瀑布流速太大，气势太猛，画笔追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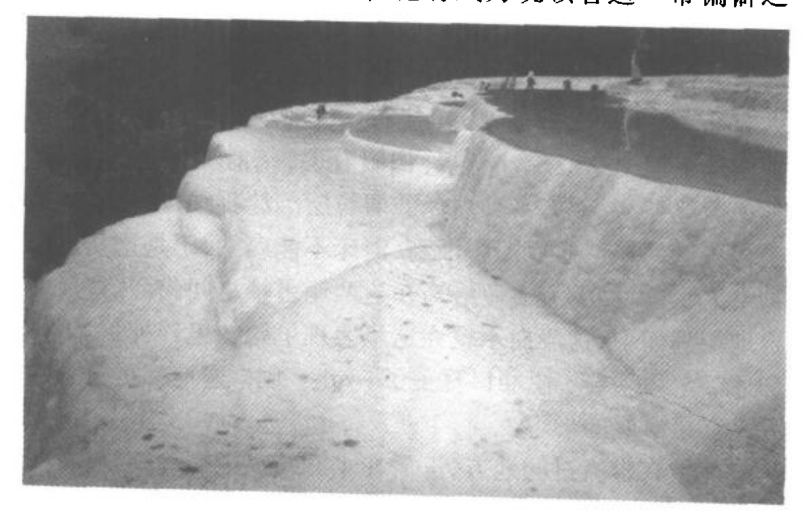
从那里起，我就开始做这桩白日梦了；什么地方有牛奶式的瀑布，或是速度很慢，或竟是凝然不动，既不要沫泡飞扬地湿我画板，又不要雷霆喧哗地扰人清听，那才是我们"低才生"的好模型，可以任我们尽日相对细细地勾勒摹绘！



世界上岂能有这样的如意算盘!由佛法上来讲,这当归之于"妄想"一类。但是心有执著便时时来对我困扰不休,总觉得世界之大,怎见得就没有"慢瀑"或"哑瀑"?——这项妄想当我到云南西北部探过玉龙大雪山后,如虎生翼地暗中得到了鼓励;雪既然有"绿"的,瀑布自然也会有"凝"的有"哑"的!

1941 年的春天,我为中央博物院调查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由丽江城出发,取正北的方向渡过金沙江,要到东巴教圣地的北地去考察。许多朋友都知道我爱奇山异水若命,便竞相走告,这回您家可以过一过瘾了,白水台确是奇绝,真的是白水成台!——先探一探他们的实况,有的说如盐如雪,有的说似玉似砂,有的说似云似雾,有的说边流边凝,有的说如溢如注。总之,描写不同,形容各异,他们描写的似梦似幻,我也只能将信将疑。

过了世界奇观的虎跳涧后,便走入哈巴雪山的脚下,那里的保董杨振华是我的好友,他有武力统领着这一带偏僻之





地。他说:"你到北地住的房子我已派人订好,不过,你要等我到了再上白水台!"

原来我来得正好,阴历二月初八日,中甸县北地乡白水台上有龙王大会,藏、纳西、傈僳、彝、白,各种人齐来与会,真的热闹非常。若非杨保董传令预先替我留下房间,此地村中这时家家客满,真的将无下脚之地。

几十里开外,我已看到雪峰之下,绿林之中露有一绺白痕,乌拉娃子遥指相告,那就是白水台,那时我和大家想法一样,好大的瀑布,只不过白得出奇而已。

当晚杨保董带着马队赶来压会,治安已无问题,次日清晨他来招呼我一同前往时,我早同纳西朋友和才在白水台上蹀躞两三个来回了。有这样不可解释的奇景当前,若不先睹为快,那也太辜负我虚有这"山水饕餮客"的雅号了。——昔日黄继龄学长曾为我刻了这么一方别号之章,如今却不知流落何方了,思之犹觉惋惜。

那么,我怎样向诸位报导这项奇景呢?这当从山头上那泓清澈入骨的泉源说起。正像纳西经典上的开场白:话说洪荒太古时代,这里地脉好的地方,住有一位白水龙王,他不舍昼夜地由地下涌出这股琼汁玉浆,肉眼看去,清澈无纤尘,但在空气中流注一久,就有一种白色的屑粒层沉淀凝结,不久就形成了白玉的河床。水底渐积渐高,河床不能容纳,于是这一大股神奇之水,就四漫流溢。恰巧在这两座雪峰之间,有几百尺的台地层叠而下,这股白水就在这里表现了她的鬼斧神工。记得和才一上得平台,便冲口赞美了一句:"呵!遍地都是云彩!"——真是最好的形容。

凡是有水流过的地方,玉屑在水底结成了螺旋细纹,由照



片上可以看出一点点痕影，真是细入毫发，无端使人想起有箩有斗的纤手指纹。这种细纹层层堆积，不久便把水流处的河床垫高，于是原在左台面潺潺而流的清泉，自然而然的挪移到了右面。如此周而复始，亦不然而然的挪移到了右面。如此周而复始，亦不知其几千万年，遂使几百尺阔的平台，不但一律换上了白玉新装，而且层层叠叠连连绵绵，一直延伸有数华里之遥。由远处看去，森林之中，一片雪白倒垂而下，还不又是一派黄果树的大瀑布来了么？

由瀑身中顺着楼台，你虽非洛神仙子，亦不妨凌波微步，因为水底玉屑螺纹异常坚实，决无滑苔之厄。等您下降瀑底，仰头看去的时候，真似银河之水天上来，好大的一条水银瀑布！而且随流婉曲，笔路清晰可指，既无奋鬣扬鬃的喷珠溅玉，又无雷霆万钧的震耳欲聋，真可支起画架，面对哑静的白玉慢瀑成年累月尽兴地细描。——再也没有想到，四年在贵州黄果树下的一个“妄想”，竟然在数千里外的边疆上，突兀地变为“事实”！而且就在我面前！

那天的龙王盛会也是我毕生难忘的，真是边疆之奇，尽萃于斯。藏族朋友穿起紫红色的藏族“楚巴”，腰间横着金银镶鞘的宝刀，脚上蹬起红绿丝带扎束的牛皮长靴，真的是英雄气概！本地的纳西妇女，珠玉盛装地穿着百褶长裙，背上装饰着“七星日月”，都使白水台前，平添无限光采。当他们成群结队地由白水瀑布中姗姗迟来的时候，和才同我踞高临下，真的是无穷享受：那儿有这么多鲜艳富丽的隋唐五代的古装人物，那儿有这么奇的河汉清且浅凌波可微步的白玉瑶台！我不但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昔日黄果树下的“妄想”变成了“事实”，而且远远超出了我梦幻中的海市蜃楼，那儿会有这许多仙风道骨



的金童玉女，正在面对着银河而上，而且马上就要同我们会面，我们不是身在西王母的瑶池台上，一定是在嫦娥居住的广寒宫中了。

他们进得平台之后，便一一走到那泓神奇清泉之前焚香膜拜，因为今日是这位龙王的圣诞，纳西族的巫师把满纸荒唐画的木牌（上面书有这位龙王的名号）插上一块，接着点燃爆竹，山鸣谷应地来庆祝这位白水龙的诞辰。（依照纳西经典所载，龙王也都是成对成双的。）

这项庆祝的议式，等杨保董来向龙池进香的时候，到达了顶点。当他随身的壮士将香插上了池畔，他的侍从围绕着他用踏步高唱藏歌，他便从腰间拔出了他的大机头盒子快枪(这是这一带唯一厉害的武器，可以连发 20 颗子弹）枪口冲天地一连扳发了 20 响，好宏大响亮的鞭炮；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好久好久，金沙江两岸的屏山还在雷鸣似的吆喝响应!

这就叫做压会，藏族人、傈僳人等都赶快到他的大帐篷前献油献茶，把舌头伸出来扎手为礼，表示惧怕宾服。他的一个红衣壮士随从这时迈开大步，走向会场中央，这儿卖酒卖肉的，买衣服布匹的，更多的是赌钱的人，大家正吵吵嚷嚷地乱成一团，见他气昂昂地来了，赶快让一个圈子给他。他在圈中一立，把一根比碗口还粗的“青㭎木”插在地上，问道：“这木头结实吗?青㭎木是这儿最硬的树，谁还敢说不结实?说时迟，那时快，他如闪电一般地拔出刀来，只听见飒的一声风响，那巨大的青㭎树给他整整齐齐地一劈两断，真像削萝卜一样的稀松! ——大家一刹那噤不成声，随后轰雷一声地喝了声采! 接着赶快把“半开”银币如急雨般地投在他的脚下，他睬也不睬，说：“谁的头比这青㭎木还硬，就来试试我的快刀好了!”说罢，



提刀而回。——只苦了他的随身小厮，跪在地下，捡了半天，才把那些散银币都收进了豹皮口袋，甩上肩头扛着回去。这是一年一度当地壮士的“压会钱”！——在天高皇帝远的边疆上一切唯力是视，我想到了水浒传上的打虎壮士武松！

在接近中午的时光，那位红衣壮士找到了我，操着不纯熟的汉语说：“找你‘家’找得好苦，哪一处没有找到，怎么不去看会，却在这里‘闲’？保董正要请你家去坐坐呢！”

当地人称玩耍曰闲，在人称代名词后加“家”表示尊敬，我是早已熟悉。只是他说我在“闲”却有点文不对题，因为我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左近的小山坡上，我见到有一块小小摩崖，上面似有铭刻，正在同和才拂拭青苔研究句读呢！原来这正是四百年前一位诗人对白水台的赞美歌咏：

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

云波雪浪三千陇，玉埂银丘数万塍。

曲曲同流尘不染，层层泉涌水常凝。

长江永作心田主，羡此高人了上乘。

嘉靖甲寅　长江主人　题释理达多禅定处

这首诗上说到的释理达多是纳西象形文字经典中有名的一位祖师，应当另作专文报导。但他所说的玉埂银丘，那却是指白水台另一奇景。这在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一陇一畦，都以新月形连亘重叠，彼此环抱。新月池中，一泓清澈翠碧的水，田埂畦陇，却是白玉镶成，而且精工雕凿，螺纹细入毫发。由台顶鸟瞰，几千亩新月形的白玉梯田，依次叠落几千百尺，只是所储种的不是人间五谷，却是仙人所服食的瑰珥绿玉！——当地人也看出了这项原由神秘，给它取个名字叫做“仙人遗田”，还说这是古之仙人见此地百姓不知水稻耕种之法，所以特意在



此显迹示范。

当这位红衣壮士领我到杨保董的大帐篷中时，百十个人正拉手作一大圈在帐前载歌载舞，唱的是藏歌，少艾老妪壮士老叟皆有，还包括藏、纳西、傈僳、白各族，真是五族边民的尽兴联欢。这时我只恨自己的藏语不行，不然，我大可以代表汉族参加一分子，那才是盛会呢！

和杨保董见礼之后，我仍思路未断，就和他商量长江主人是谁的问题。他熟悉当地掌故，马上告诉我这是指的木天王，因为在明代末年，丽江的木土司势力最大，文风亦盛，徐霞客就是在那时应邀来过丽江，所以有可能为此地奇景题诗，看他自题为长江主人，也是一证，普通人怎敢这样自称？依嘉靖三十三年号推算，当是木高无疑，那是在四百年前，就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乡土诗人，先我们而留下他的歌咏了。

问问杨保董找我何事，原来真的只是为"闲"。我心中一动，便乘机提出一个要求：要借他的这位红衣壮士，夜间陪我来白水台上蹓跶一番，杨保董探问何故，我说"还不是来闲，"果蒙一笑概允！

上弦月升上来的时候，我们又出现在白水台上，四周森林黝黑，台上月亮明澈，三上鬼灵精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在水晶阶台上跑来跑去，真是玲珑莹澈，仙风袭人！

有这位壮士在侧，我自是有恃无恐，谁知道他却故作惊人之笔，在一个隆然凸起的大气泡前用手一指，说"我在这里面埋了一个女人，不信你家叫人打开来看看！"接着编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说她为情不专，他便将她拖来此处，用一块石板在上面引来了水，不久，水流且凝，就把他的爱人埋葬在这里面了。



我知道这是谎话，水流凝结，断没有这么一夜速成的道理。但是这确是这一带最大的一个泡泡，装几个人在里面毫无疑问，当地人称之为弥勒菩萨的大肚皮。因此，我想到佛家的荼毘之法亦非最善，若有哪位上人圆寂，便畀来台下，从上面引来的水，不久，那就玉洞云封，了无踪，岂不比诵经举火更来得清虚自如？

这是这股清泉的特性，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几个月后，他就还你个玉的白的，所以这一带人时常把些花盆之类，浸在绿玉池中，时日不久，白玉雕成，非常美观。我无端想起，该在这里修筑一座白水寺院，一切桌椅器用，都给它来一个白玉化妆，那才是虚室生白，一尘不染呢！

兴尽归来，一夜不得入睡，到头来思虑万端，汇拢来变成一项奇迹，就是忽自组成的韵文一首如下：

昔日往谒黄果树，但见漫天蛟龙怒。
鼓涛扬沫近不得，无缘描画空痴慕。
安得凝水三千仞，勾勒细摩入绢素。
颠倒妄想亦可嗔，不意人间有觅处。
白水台前初惊眼，悬流真作白玉注。
漫疑凝脂塑云水，却喜白玉写瀑布。
琼流瑶液何时起，银塍玉埂已无数。
涌波叠台相堆积，漪纹网路自回互。
细细缕织水云态，莹莹石上流不去。
终日静观看不足，如展秋水洛神赋。
大士何须一苇航，请试人间凌波步。
万斛水云任君行，写入图画疑神助。
风动风息皆有痕，水流水凝岂无故。

对照明镜澈纤尘，安得水住心不住。

乡人箫鼓舞龙神，约我讴歌同欢娱。

曲尽归来月当头，一片鲛绢水晶路。

便拟举手谢世人，瑶台非遥从此渡。

生平未尝作诗，到这时忽有长歌一阕，当然，这是万万不能入诗家法眼的，我也无此奢望，只是奇景当前，“灵感”自生，也只得据实报来，以见江山鼎力之助，非同小可而已。虽日后我对这奇景的成因，会有进一步解释，但“有图、有文、有诗”三者为证，云南省中甸县北地乡的白水台之奇，我总算有个交待了。听说新大陆黄石公园中也有此奇，他日往访，当再报导，与白水台遥结另一段文墨因缘。



赛马会前夜

白 桦

明天就是赛马大会了。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了决议：要扩大举行今年的赛马大会，奖励优良马和马驹，鼓励养马练马和选种。

赛马大会在年轻人心目中，是一个全年最大的节日，特别是由于它正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草原上正是一片繁华景象，花草在长期的冰冻土地掩盖下露出来了，一片万紫千红。小伙子和姑娘们扳着手指计算着，等待着这一天就要来到了。他们的心情就像唱的歌那样：

草原和花朵啊！

在去年夏日就约好了今年相会的一天！

冬天就像一座漫长的桥啊！

把我们从相识渡向友谊的新岸……

洛娃坐在木梯子上，妈妈在她背后蹲，借着月光给女儿梳



着那许许多多小辫子。虽然还有整整一夜的时间，但要作的事情特别多，像喂马、做点心……许许多多的事情，而梳头又是这许许多多事情中最麻烦的事情，洛娃头上的辫子并不算最多，只有六十六条，但如果一条条地编起来也要费好大事哩！

洛娃捏着自己准备明天戴的项链，用手摸着那些圆滑的珠子。她看着那广阔的草原，邻村的灯火，遥远的地平线上巍峨的立着一排雪山。她再把眼睛移到那河边的小树林里，那些小树开满了白色的棠棣花，在蒙蒙的夜雾中散发着香味。明天，将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将有许许多马匹集中到小河边饮水，年轻人比着华丽的剑鞘和靴子，姑娘们显耀着自己的嗓子和笑容，当赛马会一开始，上百匹马上的年轻的年老的骑手都在大显身手，表演着绝技，在飞奔的马上俯身拾那些插在草丛中的小红旗……洛娃好像看见了一个最勇敢的骑手——就是行政村村长阿瓦顶珠，他拂摆着白色的长袖，仰着身子从马尾上翻下来，一把能抓起两面小红旗，全场观众都沸腾了，惊叫着为他道好。不知道为什么，洛娃忍着没有叫，只是觉得自己的心跳 得比那些马蹄跑的还要快。洛娃隐瞒着自己的心思，故意装得那么平静，甚至有些过分，就是当他和她偶然在河边相遇了，虽然周围并没有别人，她连向他道好也忘了，很多次，她都和他在双方一瞬间的迟疑中错过，就像一朵花落进小河的旋涡里，在一惶惑间，转了一个圈子，不由己地离开了岸边，再想折回来已经不可能了。她惋惜地回顾着每一个机遇……她常常对着阿瓦的村子叹气，埋怨着："阿瓦顶珠！阿瓦顶珠！你太傲气了！"但她哪里知道阿瓦顶珠也在对着她的村子这样埋怨着她哩！

"哎哟！"当妈妈给她梳头稍不小心，用力拉了一下才把她



从幻想中拉回来。

“洛娃！痛吗？”妈妈问：“我得赶紧把你头收拾好，总是这样，一年不如一年，你越大我越忙。”

“阿妈！我不叫你帮我梳，你偏……”

“你知道不？你不像以前，邋邋遢遢像只小牛似的可以走出门，一天天大了，多少人看着我的姑娘，我能不帮你打扮打扮？”

“可你还为什么要啰嗦哩！”

“不啰嗦！”洛娃的爸爸斯那在木梯子下搭腔了，他正在喂马：“不啰嗦还能叫老太婆！”

“你又搭上腔了！”妈妈向梯子下面呸了一口：“也不晓得你忙些什么，那匹白马跟你一样，老也老了，还想去争个输赢！”

“阿妈！”洛娃说：“我们的白马可不错哩，阿爸明天也许能得块银牌！”

“银牌，铜牌也得不上！”妈妈一边说一边用力给女儿编着辫子。

这时右边篱笆外面那家人家的小伙子阿皮叫着：“斯那阿叔！明天瞧我的吧！”

好哇！小伙子，你能得金牌。”斯那拌着槽里的草。

“哈哈！”阿皮把两只手按在篱笆上，表面上是在和斯那说话，实际上是想在洛娃面前表现一下：“我看也是，这一块草原上谁也不能跟我比……”

“别吹了！”洛娃说：“你就忘了？我们的村长阿瓦顶珠！他是……”她忽然觉得自己不应该来夸阿瓦，她就止住了。

“他是什么？”阿皮追问着。

"他是……"洛娃说:"你别装傻!他是退伍的游击骑兵。"

"游击骑兵是另一回事,他的马不会走脚步,只会乱跳!"

"一回事,"洛娃不服气地说:"他练过!"

"你怎么知道?"阿皮像是在马上那样,从篱笆上跳过来。

"我想……"洛娃结巴着说:"他该练练马……"

"他不会练的,"阿皮走到木梯中间说:"你想,洛娃!他是行政村长,他天天忙着公事,他还想着跟我们在马背上赛个高低,不!洛娃!"阿皮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和不自然起来。"你该知道我,我们是邻居,你也知道我那匹黑西宁种的马,不会错,我刚才又给它灌了点茶叶水,你瞧明天它那烈劲儿吧!不会给你丢脸……"

"去!"洛娃"特"的一声笑起来。"跟我才不相干哩!"

"怎么不相干?"阿皮又走上了一级。

"当然不相干!"洛娃轻松地回答他。

"相干!"阿皮又走上了一级。

"不相干!"

"相干!"阿皮一直走到洛娃面前,他那宽阔而有油的胸部裸露着,起伏着。

"不相干!"洛娃大叫了一声。阿皮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住了,他从木梯上跳下来,惹得洛娃笑个不住。

"相干,邻居嘛,当然相干!"妈妈调和地说。

斯那从马槽边走到阿皮面前,捏了一下阿皮的胳膊:

"小伙子,没摔着。"

"摔不着,斯那叔叔!"阿皮气呼呼地跑了,他翻身跳过篱笆……

好大一会儿,洛娃才止住笑。



“洛娃!你怎么那样说话?大姑娘了,还那样不知轻重!”妈妈埋怨地说。

“洛娃懂得事!”斯那不以然地说:“正因为她大了,她才那样对付阿皮这种小伙子哩!”

“就你懂事,老不死……”妈妈不满意地骂了斯那一句,然后她对洛娃说:

“都编好了,就剩一条小辫子了!”

这时,远方传来一阵紧促的马蹄声,惊得洛娃一愣。

“妈!瞧,有人来了!”她站了起来。

那条通区上的发白的小路上奔来一匹快马,快马跑近了,洛娃看见是一个穿干部服的人,在村口并没停,一直沿着村边跑着大叫着:

“都听着! 区人民政府的紧急通知, 明天赛马大会不举行了!……”

“什么?”洛娃大叫着从木梯上跳下去, 拉开篱笆门, 向那个干部问道:“因为什么”

但那干部一转眼间就在往林朗村的路上消逝了, 只是远远给村庄重复地抛下来一句话:

“……赛马大会不举行了!不举行……”

“怎么了?”几乎是全村人众口同声地叫起来。

阿皮正在给自己的黑马加料, 刚刚把一小袋稞麦倒了一半, 一听说赛马会不举行, 他把那口袋的口就扎住了, 狠狠地叹了一口气:

“该我露脸的时候就出了岔子,真霉气。”

“嗯?”斯那愣住了,他用沾满料末的右手摸着光脑袋勺后面那一小把头发。



妈妈拿着头绳走下楼梯，在洛娃背后轻轻地说："洛娃！只剩一根了，我给你编好……"

"不，阿妈！"洛娃就像一只怕把它拴住的小牛似的，避着妈妈跑开，她不相信赛马大会会突然不举行了，但自己又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她真想骑上马去问问阿瓦。

全村人都骚动了，纷纷拥到斯那家篱笆外的路上，七嘴八舌地乱吵吵：

"怪事，赛马会是我们这里的规矩，一年一次……"

"为什么不让我们赛马哩！"

"算了，睡吧，不赛马也免得睡觉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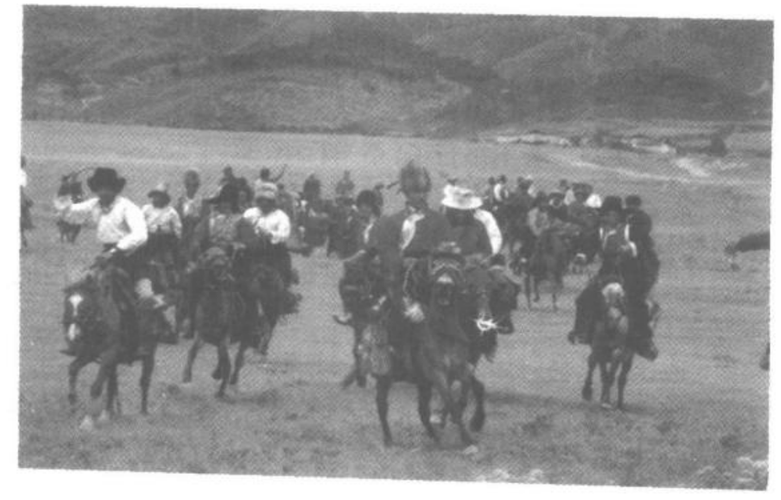
"人民政府不听群众意见?"

"政府也不该改变我们的风谷习惯呀?!"

"我忙了一个月，马也够肥的了，人也够壮的了……"

"唉！不明白！"

"伯伯叔叔们！"洛娃胆怯地提议："我们不能派人去问问



村长?”

“谁去?已经决定了,问还有什么用!”斯那挥着胳膊叫着:“睡吧!睡吧!吵也没用。”

人们渐渐都回去了。斯那走上木梯转身对还扶着篱笆立着的洛娃说:

“洛娃!睡吧!”

“……”洛娃没有回答,夜风吹动她的那些小辫子……

“多余!”斯那关上了门。

洛娃独自在篱笆旁边沉思着,她想:为了准备赛马会,整个草原的老老小小都忙起来了,忙了整一个月,这次的赛马会不同往年,往年夏天人和马刚刚恢复元气,今年夏天早就人强马壮了,因为去年冬天人和畜都没受亏,由于人民政府的领导,蓄草备料,缺粮户又得到政府的救济,冬天显得不是那么漫长和寒冷。“今年的赛马会就是生产成绩的竞赛”——这是阿瓦对大家说的,可为什么又突然不举行了呢?那个传话的干部为什么不说清就打马走了呢?也没能看清那个人的样子……洛娃觉得不对,她自语说:

“我得去问阿瓦,我得去!搞清楚……”

洛娃走到白马身边,她在墙上取下斯那准备好的鞍辔,悄声悄气地往马背上备,白马以为就要去比赛,它兴奋得想叫,被洛娃照鼻子打了一巴掌,白马打了一个喷嚏。

当洛娃拉着马推开篱笆门的时候,她面前立着一个人,她猛地愣住了,等她仔细一看原来是阿皮,阿皮气呼呼地问她:

“你到哪里去?”

“你管不着!”

“洛娃!你说真话,爱我不爱……?”

“不!”

“你想想，我们可是老邻居，从小就在一起，你记得不记得?我十岁那年,你扮新娘,我扮新郎,不是怪像的嘛!”

“现在不像了,你变了,阿皮!”

“我?我没变……”

“你变得只知道你自己!”

“不,我喜欢你呀!”

“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阿皮惊讶地说,“我天天隔着篱笆唱,天天找你谈话,想你,一时不见你就难过,你还看不出来?”

“一点也看不出来，你要想叫我看得出来就赶紧让开，我有事!”

“你!你去找阿瓦?”

“是的!”洛娃说,“阿皮,我找他问问赛马会为什么不举行了。”

“你骗我,你是找他谈私事。”

“我不骗你!”洛娃推着他,“让开,阿皮!”

“不!你不能去!”

他正激动地拉住洛娃缰绳的时候,远处传来了马蹄声。阿皮松开了手。

马蹄声非常缓慢“啪——哒，啪——哒……”接着还可以听见一男人轻轻地拖着长长的声调唱着歌，歌声在寂静的夜里回旋着,这种优美深沉的声音是那么打动人心:

云朵啊!

你每一次都轻轻掠过雪山旁边,

云朵啊!



可你总还是眷恋着雪山；

你既爱雪山美丽，

为什么又怕她庄严哩——!

洛娃无论从声音或是意思里都听出是谁，她兴奋地对阿皮说：

“是村长来了!”

“村长来了,他来找你的!”

“不,他是从区上回家过我们村……”

一股手电灯光射在洛娃的小窗上，晃动着……阿皮尖酸地叫着：

“村长!你找错了目标了,照这儿射吧!”

“谁呀!”阿瓦催马跑过来,他在马上就认出是阿皮,他说：

“阿皮,还没睡?啊!是洛娃,你明天还要参加赛马?想连夜练,小心把马累了,明天跑不成了。”

“明天赛马会还开不开?”洛娃大叫起来。“我正要找你哩!”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阿皮拉住阿瓦的马缰绳,“你们当干部的可以随便决定,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洛娃把刚才有一个人跑马传话的事告诉了阿瓦。阿瓦听完了就大叫起来：

“胡说，我刚刚开完会，区长为了明天的赛马大会通宵都不能睡，政府要通过这次赛马会好好宣传养马、练马、育马……为什么不举行呢?政府不会不和群众商量就这样决定的，准是坏人破坏!”



"坏人!"斯那连外衣都没来得及披就从楼上冲出来了,两个长袖像两只翅膀。他扑到阿瓦跟前:

"人民政府到底怎么决定的,赛不赛?"

"政府的决定是按照我们人民的习惯!"

"可……"

"你看!阿瓦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斯那:"你看,这是人民政府的通知……"

斯那借着阿瓦的手电光看着通知,他说:

"不错!有区长的签字。"他把通知赶紧塞给阿瓦,回身向村里大叫着:"乡亲们!赛马大会照常举行,刚才是坏人造谣!都起来呀!喂好马匹,准备明天早上赛马呀!"

"不,斯那叔叔!"阿瓦把手在嘴上做了个喇叭口大叫着:乡亲们!都备上马,去追坏人啦!"阿瓦对洛娃说:"洛娃!上马!跑!"他像是当游击骑兵班长那会儿一样,向洛娃就像对待战士。洛娃扳鞍上了白马,阿瓦用假嗓子大叫一声:

"啊嘿嘿——!"阿瓦的马像箭一样射出去。洛娃的白马跳起来跃过篱笆,跟踪追去,远远还听见洛娃的叫声:

"都来追呀!追坏人呀!"

"哎!洛娃!"妈妈一边扣着纽子一边叫:"还有一条辫子没有扎哩!"

"阿皮!"斯那对着一动也不动的阿皮说:"你不赶紧备马去追!"

"好!我一会儿就去!"阿皮得意地跳过篱笆,他有他的算盘,他想:我才不去哩!我的马要跑累了,明天得不到金牌,结果,洛娃看不起我……

村里的小伙子们都打着马从斯那面前飞跑过去。斯那叫

着：

“可要逮住哇，孩子们!”

“斯那叔叔! 你怎么不去呢?”

“我的马叫姑娘骑去了！”斯那看着那些骑手争先恐后地向前奔去，这时路上像一道朦胧的雾河。斯那用手摸着光脑袋勺后面那一小把头发自语说：

“这才是真正的赛马哩!”

阿瓦和洛娃两个人和一群骑手跑到林郎村叫醒了大家，告诉他们“赛马停办”是谣言。林郎村的骑手们一听说是坏人造谣，也都备上马和阿瓦一起向格丽村追去。他们到了格丽村，格丽村的青年连马也来不及备，跨上光背马就和阿瓦的马队一齐向连卡湖追去了，他们绕着连卡湖，向湖边的每一座村庄辟谣，每一个村庄的青年也都备然而起……渐渐在在阿瓦和洛娃的背后结成了一个百骑马队。那个坏蛋的马真快，追了十几个村子还没看见他的影子……

裁缝理企是八年前搬到这个草原上来的，由于他带来了一架缝衣机，藏人简直像看到仙法似的，一会功夫就能缝一件衣服，大家对他也就肃然起敬了，并且他还精通四种民族的语言。他的缝衣店是草原上独一家的，所以他的生意很忙，赚钱很多。解放后，区人民政府组织了缝衣合作社，缝衣机已经不是希奇的东西了，合作社一动起来就是十二架，理企的生意就冷落下来，他在草原上威望也就很低了，因为大家看得出他的本事并不大，现在，藏族女孩子都能踏缝衣机；何况他就是个财迷，缝身衣裳比合作社要贵一倍。三天前，有一个走私呢绒商人在他家投宿，他们很早以前就有来往。商人答应给他二百万块钱，只要他缝一套干部服，并且商人并不要这套衣服，要

理企穿上这身衣服，在赛马会的前夜骑上快马，假传“赛马会停办，”“叫区人民政府在赛马会那天丢丑！叫人民和人民政府冲突起来！叫老百姓对政府怨恨！叫事情搞得弄不清头绪，无法解释！总而言之：叫他们（指区人民政府）一切都不顺！”理企答应了这个买卖，他以为这个买卖很便宜。第一：缝衣服是本行，一晚上就成了；第二：快马加鞭，一夜能把整个草原跑遍；第三：自己会用各种腔调说话，月黑夜，谁能认得出马上就是裁缝呢！二百万！二百万是个多么诱人的数目呢！三个月也都挣不到二百万，并且眼看着生意冷了，叫合作社给夺了去。

理企按计划路线已经走过了最后一个村子，眼看天就要亮了，二百万也就要到手了，他正跃过一条小河，想钻进一座树林换衣裳的时候，他听到背后人声呐喊，马蹄声像一阵骤然而来的急雨。他打了一个寒噤，意识到：大事不好！他使力用靴跟敲着马肚子，向一个小丘跑去，他想绕过小丘，迷惑后面追来的人！

“啊嘿嘿——！

“啊！”

“抓住他！”

“抓住他！”

叫声、口哨声乱成一片。

飞奔的马群像旋风扫落叶似地滚过来，这些充满愤怒的小伙子，这些吃饱了草 料，灌足了茶叶水的马，一个个像在尾马上点了火的老虎，谁也不愿落后……当他们看见他们追捕的人就在眼前，马鞭清脆地呼叫着！阿瓦像当年和蒋贼军作战时那样下命令：

“散开！包围！”



马群散开了,像江河决了口一样,一瞬间布满了草原。理企回头一看,双手僵木了,坐下的马也惊了,大跳大叫地跑起来,理企被掀下马来,但他的靴子牢牢的卡在马镫了,他拚命抓住巴鬃毛和肚带,吓得他把二百万这样响亮的数字也忘了,他把一切都交付给这匹失魂落魄的马和自己麻木的双手……

阿瓦忽然看见洛娃的马失了前蹄,后面一匹马从洛娃头上跃过去,阿瓦赶紧把马引到洛娃的面前,伸手猛地一拉把她的白马拉了起来。阿瓦说:

“你的老马不行了,来吧,我们俩个骑一匹。”

“好!”洛娃说着跳上阿瓦的背后……空着鞍的老白马在马群后面跛着脚跟着。

当马群把裁缝那匹惊慌不定的马包围住的时候,太阳从草原的边沿雪山上升起来。裁疑理企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他在这一百多条马鞭面前供出了他的主使人。

毫无疑问,那个投资二百万想赚一批不可计算的暴利的冒险“商人”也被捉住了。

赛马大会照例举行,在锦绣般的草原上,红旗招展,欢声如雷。阿皮骄傲地表演着马术。由于阿瓦和他的马都累了,现在阿皮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马术冠军了,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竞赛。阿皮在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声中迎着阳光大叫着,扬起长长的绸袖,他把他从地上抓到的十几面小红旗举着,催马在人前显耀着。

这时,阿瓦和洛娃是观众,阿瓦坐在洛娃背后,洛娃和大家一起笑着叫着!

“好哇!阿皮!”

“洛娃!”阿瓦不安地对洛娃说:“我走了,我太累了……”

“不,阿瓦!哎哟!阿瓦,你别走……我想起来了,我头上还有一条辫子没编好哩!烦你帮我扎住吧!”

“好!”阿瓦赶紧在自己帽子上扯下一截红丝线,很细心也很吃力地给她那一根没有编的小辫编好扎上了。

洛娃的妈妈从许多人头中间望过去,她看见阿瓦在给女儿编辫子,她用肩膀碰了一下斯那,老俩口会心地笑了。

阿皮也看见了洛娃和阿瓦在一起,他泄气地叹一口气从马背上溜下来了:

“结果:还是看不起我!”

区长——一个受人爱戴的长者站起来宣布优胜者的名单,他那温和的声音念道:

“第一奖有两个人:阿瓦顶珠!阿瓦顶珠!”他重复地念着,“洛娃!洛娃!每人得金牌一个!他们的马每匹奖给一套鞍辔!”

全声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虽然都知道阿瓦和洛娃并没有参加赛马,但大家对他俩得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就连阿皮也不得不举起双后。

1954年8月10日,昆明





一朵金色的云，
落在银色的雪山顶，
素馨兰在凤尾竹下眨小眼，
英格花①在虎尾松上笑吟吟，
——是雪山上开始融雪的春天啊！
金沙江两岸的人民怀念着一位可亲的将军。

十八年前的今天，
将军率领十万红军，②
抢渡金沙江，
踏烂了川军。

将军的马饮过金沙江的水，

将军的刀尝过敌人的血腥，
将军的手抚摸过摩西孩子的毛头，
将军的胡子亲过藏族娃娃的嘴唇，
将军的笑声在雪山回荡，
将军的手臂指挥着红色战士前进。
从将军嘴里我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
——就是这个光荣的名字号召着红军!
将军说毛泽东是各民族伟大的领袖，
是他说过:“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鸡叫头遍，
将军把最后一杯酥油茶喝干，
将军跨马扬鞭去了，
金沙江失去了一座最威严的雪山……

金沙江照旧地流，
敌人的刀又搁在我们的肩头——
鲜血染红了白雪，
尸体塞满了冰窟……

摩西孩子慢慢大了，
懂得了仇;
藏族娃娃渐渐高了，
知道了恨!
五年前的今天，
金沙江两岸的青年结成了队伍。



青年们在金沙江上 宣誓，
面对着红军抢渡的崖头；
我们是红军的儿子!
我们走的是红军的路!

青年们像当年的红军一样，
只会向前不会退后，
用敌人的枪射击敌人的心，
用敌人的刀劈向敌人的头，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力量，
这是红军给我们指出的血路。

四年前的今天，
将军的红军又回到了雪山，
亲人们在敌人的血泊中重逢
亲人们在金沙江上又见面。
亲人们在一起犁开冰冻的土地，
亲人们在一起重建了倒塌的家园。

将军啊!
你该再来看看，
今天的金沙江，
今天的雪山，
今天的摩西孩子，
今天的藏族儿郎。



你会站在江边摸着胡子感叹；
“变了！不像当年。”
当年的孩子作了人民的县长，
当年的娃娃当了百姓的专员，
当年战马跃过的雪山险道正飞跑着汽车，
当年你安置炮位的崖头竖立着电线杆，
当年红军露营的草场修场了一排边防军营房，
当年红军饮马的溪水正在为我们发电。

将军啊！
你该再来听听，
今天的流水响，
今天的雪化声。
今天的牧场上摩西姑娘不停的歌唱，
今天的木板房里是藏族少年一片读书声。

来金沙江作客吧。
我们的将军！
我们绝不把你真的当客，
你应该是金沙江的主人；
我们将不是用碗来请你吃酒，
我们要用牛皮口袋和你对饮！
一朵金色云
落在银色的雪山顶，
素馨兰在凤尾竹下眨小眼，



英格花在虎尾松上笑吟吟，

——是雪山在融化的春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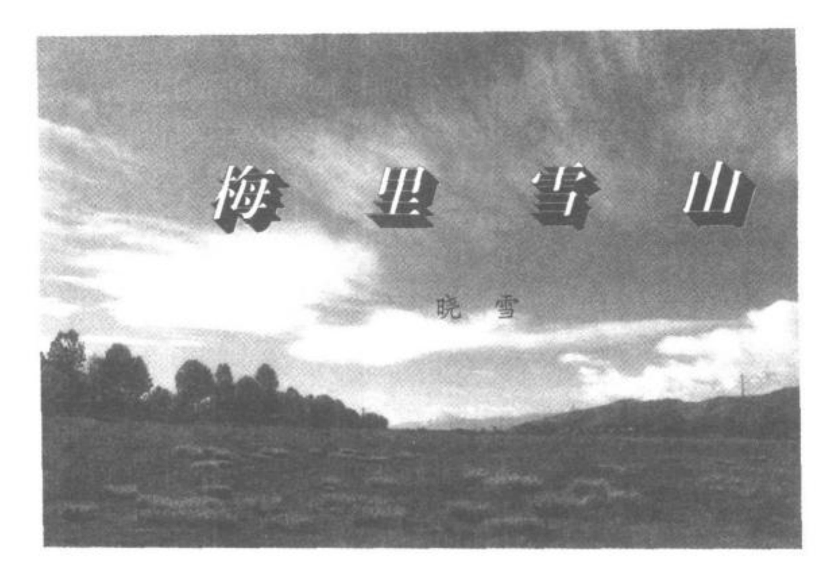
金沙江两岸的人民怀念着一位可亲的将军……

1954 年 4 月 10 日金沙江畔中甸

①英格花：是摩西话的译音，有一种类似蔷微的花，它那藤状的枝干常攀附在别的树上。

② 1936 年春天，贺龙将军率领的红军二、六军团经滇西北，抢渡金沙江，过雪山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们驱车离开德钦县城，沿着滇藏公路向北急驰，赶到飞来寺道班。

只觉一股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往下看，碧绿碧绿的澜沧江奔腾不息，江对面不远处，但见一片银白，一座座玉峰如笋似剑，拔地参天，这就是著名的梅里雪山。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数十座雪峰更显得晶莹璀璨、流光溢彩、奇丽辉煌。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被称为雪山之神，海拔6740米，是云南省境内的最高峰。据说，在藏 族民间，它被列为八大神山之首，每年冬季前往朝拜的藏民络绎不绝。甚至说虔诚的香客，在数百里外的西藏拉萨登上布达拉宫敬香时，也能在霭霭祥光中看到这“雪山之神”的身影。可见“卡格博”在藏民心中的地位。

登上雪峰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想尽可能走近

雪山欣赏雪域的壮丽风光,便沿羊肠小道步行到西当村。原以为下山很快,从西当村再走到卡格博峰脚下也只需个把小时,不料我们到西当铁索桥时已过了中午。守桥人告诉我们,过了桥翻过西当山梁,可以到达雪山脚下的一个藏族村寨——雨崩。但去了晚上就不可能回来,我们只好在守桥人土屋里喝酥油茶,吃了顿便饭,听他唱歌、讲故事。守桥人年过半百,是20多里外一个村庄的藏族牧民,他有一个儿子是驻守拉萨的解放军战士。他汉话讲得不错,有一肚子的民间故事,那天晚上竟一口气给我们讲了十几个藏族的神话传说。

第二天,我们便在他的导游下,翻过险峻的西当山梁,到达梅里雪山深处的雨崩村。这里海拔在4000米以上,藏民们生活在神话般的银色世界。空气格外清新、爽快。在雪山的映衬下,天显得格外蔚蓝、明净。清亮亮的雪水从寨子里淙淙流过。山上的雪鸡有时会飞到家里来,同家禽一起嘻闹。几个藏族孩子用美丽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我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水果糖给他们,他们还不敢要,导游用藏话说明后,他们才一个个伸出手接住。

这里,抬头就是雪山,人们与卡格博朝夕相处。但主人却告诉我们:你别看卡格博近在咫尺,其实也可以说它还远在天边。你只能仰视和朝拜,而不可能登上它的峰巅。只有藏族神话传说中伟大的英雄格萨尔,才能飞过万丈冰崖和雪谷深渊,攀上这"雪山之神"的肩头。

我第一次进入真正的雪域,来到如此雄伟的神奇的雪山群峰脚下。卡格博像一位披银盔玉甲的将军,昂首挺胸高高地站着,顶天立地,光彩照人。他旁边的缅茨姆峰(意为大海神女之峰),像一位洁白秀丽、修长苗条的女子,传说是卡格博的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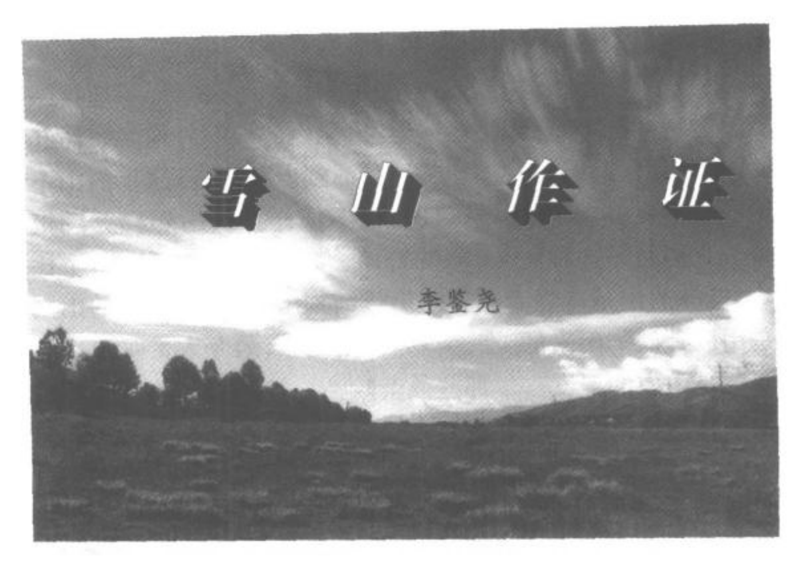


子。他们的旁边就是“太子十三峰”，一座座都那么雄奇壮美、气宇非凡、银装素裹而又姿态各异。我看呆了，惊呆了！我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来描绘眼前的景象。我感到在如此壮丽神奇的景观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惨白无力。我产生了一种无比神圣的梦幻般的感觉，我想，自己能溶入这片一尘不染的境界之中，那该多好！

这就是梅里雪山，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山。

1999 年 3 月 9 日，根据 27 年前的一篇日记写成





我从小就向往雪山，向往草原。这情思是怎样孕育起来的呢?是来自童年时杨柳返青的季节，到鸡足山朝圣的藏族姑娘们赞美雪山草原的美妙歌声? 是来自少年时在金沙江畔听过的从雪山草原流传来的神奇故事? 还是来自青年时读过的古代诗人们咏唱雪山草原的不朽诗篇?我自己也说不清。

往事如烟，岁月易逝，虽然我已双鬓有丝，但对雪山草原的向往却一丝儿也没有减退。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临时，我便不顾旅途的遥远，不畏高原的严寒，在这年的十二月间来到了这个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终于置身在自幼梦魂缭绕的雪山草原了。此刻，我的翻译和向导格桑丹增正指着眼前的群山说:“你在内地见过这么多、这么高的山吗?过去听老人们讲，有个活佛用赶山鞭把人间的青山都赶到这里来站队集合，听候佛祖的封号。你看，那悬岩上像大字报一块一块



贴着的乡亲们的青稞地。”

传说虽然不可信，但这里的山的确多，的确高；一座接一座，重峦叠嶂，群峰插天；远远望去，群山的峰巅好像大海涌起的波涛，起伏连绵，一直涌向天边，涌到白云深处。这里的山不像我故乡的山那样低矮横亘，也不像桂林的山那样秀丽挺拔。它们是另一种流派，峥嵘奇伟，气势磅礴！如果要打个比喻，桂林的山是造物者用刀凿精雕细刻出来的；而这里的山则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在这莽莽群山之中，最令人赞叹不止的要数是山中的美女——那些晶莹皎洁、神姿仙态的一座座雪山了。在这藏族自治州所到之处，每逢见到雪山，我都要看她个够，但总嫌看不够。格桑丹增告诉我，我们沿途见到的雪山叫哈巴，梅柳，根宗，沙珠，贡嘎……这一连串名字念起来，就像一把珍珠落在玉盘里那样好听。这些雪山，你第一眼看去，就觉得她们圣洁，崇高，不染纤尘，具有叫你敬仰爱慕的品格，叫你留连忘返的丰姿，使你诗情画意油然而生。你要是在这里住得久了，仔细领略她们的形象色彩，还会发现她们是千姿万态，变幻无穷的。在晴天烈日下，她们像是透明的水晶堆叠成的，发出耀眼的银光；有时几缕白云缠绕在她们的腰际，就好像庄严肃穆披着轻纱的古希腊神像，正在凝目沉思万古以来人世变迁的奥秘似的。而当每天清晨，朝阳未露，彩霞满天的时候，她们像涂上了一层胭脂，那颜色就像被高原雪风吻红了的藏族姑娘的双颊，美丽极了。这时候，我们不应称她们为雪山，而应该叫她们胭脂山才恰当。致于月下的雪山，则又是色调丰富，体态万端了。由于明月清光洒下的角度不同，她们的时像暗紫的石英，有时像澄黄的琥珀，有时像青紫中透出几缕白痕的玛瑙，应该把她们叫做紫瑛山，琥珀山，玛瑙山才对呢；



她们在月下，背靠星天，恬静而又典雅，好像敦煌雍容华贵的唐代彩塑女佛，静静地站在那里倾听夜空中的星星讲述凡人听不见的宇宙间的故事。

今天，从三村访问回来的路上，我把我对雪山的爱慕和想象告诉格桑丹增同志。他是这个藏族自治州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称得上是典型的藏族美男子，浓眉，大眼，高鼻梁，尤其是那双眼睛英气逼人。他说话幽默，出口成章。他说：“你是喝墨水长大的人，脑子里弯弯多，才把我们的雪山说得这么美！不客气地说，我是喝这里的雪水长大的，更爱这里的雪山。可是我爱雪山，有与你不同的地方。”

“哪里不同呢？”

“因为她是我们的证人！”

“雪山是你们的证人？”

“是的。我们藏族人民喜欢说‘请雪山作证！’姑娘小伙谈





恋爱时也常常彼此这样唱:‘我俩的爱情呵,请草原为媒,请雪山作证,我对你永不变心……’”

“……就是人们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常常说‘你不相信吗?我说的话可请雪山作让’。”

“这时为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

格桑丹增指着草原尽头的雪山说:“你看,千年万古她永远是这样洁白。我们藏族人民祖祖辈辈都说,人世是变化的,雪山永远是洁白的,人间的悲苦和欢乐她看在眼里,人间的真假善恶她看在眼里,人间的一切她都可以作证!”

呵,多么美丽的想象,多么深刻的哲理,多么善良的人民!雪山呵,雪山!你在这三千多米的高原上,俯视着祖国的大地,中华民族古今往来的一切你都看在眼里,各族人民的苦难与欢乐你都看在眼里。那么,前几日我在这里阶级教育展览馆里看到的,旧社会农奴被割鼻挖眼的暴行你也看到了;那些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活佛喇嘛,把一个十六岁属虎的姑娘杀死,用她的胫骨做成类似笛子的叫做“刚多”的乐器,把一个两周岁的男孩的头骨做成拨浪鼓……这一切暴行你也看到了。还有,近十年来,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这场风暴你也看到了,那就都请你作证吧。

格桑丹增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没有说话打断我的思绪。我俩沉默着向县城走去。此时正是水冷草枯的季节,一望无边的草原,在阳光照射下,蒸腾着一阵阵蜃气。一只云雀被我们的脚步声惊起,窜向天空,抖着双翅停在半空婉啭啼叫着,忽的又像箭一般窜入远处的草丛中去了。几头瘦成皮包骨的牦牛懒洋洋地低着头啃着枯死的草根,对我们不理不睬。向地平线望过去,几十里也不见一个村庄。草原上只偶尔矗立着

一两个粮架，晒着些干蔓菁。低洼的地方还残留着前几日下的积雪。

格桑丹增见我半天不出声，说道："你来的不是时候，要是六七月间来就好啦，那季节满山遍野是鲜花，草原美的像五彩缤纷的大花毯。我们这里的杜鹃花才更美哩，不像你们内地栽在盆子里，大的有几丈高，开起花来，把枝头都压弯了。"

格桑丹增的话看来并不夸张，这里的同志都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我觉得冬日的草原也有另一种情调。何况如果没有冬天的肃杀萧条，又怎显出夏日的繁华茂盛呢？我平时住在大城市里，听够了嘈杂的市声，嗅够了污浊的煤烟，觉得草原的天空格外蓝，像块无比大的蓝色玻璃镶嵌在天穹上；草原的空气格外新鲜，像用水洗过那样明净；草原的气氛格外宁静，除了我俩的脚步声，就只有北风吹着草尖发出的丝丝声响。在这里，可以使常年身心交累的人，享受一时的松快清闲。便对格桑丹增说"冬天的草原也是很美的，就说这里的空气吧，简直可以装成罐头出卖！"

听了我的话，格桑丹增不以为然地说："你想的倒有意思，这里的空气虽然新鲜，可我们不能光吃空气呵！"他指着身旁的那几头牦牛说："你看那些牦牛，瘦的风都吹得倒，单吃空气是不会出奶汁的。"接着他告诉我，因为："以粮为纲"，上面不顾藏区的特点，叫毁了草场种小麦，还说是"只要抓住马鹿，不怕放跑獐子"。结果是马鹿没有抓到，獐子也放跑了。牦牛到了冬天，缺少草料，瘦得像四根柴棍支撑着一架肋骨。乡亲们桌上没有糌粑，碗里没有酥油，那日子实在难熬呵！

提起牦牛，我不禁想起前几天看到的那件奇特事情来。州里的几个"造反"派，在革委会旁边的墙上刚贴出几张红纸写

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和“批邓”的大字报，他们前脚刚走，就被几头牦牛撕下来全部嚼吃了。我趁此问他：“为什么这里的牦牛会吃标语大字报？”

“我们的牦牛觉悟高，反对批判邓小平。”他说。

“牦牛的觉悟高？”我有些不解。

“是的，凡是饿着肚子的觉悟就高，就反对批邓！”

“我是说牦牛为什么会吃大字报？”我仍然不解。

“嗨，牦牛肚子饿慌了，闻到贴大字报的面浆气味，还能不撕下来嚼吃了?!”

“怪不得我见街子上的牦牛脸嘴都是红色的，还以为是故意染的，是你们的风俗习惯哩！”

“那些牦牛才真正是红色造反兵团呵！”格桑丹增哈哈大笑着说。我真喜欢他的幽默感。

这时候远处飘来了一阵姑娘的歌声，声音缓慢悠长，每句的中间拔高了去，又跌落下来，几个转折以后，忽又升高，然后缓缓地拖着尾音，直到听不见为止，接着又另起一句。歌声在草原上回荡，仿佛远处的雪山也在相和似的。抬头一看，原来有一辆马车，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车上坐着两个人。

多么美妙的藏族民歌！这种调式多像我童年时听过的、那些到鸡足山朝圣的藏族姑娘们唱的歌呵！

“她唱的是什么内容？”我问格桑丹增。

“等我听听。”格桑丹增用右手护着耳轮，侧着头听了一会儿，然后翻译道：

……

雪山呵，

白皑皑蓝幽幽的雪山，

雪山下是我的家乡。
草原呵，
绿茵茵平展展的草原，
像阿妈宽阔的胸膛。

亲人呵，
那生我养我的亲人，
如今你们在什么地方？
……

呵，多么深沉凄楚的歌呵！为什么歌者要在冬日的草原上呼唤自己的亲人？当我正在捉摸自问的时候，马车已来到面前，原来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我和格桑丹增不约而同地迎上前去。

“梅朵，农布，你们要到哪里去？”

格桑丹增先向两个青年打招呼，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叔叔，我们去拉柴火。”姑娘答道。两个青年一齐从车上跳了下来。

显然，刚才的歌声是这个叫梅朵的姑娘唱的了。她不仅有一副好嗓子，而且面貌也非常漂亮，鹅蛋型的脸，高高的眉骨，一双眼睛像两汪泉水，小眼角梢又特别长，越显得那双眼睛份外好看；她嘴角两边的纹路朝内微收，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姑娘的打扮也很别致，上身穿着一件普通的学生服，但裤子外面又系着一块十字氆氇围腰，虽然身材高挑，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那小伙子的年纪要大些，也长的十分英俊，他穿着一套蓝色的中山服，头上却歪戴着一顶金边毡帽，帽沿朝上翘着。



“姑娘,你的歌唱得真好!”我说。

梅朵微微一笑低下了头,不答话。

“你们是附近生产队的吗?”我接着又问。

“我们离开了课桌,到农村修理地球来了。”小伙子调皮地说。

“明白了,你们是插队知青。”我说。

“是的。”格桑丹增说,“梅朵是我们州委副书记扎喜多吉的女儿,农布是州农办主任赵国栋的儿子,他们是两兄妹,又是又不是,对吗?小家伙!”

“对!两个青年齐声问答。梅朵回头对格桑丹增讲了一句藏话,格桑丹增朝我笑笑说“这个叔叔是省里来的……”

“我知道了,是工作组,搞运动的!”农布接过格桑丹增的话,十分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工作组的,别逞能!”格桑丹增以长者的口气说道。

“当然知道,一搞运动,省上就来工作组,现在不是又要挖邓小平的须须根!”农布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个叔叔不是来搞运动的,人家是脱掉帽子的走资派,戴着帽子的臭老九呵!”格桑丹增亲昵地揪了揪农布的耳朵。

“对不起,叔叔,我几乎把牦牛认作豹子啦!”农布向我挤挤眼睛,点了点头。

“叔叔,原谅他多嘴吧。”梅朵对我说道,跳上了马车。农布向我们说了声“再见”也跳上车子,将系着红缨的鞭子朝上一扬,驾着马车走了。

我望着他俩驾着马车渐去渐远,心里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州农办主任赵国栋的儿子会叫农布,会是藏族打扮?为什么

年纪轻轻的梅朵要唱出那样悲凉的歌？为什么言语之间农布对工作组那样反感？为什么格桑丹增说他二人是兄妹又不是兄妹呢？我请求格桑丹增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格桑丹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说来话长呵，老赵同志是解放后第一批到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也是我们第一任县委书记，乡亲们都说，前世转够了经，才遇到这样菩萨心肠的好人！可是这十年来差点没有被人整死，他去年才恢复工作，现在又有人说他是邓小平的须须根了。他跟扎喜多吉比弟兄还亲，雪山作证，他们两家人的友情比宝石还光亮，比金子还值钱！……"

草原的天，是娃娃的脸，说变就变。格桑丹增刚开了个头，我正要听他往下讲，西北方天际涌起了一堵乌云，草原上忽然刮起了大风，气温顿时下降。早晨，我们出发三村访问时是个少有的大晴天，这时候狂风阵阵，吹得人几乎都站不稳。

"起风了，说不定今晚要落雪。"格桑丹增说，"快回去吧，以后再慢慢给你谈。"我俩顺着风快步回到招待所。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眠，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回想着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小姑娘胫骨做的"刚多"，小孩子头骨做的拨浪鼓，吃大字报的牦牛，还有白天碰到的农布和梅朵那两个青年的形象。梦里也仿佛听到梅朵凄楚的歌声。

第二天一早起来，觉得窗外特别明亮，开门一看，原来昨夜下了一场大雪，此时雪还未住，满空中纷纷扬扬飘着鹅毛雪片，瓦楞上，田野里，到处铺银盖絮，四周青山上的冷杉和赤桦树银装素裹，好似童话世界里的玉树琼枝那么美丽。这天是星期日，格桑丹增回家去了，屋外又落着雪，哪儿也不能，我只好围炉看书和整理笔记。下午雪停了，我便坡上大衣，独自到外



面散步。这里有一个远近驰名的喇嘛寺,原先,那雄伟的建筑群,像古城堡一样,但被红卫兵"扫四旧"时捣毁了,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前两天路过这里烈士陵园的门口,没时间进去参观,不如趁此去凭吊一番。一面这么想,我一面信步朝烈士陵园走去。

陵园的铁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推门进去,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陵园里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也没有记载烈士英雄事迹的丰碑,除了围墙内那一排白雪覆盖的雪松外,到处是杂草荆棘。顺着山坡往上看,那些一公尺左右的累累荒冢,便是掩埋五十年代初期,在民主改革和平叛中牺牲的烈士们的坟墓了。我想了解烈士们的事迹,但每座坟前的那小块石碑上,只刻着烈士的姓名,和他们的生年死月,乡里籍贯。我默念着烈士们的英名,记下他们的出生地:辽宁,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川,贵州,云南,……呵,有多少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优秀儿女,为了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把他们的热血洒在茫茫草原上,把他们的忠骨埋在巍巍雪山下!正当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慢慢地向山坡走去的时候,发现左边的围墙下,有一个人呆呆地伫立在一座坟前,他好像入定了似的,一直到我快走到他面前时,才抬起头来看了看我,立即迎上前来和我打招呼:"呵,你怎么独自一人到这里来了?"

我边和他握手,觉得他很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只好说,"同志,你是……?"

"我认识你,格桑丹增告诉我你来了,真抱歉,因为这几天,唉,搞运动,没有去看你……"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

像多年在高原工作的同志一样,由于日光的直晒,他的脸色黑里泛青,脸上布满了风霜刻下的皱纹,加以他两鬓斑白,



显得憔悴，苍老。他发现我在打量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赵国栋。"

"哦，是赵主任，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我说。

"我们是高中时的同学呀，你忘啦，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啊呀，想起来了，你不是叫周兴华吗，怎么又叫赵国栋呢？"

"我是搞学生运动反蒋介石被学校开除的，参加游击队时就改名叫赵国栋了。"

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那个多才多艺，能写能画，又爱朗诵高尔基《海燕》的周兴华同学，他还是我们学生会壁报的主编。反饥饿反内战时，他领导罢课，和他的爱人李雪琴一起被学校开除了。李雪琴是我们学校人材出众的女学生，她能歌善舞，生得一副金嗓子，唱起《流亡三部曲》来，能把人们的眼泪都唱出来，同学们都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可是，二十多年不见面，我那青年时期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周兴华同学，竟然变得使我都认不出来了。

"唉，岁月如跑马，我的头发都白了，难怪你一时认不出来，"老周，不，老赵无限感慨地说，"离开学校后，我和李雪琴一起参加了游击队，我们是在部队上结婚的，解放后，一起转业到藏区工作，从此没离开过这里。"

"这些年我一直打听你的消息，"我说，"大概是你改了姓名的缘故吧，同学们都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好几次上面来调令，要我和雪琴到省里工作，她的家在省城，可她不愿走，她说藏族人民受的苦太深了，她不愿离开他们，"老赵说，"你是知道雪琴的脾气的，她最爱她的母亲，却



为调动的事和母亲吵过架，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唉，她是有志气的！”

我二人只顾说话，不觉间已走出陵园的大门。

“说来真巧，我昨天先就见到你的儿子了，那小伙子真可爱，可他怎么取了个藏族名字叫农布呢？”我趁此想弄个明白。

“这是雪琴的主意，雪琴说，牦牛身上的驮子重，农奴身上的苦难重，叫儿子长大也为藏族人民服务，特意请扎喜多吉的爱人琪美给儿子取个藏名叫农布，雪琴和琪美比姐妹还亲！”老赵边走边说。

“原来如此，难怪格桑丹增说，农布和梅朵是兄妹又不是兄妹。”

“倒还不仅仅是琪美给农布取名的原因，琪美的女儿梅朵是雪琴从小抚养大的呵！”

接着，老赵告诉我，扎喜多吉和琪美都是农奴，民主改革前，还在农奴主甲本家没有解放，是老赵和李雪琴把他二人发动起来，参加了民族工作队的。1956年民主改革时，李雪琴和琪美在三村工作，有一天李雪琴和另外几个同志到附近的村子访贫问苦去了，留下琪美在家做饭，一部份反动农奴主突发叛乱，抓住了琪美，骂她“公鸡不叫母鸡叫，长头发的女人也敢造反！”说她是“汉人的狗”，若不说李雪琴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要把她杀死。任敌人怎么威胁，琪美都说不知道。敌人将刚生下不久的小梅朵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摔到晒场的青稞堆里，把琪美绑在粮架上，用熔化了的铅水烫她，她痛得把嘴唇咬出了血，仍旧一声不吭。正在这时，雪琴他们赶回来，几枪打倒了三个叛匪，其余的敌人以为大部队赶到，吓得没命地逃跑了。雪



琴他们从青稞堆里抱起小梅朵，把琪美从粮架上解下来，可是她已经奄奄一息了。琪美临死时只说了一句话“雪琴大姐，梅朵交给你了。”

听了老赵的叙述，我感到半天透不过气来，泪眼中我仿佛觉得远处那座高大圣洁的雪山，就是那位临死也不愿出卖阶级姐妹的藏族妇女的化身！

“老赵呵，应该在烈士陵园里，为牺牲的烈士立一座高大的丰碑，写下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他们，永远学习他们！”

“立什么丰碑呵，”老赵苦笑着说，“文化革命一开始，人家就说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是右倾，死得活该！你不见那些墓碑上的‘烈士’两个字都被砸得认不清了吗？”

“简直左得出奇，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的事多着呢，李雪琴也被戴上叛徒的帽子，说为什么那次好些人都死了，她却活着？一定是出卖了别人。这是什么逻辑，难道革命者要通通死光，他们才称心？”

“那么，雪琴同志受苦了？”

“她怎么受得住这样的诬蔑呢？

“她含冤死去了。唉，直到去年才为她平了反，根据她的遗言，我把她的坟从荒野里迁到陵园内琪美的坟旁边。雪琴生前爱唱歌，也最爱这里的雪花，昨夜下了一场雪，今天又是她去世八周年的日子，我特意去看看她和琪美，万想不到这里碰到你。”

老赵说话缓慢，神情呆滞，看起来这些年他被折磨得麻木了。我的心紧缩着，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话来安慰他。不觉间我们已走到州委会门口，墙上被牦牛吃剩一角的大字报，被北风



吹得噼啪作响，依稀看出上面写着“复辟派赵国栋反对农业学大寨”几个字。老赵指着大字报对我说，“雪琴死了到清静些，你看，我的债还没有还清哩！”

我说：“我前两天就看到了，可不知道赵国栋就是你这位老同学，让他们贴吧，别管它？”

“见得多了，我也不在乎了.贴得越多，牦牛的口福越好。”老赵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和他在州委门前分了手，一直目送着他那高大而有些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巷里。

当天夜里，天气冷的把我室内的洗脸毛巾都冻成一根冰棍，我烧了旺旺的一盆炭火，打开日记本，正准备记下我那老同学一家人的遭遇，记下他们与藏族人民的生死情谊，忽听院子里有人高声问道“省里来的客人在哪里？”声音刚落，一个戴着狐皮帽的高个儿藏族干部推门进来，我赶快起身欢迎，只见老赵也随后进门来了。老赵说：“我们的州委副书记扎喜多吉同志看你来了。”

“什么书记不书记的，别提那个官帽子，老赵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扎喜多吉说着，脱下那顶火红的狐皮帽，坐到我的床上。

“什么老首长呀，你是州委副书记，是我的名符其实的领导嘛！”老赵说着，坐到火盆旁边。

“你别听他的，”扎喜多吉面向我说，“雪山作证，他不止是我的老首长，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要不是老赵同志，我这个娘胎里就是奴隶的人，哪知道共产党，哪知道什么革命呵！”

“你别说了，弓拉满了会断的。我们是两兄弟，该行了吧！”老赵谦虚地说。



这时我才看清楚，扎喜多吉约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件旧军棉衣，腰间缠着青色的楚巴，他那紫檀色的、轮廓分明的脸型，像青铜铸就一般；一双猎人般机警的眼睛，顾盼之间，炯炯有神。

我刚提起水壶要为他二人沏茶。扎喜多吉阻止我说，"别泡茶，我带得有青稞酒，"说着，从腰间解下军用水壶，往杯子里满满倒了三杯酒，"天气冷，喝了酒挡寒，再说，男子汉不喝酒，找不着话说。"他一面说一面咕咕两口就喝了大半盅酒。

我对自己没有先去拜访州委领导同志表示歉意，同时请求他们趁夜间空闲，谈谈他们两家人的友谊和遭遇。

扎喜多吉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知道你是喝过墨水的人，可我过去连汉话也不会讲，谈你们摇笔杆子的事，比牵牦牛上树还难，谈我们两家子的事，那倒是现成的。"

"他是我们这里的老党员，也是第一批参加民族工作队的积极分子。"老赵介绍说。

"积极什么呀，提起来真害羞，"扎喜多吉举杯又把那半杯酒喝了，"还记得吗，你和李雪琴同志来串连发动我们夫妻俩，我们还不敢理你们哩！"

"那时候怪不得你们，是敌人造谣挑拨的嘛。"老赵说。

扎喜多吉给自己添满了酒，接着说道："蜜蜂和鲜花相爱是春风做的媒，朋友和朋友相识是酒杯做的媒，只有美酒才能打开朋友心上的窗户。喝吗！"

熊熊的炭火燃烧得像一盆熔金似的，铜壶里的水哗哗地翻滚着。北风呼呼地吹着，屋外又开始落雪了。玻璃窗上结起一层白白的冰花。美酒打开了扎喜多吉心灵的窗户，他的谈话，把我带到了农奴制度和藏族人民进行殊死搏斗的年代。

扎喜多吉家祖祖辈辈是大农奴主甲本家的奴隶，他母亲结婚时陪嫁的不是牦牛和马匹，而是祖上欠下的八百斗粮食，命运安排定扎喜多吉在娘胎里就是一个欠债的小奴隶。扎喜多吉背着驴打滚的债务长大了，当他和另一女奴隶琪美结了婚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事情，这块千百年来西天佛祖和土司千总统治的人间地狱来了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那些反动的活佛喇嘛和大农奴主们，知道他们天堂的梁柱子有点儿在摇晃了，表面上给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的领导送来了哈达，背地里吃鸡血酒，规定“外言可入，内言不出”，说什么“吃糌粑的是一家人”，“谁里通共产党要丢江”，“谁听汉人的话要割鼻挖眼”，“谁吃了汉人的药要变麻疯”。

偏偏这时候年轻的扎喜多吉穷得清水糌粑也吃不起，又正患着恶性痢疾，睡在火塘边的木板上发着高烧。而琪美不迟不早也在这时要分娩，当扎喜多吉躺在木板上呻吟时，琪美正蹲在牛厩里肚子疼的直冒冷汗，一天一夜了，小梅朵大概是害怕人间的苦难，迟迟不肯降生。

“我饿呀，琪美，给我一点清水糌粑！”扎喜多吉在火塘边的木板上翻滚着，眼窝凹陷，嘴唇开裂，昏昏沉沉地呼唤着。

“救命菩萨呀，救救我吧，我快要死了！”琪美在牛厩里双膝跪地，祷告神佛，汗水把她的额发都浸湿了。她不停地叩着头。

就在这时，赵国栋来到了扎喜多吉的火塘边，李雪琴带着一个女医生带到了琪美生产的牛厩里。“好妹妹，你是遇到难产了，再说牛厩里怎么生孩子呀，快跟我们到民族工作队的医疗组去吧。”李雪琴一面说，一面去搀扶琪美。反动的农奴主规定，藏族妇女生孩子只能在牛厩，要不“血光冲着神佛”，是要



被处死的。

“我下去，你们走吧。”琪美哼哼唧唧地说，摇着头。

“那么，到屋子里去吧，牛厩里感染了细菌怎么得了呵！嘿，这是什么害人的规矩呵！”医生拉着琪美的手说。

琪美挣脱了医生的手，一个劲摇着头“我不去。”

“好妹子，我知道你是害怕土司管家，我们担保你没事！”李雪琴说。

“管家说，你们是树桩上的鸟，迟早要飞走的，你们走了，我们就活不成了。我不去。”琪美说着，一阵钻心疼痛，她昏过去了。

“你醒醒，你醒醒！”李雪琴扶着琪美的头轻轻地摇动着，两行热泪滚落在琪美的脸上，她又苏醒过来了。李雪琴捧着琪美的脸说“好妹妹，你放心，我们一辈子不走了！”……。

屋里，赵国栋一手捧着药片，一手拿着军用水壶，正在轻声喊着“扎喜多吉，扎喜多吉，快吃药吧，吃了就会好的。”

烧得昏昏沉沉的扎喜多吉睁开眼睛，看到火塘边上坐着一个民族工作队的“蓝汉人”(那时候老乡们把穿黄军装的解放军叫“黄汉人”把穿蓝衣服的民族工作队叫“蓝汉人”)，用恐惧的目光看着老赵不说话。任老赵怎样劝他吃药，他只摇摇头，既不吃药，也不吭声。后来干脆翻过身子，背着火塘，不理老赵。好半天，扎喜多吉以为这个“蓝汉人”走了，翻过身来一看，他还坐在火塘边不动，呆呆地看着火塘边上那几个烧焦了的洋芋，忽然拿起了两个来看了看，吹了吹上面的灰，一边喝军用水壶里的水，一边狼吞虎咽地把那两个洋芋吃了。扎喜多吉心里想，这个“蓝汉人”良心太坏了，琪美正在生孩子，我又害病，家里的口粮只有这几个洋芋，他怎么毫不客气地吃人家

的东西呀!忽然传来附近民族工作队吹哨子的声音,只见这个“蓝汉人”拔腿就往外跑,谁知过了一会儿,他捧着一盒白花花热腾腾的大米饭回来了。他把饭盒端到扎喜多吉的面前,指指大米饭,指指扎西多吉,指指火塘边上剩下的洋芋,又指指自己。这时候,扎西多吉一切都明白了,他双手接这饭盒,凹陷的眼窝里滚出了两颗泪珠。

从那天起,每天老赵都按时给扎喜多吉送饭来,而自己却在火塘里烧洋芋吃,一直到扎喜多吉的病好了为止。而琪美呢,由于医生的帮助,李雪琴又把自己的血输给她,终于平安地生下了小梅朵。

讲到这里,扎喜多吉已经喝下了四杯青稞酒,仍然丝毫没有醉意,他说:“你看,老赵和李雪琴同志不是我们夫妻的救命恩人吗?”

“这样的事那时候平常得很呵!”老赵笑着对我说,“说真的,我本不忍心吃你的洋芋,但那几天,大雪封山,粮食运不进来,工作队每人每天只有一小份口粮,我只好和他调换吃了。”

“自那以后,老趋和李雪琴同志对我们比兄弟姐妹还亲,教我们洗脸刷牙,教我们吃饭用筷子,教我们读书认字,送我们民族学院学习。后来琪美虽然牺牲,她死得硬气,没有给我们农奴丢脸!二十多年,老赵同志除了骂过我两次,从没说过我一句重话。”扎西多吉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有感情。

“那是党教我们这么做的,别再提那些事了。你一喝酒,话就像江水一样堵也堵不住!”老赵想阻止扎喜多吉往下说。

“你别打岔,你一打岔,我就不知道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停顿了一会儿,转身问我:“刚才我是讲到哪里了?”



“讲到老赵同志骂你。”我提醒他说。

“对了,从民族学院回来以后,我当了干部了,奴隶出身的人嘛,起先下乡,不好意思骑马,行李自己背着,牵着马走路;后来当了县委副书记,有了警卫员,还是不好意思骑马,行李让警卫员背着,两人一起走路。”讲到这里,他忽然笑了起来,“以后脑子发了岔了,手枪把上镶了银子,马上的配带也讲究了,还系上马铃铛。下乡骑在马上,让警卫员在马后跟着。心里想,要在过去的奴隶主面前抖抖威风。老赵同志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土司头人。我的老首长骂得好哟,从此我再也不敢抖威风了。”

“还有一次呢?另一次老赵又为什么骂你呢?我被扎西多吉同志朴实坦率的性格深深地感动了,有意引他说话。

“另一次吗?”他望了望老赵,这一次你来说吧!”

“是哪一次呀?我记不住了。”老赵说道,看样子真的是忘记了。

“另一次是文化革命初期,你怎么忘了?”扎西多吉说,“那些黑了心肝的大左派说老赵是走资派,说李雪琴同志是叛徒,说他们俩人要大家受二遍苦,要大家回变到农奴制时代,这不等于松树上结核桃,白天说梦话?我跳上台去,把多少年老赵夫妇对我们农奴的好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我说,至于工作中的责任,我是州委副书记,是我领导他们,由我负责,还不等我说完,他们把我推下台来,打了个半死……。”

“唉,多吉同志,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啦,还是讲讲别的事吧。”老赵又一次阻止他。

“怕什么,格桑丹增跟我说了,这位同志不是那种吃人骨头的人。”扎西多吉说,“当天晚上,老赵来到我家里,拉着我的

手骂我‘你疯了?还是喝多了?要正确对待群众嘛?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去吹的? 工作中的事有好些是我出的主意，谁要你去负责!’他一面骂,一面替我包扎伤口,一面流泪。说真的,在民主改革和平叛那些年,我跟老赵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冲进冲出,在死人堆里睡觉,也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像这样伤心地哭过。”

屋外的北风一阵比一阵紧,雪,越下越大了。老赵低着头不出声。扎喜多吉沉默了会儿,然后说道:“原谅我吧,青稞酒打开了我的嘴巴,一下子就关不住了,我不该惹老赵伤心。可是真叫人生气,李雪琴那样的好人被整死了,人家还死盯住老赵不放,他是农办主任,主张农牧并重,不要毁坏草场,不要革青稞的命,错在哪里嘛?可这几天又有人贴大字报,说他对反学大寨,真把我弄湖涂了!”

“不仅你糊涂,我也越来越糊涂!”提起农业上的事,老赵也生气,“照内地的政策办,说我们左了,照边疆的政策办,又说我们右了。乡亲们讽刺说,我们到底是牦牛?是黄牛?还是牦牛和黄牛生的犏牛?解放二十多年了,群众的阶级成份还没有划定。来一次工作组划一次阶级。一会儿说人家是贫农,一会儿说人家是富农,一会儿又说人家是地主。运动一来,台上站着挨抖的,比台下站着斗人的还多,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可老百姓总要让人家过日子呵! 老同学,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在那高原的风雨弥漫之夜,我们围炉谈到通宵,谁也回答不出应该怎么办?也许,我们的心中知道该怎么办,但在那里,谁也说不出口。虽然如此,在这块土地上,在那血与火的斗争中,汉藏两族人民结下的生死情谊,却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从那风雪弥漫的高原回到省城的路上，透过车窗，看着那一座座隐去的雪山，我的身边始终响着赵国栋问我的话："你说该怎么办呢?"

当汽车经过金沙江上的继红桥时，回头望着那远方的朵朵白云，我的耳边还响着草原上梅朵的歌声。也许，正如格桑丹增说的，我此行来的不是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来才合适呢?

人间事不可预料。四年以后，像格桑丹增说的草原美得像五彩缤纷的大花毯的季节，我又来到这个高原上的藏族自治州，接待我的还是格桑丹增同志，他满面春风地说"这回你来得正是时候，我的话不假吧，你看那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我开玩笑问他："牦牛还吃大字报吗?"他说："你真糊涂，'四大'都取销了，还到哪里找大字报呀?再说，恢复了草场，我们的牦牛长的毛光水滑，再也不用嚼大字报了!"

我又见到了扎喜多吉同志，他已担任了州委书记，只是比以前胖了些。我问他："如今的事情好办多了吧?"他大笑着说，"有办法了，不过我得捉去脑子里的保守虫子，要不然就跟不上形势啦!"

我特意又去瞻仰烈士陵园。一进园门，就看见那一排雪松比几年前长得更高了，枝繁叶茂，苍翠欲滴。往日的杂草荆棘已被铲除干净，遍地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紫的野花。我朝坡上的墓地走去，只见迎面来了三个人，定眼一看，原来中间是老赵同志，左边是农布，右边是梅朵，我快步迎上前去说道："巧得很呵，我们又在这里相遇了!"梅朵出落的更加漂亮，农布也长的更英俊了，他俩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十分亲热。

"我知道你又来了，还说今晚去宾馆看你呢。两个小家伙都考上了大学，梅朵考取音乐学院，农布考取工学院，明天就



要走,我带他俩来向他们的母亲辈别。"老赵说道,眼里闪着又是喜悦,又是悲伤的泪花。我强忍住心中的酸痛,向两个青年祝贺,请他们带我去看看琪美和雪琴的坟墓,我们一起来到山坡上,只见左边一冢坟前的石碑上刻着"琪美烈士之墓。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壮烈牺牲。""烈士"二字被人打的几乎认不清了。右边一冢坟墓前的石碑上刻着"李雪琴同志之墓。生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卒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两位母亲的坟前分别放着两个用雪松和杜鹃花扎的花圈。我摘下帽子,向两位尊敬的同志、两个不同民族的阶级姐妹鞠躬致敬,她俩一个死在反革命的手里,一个死在"革命派"的手里。我祝祷她俩永远作姐妹,永不分离。老赵同志和两个孩子在一旁低声饮泣。我转身安慰他们说:"我们终于等到了今天,死者可以含笑九泉,生者可以报效人民了。"

在回来的路上,暖风扑面,花香扑鼻,远处的雪山好像看着我们在微笑。老赵指着雪山对我说:"雪山作证,雪琴和我把生命和青春献给了藏族人民,我们真心实意要对这个苦难的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一点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看到藏族人民的生活改善不大,我又感到非常难过。"他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我今天才发现,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是正确的呵。"

藏族人民说得好,雪山是我们的证人。过去的,赵国栋同志这一辈人所做的一切,雪山可以作证。未来的,梅朵和农布他们这一辈人将要做的一切,雪山也可以作证。

呵,雪山!呵,草原!我从小热烈地向往着你!我现在又深情地眷恋着你!我期望有生之年再一次投入你们的怀抱,去看你英雄的儿女,去听他们动人的故事,去听他们美妙的歌声。





到迪庆高原人们,常常听到热情好客的主人谈起美丽的杜鹃花,不是说杜鹃花就要开了,看看杜鹃花再走吗!就是说你早来几天就好啦,杜鹃花刚刚开过。说来真不巧,我曾两次到过迪庆高原,但一次是冰封雪裹的寒冬,别说看杜鹃花,连片绿叶也看不到。另一次是内地早已是繁花委地、柳丝渐长的春末,迪庆高原的杜鹃花却还含苞未放,因有别的工作不能等待花开,便又匆匆离去。两次寻芳未见花的踪迹,心里不免感到非常遗憾。好客的主人安慰我说,明年杜鹃花开时,我们开文代会,到时候你一定要来!主人有情,鲜花有情,我如约第三次到了迪庆高原,不仅看到了魂牵梦绕的杜鹃花,还看到了迪庆人民生活中比杜鹃花还要绚丽多彩的花朵。

我们的汽车正朝着小中甸开去,忽然发现远处地平线上泛出一派粉红色;沿途虽有不少青山绿叶叫人留连不舍离去,



但还从未看过如此美妙的色彩！我疑心是不是自己眼睛产生错觉。再往车窗右边的山坡上一看，整个山坡也是一片同样的粉红色，在斜阳的照射下，显得更加耀眼，好像是晚霞落下了天边，落在那山坡下。

汽车风驰电掣般向前驶去，我终于看清楚了：呵，那原野和山坡上泛出的粉霓红霞，原来是满山遍野的杜鹃花！这时同车的小石和老董也不约而同地指着窗外欢呼起来："看呵，杜鹃花，这么多的杜鹃花！"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惊叹不止的时候，汽车已开进了一望无际的杜鹃花海里。公路在高原花海中蜿蜒曲折地延伸向前。我们乘坐的汽车四周全是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粉白的、淡红的、深红的、紫红的杜鹃花，有的迎风盛开，有的刚吐出鲜红的花蕾；远看如一抹抹红云，一团团红雾；近看花朵像胭脂染就，叶片似绿蜡涂成。它们在高原格外湛蓝的天幕背景下，争妍斗艳，流光溢彩。在那不同层次的





红花海中，还偶尔有一丛丛金黄色的狼毒花和深蓝色的马兰花点缀其间,和杜鹃花相衬托,互相辉映。眼前辽阔的草原上好像铺着一块天工织就的五彩缤纷的大花毡。我们的汽车就从这花毯上开过。若非身历其境,不是亲自目睹,这大自然的美妙神奇,这迪庆高原的6月春色,这群山作屏篱,穹苍作屋顶的天然大花园，纵然你有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想象得出来。正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景色赞不绝口,而又自愧词汇贫乏难以形容的时候,另一种更为奇妙的景色又展现在我的眼前。由于汽车是在花海中飞速地前进,公路是在花丛中曲折延伸,有时还要倒拐打圈,再加上草原地势的高低起伏,我觉得不是我们的汽车在开动,而是身边的花丛在移动,在飞旋。平静的花海,涌起了花浪,卷起了花潮。那浪花,那花潮从车边滚过,从车前扑来,在车后漾起了漩涡。我们的汽车像大海中的一艘快艇,忽而被前面的五彩花浪吞没,忽而又从五彩的花浪中冲了出去;刚刚让过左旁卷来的粉红色的花潮,又忽地跃进右边粉红色的花潮之中。当汽车顺着斜坡往下开的时候,那花海似乎涌起了掀天巨浪，直立在空中；当汽车爬向一个坡顶时，那直立空中的花的巨浪忽又跌落下来，翻滚着被甩在了车子后方。曾有多少诗文描写过钱塘海潮的壮观,但所写的是大海的海潮,是海水的浪花。而我此刻看到的却是花的海,花的浪,花的潮。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花潮奔涌的声音,我的身上仿佛被飞溅的胭脂水泼湿了。多少年来,脚跟无线,身如蓬转,我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见过北国的飞雪、南疆的绿树、秦川的麦浪、洛阳的名花……我为祖国的富饶美丽、多彩多姿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想不到在迪庆高原又领略了杜鹃花海、杜鹃花潮的奇景。虽然我的笑尖太过笨拙,不能把祖国西南高原的这一奇观



描绘下来，我的心却早已被这杜鹃花变化万千的花姿、花影、花云、花雾、花浪、花潮陶醉了。我恨不能跳进那茫茫花海的中去打滚，去亲吻那散发着花香的大地。

但是，我要说，在这个迪庆高原迷人的春天里，至今令我相思，入我梦魂的还不只是自然界的杜鹃花，还有那我在草原的赛马场上、在藏胞的帐篷里、在人们的眼底眉梢所看到的比杜鹃花更美的花姿、花影、花云、花雾、花海、花潮。

旧历的五月端阳节，同时又是藏族的天马节。迪庆自治州和中甸县人民政府决定在这天举办群众赛马大会。藏族儿女爱三宝：钢枪、骏马和银刀。马背是藏族人民的摇篮，藏民在马背上长大的，无论男女老幼都会骑马。人们不仅爱四蹄追风的骏马，更尊敬那些能驾驭宝马龙驹、具有高超技艺的英勇骑手。天马节要举办赛马大会的消息一经传出，中甸城镇和各村寨挑选了最好的走马和骑手，都要来比一比胜负，见一见高低。县城的百货、民贸公司也作了充分准备，在这一天敞开供应人们需要的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品。州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前些年，'四人帮'捣乱时，草原的牦牛只有藏狗大，山羊只有公鸡高，藏民连清水糌粑也吃不饱，别说那时候不准过天马节，就是准你过，谁有心思来赛马？今天草原牛肥马壮，富起来啦，大家心里乐得憋足了劲，都想亮一亮家底，到时候你看吧！"

端午节这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到城郊五凤山下的赛马场去。沿途看到的都是"乐得憋足了劲"的藏族、傈僳族、白族和汉族的乡亲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涌向五凤山脚。藏族的小伙子们大都戴着金边毡帽，穿着白色上衣，披着紫红色的楚巴，显得格外威武英俊。身材高挑的藏族姑娘，头



上往往盘着乌黑油亮的发辫，或是戴着缀有珊瑚和绿松石的发勒，或是缠着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尼龙头巾，有的着长裙，有的穿长裤，但都系着一块有五彩横纹的围腰，打扮得一个比一个漂亮，个个像出窝的喜鹊那样高兴，一路上你追我赶，撒下银铃似的笑声。就是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大爷和老大妈，在爱美方面，也好像要和年青人比一比，他们的衣着也是够华丽的。有的老大爷穿着玫瑰红的灯芯绒上衣，披着藏青呢子的楚巴，腰间还雄纠纠地佩带着一把银刀；老大妈们的新衣上镶着金边，钉着银扣，腰间缠着彩色的丝带。陪伴我们的藏族仁增同志幽默地和他们开玩笑说："大爹大妈，你们打扮得比孔雀还漂亮，是要去谈恋爱么?"一个戴着火红色狐皮帽的大爹回答说："是呵，北京的春风吹绿了大草原，我们也返老还童啦!"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欢笑，连老大妈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出得郊外，是一马平川绿油油的青稞地，在纵横的田间道路上，到处是欢歌笑语、络绎不绝的人群。远远看去，在高原明媚的朝阳照耀下，只见各色的长裙和围腰在飘拂，各色的头巾在晃动，缀金镶银的衣饰在熠熠闪光。碧绿的青稞地里，仿佛开满了万紫千红的花朵，那迎着朝阳的每一张笑脸，更像朵朵盛开的杜鹃花。那一条条田间小道，似乎变成了一条条花浪起伏，花影迷离，花枝摇曳的河流，溢满了光的波、声的波、色的波，流向五凤山，流向山下草原上的赛马场。

当我们到达五凤山麓时，那一条条花的河流已经在草原上汇成了花的海洋。这里人面如花，人们的衣饰如花，就连那匹匹骏马的马鬃上马尾上和鞍鞯也系着花、画着花、绣着花，再加上那山坡上草滩上盛开着的各色各样的鲜花，真成了一



个花花世界了。真让你难分清哪是自然界的花，哪是生活中的花；难分清哪是人面，哪是花面；到底是花面美，还是人面更美?

我们被盛情的主人邀到观看赛马的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同志用藏语和汉语宣布:赛马即将开始!欢乐的人群闻声从山坡上、树林间、帐篷里一齐涌向赛马场周围，这时候你看到的，与其说是人潮汹涌，不如说是花潮翻腾，是片片彩云在山坡上滚动，是缕缕彩霞在草滩上飘飞。霎时间花团锦簇的人群在方圆几里的草滩上围起了一圈人墙，好像是一道七彩长虹把赛马场围绕了起来。各地来的骑手们，气宇轩昂地牵着心爱的骏马，进入到彩虹圈里绕场一周，骑手中有两个20来岁的姑娘，尤其引人注目，观众们顿时发出“呜——呼，呜——呼”的欢呼声和掌声，对骑手们表示欢迎和致敬。今天的比赛，分比速度，比步法，比马上抢旗和马上拾银元等项目。当裁判员红旗一挥，英勇的骑手立即抖动丝缰，扬鞭催马飞奔，只见匹匹骏马四蹄如飞，风驰电掣般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整个广场的观众沸腾起来了，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眼看着一匹黄骠马跑到前面去了，转眼间另一匹枣红马又追赶上来；有时两匹快马并排急驰，不分先后，只见八只银蹄像八只银蝶在草原的花丛中飞舞，使人眼花撩乱，目不暇接。千万观众情不禁地一起振臂欢呼，摇旗呐喊，为勇敢的骑手鼓劲加油。当骏马快如流星，骑手在马背上蹬里藏身，或者从马头旁前扑俯身拾取红旗和银元的时候，疾风骤雨般的马蹄声和观众的欢呼声震得天摇地动，仿佛那皑皑的雪山和莽莽的森林也在为英雄的藏族儿女喝彩。那飞驰的骏马好似也深知各族人民的情意，跑得更欢了、跑得更快了，真好像传说中的天马下了云端，飞到人



海花潮中来了。那英勇的骑手,不辜负乡亲们的殷切期望,使出了绝技,好比展翅的雄鹰,在马背上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飞翔,赛过那传说中跨骑天马的英雄。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绕场飞奔的骏马和马背上勇敢的骑手,只觉得周围的人海花潮忽而向马头扑来,忽而又涌到马尾后面,似乎不是马匹在绕场飞驰,而是那四周环形的七彩长虹在旋转;又好像辽阔的草原上有一个无比大的花环,那马匹沿着花环不停跑动,就像儿时看过的走马灯一样好看。这时的我,仿佛重又置身在小中甸变幻无穷的杜鹃花海花潮之中,所不同的只是那是在汽车上,这是在看台上;那是自然界的花海花潮,这是生活中的花海花潮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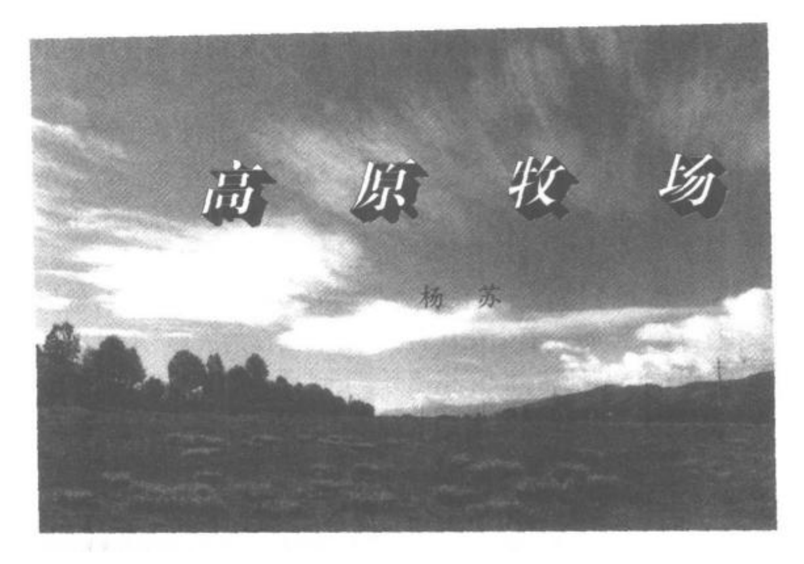
赛马结束以后,我们朝五凤山坡走去,看到鲜花丛中,白桦树下搭着一排排帐篷,许多人家就在这些帐篷里野餐。据说有的还在这里过夜,要尽兴地游玩几天。有的帐篷上插着野花,地上铺着栽绒地毯,录音机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家家的帐篷里都摆着米糕、馒头、馍馍、油饼、核桃、瓜子和美味的酥油茶、青稞酒。按照传统风习,邀请亲朋和家人团坐在一起,共尝茶点,互敬美酒,祝贺吉祥如意,农牧丰收。当我们经过每家的帐篷门前时,年长的家主立即起来,躬身施礼,请我们到帐篷里做客,用金边马蹄碗斟上酥油茶和青稞酒,捧到我们面前,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说:“这几年草原兴旺啦,客人到了我的帐篷不喝醉不算朋友,不吃饱不算乡亲。我带来的茶酒够客人喝三天三夜哩!”这时年轻的妇女和姑娘们也红着脸,格格地笑着,把糕点和糖果塞到我们手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仁增同志就替我们解围说:“主人的热情使客人不喝酒也早已醉了,主人巧手做的食品,使客人看一眼也早就饱了!。有时仁增

同志这样婉言推谢,好客的主人仍然不依,我们只好每人喝一口酒,祝贺主人全家幸福吉祥,才得脱身。这里的每一个帐篷,可以说都是迪庆藏族人民生活的一面橱窗,从中可以看出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看到主人的眼底眉梢荡漾着春色,堆满了笑意。只有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才会笑得这样舒心,才会这样眉飞色舞。

三到迪庆高原,使我爱上了那里的巍巍雪山,爱上了那里的茫茫草原,爱上了那里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尤其是这第三次,我看到迪庆高原的春色浓如酒,那春色不仅荡漾在杜鹃花的花海花潮中,那春色还飞到了每个人的眼底眉梢,荡漾在各族人民的心中,习习春风已吹开了每个人的朵朵心花。你去那草原上的赛马场看看吧,你去那插着野花的帐篷里做一次客吧,即使不喝那好客的主人的青稞酒,你也一定会醉倒的。

198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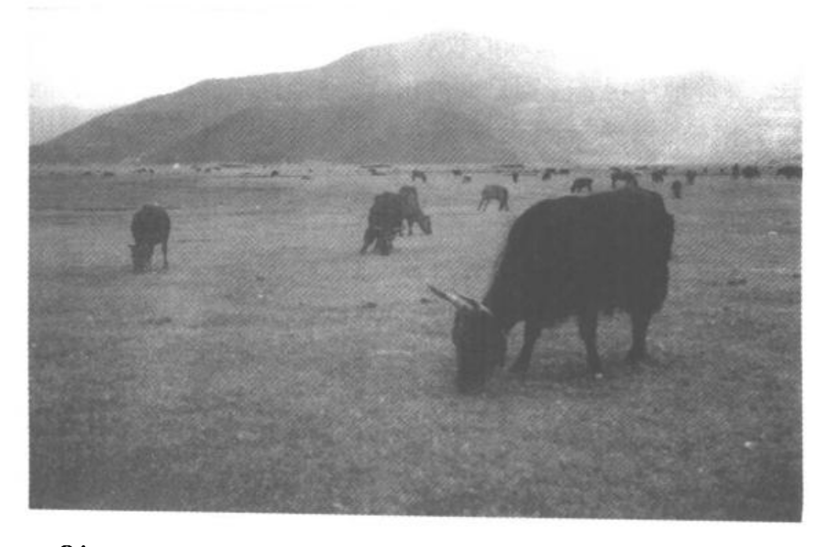
阳光透过乳白的云层，洒遍了中甸高原上的丘岗、牧场、河流、田地，一切都显得柔和明亮。

丘岗上长满了碧绿的牧草，林卡里的树丛，好似绿色的卫士，静静地注视着丘岗后面的山峰，逶迤连绵的峰峦上，长满了云南松、雪松、冷杉，像无边无际的碧蓝色的海洋，顺着山势，向下汹涌奔流。冬季里闪着银光的哈巴雪山和白芒雪山现在都仿佛披上了淡蓝色的青纱，在蓝澄澄的天际若隐若现，一团白得发亮的云，缓缓地掠过蓝天，把蔚蓝的苍穹和淡蓝的山峰，映衬得象涂了一层蓝色的彩釉。丘岗下的青稞地里，那熟透了的闪烁着熔金般的光泽的青稞，沉甸甸的麦穗低垂着，在微风里发出绸缎般的窣窣声音，叶梢已经开始变黄的冬麦，开着洁白花朵的洋芋，摇曳着碧绿叶片的蔓菁，分布在青青的牧场边沿。弯弯曲曲的赤卡河，穿过牧场向远处流去。可是，在这



美景面前，与我们同行的央金拉姆却说：纳帕海牧场比中甸坝子的牧场更广阔，更美丽。

纳帕海是群山环抱中的一个大牧场，从北面的山麓一直向南延伸到另一个山谷里，一片苍茫，好似没有尽头，嫩黄、菌绿的牧草，在阳光下不断变幻着颜色，牧场里有好几个小湖泊，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清澈晶宝得好似一块块蓝玉。金黄、淡紫、深蓝的各种野花。在这些小湖泊的周围迎风怒放，就像是围着这蓝玉的一个个花环。在湖泊里觅食的大雁，不时扇动翅膀，嘎——咕地叫着，互相招呼，飞到另一个湖泊里，伸长脖颈喝着清水。牧场里的绵羊群和天上的白云，相映成趣，谁也分不清哪是地上的绵羊，哪是天上的白云。毛色像黑金绒一样发亮的牦牛，这里一群，那里一群，好似开放在这草原上的一簇簇黑牡丹，它们脖颈上系着铃铛和木铎，发出阵阵或清脆或钝哑的响声，打破了牧场的寂静。牧场正中，开着一片红色的





野花，仿佛紫云英的花朵，像从天空落下的一片彩霞。纳帕海牧场附近的藏族居民，已把割下的青草，放好在草架上，被太阳晒成墨绿色，和牧场周围矮矮的野柳混在一起使你很难辨清野柳和牧草丰收的草架。

望着纳帕海牧场景色，心里不禁涌起豪迈的感情，祖国最边远的一个角落，竟会这样壮丽。忽而，央金拉姆说：而今藏族人民的生活，却比纳帕海牧场更使人向往，更使人感到幸福。那一排排草架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她说：过去吃大锅饭，牧民根本没有心肠安置草架，贮藏牛羊过冬的草。在贯彻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各家就早早动手做好草架了，这样高的生产积极性，只有 1995 年土改后才出改后才出现过。现在的生产条件却比那时好多了。她扳着指头数说：诺鲁家过去放十一头牦牛，一天挤奶二斤七两，现在放七头牛，一天却挤奶二斤八两。群觉家放三十头牦牛、八十只羊，已存款一万多元，这不仅是他一家，是好多家。只要看看那一幢幢新盖的进深很长的藏族牧民的新房子，你就不会怀疑她这说法了。

青稞地里，几个像央金拉姆一样戴着鲜红头巾的藏族妇女，忙碌了一会儿后，直起身子，竟唱起歌来了，她们那清亮的歌声，在纳帕海牧场上空飞扬，央金拉姆听得入神了，停住脚步，嘴角边露出甜甜的笑。歌声像一缕缕青丝，袅袅不绝，在牧场上空回荡。央金拉姆翻译她们唱的内容道："戴着高高的狐尾帽的小伙子，你骑着骏马急急奔驰到哪里？我要去草原那边的牧场里，叫醒正在酣睡的歌手。歌手不是喝酒酣醉不起，是中南海的春风吹到草原使他心醉……"

原来我想象中的高原牧场，空旷、寂寥、寒冷、荒凉，目前呈现于眼前的却是这么绚丽多姿、富饶美丽！春秋交替，寒来

暑往，这本是大自然的正常运行。但是，如果人们不去接触它，亲近它，了解它，认识它，用主观臆测去代替它真实面貌，就很难看到它美啊！我一路往前走，一路在这么想。





高原多灵湖。

遥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崇山峻岭中，便有一个神秘美丽的碧塔湖。有名不过长白山和新疆的天池，可它们的海拔不过两千米；而碧塔湖竟高踞在三千五百米之上，称得上是真正的“天池”。那里是自然保护区，故意未筑车路，仍拦不住国内外游人、墨客、画师……纷至沓来，寻觅灵感到陶醉。

六七两月是高原的黄金时节，我也慕名前去。州上派了一部吉普，送我们至二十四公里外的峡谷口，年轻的藏族驾驶员把车停在隐蔽的草坪上，随同上山。铺满腐叶的羊肠小路，总在一条从高处流下来的雪水河边时左时右地扭曲摆动。灌木林拥恋着株株高松，遮严天光。“咕咕”，“嘎嘎”，“噜噜”，鸟儿合奏着无名的山野曲。藏家伙子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你借雪水河的浪花递来秋波，



你借雪水河的声音送来情歌；

我亲爱的姑娘呵你躲在哪里?

快快出来哟暖暖我冰凉的心窝……

“好呵,莫非你瞒着我们约了个姑娘在山上?”

“漂亮着哩,等会瞧她的俊样儿吧……”

一小时的蒙头路并不觉得闷长。雪水河倏尔消失,山一下子往两边退去,似洞开了一道巨门,一大片蝶翅形的草原扑眉而至。它静静地躺在青山设就的翡翠摇篮里,似乎还未苏醒。我还没有见过这么爱煞人的草原:嫩青青的,鲜润润的,酥茸茸的,有如铺着绿色的驼绒毯子,真想扑在上面打滚儿。走在上面,那样轻柔松软,像踩着海棉垫儿,一脚凹下去两寸多,真够舒适。更美的是靠山根边那片茫茫的花甸子,鲜朵艳蕾,密密麻麻,有北芨、鸡肉参、报春……俯首逆光侧视,自然形成四台,色层分明;最上尺把高处为灼目的玫瑰红,中间金黄灿亮,其下粉白,底盘草绿,仿佛是巧工着意安排。看得眼花心痒,一头倒下去嗅呀吻呀,几疑跌进了彩虹圈里。拍过几张彩照,愈往里去,草便愈深。解冻的土层里,细流淙淙,一步一汪水,冰凉凉,刚没过脚面,把一双胶鞋擦得雪也似白,渐渐尝出点“过草地”的味儿来。

“麂子!”同伴指着花甸对面的山根。

呵,果然有个黄爽爽的机灵鬼,刚从繁密的杉幕后探出影儿,看似要来这铺锦绣朵的舞台上露一手。瞧它怡然自得,活蹦欢跃,颇像个小小舞蹈家,表演得多么和谐舒展,使我面前很美的自然静画一下子变活了。藏家伙子的猎瘾被惹起:“好一顿美餐!”忙不迭拉了两个伴包抄过去。独麂舞变成了一幅围猎图。机灵儿抬头看看,很不情愿地踅转身去,若即若离,忽



而连蹦几个箭步，窜进了墨绿的杉林。自然的艺术交融被破坏了，真有点遗憾。

草甸的末端，路又会合在一条山箐边，由此又得爬山，追鹿的伙伴早已捷足在那儿候着。

“鹿子肉烤熟了吧？能干的猎人！”

“早生蚕了！唉 只差一根……其实我是过干瘾，这儿是自然保护区，它那样抛头露面，要挨贪心人枪子，我把它赶进森林，不就保护起来了？”

说笑一番，拾根棍拄着上山。天空阴云聚合，说变就变，马上飘起淅沥沥的细雨。密林里寒气侵人，我们罩在烟雨中，却爬得汗涔涔。胸塞气闷，想必是高山反应。停停走走，翻上丫口，林隙间远远地透出一线蓝晕，梦幻似的闪动。迂回下坡，一步一个景观，迤逦布着几个林间草甸，或如铺地毯的玲珑客厅，或如硕大整洁的床铺。出到开阔地的边缘，那一线蓝晕顷刻明晰、膨胀，愈来愈大，甚至见到粼粼的水波儿。藏家伙子又亮开嗓子唱起来：

穿着你绿缎子裁成的裙裳，
戴着你红宝石串的项链；
我那梦中的姑娘呵露出了脸宠，
甜甜的笑影点燃我心灵的火塘……

“嘿呀，看碧塔湖！”他唱的那位钟情的“姑娘”原来就是它。从高处看，果然绝美：瓜子脸似的湖体，晶明滑亮，脂丰玉洁；环湖山长满油画的塔形云杉、冷杉，披满轻纱般的松萝，酷似华贵的藏裙；俯向湖面的一溜儿残红的杜鹃林，活像一环珠链；湖心那圆圆的翡翠岛，使是她额头上的美女痣了。

湖长三公里，宽约七百米，有十来条涓涓山溪流入湖中，



使得它常年葆洁,纤尘不染。溪水入口处,一群赤臂裸腿的年轻男女,呐喊笑叫,正追逐那爱抢水头而游上溪来的湖鱼儿。湖边众多轩昂冲霄的高山栎、高山松和坚硬的赤桦,勾搭成幽深的林幕,小路隐在其间。树下扯着几顶白帐篷,住着一群年轻作者,是早些日子来这儿体验生活的,另一处烧着一塘火,一大铜锅茶水正滚涨,却没人。我们就火午餐、吃饱喝足,又向深处走。沿路枝柯交缠,像张挂着巨网,或像密密的格子窗,湖虽然近在咫尺,却似雾里观花,若隐若现,更添神秘。透过网眼下视,杜鹃花的残瓣儿漂浮在湖面上,斑斑点点,不时打着旋儿,似有鱼儿在逗弄它们。

"杜鹃醉鱼!"藏家伙子眉飞色舞,指手划脚:"这可是碧塔湖的奇观哪,你们不知道,这儿杜鹃花多,什么串絮杜鹃、樱草杜鹃、红棕杜鹃……,湖里的特产,裸鲤鱼群又特别贪吃杜鹃花瓣,可那花里含有一种什么醇类物质,对鱼有毒性,吃多了,鱼就变得醉醺醺的,一条条翻着白肚皮漂在水上,现成活捞





……”

真新鲜！我下细端详，似闻鱼儿唼喋声，却怎么也看不到醉鱼漂水，大约时节晚了些吧。

“三四月来就好了，还会瞧到第二个奇观——憨熊捞鱼。”藏家伙子又挺神秘地讲起：“这一带野兽不少，有黑熊、棕熊、云豹、金猫、猞猁……冬天积雪，熊躲在山洞里过冬，到春天饿极了每天一大早下来寻食，一见湖里漂着肥美的醉鱼，马上泅下去，劈哩叭啦乱捞一气，吃得津津有味。等它水淋淋爬上岸，也醉得东倒西歪，猎人正好下手……”

鱼窥伺花，熊窥伺鱼，而猎人又窥伺熊——这不又是一则“螳郎捕蝉”式的寓言？大自然的设置实在奇妙！

“就在这儿，有个猎熊汉子一枪打偏，被惹怒的黑熊扑住，人和熊滚打在一起，汉子拿头死顶住熊下巴，熊的长嘴咬不着人，就拿掌爪乱撕乱抓他脊背，幸好同伴闻声赶到，一刀捅进熊心……”

“那汉子没有出事吧？”

“出事我还能在这儿陪你们？”

“哟，你就是那猎人呀？”

“猎人的儿子。那时，猎人称得上英雄，打了八头熊，可我而今是自然保护者，他的对头……”

这伙子颇有情趣，豪爽之情溢于言表。

“呼！”对岸浓林里传来一声枪响，他不禁诅咒起来：“哪个死贼又在偷猎，要撞在我手里，不扭送法庭才怪！”

钻行两公里，有个大箐，冲积草甸上又有数股山溪汇入湖去。我们在近处看到一只古船，据说是明代丽江“木天王”在此演练水军时弃沉湖中，不久前拍电视片时发现，才捞上岸来，



还未完全朽烂,如今也成了碧塔湖的又一“奇观”。明朝廷曾把木氏倚之为屏藩,木氏也一心仰靠中央王朝,竭诚维护统一,称雄一隅,又征卒拔将,四向扩展,兵锋远达今巴塘、里塘,使吐蕃势力圈大大后缩。想必这里曾是当时的战场,我的思路忽儿跳到怀古的纷绪中。不巧,又落雨了。小雨渐渐猛恶,顿时倾盆大作。躲在灌木下,雨衣上依旧雨流如注。看湖面,烟雨茫茫不见山,更显得宽阔无涯。急骤的雨点如繁乱的银箭直落水面,风嘶浪腾,“嗡嗡嗡”,“哗哗哗”,似金鼓齐擂,震耳欲聋,就像千军万马在那里奔突啸闯。那肃杀激壮的情景,简直就是排山倒海,令人联想起一场真的古代战争。

雨稍住,一群学摄影的年轻男女唱着歌儿下山来。藏家伙子玩笑道:“原来是你们几个叫雨魂,怪不得雨这么大!”

“你们咋不去叫,也让我们淋淋呀!”藏家姑娘嘴不饶人。

登上山顶,天渐放晴。伫足鸟瞰,方圆数十里被雨洗得滴青流翠。那屏立的山峰像几片硕大的菜叶,碧塔湖酷似一只弓腰玉兔,卧伏其间,贪婪啃嚼。同伴抓拍了几张彩照,大家胸襟一开,耐不住高声呼喊、歌唱。早先读过一则报道,到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湖泊,高声喧哗会招致云雨,说得挺“神”,不大信,不料这时却全应了实:一支歌未唱完,天空已云奔雾涌,那雨脚犹如一缕缕漫长的轻纱,从远处垂直地推移过来,瞬间半遮着山,半蒙着湖,雨跟着飘飘洒洒泼下来。呵,好个烟雨碧塔湖,几处淡,几处浓,山色空蒙,湖光朦胧,多美的一幅国画,丹青也会为之倾倒!据说这种“叫雨”现象并不“神”,有其科学道理:声浪与高空气流交渗“共振”,使云层波动聚合,雨便必下无疑。有这烟雨也好,我们都成画中人了。

久雨不停,不得不躲到一丛黄栗树下。栗叶相覆甚密,滴



雨不漏，顶得个大帐篷。虽是暑天，一雨便冷得打哆嗦，于是又拣些干枝燃起一塘火，权且领略那“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韵味儿。烤了个够，不觉已是下午三时半，不能滞留，只好冒雨下山。剩着一堆烈炭，会引发山火，大家七手八脚盖土压石，不敢露一点火星子。藏家伙子一边朝着埋火的土堆冲小便，不无诙谐地道：“劳驾大家也把小便留下浇火，免得烧了保护区，游人变罪人！”

我听着他的指挥，心里默默赞叹：好一颗赤诚的爱心呀！也许就因为有了众多这样美丽的爱心，这碧塔湖，这大自然，才得以长葆如此魅人的青春芳容的吧？





绵延千里的滇藏公路，像一条其长无比的银龙，从砚江鲁南飞越金沙江，朝迪庆高原腾跃而去。我搭乘由外地返回高原林区的便车，经江峡新镇下桥头，至秀如绿色绒毯的中甸草原，又岔入东南密林大道，当车从群峦钻出，眼前已是盆地平川。哈巴雪山高耸南端，如摩天银嶂；北侧云山黛翠，似与雪峰斗彩；盆底绿树碧水，谷黄烟青，别具妖娆。目的地到了：这里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三坝白地，风光特异的泉华奇观白水台，就坐落其间。

据《东巴经》说，古代有个叫劳丁般独的智者，住在白地鸡鸣山下，创造了纳西象形文字；又传，唐宋年间用象形文写成经书传世的东巴始祖丁巴什罗，也在白地修行授徒。此故，白地夙被奉为东巴圣地，高明经师相继迭出，朝觐之客历代不衰。明年丽江木“天王”曾亲来拜谒，在丁巴什罗故址留过一首

摩崖诗。这是一份纳西文化珍品，早想一探实貌。来到吴树湾，乡亲们告诉我，诗崖就在白水台后，观景赏诗，恰好两全其美。

山村北行，渐近云山麓，骤间眼前大亮，银光扑眉。呵，好一堵银阶玉壁，迎而矗起，约莫长一百五十米，高一百二十米，雄姿磅礴，气派壮观；经日光侧射，复受翡翠般的云山烘托，流光灼焰，晶丽冋明！这就是白水台。迎风遥瞩，它时而晃悠如雪浆瀑布，时而朦胧如白绢巨帘，时而清晰如登天玉梯。近前去，那崖台石阶，层层叠叠，莹润如玉，细腻如脂，微尘不杂，玲珑悦目。其间不乏奇形异状的塑像，或如树木，或如人影，或如兽蹲。台面有美丽的天然波纹，有的圈中套圈，有的辐条四射，有的像蚕丝连绵，有的像冰棱雪齿。泉水从台顶平缓而又均衡地轻滑而下，似有若无，同波纹吻合一体，与白台融成一色，仿佛流的不是水，而是洁白柔酥的乳液，好看极了；听那水声，细如轻风抚琴，宛似一首抒情曲。偶抬头，匹练悬空，恰是李白诗的意境："疑是银河落九天！"

水台右翼，有座高约二十米的泉华陪衬，俨然一道白乳的瀑布，又似一把巨大的白玉梳。泉华下部突起一方泉台，呈月牙状，广约半亩，清波粼粼。波间立有一尊天然雕塑，玉骨冰肌，霓裳羽衣，恍若瑶台仙子。小瀑悬垂其旁，就像帔巾舞袖，更使她窈窕生姿。虽是天工造设，竟这般活脱如生，实为奇中出奇。

照老人们讲，她还真是一位下凡神女哩！相传，天上的王母携着小玉皇巡行，来到这锦山绣水间，拔下金簪，在悬崖上划出可踩可卧的层台，坐下歇息。小玉皇饿了，抓着奶罐就吮，可又贪看景致，失手罐翻，白净的奶浆便汩汩倾出，化为乳泉

淌个不止，把一堵高崖淋润浸白。回到天宫，玉皇因惋惜落崖的天奶，命酿奶女神前前去收回。神女见世间山川俊秀，百姓勤俭，日子却仍艰辛，不忍收奶，反而教人们照泉台模样开田播谷。玉皇盛怒，把她指化为石，永贬下界。她死了，可奶永远流着、流着……呵，白水台，流的可真是奶汁呀！

神话终归神话，不是科学；那么，这玉台奇观究竟怎样形成的呢？当我平步“神女”头顶，宿谜始解。这里泉台相接，玉埂相联，成陇成丘，鳞次栉比：大小若天井，若床桌，若盘碟；形状或呈长方，或呈三角，或呈半圆和卵圆。丘塘里一片雪白，覆水清澄若镜。伸手往水里掏摸，竟抓出一把晶莹闪耀的珍珠玉粒来。细加辨认，是碳 酸钙沉淀体，尚未凝固成块。原来，这里的地下水里溶有较浓的碳酸钙，流出后，因温度和压力骤变，溶解度降低，便离析而沉淀下来。日积月累，愈积愈厚，百岁千秋，便铸成玉山银屏，就像石灰岩溶洞中水滴而成的钟乳石。那华丽的台座，如飞的“瀑布”，活现的“神女”，莫不由这看不见的溶泉妙工塑成。

白水台顶，周圆的一华里，绿松如盖，翠柏如塔，围着一汪由十多个泉塘串组而成的“天池”。大大小小的礁屿，星星点点地散缀当中，有的伸出水面，布满花草，有的隐于水中，却历历可睹。青苔绿荇，如飘带游丝，在水里自在飘摆。山鸟啁啾鸣喧，四岸秋花如燃，更有许多山茶树和杜鹃林，要是在春天，不知该多美呀！凭台眺望，三坝新容尽收眼中，宇阔天空，爽风徐来，真乃快哉！

源头就在不远处：一株巨伞似的柳树下，有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小潭，泉水由此喷涌而出，分股溢下平台，如蛛网交织。细碎水花，滚珠堆玉，铺坡盖崖，恰如从飞机上俯望时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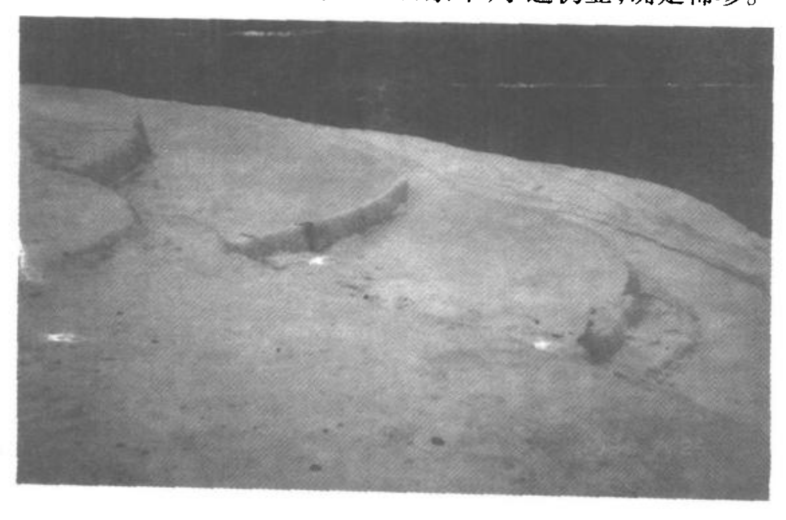


的茫茫云波，蔚为大观。

从源头北行百步，灌丛花簇中卧着一颗巨石，这就是久负盛名的“木天王”摩岩处。在卧石光滑的背面，方框里镌刻着九行字，是一首七律：

五百年前一行僧，
曾居佛地守弘能。
云波雪浪三千陇，
玉埂银丘数万塍。
曲曲泉流尘不染，
层层琼涌水常凝。
长江永作心田主，
羡此高人了上乘。
落款：“嘉靖甲寅长江主人题释哩达禅定处。”

“长江主人”即明代丽江木氏九世“天王”木高，嘉靖甲寅即公元1554年。摩崖距今已四百余年，字迹仍显，确是稀珍。





“释哩达”即丁巴什罗，按“五百年前”推算，该是宋仁宗时人，那时便有东巴经传世，足见东巴文化的悠久。在东巴祖师著修处默伫片时，联想起多达一千余种、上千万字的东巴经典——包罗了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天文、气象、医学、军事、生物、农牧、民俗、绘画、音乐、舞蹈等繁浩内容的象形文巨著，一种对祖先们创造性劳动的崇仰之情油然而生。呵，这瑰宝不也像白水台那样，是由中华民族的奶泉一滴滴沉淀结晶而臻于光彩夺目的吗？这泓文化的奶泉，哺过父老，哺过我这辈人，如今更流誉于美、英、法、德、日诸国学者中，如此源远流长，岂能不感自荣呀！

流连多时，折头步下泉台，适遇两个小伙子，殷切相邀：“农历‘二月八’再来吧，如今日子过得称心，传统节日也恢复了，那时四方八面的纳西、藏、彝各族男女老少都要来白水台聚会，赏泉，看花，野炊，赛马，对歌。上一次，还有北京来的客人，照相、画画……真够热闹哩！”从那绘声绘色的语调，怡然无忧的神态，使我又触摸到另一股看不见的奶泉，它正悄悄地流进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流进人们的心坎。——毋庸说，那自然是新时代带给边疆同胞的富裕之泉。

呵，流银泻乳的白水台，愿股股奶泉把你和你的主人们哺得更美、更添丰采！



徜徉于名湖佳洞，赏领那山亭园林，固然颇得益趣；但看多了也不免腻味。于是许多人将目光聚焦于探险，将之奉作有人生意义的高层次旅游。我对迪庆高原雪山林海那块秘土也想寻机一试。

忘不了十余年前那个春光明媚的时节，我终于成行。

一入滇西北海拔 3000 米的中 甸县境，远近高低的雪山群，便从不同的方位投来笑靥。我倾心的是云岭腹地的梅里雪山。据说那山顶有个仙人洞，沿途景致居诸山之冠。县城即迪庆州首府，由此往北，半日车程而经翁水，稍歇，再翻一架雪山，不久便到了金沙江上游支流东旺河边。云裹玉缠的梅里雪山，乍如雍容华贵的仙子姗姗来迎。说是“仙子”，近前去却是海拔 4500 米的巍巍峭峰，便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我在那儿生活了三个月。



一天，几个有心人邀约攀登梅里雪山，我自然首当其冲。

同行的七条汉子，莫不摩拳擦掌。当地藏胞茨里当向导，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猎人兼牧人。有他带路，我那悬着的心也就落到了实处。

在藏家土楼美美地睡一夜觉，黎明即起，饱餐一顿酥油茶点，便轻装登程。

雪山上的路，似有若无，它是猎人用脚踩出来的。山脚草深没膝、灌枝拦腰。听说这里的山蚂蟥、筷子蛇无孔不入，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民幸茨里早为我们抹了麝香酒，未遭叮咬。沿山脊步步而高，探进一大片稀疏的矮松林，松林背后是险箐。针、阔混交林密布其间，交柯串藤，黑压压好吓人。这时，只觉得茨里就是救星，紧随他的脚跟。在这九宫八卦阵里兜转，走偏半步便一失脚成千古恨。走在末尾的李君东张西望，慢了几步，一转眼迷失掉队，便乱冲乱钻，愈闯愈远，急得大声惊叫。我和茨里高声呼喊，奈何枝密如雾，闻其声而难见其形，好



半天找到他时，早已虚汗淋漓，一脸煞白。潜至箐腹，是深数十米的断沟，茨里早年所搭两根碗口粗栗木架的天桥，已生青苔。他过如履平地，我们却一步一晃像走钢丝，只好拿保险绳系腰，让茨里一一牵引而过。回望这魔鬼峡谷，犹自惊魂未定哩！

暂得宽懈。宁静攀行半小时许，又一道断崖巨壑陡然而至。路断在右侧崖巅，却又接在左侧叫“顶胸岩”的峭壁上。上截挺凸如胸，茨里早錾下了十多个仅可踩脚的小台阶。旁置一根独木台梯，其下则百丈深渊。踏台梯而上，如不慎失足，必粉身碎骨，所以又名“舍命崖”。众皆犯难：这可不仅考验胆略和意志，也考验着攀登技艺呵！茨里先为我们示范，猴儿般攀援而上，蹲在崖头接应，说笑话为我们壮胆。于是有人跟了上去。我按住心跳，鼓足勇气，如壁虎般贴上崖面，左脚踩石台，右脚蹬木梯，眼睛紧盯面前每一处可以抓稳的石孔和崖缝，一步一把汗，终于跨上平台，心里说不出有多惬意！同行的老张有心脏病，怎么也不敢上，说就在下边等我们回来。茨里说：“上面就是天下第一杜鹃园，再说回来不走这条路啦……”我也把照相机一举：“到仙人洞留个影，可是千载难逢哟！”张君心动了，狠劲把烟头一甩，抹抹袖子就攀了上来。大家冲着他笑闹，他一本正经地道：“人，尤其是男人，总得有一点精神嘛。”

果如茨里所言，往上便是雪山花世界。花，清一色的杜鹃花，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真想不到雪国怀抱竟有此等奇观。左侧缓坡上是一大片大杜鹃，株高达四五米，干粗如桶，冠似伞盖。树树坠满山茶似的猩红大花，艳如血，灼如火，或勾连成串，或攒拥成簇，串串簇簇汇织成无边的锦篷霞被，红浪翻滚



流彩闪烁，好个清凉芳香的火焰山，遮去了半爿天！穿林折左再上一台，则又山石流泉，乱红夹翠，别有境界。被风化而分割成或尖或秃种种形态的灰白色礁崖、巨石，雪刚化尽，洁净如洗，妙如人工园林的假山；凹处积为众多玲珑的冰碛湖，或如圆井，或如月牙，或如菱镜；石间细泉流转，明来暗去，叮咚有声；玉塔形的雪杉和柏树，鲜翠欲滴；最令人陶醉的仍是那高低错落的杜鹃花树，这里不仅有高挑醒目的大杜鹃花，更多的是纷如碎锦的小杜鹃花。花色有纯白、银粉、水红、血红、乳黄、桔黄、斑紫、杂彩。花形或如吊钟，或如碗碟，或如喇叭，有单瓣如金箔，亦有重瓣秀如彩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置身其中，如初入仙阆，乍忘本性，只会“呵呵”地惊叹！杜鹃是世界名花。据说全世界约有900种，我国占500多种，而云南高原就荟萃了260种之多。植物学家推断：云岭古陆是世界杜鹃花摇篮，由此向东北扩展至朝鲜、日本、西伯利亚、阿留申群岛，而分延于欧洲和北美；向西南延伸而至锡金、缅甸、马来西亚。清时曾有英、法、美、德、日、瑞典等国人士入滇探杜鹃花资源。英国爱丁堡和邱园皇家植物园中有百多种宣耀于世的名贵杜鹃，就是英人傅礼士等从滇西北移植的。茨里说，这儿的杜鹃也有50多种，因雪山阻隔，未被洋客发现，国人也极少到此。哦，还是一方神秘处女园，我们七人竟成了发现“新杜鹃”的哥伦布，幸哉！

流连花海，贪香恋色，吟笑唱舞，几被撩拨得颠狂失态。李君不擅诗，此刻也吟一首：“半山白雪半山花，花花有骨倚岩沙。不耐一番冰霜苦，哪来杜鹃满地霞？”虽套自古诗，且欠工整，但所言却很在理：我们此行，不经魔鬼箐、舍命岩的艰磨险炼，怎又得欣赏这绝伦的花景呢？



离雪山顶还有半程,不想走也得走。好在往上便是疏朗的雪杉林,一林亭亭,冷翠沁人。林间飘出一缕青烟,近前去,正有一堆未熄的篝火,三颗雪石围护着红殷殷的炽炭。石上摆着一砣黑红色熟肉,香气扑鼻。茨里笑咧咧拔出腰刀,切一片放入口中嚼着:"好运气,獐子肉!"说罢又切下七片让我们分尝。我担心是哪个猎人的午餐,不敢动。茨里却道:"猎人早下去了,这是留给过路人享用的。藏家人的规矩:谁在山上野餐,总要留点'救命粮'给别人。"过去打猎"见者有份,这儿却是"不见也有份"了。此刻肚儿真饿了,也就不再客气,掏出身上麦面粑粑烘烘,下獐肉吃了个爽快。呵,这岂止是一块獐肉,我分明尝到了一个民族美好心灵的香甜。

步上 4000 米海拔,茂林消失。到处是裸露的奇岩怪石,扇形的流石滩,舌状的冰川遗迹,点缀着少许顽强的细杉,间或有几朵披满绵毛的雪莲向你微笑。空气稀薄,一步一喘。脚渐渐沉重起来,离山顶不过二三百米,却半天蠕动不到那儿,真憋气。

艰苦磨砺意志。是汉子谁也不甘落伍,埋着头爬。待攀过"一夫当关"的石垭口,主峰仙人洞便欣然相迎。山峰足有 20 层楼高,仙人洞就在那壁陡的"四层楼"上。没有梯,只好以肩当梯轮流攀登去领略一番。洞好深好阔,供百多人宿食绰绰有余,真个幽秘仙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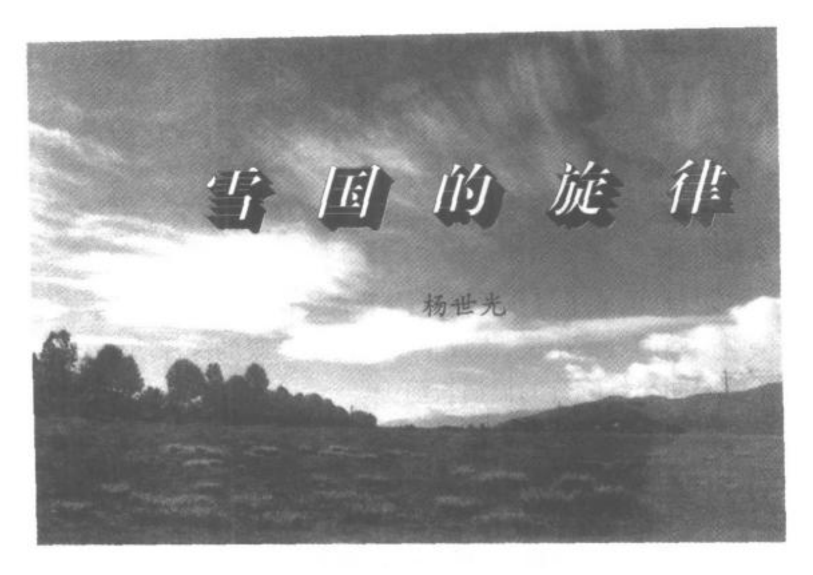
主峰顶难登,转去侧峰上过瘾。骑坐峰尖,青天似可吻。大地莽苍苍,群山如海涛。几片白云在脚下飘浮,一行黑颈鹤从身旁款款北飞。万仞雪山踩脚下,顿时生发出一种豪情快感:高峰第一人!但旋又觉得不妥,因为 我想起一则藏族童话:被一级级铺路石托上最高峰的青蛙,却对恩石不屑一顾。石头们



一气撤光，青蛙又落到最低谷。回首来程，我何曾离得开猎人开的路、茨里搭的桥、还有藏家“救命粮”？他们是伟大的铺路石，真正的第一属于他们。

1990年4月





雪山，群母亲的硕乳

有人说，从两万米的高空俯瞰，德钦的梅里雪山是白发飘洒的牧羊人，而以南的雪山群便是他的一群白绵羊。

我叹服这惊人的想象，心里却说：那一座座巍峨的雪峰不是羊呵，是高原硕大的乳房！

——水晶一样纯美，圭玉一样洁白，形貌这么丰满，内量这么博实！

狂风似刀，年年刮不瘦它。

奇旱如火，岁岁烤不瘪它。



寒瘠的冬春，它却吞雾纳雪，酝酿，酝酿，一天比一天腴润，鹅绒般颤动。

繁华的夏秋，它却喷云吐雨，倾注，倾注，让子民们敞开怀痛饮，不惜萎缩出皱褶！

酿呀，酿不尽那浃沦肌髓的乳液！泌呀，泌不竭那化生催荣的甘汁！

乳汁，流成了悬崖上撒珠泻玉的长长飞瀑，流成了草滩上唧唧歌吟的弯弯小溪，流成了青山眨动媚眼的深深明湖，流成了峡谷间怒舞醉奔的滔滔长河……

流呵，哺呵；默默地流，浓浓地哺——

哺出山山伟岸的松柏、坡坡拔地的杉林；

哺出遍野茸茸的牧草，满谷鲜鲜的百花；

哺出珍奇的雪莲、贝母、天麻、虫草……

哺出名贵的麝獐、棕熊、金丝猴、黑颈鹤……

哺出藏、傈僳、纳西……一个璀璨夺目、圆圆满满的结晶球。

哺出男人、女人、和他们繁殖的子子孙孙，包括我的祖宗和我的自身……

每当我投进这母亲的怀抱，眼界便扩及星际，心胸便博如大海，烦绪便融缩廓清，激情便炽如岩浆，思维便明析毫发，追求便愈益虔诚……

呵，母亲的硕乳，我膜拜这不朽的存在，这无私的圣体，这不息的创生之源！

愿它浸染出一个更加五彩斑斓的高原！

愿它塑造出一个更加睿知卓健的民族！

草原,魔术师的一块布

我看草原,是一块幻化莫测的魔术布:

绿了,黄了,白了、又绿了……雨、雪、风、霜在上面玩捉迷藏。

开花,结果,落叶,又开花……春、夏、秋、冬在上面赌赛杰作。

只那么一晃,变了,变出蓝艳艳的天幕,红醉醉的太阳,银烁烁 的星座;

只那么一闪,变了,变出白花花的云朵,香习习的风儿,甜津津的清泉;

变了,变出了麻将牌似的高楼,把个州城上下堆得满满;

变了, 变出了个哈达似的阳关道, 把个草原内外紧紧拉连;

变了,牦牛滩变出黑压压的浓云阵,黄灿灿的酥油饼儿垒成金垛垛;

变了,羊群变出晶亮亮的银河系,热滚滚的奶子浇着心窝淌;

变了,荒村变出了专业户,牧童变出了万元户,千家变成了电视户……

变了,热巴子弟变出了艺术家,寂寂活佛变出了学问家,赤脚娃变出了诗人、作家……

变出了醉心的美酒、醇蜜、爱情……



变出了魅人的歌声、舞姿、微笑……

多么神奇！多么绝妙！

可是，莫以为一切的本来就这么单纯美丽，色彩和声音从来就这么自然地流动、组合，在它隐去了的另一面，也曾演幻过铁与火的严峻——

贫穷，灾荒，敲榨，掠夺，叛乱……

叙着血，诉着泪，写着仇，抒着恨……

农奴怒吼，马蹄哒哒，冲锋呐喊……

由此，我窥见到草原深深的沉积层，明悟出这魔术布的多棱性。

正因为这不堪回首又可歌可泣的底面映衬，才有正面绚彩的高密度显示。隐去了的毕竟隐去，可它并不仅仅是化石，它成了石油，成了煤块，蓄着热，蕴着光，从遥远的深处烛照出来，烘托着方兴未艾的——一变！

丑的变美，恶的变善，浊的变清，暗夜变出曙光，莽荒变出文明，愚昧变出智慧，自卑变出壮心，疑滞变为果决，拘谨变为进征……

一变接一变，变变弹指一挥间！

使我咂舌，令我思索，促我寻觅——那变变由来的奥秘……

哦，看见了，看见了，就在魔术布的背后站着山一样的草原人——每一个都是无所不能的魔术师！



一个骑手的故事

万人瞩目的赛场上，凭他古铜色的脸庞，沧海一粟太不起眼；

百骑竞驰的洪流里，他却是牵流拽浪的龙！

锦旗似只对他钟情，奖章似只为他微笑，"第一"二字似是他的私产。

羡慕，惊诧，拍掌，议论。夹杂着女人眼里神秘的流光——

或说：都只为他的马好；

或说：都只为他的技高；

或说：都只为他常食鹿茸虫草；

或说：都只为他 从小在马背长大……

问他，他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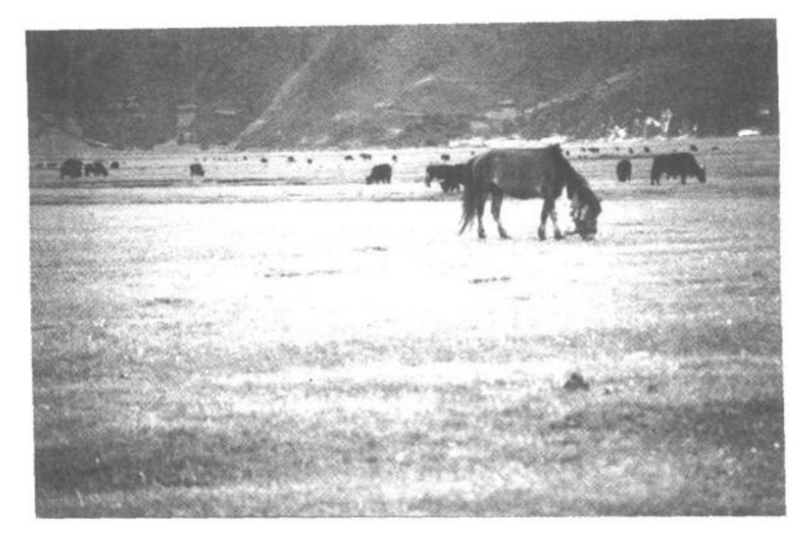
旁人却告诉我，他阿爸曾是剽悍的藏族骑兵队员，曾是飘拂草原的一杆旗，曾倾尽一个共产党员全部忠诚之血点燃了黎明之火——留给儿子的唯一家产。

承继这无价的遗产，他成了乡里年轻的书记——牛般的人民公仆。用汗之河冲刷贫穷的沟，拿心之铧耕开致富的路……

谁料那十年动乱的魔影不期而至，他竟首当其冲，被围攻，鞭挞、罚跪、隔离……继之发配到遥远遥远的牧场。

风雨，严寒，饥饿，孤独，伴一夜夜野兽的狂嗥……苦与痛，莫过于那冤屈的无止境的咬噬！





岁月，镀硬了他的意志；折磨，磨亮了他的希望。——那牧场，那牛羊，便是他的一支安魂曲，一根连心的纽带。

有那么一次，公狼叼走了一只羔，飞箭般逃窜；他跳上马，化成一团疾风，猛卷而去，把活羔夺回手中；

有那么一次，他下坝，天空黑云突聚，雹阵即将袭向牧场；他跃上马，化成一道闪电，与雹云赛跑，抢在灾害之前把牛羊赶回了牧棚……

呵，顽强地驾驶生活，驾驭命运，驾驶大自然风云！这才是骑手，真正意义上的骑手！

从一些人的小视野里消失，却又在偌大的大视野里三倍强健地新生！

问他何得如此？他又笑。

笑里，筛漏下一句孩子气的话："心里总有个阿爸。"

炽烈的爱！又岂止是爱！分明是那杆飘拂过草原的旗，那



束燎过草原的血火，引着他，推着他，向着最前列冲刺，冲刺……我似乎找到了他之成为第一骑手的最权威的一份答案。

野 牧 速 写

草原很美，像铺着五彩斑斓的驼绒地毯。

草原坦荡，像女神缀满宝石的宽阔胸脯。

花——金雀花、金莲花、格桑花、报春花、杜鹃花、绿绒蒿、鸡肉参……在这儿发疯地燃烧，喷射着红、黄、蓝、紫、白、橙诸色炽焰。

草——红三叶、白三叶、紫三叶、白脉根、猫尾草、鸡脚草、苜蓿……数不清的豆科、菊科、禾本科营养牧草，在这儿狂野地招摇，勾走牲畜的魂，也把牧人诱惑得心旌摇曳。

于是，从花的海洋溅出了激越的歌：

雪山呵，白皑皑蓝幽幽的雪山，

雪山下飘满了朵朵菌子似的帐房；

草原呵，绿茵茵平展展的草原，

是闪闪的金子和银子打成的家乡……

牧民们哼着歌，追着朝阳出牧；我则追着牧民去寻觅散文的灵感。牧群从四面八方汇拢，交织，如百泉流归花海。天苍苍，野茫茫，不用风吹草低，遍地见牛羊：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黄，一块斑，现代派的色块涂上本已染色的草滩，漂流，晃动，扩展，瞬息万变。

老牛们，超脱地蹒跚着，或躺下悠闲地反刍，也许是它的



回忆与思考,筛滤着过往岁月的风风雨雨?

母牛埋头吃，又不时顾看爱子，眼里燃烧着母爱的焦急——奈何那调皮捣蛋的犊儿不肯安静地吮奶，尽往众多的胯间挤挤撞撞,莫非要急于冲出群体的维系而自立?

最不安分的是恃强好胜的年轻公牛儿，不是寻衅抵架决雄,便是蜂涌般往那情汛初开的雌伴中寻觅知音……

牧男甩鞭脆脆响,胜似炮仗儿炸;牧女低眉行,手间垂着古老的纺锤,旋呀旋。

南边的草滩草儿青又旺哟,
我盼着你的羊群赶过来放哟;
北边的草滩草儿嫩又鲜哟,
你可让我的牛群赶过去放哟?

一个人吃糌粑没有味儿哟
合起来吃甜蜜蜜香喷喷哟;
独个儿喝茶就像喝凉水哟,
两个同喝赛过玉露神水哟……

我手上的照相机忙个不停,俘掳那百分之一秒间的意境,使之永恒,可惜摄不下那飞翔的声音。藏家牧人挺爱照相哩,一个个打扮成五彩的雉鸡,拥在我面前筑起了花的长城。汉子们把坐骑装饰得珠光宝气,飞腿立鞍,或亮出王子般雄赳赳的丰容,或摆出横戈斩敌的英姿;女儿家则羞羞答答抚弄着黑玛瑙般的发辫,非要我照得使她们的恋人看着迷。那个漂亮的卓玛更苛刻得出奇:说“卓玛”的含义就是“仙女”,要照出仙女的模样。叫我好为难,试了几次不成。她扫兴,我皱眉……

天忽儿变了,浓云聚合,风雨在即。四顾空旷无遮蔽。天



哪，成心让我淋个透?“莫乱跑，蹲着!”是卓玛的声音。随即盖给我一件塑料雨衣。

畜群骚动。牧民们冒雨奔跑，吆喝。雨帘外，蒙蒙一片，人影忽忽，畜影渺渺，似有若无，呵，好一首原野朦胧诗!

唯见卓玛的彩裙清晰，明艳，像一朵玫瑰，飘在马背上，慢慢消失在烟雨昏蒙的远处，不一会，又从远处飘回头，飘近了，飘近了……呵，这不正是活脱脱的一位仙女，从云里雾里飘飘而来?发现的瞬间，便是得意的瞬间，我快速揿下了镜头的快门。

“卓玛——仙女——我照下啦——”

她听不见，依旧在烟雨里飘忽。我多想把自己哑弱的声音放大一百倍，把这信息递送到她的耳里呀!



唱歌最好的是牧羊人，
没有歌声的人生活又算什么好光景；

我的声音高得像山顶，
很远很远也可以听清；

我的声音也低得像溪水，
流过山谷，悠悠清清；

我的歌声像驿道上的马帮，
走啊，走啊，永不停留；

我的歌深藏在我的内心，



草原藏在那白云深处……

珍贵的腰刀

在我们辽阔的草原,
有很多能干的青年,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使我渴慕、思念。
在所有的人当中,
你是个属虎的青年,
你最机智,也最勇敢,
你呵,怎不叫我思念!

你不要将我忘记,
无论你走到那里,
走到天涯海角,
走到丛山乱林,
也要把我的名字
记在你的心里,
像一柄美丽珍贵的腰刀,
跟着你,随着你!

情茶

在这热闹愉快的房间,



铺着平安吉祥的地毯[①]，
地毯上放着吉祥的红茶几，
茶几上放着金色的糌粑盒。

糌粑盒像只黄色的宝鸭子，
糌粑盒上摆着白色的碟子，
白色的小碟子像歇着的月亮，
四周的小碟像伴着月亮的星星。
碟子边上摆着白玉碗，
白玉碗像只歇着的凤凰，
玉碗上画着双龙抢珠，
碗口上还画着卐字花纹。

没有这样的花纹就不漂亮，
没有这样的碗就不能将情茶盛满，
若没有这碗情茶放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情话，也不会这么长……

①男方到女方吃茶唱茶赞时，都先赞美女方的家庭与陈设。

雪白的哈达

哈达不要太多，
只要一条雪白的就行；
爱人不要太多，
只要一个知心的就行。

①哈达：是一种丝绢，通常是白色。藏民把它当作最好的礼物。



对唱(一)

“茫茫的平原,
我跑马在草原上,
上面虽有美景,
却也有泥潭在下面;
遇到泥潭容易失足;
像你遇到爱情一样!”

“茫茫的平原,
我跑马在草原上,
平原的美景多么好啊,
爱情却和泥潭不一样;
即使你说它是杯毒酒,
我也要饮个欢畅!”

对唱(二)

“水草是牦牛的快乐,
草也为群牛长得茁壮,
若是草不长,
它就要选择另一个地方!”

牝鹿在山谷吃草,
可是草已剩下不几根了,



我将越过山隘他去，
我失去爱情，像它失去水草！”

牧人的幻想

一

他追赶着西边的太阳，
　头发已经斑白；
他牧放着数十只牛羊，
　送走了壮年时代。
热爱，
因为你变化得那么好看，那么快！
但如今我爱美丽的家乡，
家乡的变化比你更快更强。”

他迎着早晨的太阳，
头发变得分外黑亮；
他放牧着上万头合作社的牛羊，
新的生活带给他的是新的幻想。

1956年1月2日于中甸





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们一行数人，走在云南边疆迪庆高原的草原上。向导是一位年轻英俊的藏族猎人，名叫格桑顿珠。可是，一路上，格桑顿珠给我的印象却是一名歌手——一名爱唱歌的“热巴”（藏语，意即流浪歌手）假如格桑顿珠是一位好猎手，他会像鹰一样地敏锐和迅捷，会时时注意观察草原上的荒丘，搜索小河畔的灌木丛，让你与高采烈地打响猎取大雁或是黄鸭的第一枪。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一路上只是不停在唱藏族民歌，把他那动人的歌声像种子一样洒在草原上。出门不远，走过一道圆木桥，他告诉我，桥下是磨房河。话音未落，便唱了起来……

啊，磨房河，
你的流水会唱歌。
唱的甚么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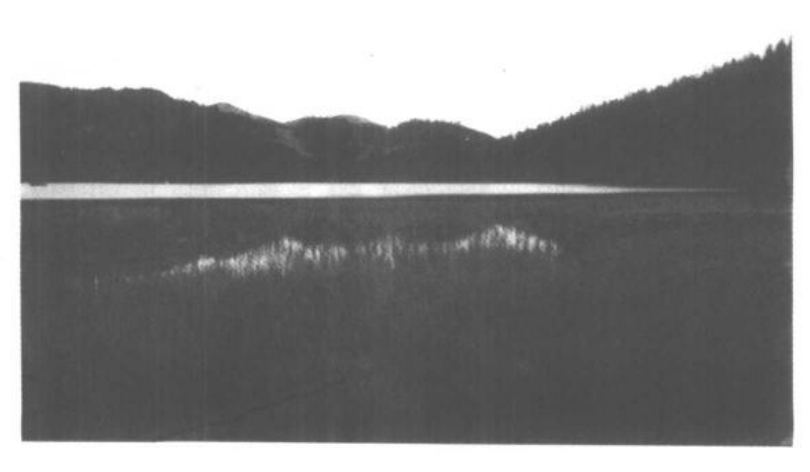
唱的春种秋收歌……

走在草原上，他顺手采了一朵金色的小花，告诉我，这叫草原迎春花。他把花儿插在胸前的扭扣眼上，便又唱了起来……

草原上早开的小花呀，
你凋落的花瓣不会是眼泪吧？
呵，如果是，请你不要难过，
你身后开放了鲜花千万朵……

说真的，格桑顿珠怎么能不唱歌呢？空气是这私清新，草原是这么辽阔，鲜花是这么繁多，再不会唱歌的人，走在这美丽的草原上，恐怕也要情不自禁地哼上几句呢。

在格桑顿珠的歌声里，不知不觉地，我们便走完了这片草原，爬到了一座雪山上。雪山上长满了高大粗壮的雪松和冷杉。进入森林，就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我正在观察着林中的





奥秘，忽然听到格桑顿珠在前面大声喊道：

“快来看，那就是碧塔海……”

我闻声赶去，几步跃到了雪山丫口上，向下一望：啊！眼前的这一片奇幻的景色，真是太迷人了。如果碧塔海周围那长满了森林的群山像是草原上的一顶王冠的话，那么碧塔海就是镶在王冠上的一颗巨大的蓝色宝石。更美丽的是，紧围着蓝色碧塔海的，第一圈是红色的朝霞——那如火如荼的杜鹃花丛林；第二圈是缘色的轻云——那雪松和冷杉组成的森林；第三圈才是一颗颗晶莹的珍珠串成的项链——那一座座肩挨着肩的积雪的山巅……

我们每个人都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从山上来到了碧塔海边。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原湖泊。它兼收并蓄，汇集了从雪山上和峡谷里流下来的无数条冰冷的溪水。可是湖中还有许多地方喷涌着四季不枯的温泉水，调节了这里的气温，使碧塔海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湖岸四周，是一片天然的杜鹃花丛。这种杜鹃花，是高大的乔木。缀满枝头的花朵，花形如盘，是许多小花拼成的。由于花朵特大，开得又多，树身大多弯曲，许多枝干都低垂于湖面。因此，近岸的湖水，都被杜鹃花映成一片火红的颜色，好像是披挂着一匹彩绸……

就在这时，远远地传来一阵仿佛是万马奔腾的呼啸。原来是起风了。雪山上的风，卷起林涛，发出巨大的喧响。不一会，大风吹到了碧塔海。顿时，湖水像是被千万只手搅碎了，碧波翻腾起来。随即，杜鹃花丛也不安地骚动着，枝干飞舞，落英缤纷，宛如下了一阵红雨……

我们就倚着杜鹃花树，站在岸边，欣赏了这一场变幻无穷

的湖上风景。此刻,碧塔海就像是万花筒一样,那湖面上忽而碧录,忽而深蓝,忽而是白浪滔滔。天空中,森林里,响彻飞禽翱翔时发出的叫声:哦哦哦,嘎嘎嘎,噜噜噜……仿佛是雪山、森林、湖泊在一同演奏一只雄壮的乐曲……

雪山上的风,来的快,去的也快。渐渐地,森林恢复了平静,只有碧塔海的波浪,还在微微漂动着,一时难以安定下来。

哗啦,哗啦,哗啦……波浪轻轻地拍打着湖岸。刚才被暴风吹落了的杜鹃花瓣,此时,都漂浮在湖边的水面上。波浪用它洁白的手掌,把火红的杜鹃花不断地推向湖岸四周,织成了一只巨大的杜鹃花环,圈在了碧塔海的颈上,又像是蓝宝石被托在花盘上一样……

格桑顿珠当然看出了我们每个人流露出来的惊异和欣喜的表情。接着他问道:

你们听这碧塔海"杜鹃醉鱼"的故事吗?

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好吧,晚上我给你们讲!"格桑顿珠神秘地笑了笑,从腰间拔出了藏刀:"现在,我们搭帐篷,准备宿营……"

我抬头一看,果然已是夕阳西下了。于是,我们一齐动手,从马驮子上把帐篷、行李和其它杂物一一卸了下来。很快就在岸边的一片草地上,架起了帐篷。自然,帐篷顶上和帐篷四周,都有天然的杜鹃花枝装扮着。高原上的暮色,说来就来。湖面上升腾着一缕缕雾气,黄鸭和大雁也渐渐游到岸边的草滩上栖息去了。我们在帐篷门口燃起一堆篝火,开始了晚炊。

"砰!砰!……"

突然,从对岸传来两声枪响,随后天空中飞起了一群群黄



鸭和大雁。它们嘎嘎嘎地惊叫着，那遮天盖地的飞禽张开的翅膀，霎时间，使暮色更加显得暗淡无光。我一看，格桑顿珠早已不在了，他不知什么时候打猎去了。飞禽又渐渐落了下来，略微安静的湖面上飘来格桑顿珠深情的歌声：

美丽的晚霞啊
请借一借你的色彩，
我要画一幅图画，
在雪山上高挂……
密密的森林啊，
请你退让一让，
我们青年伙伴要来啦，
请给我们一块跳舞的地方……

不一会儿，格桑顿珠和他的歌声一起来到了我们身边。只见他左手提着两只黄鸭，右手提着两只大雁。显然，他的枪法很好，一枪射穿了两只。他把大雁和黄鸭往篝火边一放，笑着说道：

“这顿晚餐把它们 全部报销！”

“那明早呢！”我问了一句。

“明早呀，不愁没有菜的。”格桑顿珠说，便动手拔起了黄鸭毛，“请你们吃熊肉……”

“哦？有那么容易？熊的影子都还没见到哩。”

“你们听我说嘛……”

于是，我们大伙儿一边做着晚餐，一边听格桑顿珠讲着故事：

“下午你们都看到了，这碧塔海边生长着一圈杜鹃花林。杜鹃花由于受到湖上暖空气的滋润，开放得比较早。可是碧塔



海周围的雪山，海拔一般都比碧塔海高，那皑皑积雪，又融化得较迟。这样，雪山上的冷空气，与湖上温湿的雾气，常常产生强大的冷热对流，几乎是在每天下午都会有一场暴风，从雪山向湖面上袭来。于是，就像今天下午那样，暴风吹落了许多杜鹃花瓣，飘落在湖上……"

"对啊，这是科学……"我性急地问道"可这与吃烤熊肉又有什么关系呢？"

"莫急嘛，在说熊之前，先得讲讲鱼……"

格桑顿珠这时正用一根树枝挑着肥壮的黄鸭在火上烘烤着，"这碧塔海里，鱼真多。白天，鱼儿怕黄鸭和大雁啄食，都潜游在深水里，到了晚上，当繁星落满湖面的时候，借着那明亮的星辉，鱼儿就浮到水面上找食来了……咦，你们听，那不是鱼儿吃食的声音？"

呷呷呷……呷呷呷……

格桑顿珠指了指靠近岸边的湖面，只见一条条银鲑不时跃出水面，掠起一道道稍纵即逝的白光。也许是由于我们集中了注意力，那鱼儿吃食的"呷呷呷"的声音，显得比刚才更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倾听着，只有那熊熊燃烧的篝火，爆出几颗火星，发出几声短促的炸烈声……

"这就是鱼儿在吃杜鹃花瓣的声音。这碧塔海的杜鹃花，微微有点香甜的味道，鱼儿可爱吃啦！"格桑顿珠说到这儿，映着火花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杜鹃花吃起来好吃，可是，吃了过后，特别是吃得多了，鱼就要醉的……"

"莫非杜鹃花里含有酒的成份吗？"一个爱喝酒的同伴问道。

"哪会有酒呢？只不过借用这个'醉'字罢了。"格桑顿珠说

话间,已烤好了一只黄鸭。那鸭油滴在篝火上,蹿起一条条火舌,随即让人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格桑顿珠又挑起第二只黄鸭来烤着,继续说道,"也可能是杜鹃花含有某种物质,鱼儿吃了之后,便会昏昏然地飘浮起来……明天早晨你们再亲眼看看吧,那一条条肚皮翻白的肥鱼,就夹杂在火红的杜鹃花中间,漂满了湖边,有的还被波浪打到岸上来。这就是碧塔海有名的"杜鹃醉鱼"呀!……"

我们竖起耳朵听着,谁都不愿插话。

"碧塔海摆起了'白鱼宴',谁来享受呢?我们森林中的不太蠢笨的客人——老熊,每天早晨都要来赴'白鱼宴'的。秋天,老熊饱饱地了几个月的麻粟子,把身子吃得肥肥胖胖的。冬天,大雪掩盖了一切,老熊没吃的了,就只好躲在山洞里,天天用舌头舔掌。熊掌,就是这么舔肥厚的。但是,春天一到,瘪肚子的瘦熊,就纷纷到碧塔海边来,用熊掌把发昏了的大白鱼,捞上来大吃特吃……"

"嗬,这老熊还怪懂事的……"

"可是猎人比老熊更懂事。猎人摸到了'杜鹃醉鱼'和'老熊赴白鱼宴'的规律后,就常常到这儿猎熊来啦!"格桑顿珠说到这儿,把烤好了的黄鸭放下,又挑起一只大雁来烤,"有一天黎明,碧塔海来了一个年轻的猎人。由于他赶了夜路,身体有些困倦,眼下又没有发现老熊,便在一棵高大的杜鹃花树下,躺在草地上休息。他虽然没有像鱼儿那样吃着杜鹃花瓣,但确昏昏迷迷地睡着了……"

"在这么美的地方,我也会睡着的。"

"睡着睡感他感到脸上被洒了一阵冷水,以为是天上下雨了,便睁开了眼睛,一看:阳光灿烂,天气晴朗,并没有下雨呀!



可是他向左边一瞧，哟，一头水淋淋的大黑熊，正在抖它身上的水呢！也许是这头大黑熊吃饱了鱼儿，刚从湖里上得岸来。面对这凶猛的大黑熊，怎么办呢？猎人觉得，大黑熊离他这么近，要跑，要开枪，都来不及了。于是，就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装死。因为猎人听他阿爸讲过，老熊是不咬死人的。果然。那头大黑熊抖完了水，便慢腾腾地走近了猎人，没有任何惊恐和激怒的样子。谁知大黑熊走近了猎人后，可能是嗅到了猎人脸上的汗咸味，便伸出它那血腥的长舌，在猎人的脸上贪婪地舔了起来。这一舔不打紧，猎人感到脸上痒酥酥的，便忍不住动了一下。这一下可就糟了。大黑熊发现躺在地上的人原来不是死的，便发出了震撼山林的吼声。就在紧急关头，猎人当机立断，伸开双臂，猛地把大黑熊紧紧地搂抱住了。同时，猎人为了保护头部不受伤害，又把自己的头顶住大黑熊的下颚，张口咬住大黑熊脖颈上的毛，便与大黑熊搏斗起来……”

格桑顿珠讲到这儿，由于过份紧张，大雁都烤焦了，发出一股刺鼻的糊味。但谁没有管它，我们仍聚精会神地听着这精彩的故事。

开头是猎人把大黑熊压在了地上，当猎人正要抽出右手从腰间拔出匕首刺大黑熊时，大黑熊猛然又吼了一声，熊掌抓破了猎人的脊背，随即大黑熊又翻过身来把猎人压在了地下。幸好那大黑熊的长嘴咬不到猎人，它只能用掌在猎人背上乱抓。就在猎人和大黑熊搏斗得难解难分时，另一个老猎人闻声赶来用锋利的藏刀，刺穿了大黑熊的心脏，渐渐地，大黑熊才无力动弹了……”

“哦，真是惊险！”不知是由于烤火太热，还是由于过分紧张，我的手心出了汗水，继续问道，“那年轻的猎人怎么样？还



活着吗?”

“当然活着,现在还正为你们烤大雁呢!”格桑顿珠轻松地笑。他把烤大雁放下,转过身去,反手撩起衣裳,让我们看他脊背上的一条条紫色的伤疤,“这就是那次猎熊的纪念……”

“哦,原来那猎人就是你!”我们几个人同声说道。

“是呀!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小心多了。不然,就不是我给你们讲碧塔海杜鹃醉鱼的故事了。”

在一片笑声中,我们便开始了别具风味的晚餐。那鲜美的烤黄鸭和烤大雁,使我们人人吃得赞不绝口。但是,明早肯定会吃到烤熊肉吗?我还是有些怀疑。

第二天一早,当东方泛出鱼肚白,我便被森林中的小鸟唤醒了。睁开眼一看,格桑顿珠早已经悄悄地披挂好,要打猎去了。我连忙向他比了比手势,意思是要跟他一起打猎。得到了他的同意后,我便挎上手枪,跟着他走出了帐篷。

这时,湖中心不知又从哪儿飞来了一群洁白的天鹅。那仪态高雅的天鹅,高昂着头,头上顶着红色的冠子,像是少女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红杜鹃。那昨晚受了惊的黄鸭和大雁,也在对岸的湖边觅食,戏水。也许是风往这边吹,靠我们宿营的这一边,湖边果然飘着厚厚的一层红色的杜鹃花,花间夹杂着白花花的一条条大鱼。我跟着格桑顿珠在湖畔走出不远,就见他向我挥了挥手,并朝前方指了指。我仔细一看,哟,真的,在一棵高大的杜鹃花树下,有两头大黑熊正蹲在水边,用那毛绒绒的熊掌,啪啪地打着鱼,然后又把鱼捞起来,送进了嘴里……

“这真是猎熊的了时机啊!”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欣喜和紧张。

就在这一瞬间,格桑顿珠的枪响了。



一头大黑熊应声倒在湖边。另一头大黑熊叶嗵跳进湖里闷水逃走了。看来,格桑顿珠昨晚上说的,今早上要请我们吃烤熊肉的诺言,是完全能兑现了。就在我向他跑去表示祝贺的时候,我们的猎手,又唱起歌来了:

朋友,你到了迪庆高原,

一定要去碧塔海;

那儿翻腾着碧蓝的水波,

那儿盛开着火红的杜鹃;

那儿的杜鹃能醉鱼,

那儿的黑熊在湖边……

注:1996年,迪庆州已颁布了禁猎令。

1991.7





云雀为谁歌唱

张昆华

久居城市，总觉得地球负载著那么多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覆盖着那么浑浊的空气与稀奇古怪的灯光，也许会感到越来越忧郁的沉重吧。因而常常会思念至今仍保留着本来的面目的地球的某些角落，比如滇西北迪庆高原上的碧塔海——那绿宝石一样的湖泊，把凌空的苍鹰和戏海的游鱼交织在一起飘荡；把岸边的紫杜鹃和红杉林揉成一片片彩云使朝霞黯然失色；把挤奶的藏族姑娘的情歌和猎人的目光相互撞击而燃起一团团跳舞的篝火……

这样的地方，既是地球的昨日，也是地球的今天，更是地球的明朝的希望。

当我有机会离开昆明，又重访迪庆高原，准备再去我梦中的碧塔海的时候，一位林业部门的朋友告诉我：要是与旖旎瑰丽的索洛刚河谷相比，碧塔海就显得略为逊色了。索洛刚河谷



会给你有益的启示，让你了解到人与自然应当怎样和谐友爱地相处……

是吗?我既感到疑惑,也觉得惊喜。我曾经以为没有比碧塔海更美的地方了。

于是我改变了初衷,直赴索洛刚河谷。高原的春风像一枝彩笔四处图画着。我们从小中甸乘车出发,是明媚的的五月的早晨。公路两旁开满了深红色、橘红色、淡紫色、鹅黄色、暗蓝色、雪白色相间的多姿多采的野花。草原被晨曦切割成一块块花巾,向我们飘拂而来,又随风逸去,使我们眼花撩乱,扑朔迷离。

抬头远望，天宝雪山银雪皑皑的峰巅，宛若一朵朵浮云，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又像是一群仙鹤在我们的身边翩翩翱翔。这大概是因为路转峰回,我们是在盘山而上,使得凝固不动的天宝雪山也有了情绪,激发起了优美的舞蹈感吧。

驶过狭长的虹山草原,便投入索洛刚河谷,整个身心便舒舒服服地溶化在似画非画的天然森林花园之中。我迫不急待地要求停车。在这么美好的河谷地带,如果乘车进行观光,只给大自然匆匆一瞥,那未免太过于冷酷无情了吧。我要一步一步地走着,一步一步地细看,一步一步地留下记忆。

索洛刚河谷的门坎,是一片牛舌形的冲积坡地。眼前的景像使我一半是烦忧,一半是兴奋。大自然与人的恩恩怨怨都在这坡地上用特殊的音符谱出了一首难忘的乐曲。这里早先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我的朋友便是见证人,至今仍用充满感情的话向我描述着:“是摇荡着翡翠的林海呀!”然而不幸的是，1978 年大三十晚上由于猎人的狂放而引发的一场大火，使那片生命的缘色变为死神的黑色衣裙。春节过后,冰雪覆盖



了惨不忍睹的火灾迹地。当春风揭去了冬天老人的银发，坡地敞开伤痕斑斑的躯体。我的朋友和他的林业工人们便用一只只手在这片遭难的地上种植起一棵棵生命力旺盛的小树苗。那时候，小鸟都不愿从这儿飞过。

如今，我所看到的，便是在一座座枯焦的树椿旁，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根根火烧木的空地中间，以古老森林后代的骄傲姿态，挺立着一株株青翠欲滴的云杉树，它们生机勃勃严整的更新林队伍。长势最好的小云杉树已高达三米左右，最弱小的伙伴也有半米高了。然而，比起毁灭的容易，生长是多么的艰难。从火灾发生后的十多年，时间够漫长的了吧，才孕育出这片幼小的云杉林。我的朋友说，不少林业工人抱憾地感到，过去的采伐，未免太过于残酷，特别是在金沙江即长江上游的林区里，那拉出去的一车车木材，不就是祖国母亲河流的乳汁么？再那样下去，长江变成黄河的日子已经渐渐逼近了。近几年长江下游的洪水灾害便是人类对自己的惩罚……

听着，我的心在颤抖。我踏着死亡了的树墩和腐朽了的枝干，在更新林中轻轻地抚摸着小云杉树淡黄色的芽苞和琥珀色透明的树脂球，既看到了索洛刚河谷过去的影子，也看到索洛刚河谷的新生和希望。这片坡地或许是缩影吧。我静静地站在枯烂和鲜嫩的色彩之中，站在埋葬了死亡和欣长着生命的土地上，仿佛听到了云杉树在啵叶和拔节的声音，听了马兰花的籽荚在炸裂和种子落地的声音。我俯下身去采集马兰花籽。从一首古老的藏族民歌中我知道马兰花是幸福和吉祥的象征。现在只是播种时节，但开花的日子已经不太遥远了。我站到烧焦了表皮的树干上，把马兰花籽抛洒在春风的吟唱声里，然后才向索洛刚河谷上游慢慢地走去。那里的生态还保留



着原始的本来面目。

说不清是我们举步走近了天宝雪山，还是天宝雪山飘飘然向我们迎来。也许是白云的流动,河浪的奔腾吧,使我恍惚中觉得我们与天宝雪山已经越来越亲近。听说,天宝雪山那边便是被藏民视为神佛仙境的白水台。其实那一切奇妙的景观都是由于饱含碳酸钙等矿物质的白色雪水造化而成。千万年来,雪水从天宝雪山东麓的一段台坡相连的山体漫流下去,边流边沉积，靠日之精华塑造出一级级一截截五彩斑斓的琼楼玉宇或霓裳锦缎，其间还盛开著永不凋谢的红莲黄菊白红牡丹紫玫瑰等石花……也许是由于人们从索洛刚河谷这边翻越不过天宝雪山,到达不了那片圣地,那想象和传说之中的白水台才更加具有魅力吧。真是越说越令人向往。我去过四川省西北高原上的九寨沟和黄龙寺,用那儿的风景来想象白水台,眼前便显现出重叠交映的幻影，也就能在心中描绘白水台的丰姿了。

这时,从索洛刚河对岸的草地上,传来悬挂在牦牛脖子上的铜铃的叮当声，幽静的河岸响起了牧牛的藏族姑娘高吭的歌唱:

如果我有大鹰的翅膀,

我要飞过雪山去看看金沙江……

歌声中,我的朋友指著云霞飘拂的东方说,天宝雪山的东麓,白水台下面的峡谷里就流淌著金沙江,江的东岸,便是玉龙雪山。

“这么说,天宝雪山是哈巴雪山山脉的主峰?”我仰望雪莲般开放在天际的群峰,看见一只雄鹰在碧空展开双翅,仿佛是贴在白云上的剪纸。



“是的，金沙江像一把黄铜宝剑，劈开了玉龙雪山，那一段险峻陡峭的河谷，便衔着长江源流的第一道雄关虎跳峡，前些年首漂长江的勇士，就在那儿遇难……”

哦……我知道那悲壮的行动，是为了不让外国人首漂长江而抢先上阵，勇气有余，装备和经验技术都不足，只是用生命写下一页可歌可泣的历史罢了。

如果有你和我一起放牧，我还是不愿离开索洛刚河谷……

这是河西的藏族小子唱给刚才那牧牛姑娘的。情恋的歌声你来我往，使天宝雪山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由海拔高低依次形成的覆盖著天宝雪山的森林层叠分明而又和谐统一，使你不能不赞赏自然生态的差异与均衡。此时的天宝雪山越看越像个藏族姑娘。除了地球自身的运动和宇宙间各星球的相互影响，任何伟大人物和再多的群众都不能将她作如此的梳妆打扮。那银雪辉耀的峰顶，不就是姑娘头上带着的白羊羔皮帽吗？那积雪融化后裸露出来的紫红色山崖和橘黄色石大板所构成的不就是姑娘的聪慧含羞的笑颜吗？那风化岩下流淌着的一条条青色的沙石瀑布，倒像是姑娘的一根根亮黝黝的长发辫。那雪线以下的一片墨绿色冷杉林，仿佛是姑娘上身穿着的绒布坎肩。镶嵌在冷杉林中闪动着莹莹波光的天池，犹如姑娘佩带在胸前的银质护身符。如果天池以下的冷杉和云杉混交林恰似姑娘的腰带，那么，在徐缓而下的山坡上生长著的那片淡绿色云杉林中夹杂著一株株盛开着火红花朵的大树杜鹃——当地称之为樱花——便编织成姑娘的彩裙了……

发源于天池的索洛刚河从姑娘的彩裙中荡然而出，水波



携带著落叶和泡沫，天真活泼地穿过雪山峡谷，跑到山脚下才渐渐放慢脚步，在草原上欢乐地走过。河流看上去是清清白白的。也由于水中融汇了雪山峡谷的各种矿物质，浪花在阳光下嬉戏，在河床上起舞，便随意地涂染著大大小小的石头，有的石头仿墨玉黑……正是这些石头像胭脂红，有的石头似杉叶绿，有的石头如琉璃黄，有的石头把索洛刚河纺织成草原上的弯曲的彩虹……

我不能不承认索洛刚河谷美的魅力确实胜过了碧塔海。碧塔海没有这么富态的雪山作母亲，也没有这么花俏的河流作女儿，更没有这么繁多的杜鹃和这么茂盛这么艳红的杜鹃花来披戴。就在我站立的这片小坡上，方圆不过十多米，花团锦簇的大树杜鹃就有八九米棵，每棵都高达六七米以上。我被淹没在花的红海洋之中了。当然，碧塔海的画面典雅宁静，俨然像出自一位技法娴熟的老画家手笔。而索洛刚河谷则跳动着光彩，流淌着音响，森林和花草呈垂直或分层遍布，所展示的图案就是变幻无穷、捉摸不透的万花筒，使人处于似梦非梦的景色之中。

我有些陶醉了。从山坡上的云彩和杜鹃树林里下到索洛刚河畔竟然步履艰难。无论是谁走出美景比走进总是会由依恋而缓慢。幸好从河那边的红柳树上传来了嘀溜溜——嘀溜溜的一声紧似一声的小鸟的啼鸣，好比是离别了很久很久的由熟悉而已变得陌生了的爱人的声音。我急切地循音远眺，呀！是娇小的云雀。只见她从柳梢上弹跃而起，在河面透明的薄雾中抛出几道耀眼的光线，便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

啊！春天的信使，大自然的精灵——云雀，是谁邀请你来为索洛刚河谷献歌的？是天宝雪山吗？是雪山上那翠绿的冷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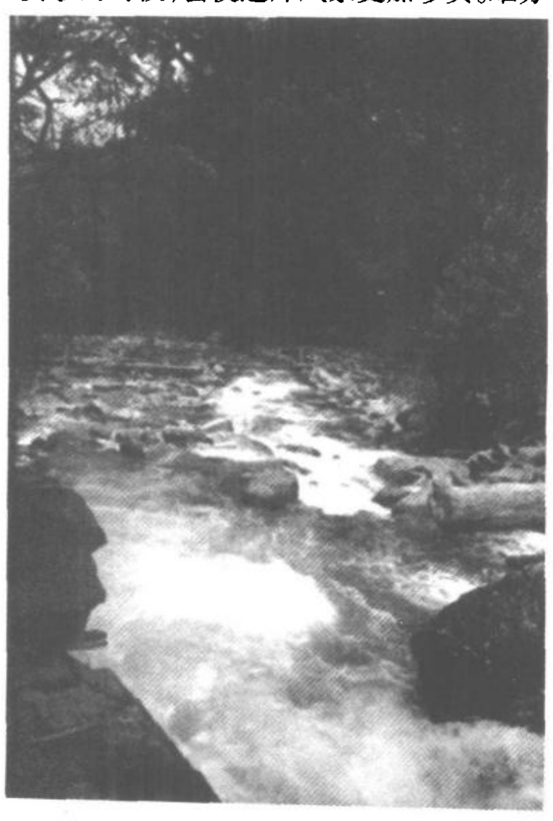
林和云杉林吗?是宛若野火燃烧的杜鹃花吗?是草原上放牧的少男少女吗? 还是人们在火灾迹地上培育出的那片欣欣生长的更新林呢?

也许云雀吸引了藏族姑娘。她驱赶着膘肥体壮的牦牛到河边饮水,不禁朝天张望,即兴唱道:

如果我有云雀的歌喉

我会把索洛刚河的声音传向远方……

告别在没有观赏够的时候,会使这片风景更加珍贵。难分难舍地离开索洛刚河谷,我们返回到小中甸雪山丫口,就要下山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促使我回首再看索洛刚河谷一眼。刹那间,我发现雪山、森林、草原、河流全都变了颜色,似乎披上了一条条七彩纱巾。有什么奇迹出现呢?我大声喊着停车,停车!下得车来,仰头张望,啊,果然有一种极为罕



见的景象：碧蓝的天空中，云彩如鳞甲纷陈，一轮红日不知是谁给它戴上一顶花冠：中间是黑色的圆点。围绕太阳的是一圈又一圈紫、蓝、黄、绿、青、橙、赤的光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但凭我的书本知识，便立即欢呼起来：快看、日晕，日晕！我的朋友则拍手喊道："太阳打花伞，人间得平安！"

人们纷纷下车观赏和拍照。我望着，想着，这是否是索洛刚河谷的美景映射到天空而幻化成花环的呢？

人们对索洛刚河谷生态环境的热爱、保护和不可磨灭的生存意识，一定会使地球感到欣慰。然而像这样的地方毕竟是越来越少了。如果有一天，云雀不但为索洛刚河谷歌唱，也能出现在我们城市的上空，在那些高楼大厦之上和白云之下婉转啼鸣，那该有多好啊！

1992，9





在滇藏交界的迪庆高原漫游，雪山、森林、湖泊、峡谷的旖旎景色，让人多长几双眼睛也观赏不尽。但令人永记于心的还是藏族牧女所展示的原始风情……

由于语言不通，我与藏民无法进行倾心交谈。这使我的采访常遇困难而深感遗憾。然而唯有一项既古老而又时髦的习俗，能使主客到相体察心意，激发情感的交流，从而很快亲近起来。

这便是饮茶。说得具体点，便是饮用藏胞所特有的酥油茶。藏话非常简练地称之为“喳！’虽然“喳’包含着比茶更加丰富的内容。

“喳！”在藏胞的生活中是谁也不可缺少的。在内地的某些社交界，人际关系中似乎是烟、酒以及各种颜色各种味道的饮料在大显神通。但藏族聚居区茶始终独占鳌头。其珍贵的价值

观念牢固地存在于所有人之中。烟、酒的受宠,也只在一定的范围,大都是男性的老人、中年人和青年人。茶,也仅仅只有茶,却是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饮用的。因此,藏胞用酥油茶待客的礼仪,从最富有到最贫困的人家都显示着同样的高雅和普通,都蕴含着同样深刻奥妙而又明白晓畅的茶文化色彩。

那是盛夏的一个多雨的早晨。天边的云霞犹如若隐若现的少女的纱巾。我们迷迷濛濛地穿行在重重雨帘中,草原上是绿色的雨,森林中是蓝色的雨,高山上是银色的雨。这是因为草原、森林、高山有不同的绿草、蓝树、雪峰作雨丝的背景,使



雨水染上了不同的颜色。虽然夏雨含着脉脉温情,但我们的行程却非常吃力。海拔在两千、三千多米高的草原像一颗颗绿宝石一样被络路串连着,伸展到远方。藏族牧民们从初春开始,犹如攀爬阶梯般地,先在村庄附近的较低的草原放牧牛群。青草也是随着气候的暖冷先低而后高地一层层蔓延着生长而上。这正好适合牧人的心意,



便逐草依次登高放牧。因此,我们在旅途中走完一个牧场又一个牧场,都不见牧人的帐篷。又饿又渴的我,总觉得牧场太过于宽广。跋涉者的希望还在于向前的脚尖。突然,眼前一片开朗。红花艳艳、绿草芊芊的草原像硕大无比的绒毯舒铺展到天边。好一个神仙的世界。

我的藏族旅伴说,这就是迪庆高原最大最美的牧场——灼都谷草原,传说,这本是一个无名的草原。有一年,一位老喇嘛千里迢迢赴西藏拉萨朝佛。途经这里,也是饿渴难耐。便进牧民的帐篷讨饮酥油茶。不巧这家牧民断了茶叶,酥油也还没有打出来。牧人便从火塘上的吊篮里取下一碗酸奶渣(与内地的奶酪相似,不过是用酸水点牛乳压制而成,其味特酸),切下几片,在火炭边烘烤成焦黄,请老喇嘛食用。藏民有这样的习俗:人名、地名、山名、河名,若是请喇嘛命名,便视为吉祥。于是,牧民便请这位喇嘛给这片美丽富饶的草原取个名字。行前,喇嘛又吃了一块酸奶渣,弯下腰来,双手一摊,随口便说:

"灼都谷!"

灼都谷是藏语,意为酸奶渣。这就是这片草原名字的来历。因为喇嘛吃了牧民的酸奶渣,不取这个名字,又取什么呢?

那么,我们也会吃到酸奶渣吗?

我的藏族旅伴却说:不,要喝酥油茶,才能解饥渴。

"酥油茶真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

我的藏族旅伴微笑着点点头,便用右手握成喇叭放在嘴边,左手摸着后脑勺,连续呵嗬嗬、呵嗬嗬地呼叫起来。

"呵嗬嗬!呵嗬嗬……"

远处积雪的山峰,山边茫茫无际的森林把他的呼声弹了回来,旋转在草原上,仿佛有许多人在此起彼伏地呼喊着。



不一会，草原深处传来藏犬的嗡嗡嗡和汪汪汪的嘶叫。花冠和草穗晃动着，像彩云在风中飘浮。眨眼间，一大一小的两只两牧牛犬流星般地飞串到我们身旁。牧犬刚要向我们猛扑，一个女人的歌声从神迷的雨雾中响起，牧犬顿时止住狂吠，把头低伏在草丛中，屁股翘得老高，长毛尾巴犹如旗帜摇摆着，向我们表示欢迎。

那个女人还是不见露面，却听清了她唱的歌：

我梦见东方的雪山变成吉祥的彩云，

我梦见西边的森林变成蓝孔雀开屏，

我梦见南方的湖泊变成甘甜的奶水，

我梦见北边的草原变成鲜艳的织锦，

哦，啊……哦，啊……

我就知道今天会有贵客从远方来临……

歌声的尾音还在低垂的云雨中盘绕，一个藏族女人飘飘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她头上编织着十多条发辫，辫梢一缀着红、绿、黄、青、白等各种颜色的玛瑙石。一件紫红色的上衣，罩着金黄色的小坎肩，那长长的黑丝绒裙袍上，绣着五彩斑斓的花边；一双赤脚沾着草片和花瓣……她的笑容流露和蔼与亲切、热情，就像是传说中的草原女神。

我们在说笑声中被牧女迎进了她的帐篷。帐篷里烧着红旺的火塘，使人感到份外的温暖。木柴炊烟缭绕，散发出清香的松脂气息。牧女在帐篷中如鱼得水般地忙来忙去的。时而在明亮处一闪紫红的长袖，时而在背光处“甩乌黑的发辫，把帐篷的有限空间搅得五光十色，扑朔迷离，仿佛帐篷是座变幻莫测的宫殿。是的，在这个荒凉的大草原上，有这样温馨的帐篷，有这样漂亮而又热情的女主人，真是旅行者的幸运。



我的藏族旅伴不断地用藏话同牧女打趣开玩笑，逗引她格格地笑个不停。帐篷也变得狭小，装不下他和她的笑声。那笑声飘到帐篷外，使那两条牧犬跳来跳去的，追逐着主人的欢乐。

我们照藏族的习俗依次落座。中心是火塘，犹如帐篷的心脏。火塘上架着铁三脚架，架上支着烧水的大铜锅。女主人坐在上方，客人坐在左边。烧柴尾巴的下方本是侍者坐的位置，由于牧女既是主人又当侍者，那儿就空着，正对帐篷门，一片亮光投射进来。火光和自然光拥戴着女主人，使她显得容光华贵。我的藏族旅伴坐在右方，眼睛却总是朝着女主人那边看。

这时，我的藏族旅伴才介绍了我的名字和身份，也介绍了女主人的名字：达娃。

末了，他特别强调说，达娃，就是月亮；就是传说中的明媚柔美的女神。

哦，难怪帐篷这般光明，原来女主人是月亮！

达娃的橘红色玛瑙石手镯不时碰撞着炊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她伸手从火塘架上取下砣茶，掰下一块，丢进陶土罐里，又用大铜勺从锅里舀了开水冲进陶土罐。随之把茶罐煨在火塘边，茶水很快就煮沸了。她从盐罐抓了点盐洒进茶水。又打开古铜色的双层合木碗，用小刀剜了一块金黄色的酥油（即奶油）丢进茶罐。再煨上一会儿，帐篷里只听到茶水在滋滋地哼着热烈的小曲，茶香向四处飘播，是一种让旅行者难以抑制的诱惑。但我们还不能立即喝到酥油茶。

达娃把圆月形的木碗盒掰开，上下两半，便是两个木碗，一一摆在客人面前。她这才把茶罐挪近了些，从火塘上取来一根竹枝——末端有许多竹杈，像扫帚。她把竹杈插入茶罐，用

双手合掌搓着,沙沙地发出响声。

我的藏族旅伴说,这是在搅拌茶水,要把飘浮的酥油打碎成星星点点颗粒消溶在茶水中。

达娃拎起茶罐,按规矩,首先向客人倒茶水。内为第一碗茶水含酥油最多,要给首席客人。其次才是我那位藏族旅伴,最后才给她自己倒。

我已经渴不及待,便端起茶碗想喝。达娃一看我的劲头,忍不住用手蒙住嘴想笑。我的藏族旅伴看我就要出丑,便连忙用汉话告诉我的喝酥油茶的礼仪。我听后,伸出舌来也想笑。原来还有不少讲究呢,便遵嘱依次做下去。

端起茶碗时,那层酥油已飘布在茶水面上。不能马上就喝。要把茶碗凑到嘴边,轻轻地吹气,把酥油皮吹开,才喝一口茶水。如果不吹即喝,就是不给主人面子。主人是会不高兴的。

第一口茶水好暖人哟。但这是咸味茶水,酥油也有一股膻气。我从未领略过这种特殊的茶味。

我的藏族旅伴说,在雪山草原,出汗花力气特大,不喝盐茶水,不喝酥油,身体是支持不住的。

我又喝了几口,渐渐品味出酥油茶的浓香和热力了。很想一倾碗把它喝个精光。这时,我的旅伴劝阻道:

"不能一口气喝完哟!这不比内地,喝光了再给斟。我们藏族喝酥油茶,若是喝光了,就表示你不再喝,便不给你倒茶水了。"

我只好忍住。入乡随俗嘛。接着,达娃又给添上茶水。我就这么边吹着酥油皮边喝着茶水。浑身感到舒适。达娃也顺便烘烤好酸奶渣,一块接一块分发给我们吃。喝了盐茶水,酥油



和酸奶渣也容易消化和吸收。这是藏民在高原高寒特殊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下养成的一种科学的饮食习俗。

我听说,逐水草游牧的藏民无法吃到蔬菜。茶叶的营养则可替代蔬菜。那么,牧民的主食是啥?吃什么饭呢?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何况酥油茶也喝得差不多了,达娃像变魔术般地从身后的大皮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皮口袋。

我的藏族旅伴对我解释说,那是熊皮口袋,防潮性能特强,袋里装的是糌粑面——也就是青稞(类似小麦的高原麦),炒熟后磨成的面粉。这就是藏民的主食。喝酥油茶是绝对不能没有糌粑面的。

达娃用手抓了两把糌粑面放进我的茶碗里。碗底还有少许茶水和浮在表层的冷凝了的酥油皮。她用手比划着要我动手把糌粑面和着茶水与酥油皮揉起来。我照着她的意思做了。但总是笨手笨脚的,把面粉弄泼了出来。我的藏族旅伴在一旁笑我,不来帮忙,想让我出"藏相"。达娃也笑出了眼泪。她用手背揩去泪水,接过我的木碗,左手端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插入碗内,灵活而巧妙地搅拌着,很快便把糌粑面捏成了团,取出搓成圆棒形,递给我吃。

我一口咬一截吃着,就像在城里吃油条一样。

吃完了,达娃又比示让我仿照她,用手指把本碗里的油星揩净,再在脸上擦着。我的藏族旅伴擦得更是起劲,他说,这等于城里人擦护肤霜一样,可防高原的紫外线阳光和风寒侵袭。

真的,这样做,碗也干洗了,脸也擦红了,感到精神倍增,途中的困乏全消了。

哦,一顿酥油茶,使我获得了藏胞的友情,也体会到藏族



之对于酥油茶的需要,是无论什么茶也取代不了的。我从史书上知道,藏区并不产茶,但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战国时期,云南的茶叶就经西藏而传入印度。可见藏胞喝茶的历史多么悠久。我的藏族旅伴告诉我,酥油茶,既有解渴生津、除寒祛湿的医疗价值,也有营养保健、增强体质的作用。藏胞请你喝酥油茶,就是内地请你吃 饭的同义语。

这时,雨也停了。我们出了帐篷,只见天空蔚蓝宽广,白云悠悠飘移。草原上雨露闪烁宛若万点珍珠。异彩纷呈的鲜花被弯弓形的彩虹挽了起来向雪山和森林射去。达娃仰起头来,用牧歌召唤那些恋草的牛群。

哦……嗬嗬……

大鹰向山崖飞去,

河水向海洋流去,

白云向蓝天飘去,

牛群向栅栏归去!

哦,嗬依依……

也许是听惯了达娃的歌声,只见那一条条体壮膘肥的牦牛,摇着又粗又长的尾巴,哞哞地啼叫着,撒开欢蹄向帐篷边的围栏走来。

达娃又该忙了。她拎着铁桶走去蹲在一条母牛的肚腹下。唰唰地捋着奶挤奶水。她挤了一条牛又换一条牛,把一桶桶奶水倒进赤桦木制成的高桶里,握着顶端装有圆盘的木棒,在奶桶里上下不停地打着。这就是常说的打酥油,把奶水中的脂肪通过搅拌使之分离出来。达娃像舞蹈一样,双手举起木棒又打下去,唱着一、二、三……数数的歌。这真是欢乐的歌舞劳动。渐渐地,奶水中的油脂浮了上来,洁白如雪。达娃捧起奶



油捏成一团一团的——这就是酥油。除了食用,寺庙里还用来点灯供佛,擦经堂的地板等等。

我的藏族旅伴说，茶叶来自苍山洱海间的大理——也就是远销中外的下关沱茶,盐巴来自滇藏交界处的盐井;酥油则是从丰美的草原上,从肥壮的母牛的奶里,从牧牛姑娘的双手和她那轻快的歌声中产生的。这三样合起来便可煮出灼都谷的酥油茶——绝对是迪庆高原最好的酥油茶。因为灼都草原海拔高,长有珍贵的药材冬虫夏草,牦牛吃了,其奶油便具有特殊的滋补作用……

说话间,达娃又开始打第二桶牛奶的酥油了。她又唱了起来,尾音拖得很长很长,歌声飞得很远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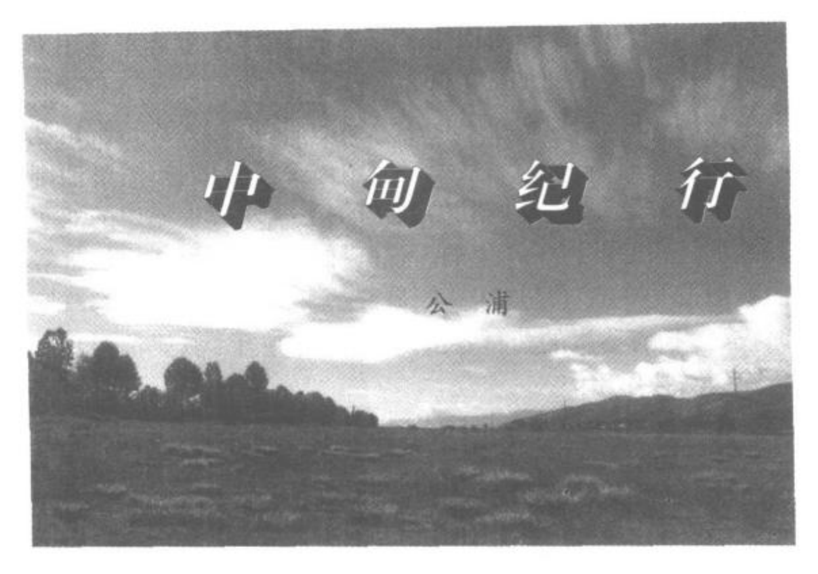
哦,灼都谷母亲,

草原是你的胸怀,

雪山是你的乳峰,

你的儿女像鲜花盛开……





中甸纪行

公浦

我们乘汽车由丽江返回白汉场，折转北上，便是去中甸的公路。这路开始比较平坦，汽车傍山谷的北坡迤逶而上，约二十多里过后，便可望见从石鼓来的金沙江。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湾。我们见到的这一段，水是向北倒流的，江面平静、碧绿无波，仿佛一条透明的光带，倒映着两岸的青山绿树、田野村落。这段金沙江果然恬静幽美，很像纳西族传说中那位金沙姑娘的模样，她为了要绕过玉龙雪山老人的脚边，所以步履轻盈，悄悄地走动着。

公路渡口就在玉龙雪山脚下，不过这里看不到什么，我们听从渡口上一位老摆渡手的指引，车过江后又驰出两三公里，到冲江河入金沙江的三角洲前停下车来，果然，这里山川如画，气势雄伟，我们下了车站在几丈高的陡岸上，面对着河滩上的百顷平沙，看那江河汇流后一直泻入出谷深处的景象。此



刻玉龙雪山巍然耸立在我们的对面，它头顶云雾，身披残雪，下起江底，上达昊穹，确实给人以一种非凡的感觉。可惜云遮雾阻，不能极目尽睹诸峰之妙，但云雾也有好处，它给玉龙雪山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我们望着这高山、大川和江流尽头的谷口，好半天都没有讲话，只是如醉如痴地听着那江涛的轰鸣，微风的细语。从这山谷进去，再走十多华里便是虎跳峡，据说虎跳峡是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最窄最陡的地方，野马似的金沙江从这里流过，因而形成一种绝妙的，大自然少有的奇迹。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去探寻那峡谷的奥秘和欣赏更为壮观的胜景了。

汽车溯冲江河继续向中甸驰去，山谷骤然变窄，地势也越来越高，路旁的林子多了起来，那条急湍的冲江河在怪石峥嵘的河床上翻滚蹦跳着，激起满河银色的泡沫，就仿一条白色的蟒蛇穿行在山涧林丛中，时隐时现。一位初到云南的客人说：这是他看到的最好的一条河，一条银子铸的河，一条象牙雕刻的河。我们就沿着这条美丽的河走了四十多公里，开始过桥上山。

车子转过几个弯，刚才还在赞赏的那条冲江河已经留在谷底了。同车的几个人中，有人感到惋惜，有人投以最后的一瞥；可是就在这时，我们的车子已登上峭壁，前面又出现了奇观。这地方叫吊江崖，乍一看到路牌上的名字，还不能理解它的意思，再前进百多公尺，便可看见公路左边的山崖上，有一条银链似的江水，从几丈高的山崖上吊落沟底，像瀑布，但不是瀑布，把江水吊在崖子上这个绝妙的比喻，我想是最恰当不过了。我们好奇地注视着这河的高处，公路也变弯转到崖子顶上，这时，路和河又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相遇了，现在河已变成

了小溪，流水潺潺，清碧见底，溪的两岸开满了淡红粉白的杜鹃花，真是花团锦簇缤纷如雨。除了满树满枝的杜鹃花外，还有朱红色的马碧樱，粉红色的野山茶花，有种没有叶子远远看去像梨花似的雪白透亮的花树，也不断从我们眼前掠过，由于海拔高度的不同，两旁山上的树木也不同于金沙江边所见，这里的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杉树，有云杉、冷杉，它们就像一座挨一座的小宝塔一般，苍翠欲滴，井然有序，全不同亚热带丛林中那样的杂乱无章，而这些杉木林又跟剪过一样的整齐。

汽车翻过三千四百公尺高的山箐丫口，宽阔的坝子和连着山坡的草原牧场，便逐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刚才看到的杜鹃花、山茶花，这里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草原上各色各样的小花，我叫不出这些花的名字，但这些花是很有特点的，蓝的像宝石，红的像玛瑙，黄的像赤金，绿的像翡翠，紫的像苹果，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朵仿佛像彩霞一般铺满了大地，不，也许彩霞这个比喻只能表示它那斑斓绚丽的色彩，对那一簇簇、一团团，毛茸茸厚实实的繁花密叶来说，更近似藏族人民用毛绒织成的地毯，它把辽阔的草原和起伏的小山遮盖了起来，唯有这条纵贯草原的公路，露出褚黄色的地面。

碧绿如茵的草原啊!
到处开遍了鲜花;
是仙女织成的锦缎,
是天空落下的彩霞!……

过去，我只是从诗歌里听到草原的美丽，今天我们的汽车

就行驶在草原的公路上,亲眼看到了草原的美丽了。

从拖木郎到三家村为小中甸,藏名叫漾塘,有宽广辽阔的意思,藏族有句话说:“跑得最快的马,三天跑不通漾塘。”其实这只是中甸的一个行政区,据区长杨杰(藏族)给我说:“莫看草原那么宽,土地那么广,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却不让人们开荒种地,群众生活很苦,吃的是蔓菁叶,喝的是蔓菁汤,穿的是又破又烂的麻布衣,土司还规定了许多限制,不准戴毡帽,不准结腰带,不准唱山歌,妇女不能披羊皮,人身不能自由。现在的小中甸,和解放前大不相同了,解放后藏族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生活过得就像草原上的花朵一样幸福和美丽。

汽车穿过长长的箐口,我们终于来到了中甸。这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所在地,又是全州的首府。坝子比小中甸更大些,藏族称它为建塘,有金色的坝子或坝子王的意思。这里地势很高,约在海拔三千二百多公尺以上,空气略感稀薄,气候比别处冷,我们到时已是五月下旬,但周围山上还残留着白雪,人们身着棉衣,围着炭盆烤火,初来乍到的我们,对这些还有点不甚习惯。在这里住了五六天时间,我们进行了参观和访问,虽然对中甸这块美丽的又是充满斗争和变化的坝子,还不甚了解,但我却深深地爱上了这地方。

太阳最早照到的金色的草原,
那是奶子河流过的东方的中甸……

中甸确实有一条闻名很远的奶子河,就连西藏拉萨的民歌中都唱到它。但是,当我看见那条小河的时候,觉得并没有



什么特殊的地方。曲曲弯弯的一泓碧水，好像没有河床的约束，任意地流淌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人想起泼洒到地上的奶子，四流横溢的景象吧，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有位藏民告诉我说，这河是从地下涌出来的，刚流出来的水是白色，像奶子；也有人说放牧牛羊的人，往往把牲畜起来这河边饮水，叫奶子河，取其多生奶子之意。不管这名字的由来究竟出于什么，是象征，是比拟，还是一种美妙的向往，但奶子河却从来不会流出奶子，而流淌的只是牧羊姑娘的眼泪。金龙三社有位女支书叫央占，爹妈生她的时候买了张羊皮，一直披了二十四年，直到解放后领了人民政府的救济款才换成新的。另一个社的女社员七林勒姆说，她被属卡买到小街子那家当奴隶，生过两个孩子，一个在田边茨棵林子里死掉了，一个整天饿的哭，吃不上一点酥油，当然也吃不上奶子，她把人家贴在梁上祭祖用的又黑又脏的酥油头，偷偷扒来给孩子吃，这样把孩子养大的。“假如不是解放了，”她说：“我的孩子还是奴隶！”说着，她哭了……

过去，当过奴隶和农奴的，都可以给你诉说几天几夜的痛苦，都有一本血泪写成的账，那上边记载着奴隶主怎样的作恶逞凶，政教合一的喇嘛寺又是怎样的一个罪恶的渊薮。多少人在他们的刑具下断送了性命，多少人被他们残酷地压榨而死，多少人被迫变成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卖唱乞讨“热巴”，他们无家无业，远游四方，死在那里，便埋在那里。我在访问两位曾经当过热巴的阿吉和普卓时，他们追忆起往事，含着眼泪唱道：

“流浪的日子一天比一年长，
并不是日子长，是我们的心中苦闷……”

阿吉和普卓两人都还很年轻，一个是德钦人，一个是四川乡城人，两人虽然相隔很远，但命运相同，阿吉从小就跟着父亲当奴隶，因为不愿替奴隶主打冤家、一连逃跑了三次、父子俩才算跑出来，偏偏路上又遇到土匪，把他们的衣服鞋子全部脱光，把仅有的一小口袋糌粑也抢走了，他们到坝子里打野要饭，人家不许他们进村，饿的实在没法忍受，看见有家人埋了一条死牛，牛也许是害传染病死的，但饥饿逼着他们顾不得许多了，等埋牛的人一走，他父子两个便把那死牛挖出来，把肉吃了，把皮剥下当被盖，第二天牛皮干了，他父子两个被牛皮卷在一起。阿吉谈到这里，不好意思地停顿了一下，淡淡地笑了笑又说："不光吃死牛肉，我们还同乌鸦抢糌粑坨坨吃……。"

普卓的爸爸，借了喇嘛寺50元的高利贷，第二年就变成了250元，债怎么也还不起了，把家里的一条母牛，一件豹皮楚巴和亲戚送给的一支枪，三样拿去抵债，还没有抵够，而且喇嘛很凶，说再不还清债务就要把人抓走。逼得实在无法，他父母才带了普卓兄妹五个，半夜逃跑出家门。他们过奔子栏，到维西，走中甸，下金江，一直流浪到大理鸡足山，都是靠讨饭过日子。每逢人多的场合，唱个热巴歌，跳个热巴舞，一支单调的弦子，伴着他们那忧伤的歌，呜咽，啜泣……唉，不再讲了，这时藏族人民一部说不完，听不尽的苦难史。

现在还是让我们摆开这些痛苦的记忆，去看看新的中甸吧。

如今的中甸虽不是天堂，

但却充满了欢乐和阳光。

那像月亮光一般洁白的楼房瓦舍，就是中甸这座新城的



雏形。这里有公路运输站、银行、百货公司、贸易公司、工厂、农具厂、医院；奶子河再也不是徒具虚名，而是有一座新的奶粉厂在奶子河边落成了，白白的奶子从各处流来汇成了真正的奶河。过去藏族人民盼望的那种幸福富裕的生活，已经在草原上开始了。

坝子里还有另一条小河，叫“那察”，意为林子里的河流，据说几百年前，中甸这块地方还是一片森林，高达数十丈，粗有几合围的大杉树生长的很多，比如喇嘛寺的大柱头有人说就是在坝子里砍伐的。可是现在坝子里的树林很少，央批老先生给我讲了个红教和黄教的故事，来解释森林被毁的原因。他说那时候黄教教主要从拉萨打个劈雷来，轰掉红教的寺院，红教的喇嘛晓得了，把108筒经书全摆了起来，雷看见经不敢打寺院，就打在那帕山的岩子上，山岩子垮下来，恰巧堵塞了山脚的落水洞，那察河原来是从这个洞里流走的，洞被堵住，河水淌不走，整个中甸坝子都被河水淹没了，所以如今的树林也不多，只有五凤山上的树木还显得青葱茂密。现在的那察河，仍然渗漏进山脚下的落水洞去，由于排水不便，雨季一来，靠近那帕湖附近的八万亩牧场，就会变为泽国。但整个中甸坝子却又是缺水的，为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更大发展，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努力在那察河上游修建一个水库，既可蓄水灌溉，又可防洪减涝，以后水库修成将对中甸坝子有很大好处。

几年以来，这里的耕地面积也扩大了不少，金龙三社的新垦地超过了58年前的两倍，有的社开垦的更多，畜牧业方面各社都有显著增加，州里还办了个很大畜牧场，不过，当我们到公社访问时，那云朵般的羊群，披着长毛的耗牛群，变种的犏牛和骠壮的黄牛群，都已赶上山去了，何副县长说：“我们这



里每年五月间把牛羊赶上山去放牧，九月间收割了庄稼后才赶下坝子，……”他告诉我，山上的牧场美极了，比如束都角，那里有白色的雪山，绿色的海子，满山坡开放着红色的野山茶，把半个海子都映红了。又比如丢结角，(意为大旗杆上的坝子)那里海拔五千公尺，可是整个牧场平得就像一块光光的石板，任你走多远都能看得见。所以有这说法，在丢结角放牧，一个姑娘能放一百条牦牛，还不影响搓毛线。这是多么神奇，多么富有童话色彩的境地呵。怪不得在我没来以前，有人就向我介绍说：“到了中甸，不会写诗的也会有诗的灵感；不会画画的，也会有画的兴致。”现在我到了中甸听到和看到这一切的一切，真感到自己这贫乏的想象力和我这枯涩的文字是多么的不中用了。

当我们就要离开中甸，重新踏上旅途的前一个傍晚，大家又在这金色的坝子里作临别前的漫步。我们一面瞩目远眺石卡山上的残雪像不像一头牦牛①，一面议论着太阳城②为什么最热而且日照又为什么最久。我们望着那弯转的公路，议论着红军长征时曾经走过的路线。在州人委门前几十亩试验田里，我们又议论着青稞什么时候最为适宜下种，在宽阔的公路上我们又遇见了那两个热巴—阿吉和普卓，不过不要弄错了，他俩早已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是县工程处的工人了，和他俩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当过热巴的工人，他们都是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扶持下，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安排了工作

①中甸藏民用石卡山上的积雪，来观察每年雨量的多少，如果山上积雪最少不小于牦牛那大，这就是丰年；雪化完了，就证明是干旱年。

②太阳城，在过奶子河去喇嘛寺途中，藏名叫“牛旺宗”，是中甸日照最长的地方，而且较热。



的。阿吉和普卓都先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可他们还是经常不断唱几句热巴歌,但这是为了欢乐、为了不要忘记过去的痛苦而发的,他们深深地感激党,感激新社会。阿吉和普卓两人这时正赶着一辆马车,拉着建筑材料。威武地站在车上,一手抓缰,一手扬鞭,就像赛马似的从我的面前飞跑了过去,在我们身边留下他那优美的歌声:

迎着霞光,迎着红日,
前进吧,我的兄弟!……

1961.8





长征道上

五月中旬，我们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在地——中甸登车，沿着公路，到盐井去。穿过放牧牦牛的草原，翻过尼西的山垭口，汽车就开始往下坡弯弯转转的跑着。同车的一位同志，指着右边山半腰的一条“羊道”说：“这就是红军长征时走的道路。”我们仰脸上望，隐约看到在那重叠峰巅、险峻崖壁的中间，一条蜿蜒小道，如同飘着的一根绸带。英勇的红军战士，就是从那里，吹起号角，冲垮敌军，奋勇前进的。如今它仍如一道彩虹，悬挂在祖国的苍空下。



车一下山，速度猛地加快起来，转过一座赤褐色的石头山后，呵，滚滚的金沙江，突然出现在眼下。这时，在中甸高原上经历的寒风冷雨、火塘、酥油茶，全都抛在脑后了。这里已是一片夏日景色，嫩绿的垂柳，在风中婀娜曼舞，潺潺的溪水，欢乐地流过稻田，从江对岸的格浪水打麦场上，送来阵阵藏族姑娘们的歌声。这时，我们已经走上悬在金沙江上吊索大铁桥了。

桥头站着两个藏族青年战士。一个叫松吉卡鲁，另一个叫公措日西，俩人都是在部队里学会汉话的。他们用金沙江的水为我们烧了茶，使我们有机会在桥上作了一小时多的逗留和访问。

这座被藏胞称为“金桥”的桥，是在1959年建成的。在桥东头的峭崖下面，有一四四方方白底红字的立壁，壁上写有毛主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据说，当公路修到这里时，左有时涨时落狂暴的金沙江水，右有绝崖立壁，工程十分难险，筑路工人写下毛主席的这首



诗，为了学习当年红军的榜样，好战胜各种困难，从岩石中间，把公路劈出来。

从桥上向东北望去，在那峰尖插云的山垭口上，有安葬红军烈士的坟墓，当年红军夺取了那个山垭口后，就向北直取德荣城，在这一段道路上，至今还留有红军用珠砂写在岩石上的“红军是藏民的好朋友”的标语，在红军走后的年代里，当地藏族人民，逢年过节，总是不辞艰辛，爬上山去，为烈士扫墓，填土，祭酥油茶，献哈达。当“金桥”建成后，藏胞又在桥头的左侧，为红军烈士修建一座纪念塔，表示对红军烈士的深深悼念。

白茫雪山

过金沙江后，在夏日炎炎的奔子栏吃过中饭，我们就乘车向着白茫雪山驶去。白茫雪山和玉龙雪山、察里雪山、梅里雪山齐名，统称为滇西北四大雪山。白茫雪山有多高，至今没有精确勘测过，我们只晓得在奔子栏公路旁的路程碑上写的是八十二公里，到山上最后一个垭口，已经标明是一百四十八公里了。在垭口上面，是积雪千秋的银白世界。

一出奔子栏，汽车就朝着天上跑。爬过一坡又一坡，上了一山又一山，盘来转去，回头一看，溅着白色浪花的金沙江，还是在山下的深谷里。到过桂林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气势是“山水相恋，脉脉含情”。这里就不然了，且是大山夹挤着水，激流冲劈着山，山水日夜搏斗，声响撼谷，惊心动魄，登高极目舒



怀,不禁令人赞叹:

“呵,壮丽的山河,伟大的祖国!”

汽车还没开到山腰的时候,冷气瑟瑟,山风吹来了飘斜的雨丝。刚才在山下看到青稞已熟,可是在这里青稞还没有抽穗。还在滇南西双版纳的时候,就有人对我们说:“在云南走路,要带上四季衣服,有时走一天的路,要碰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时我披上老羊皮大衣,默默猜想着:再上去,天气会是个什么样子呵!

车又转过一个山头,从云雾中,就一眼望见了东竹林寺经堂大殿的金黄尖顶,这个喇嘛寺建筑在山包上,周围用白墙围起来,如同一座山城。再往上走,就看到一排排的瓦房,这是白茫雪山护路职工的新村。我们下车走进一间屋,正碰上职工们围着火塘,在那里讨论推土车子化等技术革新问题。他们中间有来自苍山脚下的白族姑娘,有来自怒江两岸长弓善射的傈僳族小伙子,还有纳西族,汉族和当地藏族青年。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给寂静的白茫雪山,添增了生气。他们都爱祖国的雪山和自己的工作,作为白茫雪山的居民,他们中间有些人在这里安了家,家属们开荒种地,喂猪养兔,屋前屋后,是一畦畦的菜地,一篱篱的瓜架。

他们告诉我们,从这里再往山上走,就没有人家了。雪山每年有五个月到六个月的封山期,今年的雪特别大,前些日子,连离公路不远的电线杆,都被大雪埋在底下。在大雪封山期间,风卷着绒绒大雪,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整个白茫雪山笼罩在云和雪的海洋中。那时,山上的岩羊、马鹿不见了,野兔和獐子也远跑了,唯有他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这里同严寒风雪进行着顽强的搏斗。他们“穿雾踩冰披银衫,挥动大镐

战云间”,为祖国公路早日畅通,破冰推雪,昼夜突击。……

辞别了这群青年人,我们继续向山上前进。这时,雨中夹着冰粒,天空更加昏暗,前面的景物已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起初我们还以为,越往高处越没有生机,谁知正相反,我们很快就看到那枝梢擦着白云的松树,一棵高一棵,一林接一林,简直要把大地完全遮盖起来。穿过一林一林的高山松,再往上走,就是挺拔而秀丽的云杉,它那翠绿翠绿的枝叶,长得像一层一层的绿伞,撑向蓝天,挡住雨雪。许多古老的云杉,树干上挂满毛茸茸的绿苔,尤如鬓发苍苍,不惧风寒的老人。在云杉林海上面,是一丛丛的杜鹃花,如同一群群艳丽的姑娘,来到这白雪皑皑的山巅。她有雪梅股的抗寒力,又有玉龙雪山的山茶花一样的丽质。你真想不到,她竟能在这样严冬的雪山上,成树成林,使白茫雪山的上半部,成了一片“雪中有花,花中有雪”的银山花海。

当我们在这银山花海中行进的时候,雪越下越大。不多一会的工夫,积雪就把公路盖在下面。起初,汽车在雪里摸索着走,后来司机已辨别不出哪是路,哪是沟,车辆一下掉进路旁的坑洼里。我们只好下来推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推到路上。然后,我们步行在前面,为车子踏雪引路,车跟着我们的脚印一步步走。就这样,走下白茫雪山来到德钦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毛主席的好姑娘新来的传经人

车从德钦开出，沿着飞来寺山腰公路向西南驰去，一出山垭口，就远远望见，在那西半天，耸立着高达百丈、宛如大水晶柱似的雪峰，在朝阳里，银妆素裹，美丽极了。它就是滇西北最高、最美的“雪山太子”。

“雪山太子”是梅里大雪山最南端的一个雪峰。从它那里依次向北，还有四个同它一样耸入云端的峰顶。但是，“雪山太子”峰更为雄伟、壮丽。它的周围有许多莲花瓣一样的小雪峰，它在其中像一根直插云霄的玉柱，兀立在千瓣雪莲中间。在“雪山太子峰”北面是“玉美人”，也叫“美人峰”。这真是一个美人，她随着风、雪、阳光的变化，把自己巧妆打扮得多姿多娇。一会儿，她像个安睡了的姑娘，静静的躺在雪塌上；一会儿，她披着轻纱站立起来，翩翩起舞。在梅里雪山高峰下面，是一条长长的冰川，人们都称它为“固体瀑布”。远远看去，如同雪山腰际的一把冰扇，它在阳光下透明晶亮，又像绿翡翠，又像汉白玉。使人看后，觉得自己真像到了一个玉的王国。

同车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从1938年以来，西藏的许多喇嘛和有钱的人，为了到这里朝拜，不远千里而来。到此以后，就绕着梅里雪山传经，绕山一周，要用五十多天的时间。他们还要到“雪山太子”峰下面的冰河里，洗上一次澡，以求“免灾去难”。以致有好多小康人家，为了来用“神水”洗身，落得倾家荡产；有的没有路费回家，被迫卖身，在雪山下给人当了奴隶。解放初期，这里流行着伤寒、天花等疾病。人民政府、解放军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梅里雪山周围的村庄，为藏胞治病。现在，这些流行性的疾病，已经绝迹，但是关于“新来的传经人”的佳话，却广泛地流传在藏胞中间：1953年，雪山太子峰西坡山坳里玉波村的藏胞，发生了多种疾病。这时，正在雪山东麓的西



档村为藏胞种牛痘的两个姑娘,知道后立即赶去治疗。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吴曼英,是汉族人,才十九岁。另一个叫芝玛,是藏族人,只有十五岁。她们都是刚刚培养出来的卫生员。要到玉波村去,必须翻过大雪山。可是这大雪山,就是雄健的山鹰也难飞过去呀!她们想打听一下路线,村里却没有人知道,原来,那里除了有些传经人走过外,再就是1952年人民政府的一支武装工作队,曾经翻山过玉波村。"救人要紧",一个早晨,东升的旭日,正将万道光芒射在"雪山太子"峰上,在冰柱尖顶,升起了一片片的云朵。这就是当地藏胞所说的"雪山太子起床烧香了"的景象,两个姑娘背起药箱,带上干粮出发了,他们穿过雪线下的原始森林,爬过冰川,直走得舌干口渴整整跑了一天,到天黑时,才到了牛棚下睡着雪鸡、麂子和马鹿的玉波村(藏胞从不伤害它们)。

不久,玉波村的病人全治好了,病好后老大爷、老大妈都拿着奶渣、鸡蛋、酥油茶,到两个姑娘那里,硬要她们吃,亲热地称呼她是"毛主席的好姑娘,新来的传经人"。



绿松一样的中甸草原，像茫茫的海面，草原上的羊群，似海上的白帆，藏族姑娘的歌声，犹如海鸥在歌唱，青年们的舞蹈，像雄鹰在飞翔。每当草原穿上了月光织成的纱衣，这里便成了歌舞的海洋……如果能在这富有诗意的草原上欢度一个月夜，参加到藏族人民的歌舞生活中去，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然而，在今天幸福比星星还多的国度里，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比这样更富有诗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秋团圆节在这富饶的土地上实现了，这正如藏族民歌中所说："……这是从前做梦也没有想过"。

当太阳的余辉还留射在刚刚建筑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大厦的时候，草原上就已经开始响起了第一把弦子的声音，它像火种一样很快地点燃了藏胞心里的欢乐的火苗，于是悠扬起伏的歌舞开始在草原上活跃起来。这时，不论在帐篷内畅谈着今

年新添牛羊的老头，或是正在火塘边打吃酥油茶的青年男女……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平坦的地方，随着弦子的节奏狂歌热舞。

银样的月亮在今夜好像特别高兴似的在这热烈的歌舞声中带着笑容悄悄地由东边爬了上来，人们的歌舞越来越热烈了：

草原上的花朵

禾雨记谱配歌

4/4 辽阔豪迈

5 35 6 · 1 | 6 56 25 – | 6 · i 53 2 – | 2 – – – |
草原上的 花 朵 开 放喽，
青年们 大 家 来 唱歌，

5 35 65 | 35 32 65 | 2 · 5 32 | 216 561 | 2 · 3 165 – | 5 – – – |
东边 山上 银 样的月亮 悄 悄地 爬上来 爬 上来，
趁这 花开 月 圆的时候 唱 起歌来 跳起舞 跳 起舞，

‖: 5 61 2 61 | 16 5 25 | 6 · i 56 53 31 | 2 – – – :‖
像群 美丽的 孔 雀我们 欢 舞在草 原 上。

因为今夜的团圆节不比往常，它是滇西整个藏族地区：中甸、德钦、维西等地藏胞的团圆节，还有来自怒江、小凉山、大理，西双版纳……等各自治区、州、县的代表，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客人和首长。是哪里吹来的风使这么多的人在此欢聚呢？不！那是伟大的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一次在草原上取得胜利的结果——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了——千百年来互相残杀，世世代代解不开冤家的人们，在今天



一起欢舞；长期生活在奴隶主皮鞭下的奴隶，今天得到了解放，面临着这样重大的喜事，怎么不令人欢欣鼓舞呢？于是大家穿上最美丽的民族盛装，跳起几十年没有跳过的歌舞，来庆祝这盛大的喜事。

驰名于全国的中甸锅庄，以“阿 Senom”和“咱里咱拉”……的曲调填上了新词，热烈地歌颂了草原上人们的幸福生活，这种舞蹈的特点是弓腰缓步，虽然没有弦子伴奏，舞蹈动作较小速度变化也不大，然而表现出来的情绪则是那样的豪放高亢；乐曲的结构几乎都是短小的两乐句组成的一段体，往往反复后一乐句，曲子虽然短小，却能容纳很多的歌词。

从奔子栏来的祝贺团的成员汪登推楚，拉着藏胡（弓毛和弦线都是用马尾做成的），领着一大群藏族男女，在跳一个从前在旧社会不敢跳的讽刺弦子舞。

弦子舞真是一个喧嚷的行列，德钦祝贺团的弦子舞像一群多情的孔雀，也开始歌舞了，他们那鲜艳的服装，是特地从德钦用马帮驮来的，为祝贺自治州的成立，他们爬山涉水，不辞十多天的跋涉，带来了许多优美动听的新弦子：

天空中出现了吉祥的征兆，
草原上实现了千年的理想，
为迪庆自治州的成立，
我们要用自己民族的歌舞来欢跳，
………………

维西五区祝贺团的“勒巴舞”和中甸金江区的“勒巴舞”也在互相比美，维西的“勒巴舞”曾经在今年到过北京参加全国的会演，今天他们不仅跳得更比以前生动，而且还将以前不随便跳的“敬酒舞”也编上了新的歌词拿出来跳了，表演者手执

“哈达”、“金花”和酒……唱着豪迈赞颂的歌声，比起锅庄弦子来又另有它独特的风格：

敬 酒 舞

慢

6 6 · | 1 - 6 | 3 3 · | 5 - | 5 3 | i 5 | 6 - |

5 2 | 2 - 35 | 6 i 5 | 6 - | 6○ | 3 3 · | 5 - | 5 3 |

6 i | i 5 | i 6 | 5 2 | 2 - | 5 - | 5 3 |

i 5 | 6 - 5 | 1 - | 6 - | 12 35 | 5 23 | 15 6 |

15 5 | 6 - | 3 · 5 6 | i5 6 | 5 i | 6 - | 6○ | 3 · 5 |

6i 6 | 35 2 | 2 · 1 | 5 · 6 32 | 3 15 | 6 - | 3○ | 2 - |

5 · 6 32 | 3 15 | 6 - | 6○ ○‖

译意：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致敬，

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高大的房子里，

唱着优美壮丽的歌，

唱给最崇高的毛主席，

我们有了您这样好的领袖，

生活永远是春天。



…………

尼西祝贺团的情舞,是一个相当优美的抒情舞蹈,男女各站成一排,歌舞起来宛如雨后的彩虹……

草原上的中秋佳节是这样的幸福! 看了这丰富多彩的表演说明了藏民在艺术才能上的多才智慧;听了这许多藏民内心发出的音调,进一步使人看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辉煌。

银样的月亮虽然已经向西沉落,然而草原上的歌舞却越来越欢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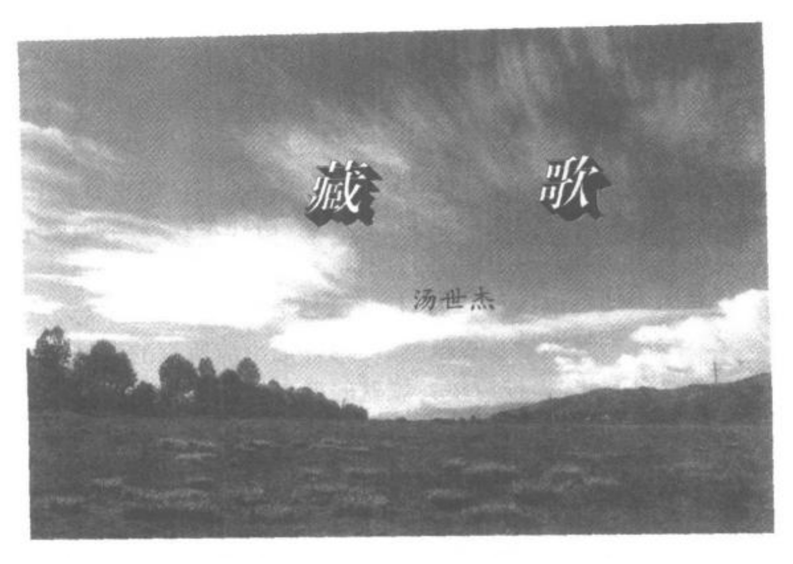
从东边升起的银月亮啊,
请你不要落向西方,
永远挂在蓝天上,
陪伴我们歌舞通宵。

1957 年中秋节　于中甸草原

原载《人民音乐》1957 年第 7 期







“藏歌”这个字眼，带有一种显而易见却又模糊不清的亲昵和浓情。什么叫藏歌?是藏族的歌，藏族同胞爱唱的歌?还是具有藏族音乐旋律、藏族音乐韵味的歌? 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我便心存疑惑。回答简单至极:都是，也都不是。藏歌就是藏歌。藏歌是属于藏族的、藏族同胞爱唱的、有着藏族旋律、藏族韵味的、在藏区四处流传、几乎每个人都会唱的歌。山如波涛汹涌的迪庆高原，当然会有波涛汹涌的歌声。如果横越巨大时空的茶马古道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地处滇川藏大三角的迪庆高原，就是它最具华彩的乐章。它藏味儿浓郁，高亢飘逸，时而在云端盘旋，久久不会消散;时而沉落于峡谷，如同一团云雾。它粗犷雄浑，刚柔兼济，让人想起喇嘛寺庙里庄严的法会，山野间彻夜不熄的篝火以及狂放的锅庄，牧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弦子舞。它深情如诉，催人泪下，让人想起母亲的



叮嘱，情人的耳语。而最重要的是，那样的歌唱，完全出自一个民族的天性：天性的热情，天生的嗓门，天生的大方，天生的、仅仅在大自然里才会有的声音，一如天籁。一个康巴藏人，不管是男是女，是官员还是百姓，是成人还是孩子，也不管是在迪庆，中甸或是德钦，金沙江边，澜沧江畔，还是在远离迪庆的另一个城市，只要你邀请他唱，他就会唱。而与此相应的是，一个在迪庆香格里拉住过几天的人，也总是对藏歌念念不忘，总会哼上一首至少也是几句藏歌。你也许记不清所有的歌词，但必记得那段旋律，那种情绪。藏歌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总是往你心里去，往你血里去，在那里安营扎寨，落地生根，与你的血肉你的灵性紧紧地搅在一起，最终成为你的身体你的灵魂的一部分。在多次聆听过藏歌之后，我断言：如果一个人真要学会歌唱，首先就该学会唱藏歌——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后来我才明白，就像云南藏族从来都有的那种开放性一样，藏歌也不止于藏族自己的歌。一首他们喜欢的歌，哪怕它原来不属于藏族，也会在他们的传唱中获得藏族的灵性。一个康巴汉子向他的客人敬酒时，总会唱起一首祝酒歌——

春雨要下透，
朋友请喝够。
美酒融进我的情，
双手高高举过头。
酒歌唱得月儿圆，
云雀飞来不想走。
哈达连着我的心，
情与天地共长久。

啊——拉里耶塞

啊——拉里耶塞……①

那样的歌声，让人想起晒佛节，想起大法会上，身穿绛红袈裟的喇嘛吹响的成排的法号；那样的声音滞重厚实，又笨拙粗放，从地心深处喷发出来，在穿过厚厚的地层后，便滤去了一切嚣叫、浮浅与轻薄，把原本有些单调的声音，变得淳厚，沉郁，浑沌，让人无以名状。固态的世界顿时融化，变成无法触摸的胶质状的歌声，凝滞着，又流动着，就像融溶的岩浆。一个康巴汉子的歌声，总是那样喷发出来，对一切苍白、瘦弱的灵魂进行浇铸。顷刻间，灵魂中冰化雪融，五脏六腑都被搅动，嗤儿地一声，生命中就有什么化成一股青烟，飘上了云空。细细一想你才发觉，那是你生命中最隐秘的，你自以为与你的灵魂联结得最紧密的东西，诸如欲望，情感，世俗，胆怯，自私……在长号式的歌声中，它们转眼就脱离了你的肉体，也脱离了你的生命，摊晒在纯净的蓝天之下；高原的阳光，让你感到所有那些东西的单薄，丑陋与渺小；此刻，你灵魂中最精致的那一部分，渴望与那声音在一起，穿越人世，攀上九天，同祖祖辈辈栖居于高原的远祖一起，与宇宙对谈，对苍天倾诉；血就在那一刻被点燃，被烧沸，把俗世生命的沉重与浑浊，凝成一股灼热的气流，开始了无法抑制的飙升，向着纯净，向着彼岸……

初尝藏歌的魅力，是几年前，在拉萨，在正在翻修中的布达拉宫，一群藏族男女边唱歌边打着“巴扎”。我想，他们是在夯实地基，简单至极的劳作，由于歌声的掺入，转眼就变成了动人的艺术。而真正领略藏歌的奇妙，却是在澜沧江边。车在

①引自流行于迪庆藏区的歌曲《情满酒歌》，高峻词，王祖皆曲。



澜沧江边的公路上颠簸前行。窗外云雾缭绕。那条高挂在澜沧江悬崖上的乡村公路差不多只有一辆车的宽度，一边是横断山脉的千仞陡崖，一边是澜沧江峡谷的万丈深渊。沉沉的澜沧江，如一条带子在车前时隐时现。公路坑坑洼洼，车开过去，一蹦老高。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惊险的旅行，险象环生，每前行一步，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有时，汽车干脆一头钻进了云雾，在能见度只有几米的高山上，我不得不做好随时都光荣牺牲的准备。车在摇晃。人在摇晃。山在摇晃。我紧紧抓住车把手，一刻不敢松开，直到每个手指关节都已僵直，手心出汗。回头一看，阿墩子就在一片云雾之中，那让我大吃一惊——它太小了，几乎一眼就能把它看尽。那个深藏在一个马蹄形的山凹里，藏在一片似云、似雾又似雨的云雾之中的小城，远看就像一个大村庄。那是天的尽头，也是云的巢穴。四周青山如阵，显得安详洁净。214国道在那里作了一个大迂回，然后掉头北去，一直伸向四川，并从那里进入西藏。作为当年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雪山市场”，阿墩子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很早之前的秦汉时期。那又怎么样呢?历史并不能给我以胆量与勇气，而那时，我最需要的，正是勇气。

就在那时，车里响起了歌声，是为我们开车的年轻司机仁钦拖丁在唱——

哦，我心中的康巴汉子哟，
额上写满祖先的故事。
云彩托起欢笑，托起欢笑，
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
任随女人恨我，自由飞翔，



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
眼里是圣洁的太阳。
当青稞酒在心里歌唱的时候，
世界就在手上，就在手上……[1]

歌是好听的，动人的，何况正在开车的仁钦拖丁唱得那么陶醉。问题是我的担心也随之而来——在那样险峻的公路上，边唱歌边开车，会不会……经常在云南的大山里旅行，我多次听到那样的嘱咐：别跟正在开车的司机说话。许多行车事故，都是司机在开车时说话造成的。于是我开始提心吊胆——我的天，一心不可二用啊，只要他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一起滚落江底，酿成大祸。然而，一曲终了，仁钦拖丁又开始了新一轮歌唱。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放心，他唱得声音很小。嘴里唱着，双手像是不经意地把握着方向盘，那半人半神的从容，出神入化的神情，仿佛此刻只有歌唱才是需要他全心全意去干的一件事，开车只不过是顺带着干干而已。

1998 年秋天，当我坐中甸县旅游局的孙诺平措开的车前往中甸时，再一次听到了康巴汉子的歌唱。他魁梧、粗犷，双眉浓黑如夜。从丽江出发后不久，提到某些让人痛恨的人与事，孙诺平措突然回头说，什么时候，我就带一支藏族骑兵去把它扫荡踏平！“扫荡”那个字让我大吃一惊。我当然相信他不会真那么干，可我想我对他也许要多加小心，比如说话什么的。不料随后便“战神”远遁，缪斯降临，车上响起了歌声——那让我

①引自流行于迪庆藏区的歌曲《康巴汉子》，张光辉、美郎多杰词，美郎多杰曲。



对那个“尚武”的康巴汉子刮目相看。从金沙江大桥，到硕多岗河谷，再到小中甸草原，歌声一路飘洒，一如千万条哈达。214国道虽比澜沧江边要好走得多，却绝不是可以闭着眼睛开车的。孙诺平措一支接一支地唱着，我耳边一直歌声萦绕。担心变得多余。依据上次的经验，我想我能做的，第一是沉默，第二便是聆听。我既不阻止他，更不鼓励他。把生命置之度外吧，就是做一回康巴汉子又如何？他敢那样开，你就该敢那样坐。剩下的只是聆听，闭着眼，让心变成一朵云，随歌声飘飞，或是沉落。不然你还能怎么办？你根本无法阻止一个康巴汉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歌唱，不管是行路，坐车，聚会，还是独处。歌唱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歌唱是他的权利。事实上，那样的歌声不是唱出来的，是在他心里孕育出来，又从他心里飞出去的，一如鸟儿长大了就要出巢，飞向蓝天。当一支歌唱响时，也许，连歌唱者本人都会毫无觉察。

在迪庆香格里拉，藏歌是一个外来者的最好的向导，她能带着你一步步走进高原的心灵，走进它的历史，也走进它的每一片神秘悠远的土地：雪山，湖泊，中甸的往昔，阿墩子的历史。正像德钦县旅游局局长茨里尼玛告诉我的，德钦原名阿墩子，又名阿得酋，藏名称为“聚”。一个“聚”字，道出了一段历史：阿墩子乃来往商旅的必经之地。他说，现德钦县政府所在之处，当年每到夜晚，必有篝火与歌舞，直至通宵达旦。藏族姑娘上午放牧割草，下午睡觉，晚上月亮升起来后就跳舞。一个阿墩子，既是物质集散之地，也是诗与歌与舞的家乡。于是，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藏族歌手宗庸卓玛，都自幼生长在德钦，就毫不奇怪了。

事实上，在迪庆藏区，歌舞正是任何一个藏族男人和藏族

女人的生命之核,是由他们的祖先传承下来,每个人自幼就开始研习的人生精要。尽管生活曾经是那样沉重,但从根本上说,藏族是一个歌唱性的民族,她的灵魂是向着整个宇宙开放的,既然她要与神灵对话,要与先祖交谈,除了歌唱,便别无它法。与云南藏区邻近的其他民族相比,事情似乎尤其是那样。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纳西族或多或少是压抑的,有时甚至是伤情的,比如流行于纳西族地区的民间吟唱"谷凄"调,以及那些为冲破婚姻的桎梏而去雪山殉情的青年男女,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吟唱。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是优美的,然而,由于积淀了太多的汉族情结,尽管沉静悠远,却也难于不让人在聆听中陷于忧郁与伤感。那样的压抑、忧伤与沉郁,并非纳西族自身的过错,究其根柢,仍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汉文化的影响。白族当然同样是个善歌善舞的民族,但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和剑川石宝山歌会,大多让人沉缅于男女之情,与藏族的歌唱相比,那样的歌唱未免失之狭隘与单薄。他们似乎无法或说难于用歌唱表达他们生命的方方面面。云南藏族的歌唱却是开放性的,充满向上精神的。

也不仅是在德钦,在整个迪庆香格里拉,你随时都能听到那样的歌声,听到那种总让人误以为是出自专业歌手的歌唱。等你打听下来,歌唱者不过是个业余歌手,从未经过正规的训练,甚至也从没认真学过某支歌。全然凭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悟性,他们对一首从没听过的新歌,几乎都能过耳不忘。一个那样的业余歌手,如果是女人,能把那首《青藏高原》演绎得出神入化,如果是个男人,他们随时都能哼唱出那首《康巴汉子》,深情,粗犷,常常听得我热泪盈眶。

深秋十月,我们在参观了农民出身的藏族企业家旺堆经



营的下给温泉后，返回他在远离中甸县城的村子次尺地村的家，继续我们的拜访。靠着自己的勤劳业已发家致富的旺堆家，那座巨大的宅院，粗大得两人无法合抱的中柱，宽敞得几近可以赛马的客堂，让人看得目瞪口呆。据说，即便过去的土司，也没住过那样的房子。然而真让众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面。夜幕即将降临，夕阳映照在次尺地村平平常常的藏族屋舍上，如同铜锻金铸。饭后突然有人提议，请在座的藏族同胞唱唱歌。那正合我意——那天的参观，让我看到了一个藏族农民的勤勉、聪颖与智慧，就像整个迪庆藏族特别是中甸藏胞如今的日子，正是红红火火的时候，充满了欢乐。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而真正的欢乐，当然不能没有歌唱，在迪庆藏区尤其如此。粗壮的旺堆，是个三十五岁的康巴汉子，那时却突然忸怩起来，说他实在不会唱歌。大家不信，我也不信——尽管世界上的事情总有例外。情急之中，旺堆让人临时请来了一位藏族姑娘，本村的，让她为大家演唱。我猜，那肯定是个职业歌手。如果旺堆不是误会了客人的意思，以为客人无非打着饭后余兴的幌子，委婉地要求到高级歌舞厅那样的娱乐场所消费的话，就是出于某种藏式狡狯——谁能说看似憨厚，如今已是远近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的旺堆，不会因过于在意这些来自省城的客人，才特意请来一位女歌手为他撑撑面子，壮壮声威呢？旺堆说话了。他说，我请了一位姑娘来，代我演唱——她就是我们村的人，最近刚学着搞导游。姑娘接着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唱不好，请大家不要见笑。然后，她开始唱了，正是那首《青藏高原》。就跟我一样，我看见客人们起初都有些漫不经心——一个业余歌手，要想把那首难度很大的歌唱好，谈何容易？但她才唱了两句，我就发现我想错了，说是被

征服了也决非夸张。我不愿说她的歌声有多圆润,多甜美,多么富于张力等等,就像如今的乐评人为炒作一个歌星,在大大小小的报纸演艺版上所做的肉麻吹捧那样,更不愿说她唱得简直就像某某歌星,不,那样的评价对她完全是亵渎。她的歌声与那些大腕儿完全是两回事——我的真意是说,她远远超出了歌星那个层面,也超出了流行那个层面。她就是她,一个住在某个偏远的藏族村子里的、名不见经传的藏族姑娘。她不过是偶尔才在客人面前唱唱歌,她从未奢望过以她的歌声取悦于人,索利于市;歌唱不是她的职业,却是她的喜好,她的天赋,她的才华,歌唱,仅仅出于她生命中某种连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和需要。要知道,那并非如那些明星那样,在专业的、现代的调音室里刻意调制出来的歌声,而只是在一间普普通通的藏房里。所有的窗户都开着,窗户外面,就是在月光下熠熠闪耀的滇西北的旷野,阔大幽深。事实上,她是在面对整个空旷的山野,对着整个天地演唱。没有伴奏,也没有音带。一个藏族姑娘,全然凭着自己的歌喉,对那首由李娜首唱、唱红了整个中国的歌,做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淋漓尽致地演绎。一曲终了,掌声四起——除了发自内心的掌声,那样的演唱无法以任何别的方式加以评说——并非因为她只是个业余歌手,演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值,出于礼貌,我们才对她鼓掌笑致意。那是真正的惊讶:她是业余的吗?真叫人难以置信!我敢说,那决不是对大名鼎鼎的李娜的简单模仿,完全出自她们自己对那首歌的理解,是她对那首歌的另一种阐释,一种真正符合藏族人思索的阐释。

事实上,那决非我第一次听一个普普通通的藏族姑娘演唱《青藏高原》,我至今不知她姓甚名谁,她留给我的,只有她

的歌声。在中甸,一个叫金安娜姆藏族姑娘的演唱,似乎更能印证藏族业余歌唱家的魅力,以至你以为,那首歌的原唱李娜,不过是从像她那样的的藏族姑娘那里学来了两手,那首歌真正的原唱,就在迪庆,在中甸。我的北京朋友陈墨,就坚决认为《青藏高原》的原唱是宗庸卓玛,而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娜。听到那样的评论,李娜实在用不着不自在,其实那不是对她的轻慢,而是对她的褒奖——一个汉族歌手,能把一首藏歌演唱到人误以为是藏族歌手演唱的地步,正是她的荣幸。区别却仍旧存在——只要你仔细地、认真地,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听,你仍然可以听出李娜们与一个藏族歌手在演唱《青藏高原》时的细微而又深刻的区别。在演唱那首歌的结尾部分,在那句高亢的,作为华彩部分的"青藏高原"那一句中,李娜那样的专业歌手,也难免显出他们的勉为其难——不仅仅因为那句歌的音域实在太高,即便像李娜那样的歌手,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歌唱技巧,调动他们的全部气力,才能完成。完成尽管完成了,可细心的人,仍可从她们的演唱中发现她们无可逾越的障碍:那时,她们的声音失去了生命的支撑,发飘了,就像一片无根的花朵。一个藏族歌手就不同了——即使她是业余的——那样一句歌唱,也只是演唱进行到那时的题中之意,嗓音在高亢得如同雪山之巅的同时,也依然是淳厚的,自然的。青藏高原就在她的心中,从连天的雪山,到湍急的江河。歌声还没有飞出胸膛,高原已在她眼前耸立。她无非借助于几句歌词,让视觉中的高原变成了听觉中的声音。北京华美的大剧院,当然需要李娜那样的歌手,迪庆高原却未必。它最需要的,或许就是次尺地村那个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的歌手,是宗庸卓玛,也是金安娜姆,甚至还是仁钦拖丁。他们凭藉的,显然不是某种学



院派式的技巧，而是天成，是灵性。有人说过，艺术不等于自然，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但一个深谙自己民族精义的藏族歌手，演唱时似乎更多地有赖于自己的生命。她们是用生命在歌唱，也歌唱着滇西北高原上生生不息的生命。

在一个藏族人看来，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体验，正是一种幸福。当我和我在迪庆结识的朋友在昆明相会，共饮一杯酒时，我最希望，也是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一起唱一首藏歌——不管他是官员，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从不推辞，不管眼前是老友，还是新朋，说唱就唱。那时，我在迪庆香格里拉获取的所有感受，所有信息都会重新在心灵中显露。生命在刹那时再次活跃起来，如同一个久病虚弱之躯突然间得到了医治与营养。

1998年春节，中甸县尼克村的二十多个藏族妇女，自费组团去北京旅游。去的时候坐火车，回来坐飞机。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们一直在歌唱，歌声引起了一个在场的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与她们交谈，成了她们的朋友，临别时，他问她们到北京的第一天准备去那里。她们说，她们要去天安门。记者说那好吧，明天我会到天安门看你们——吸引他的，是她们这群藏族女人，当然也是一条新闻线索。第二天，二十多个来自滇西北高原的藏族女人果然去到了天安门。事前她们就听说，天安门广场是神圣的，那里不许随随便便地跳舞唱歌。神圣这个字眼她们并不陌生，在她们自己的那片土地，在她们心中，就有神山、圣湖。开头，她们的脚步是轻慢的，但无法抑制的激动，让她们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欢快的"锅庄"。那些藏族女人，过去连几十里外的小中甸都没去过，这次却把"锅庄"跳到了天安门广场——她们洋洋洒洒，长袖轻甩，歌声悠扬，围观者



越来越多。作为单个的藏族同胞，到过天安门的也许无记其数。但作为一个团体,她们的到来无疑是第一次。她们是迪庆香格里拉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团,自发的,也是民间的。人们问,你们从哪里来?她们回答说:我们来自香格里拉!来自中甸!欢迎你们去做客!说罢再舞、再唱,就像隆冬季节广场上盛开的鲜花——那是来自迪庆高原的鲜花,是藏民族的心灵之花,闪耀着太阳光彩的时代之花。那位新闻记者如约而来,拍下了她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纵情歌舞的照片。那张照片后来登在北京一家著名的报纸上。照片的说明是,一群来自云南藏区的妇女在天安门广场上纵情歌唱。那诚然不错。但是,却在无意中成了对她们的天性的一种遮蔽。我想,与其说那出自某种政治热情,不如说是出自她们的天性,如果你真了解她们的话。



人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放过生命旅程中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景观，一般说来，那是一些看似卑微的生命，起码不大符合人类俗常、通行的愉悦标准。然而，作为与我们一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它们也是这个活着的世界的一员，不仅有着一般生命的形态，甚至有比在优裕条件下被精心呵护的生命更为可贵的、特异的品质。忽略了它们，我们对生命的体验很可能就是十分肤浅的了。

比如，一个衣衫褴褛、满面泪流的孤儿，一个腰背佝偻、踽踽而行的老人，甚至一朵秋风中就要萎谢的野花，一株酷寒后正在挣扎着返青的小草。

而我，差点儿就放过了滇西北高原上的那片野栎树林。

我是在骑马去碧塔海的路上遇到那片野栎树林的，送我们的汽车开到简易公路的尽头后再也不能前行，前面据说就



是碧塔海自然保护区，我们必须下车走路或是骑马。朋友劝我们选择骑马，他们那样说时神色严峻。七八公里，都是山路，他们说，骑马要一个半钟头，步行就费时更多。于是我们骑马上路，那片野栎树林就是那段路程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开头。后来我才得知，尽管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占地辽阔，但那片野栎树林并不在保护区的范围，当然也没有受到保护区的保护。

那是个瘦长的山垭口，长两三公里，长满了野栎树。人走进去，转眼就被野栎树林尽悉吞没。天空骤暗，眼前一片灰黑。那时我甚至不知道那是野栎树。我只觉得它们长得过于低矮，模样古怪甚而畸形，就像一群发育不良的孩子。我们要去的那个风景点是个远近闻名的高原海子，据说它就像天神遗落的一块绿松石，硕大无比，在群山的包围中幽幽闪亮。我知道绿松石非常名贵，在西藏，藏民脖子上常有一串用小小的绿松石穿成的项链；我在拉萨八廓街买回来的几串冒牌念珠上都没少了它。我忘了真正的珠宝从来都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的某个设置了种种奇妙机关的山洞里，到达那里之前要演出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我忘了，因而在最初看到那片野栎树林时毫无思想准备而吃了一惊：它们黑压压一片幽暗，就像豹子头林冲险些遇难的野猪林，让人毛骨悚然。

除此之外我对它就一无所知了。和别的游客一样，我只想尽快到达那个传说中无比美丽的高原海子，满脑子都是想象中的盈盈绿意，对路边那片野栎树林全然没放在心上，尽管它一直都在眼前无法回避，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意识，更谈不上去观赏它了——前往朝拜那个圣湖般的海子的人们出于无奈，才从野栎树林里经过，如果有另一条路，我断定人们宁可绕几公里路，也要想方设法避开它的。事实上，据



我后来得知，从发展旅游的角色考虑，当地也正在修建另一条公路，不仅为缩短路程，大约也是要避开那片让人不快的野栎树林——何况路上有的是美丽的景致。沟两边山崖陡峭，云杉如阵，从沟底往上看，它们巨人般威武雄壮，不可企及，枝叉斜逸，树冠高耸，一概都向着高而蓝的天空，就像我们那时的目光，对山沟里的野栎树林不屑一顾。阳光从云杉林的缝隙间金黄地穿过，像一道道金色绶带，让它们显得伟岸峭拔一表堂堂。终于走出那条山沟后，眼前是一片开阔的高山草甸，草芽绒绒，阳光融融，就像一块巨幅的江南丝绸，铺展在蓝天白云之下，柔韧细腻，叫人赏心悦目：马蹄在柔软的草甸上无声地踏过，我能充分感受到那片草甸的柔韧和弹性。一群毛色紫褐得发亮的牦牛洒在那片草甸上，疏疏落落地装点着那片草甸怡人的宁静。

如果不是还要循原路返回，我就真要错过那片野栎树林了。回来时我才算真正看见那片野栎树林。与高大的云杉林、茵绿的草甸和那个处子般宁静的海子相比，那的确是一条阴湿而又逼窄的山沟，一道无名山溪穿沟而过。路其实是没有的，不过是马帮踏出的一串脚印。溪水清浅，却出没无常，忽左忽右地与无形的马帮路交叉缠绕得难解难分。马蹄常常打滑，好几次我差点儿被从马背上摔下来。哒哒的马蹄声一踩进那道山溪就成了一片吓人的水响，浪花飞溅，同时伴有马蹄铁敲打沟底溜滑的卵石时发出的金属声。后者只有细听才能听见。进山时我就只听见了水响而对那种金石相撞声一无所知。

我突然发现野栎树林竟是那么低矮，骑在马上，视线越过野栎林灰绿的树梢竟能直抵远方。那已是春天，在那条山沟外



的山野里，世界早就是一片葱绿。野栎树林里却没有那种润眼的绿，来来往往的马帮扬起的灰尘遮没了它们的枝叶，灰暗无神，森黑的树干毫无光泽，斑斑点点地长满了灰白惨绿的苔藓，就像一群没有父母管教和照看满身都是泥巴和草痕的孩子。或许那并不是它们的过错：窄窄的天空早被高大的云杉占去，野栎树林自然很难与阳光亲近。空间是如此狭窄，野栎树也没有草甸那样宽阔的领地，以舒展它们的生命。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那条狭窄的山沟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个个都只能侧着身子。由于过分靠近马帮路，一些树干被拦腰撞断，或白或黑的茬口像折断的骨骼。稍高处，有几棵野栎树已悄然死去，枯败的枝叶似乎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着。而在靠近溪流的地方，溪水掏空了几株树脚的泥土，树干歪斜着，随时都有倾伏的危险；它们的根须无可奈何地裸露着，像一些正在吁求着慰藉的蜷曲的呼号……

——我这才想到，野栎树林正在受难。

它们生存得很不容易，很艰难。

然而，它们并不是在等待着死亡，虽然死亡的威胁就在眼前。

为了战胜死亡，它们正在付出代价，惨重的代价。

突然想起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一书的结尾说过一句让人震撼的话：

“他们在苦熬”。

在那片无声无息的悄寂里，我骤然感到那句话的惊心动魄。

翻身下马，我开始步行。为我牵马的藏族小伙子奇怪地问道：你怎么啦？



我不回答。

思绪骤然变得像野栎树林一样杂乱斑驳。

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受难的历史。受难的普遍的——很难想象,生存的过程会总是艳阳高照,和煦如春。苦难来自生存中的种种不幸、伤害、残缺和死亡对生命无处不在的威胁。而造成不幸、残缺和死亡的威胁的,既有大自然的变化,数千万年前恐龙在地球上的灭绝消亡,正是由于生存条件的骤然改变;也有因生命自身的失误带来的灾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后一原因造成的苦难常常更为惨重。人类虽然是生命的一种高级形态,可在有记载的文明史中,大大小小的战争,人类戕害了大自然而反过来又被大自然报复的事例,如大饥馑、大瘟疫等等,更是数不胜数。然而,比起人类某些先知的个人和群体的意识、思想、观念等方面由于超前而被误解、惩罚以至面临死亡的威胁等等苦难来,那些苦难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

面对苦难,人类向来有三种姿态,因而也就有三种结局。一种是殊死拼斗,战胜苦难以及造成苦难的某些社会力量,从而成为人们景仰的英雄。一种是被苦难折服甚至吞噬——当人类因为缺乏斗志而面对种种苦难时,这是一种常见的结局。前者是崇高的,被人歌唱的,后者则是卑劣的,被人唾弃的。而在崇高与卑劣之间,在被人歌唱和被人唾弃之间,还有一种姿态,或许还是更为常见的姿态,那就是苦熬。至今为止,对于苦熬,我们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也就缺乏更准确的评价。

最深重的苦难是思想者的苦难。

而思想者对付苦难最常用的办法,便是苦熬。



苦熬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普遍形式。人类其实早就在感性上懂得,苦熬尽管不如殊死拼斗那般壮烈,而它的可歌可泣,却决不在殊死拼斗之下。对于生活中的那些苦熬者,我们总是满怀着敬仰。艺术家们甚至早就敏感地创造了一系列苦熬者的形象。加缪的那个一直往山上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是苦熬者(《西西弗斯的神话》)。海明威笔下那个与大海和鲨鱼搏斗的"老人"是苦熬者(《老人与海》)。《圣经》中那个在炉灰中边刮着毒疮边赞美的约伯是苦熬者。而我在那条阴湿幽暗的山沟里碰到的那片野栎树林,又何尝不是苦熬者呢?

苦熬者或许说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英雄总是凤毛鳞角。但是,正是它们,在苦熬中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尊严,也在苦熬中不断地鼓起了期待的勇气,为了那份信念,甚至不惜让自己成为一面指向未来和明天的路标。而路标,是看不到未来和明天的辉煌的。

我因此对那片野栎树林充满了敬意。

苦熬,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毅力!那是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风雪高原,长达半年的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十多度。我们去时已是春天,路边的田陌野地,杜鹃药已开得漫山遍野,一片灿烂。那条山沟里却阳光罕至,空气稀薄,连野草也很少见到。野栎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繁衍着它们的家族。环境如此恶劣,它们对这世界还充满着微弱的信心。细看,在它们那片灰蒙蒙的、似乎已经枯死的枝叶间,一粒粒小小的、淡黄色的花苞正在孕育之中。我相信,野栗花开放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到时,它们将为这个越来越单调也越来越没有信心的世界奉献一份小小的色彩,一缕淡淡的芬芳,也奉献一份小小



的自信。凝视那些小小的花苞，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寒地冻，漫天风雪，她手里突然举起的那朵小小的光焰，却差不多温暖了整个世界，从我们的父母，到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父母的父母，直到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而我那天面对的并不是一则童话，而是一个生动的、活生生的事实。

生命当然并非为苦难而生，生存却常常与苦难相伴。环境无法选择，爱心却无以摧毁。在苦熬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爱，这种对于生命和人世的自信，让所有苦熬者们的生命充满了殉难的光辉。我之所以说那是“殉难的光辉”，是因为它们的牺牲未必总有结果。也就是说，它们为对抗那些苦难而宁可献出的热血和生命，却对战胜那些苦难未必能起到某种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多的，倒是它们在那种奉献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以及为维护生命的独立、自由、尊严和纯净而进行斗争的意志，鼓舞着、激励着、鞭策着它们的后继者，让后人把那种斗争、那种努力继续下去。而生命的独立与自由，生命的尊严和纯净，永远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

那种精神的光辉是生命在那种苦熬中，像被放在巨大的铁砧上的锻件，经过了反复的锻打和锤炼之后，质地变得无比结实和柔韧，从而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的。那种光辉与那些被功勋、名声与荣誉包裹着的胜利者头上的光环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苦熬着的人们面前几乎很少有鲜花与美酒，很少有闪光灯和头版头条的大幅照片，当胜利到来时，它们往往已长眠地下，享受着胜利喜悦的人们，甚至大多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然而，苦熬者却体验着真正的幸福、自由和高尚。从古至今，许多人所体验所追求到的幸福、自由和高尚都是廉价的，它们不



是金钱的附庸，就是权力的奴仆。而真正感人的幸福、自由和高尚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必须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惨重的代价。

一棵树就像一个人，如果绝望是它们不要也不屑的，在那样的苦熬中受难似乎就是唯一的出路。苦熬当然不是刀光剑影的战斗，不是以恶对恶以牙还牙的对抗，没有人为它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当然也就不可能战功卓著，名垂青史。苦熬似乎只是默默的忍耐，其实却不尽然。野栎树林既不是花园里地位显赫的住户，也不是保护区里备受关照的宠儿，它只不过是一群在荒郊野外自生自灭的生命，唯一能依靠的，除了它们自己，还是它们自己。它的每一缕根须，每一片枝叶，甚至每一股筋脉、每一滴液汁都被调动起来，生命的能量也在这种境遇里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它们苦熬着。苦熬着的野栎树林，一面向下悄悄地、尽可能深地把根须扎进瘠薄的泥土，一面又向上伸展着它的枝叉，它伸展得很慢，尽可能长得结实，以抵御不断袭来的风雨雷电，抗击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意外伤害。它或许算不得魁梧挺拔，有些时候，它摆出的甚至是一个匍匐的姿势，就像一个趴在堑壕里的士兵。但在那样的环境里，它却显示着生命最强悍的伟力。活着是那么艰难，它让我们懂得了那种难以言说的艰难。它在毫无声息的生存困境中创造出了一个有关忍耐的寓言和在忍耐中生存壮大的神话。

有人说过，生命的独立和自由，生命的尊严和纯净，永远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生命向这些事物挺进到了什么程度，就意味着生命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对生命的认识深入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对生命珍惜到什么程度，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才会到达什么程度。



60年代初的一个秋八月，我在高考后因为担心难以考上大学已经找了一份工作。那时，我的几个弟妹都还幼小，因而尽管工资微薄，我却能为父母分担一点艰难。事实上那时父亲的工资也很低，而且经常出差在外，靠母亲经年做些十分低贱的临工，我们全家才能勉强度日。回想起来，那就是苦熬。而在我们那个苦熬着的家里，真正在精神意义上承担着全部苦难的，是我的母亲。不仅因为只有她掌管着全家的吃穿日用，在每天煮饭时，都要面对那个总是露着底的米柜，而且她每天都要强忍着孩子们吃不饱时那一双双贪婪的眼睛对她的呼唤，只有她才最深刻地知道这个家的八条生命每天都在面临着饥馑。对于我能找到一份工作，母亲自然表现出了她应有的高兴。不料几天后，我突然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母亲得知，既高兴又悲伤。高兴无需说明，悲伤则是因为她无法为我准备一套行李，拿出一笔去上学的路费。那几天她一直是默默的。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默默地东奔西跑，为我向亲友们说明情况，以便尽快凑齐那笔路费。我要走的那天，母亲坐在里屋，抽咽着哭了。她说，听说你要上五年的学，我们还要熬五年。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还是好好上学吧，我们会尽量按月给你寄点钱，不要管家里，家里是个穷坑，填不满的……等你毕业出来，工作了，就好了。我也对母亲说，您等着，五年后，您就不会这样受苦受累了。

五年，那是一个约定，一个诺言。在约定与诺言兑现之前，母亲还得苦熬，也许还得更深地沉入苦熬。然而，期待让她对那种苦熬后的日子充满了信心。自此，每次离家远行，从船舷或是车窗回头一望，看见的总是母亲那双忧郁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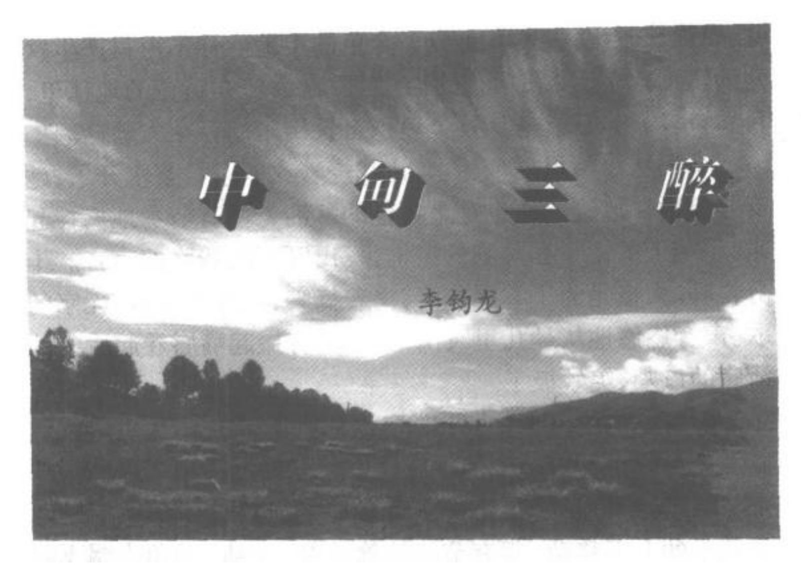
一个默默承担着苦难的生命，犹如母亲，我们只有在长大

后才会从她身上读出那种屈辱而又伟大的高尚。

然而，在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消解机制的现代社会里，有谁还在为生存的尊严挺住？有谁能告诉我们不幸、残缺和死亡的威胁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其实，芸芸众生的生命大多如此。内心的无比坚韧，在苦难中迸发的巨大勇气，拒绝在俗常生活中以小恩小惠表达出来的廉价的安慰或是由此做出妥协的坚决……所有这些，比起那种虚假盲目的乐观主义来，我更愿意亲近这种受难的精神形式，因为它再现了生命的辉煌。

离开那片野栎树林已经很久了。我庆幸那天我没在回来的路上匆匆走过，因而错过那个庄严的时刻。我庆幸。





中甸三醉

李钧龙

1

那次到中甸，接待我们的藏族姑娘卓玛问我：你喜欢喝酥油茶吗？

我回答说喜欢。

她又问：你怕不怕醉？

我笑了：又不是酒！

她说：那好，我打酥油茶给你喝，你要喝多多的。

卓玛的圆形的帐篷就在一条小河边，小河是从长满了挺拔的雪松的山峡里流出来的，雪松枝梢间能看到的山峰，挂着一绺绺白雪，在铁色的山岩衬托下，显得水晶般盈亮。令人惊奇的是，雪松底下，小河两岸，竟开满了金黄的花朵。开得密密实实，似乎有根寸长的细茎，两片嫩叶，就有一蔟花，花遮住了



叶，也掩住了土，大地真正成了金色的土地。你不由得产生这样的错觉：雪松是在黄花的地毯上，小河流在黄色的地毯里，自然，卓玛的帐篷，是从黄金地毯上长出来的一朵大蘑菇。

卓玛从小河里提来了水，让我烧着火煮茶。茶水开了，她支好茶桶，放进一块也是金黄色的酥油，便有节奏地捣拌起来，手腕上的镯子和前胸的银饰，发出叮叮的清脆的声音。十分悦耳。大概是为了掌握节奏，捣着捣着，她哼起了歌，无字的歌。声音悠悠地从鼻孔里飞出来，不时有撮起嘴唇卷起舌尖的清脆的口哨，美妙极了。

再看她的脸，俨然一只熟透了的苹果，真正的黑里透红。高高的鼻梁上挂着细碎的汗珠，有几丝鬓发沾到了那些汗珠上，整张脸显得朝气蓬勃。再看她的身姿，两个圆圆的肩膀随着两手的上下移动，很有节律地耸动着，手袖、裙角也飘飞起来。一个苍劲、健美的体形，全在这些动作里美妙地展现了出来。我看过这类题材的藏族舞蹈，我怀疑创作者的灵感，就是从卓玛身上得到的；抑或是卓玛打酥油茶的动作和声音，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我一连喝了三大碗，结果在她的帐篷里沉沉地睡了一天，我平生第一次，体验了醉茶。

2

到了中甸，人们都会对你说：不到碧塔海，等于没到中甸，也等于没到迪庆州。因而，碧塔海是非去不可的了。

我们去碧塔海，仍由这个卓玛姑娘和她的几个小伙伴给我们带路、导游。

碧塔海，这是原始森林中的一个葫芦形的湖泊，清沏的湖水最准确的形容词就是这个“碧”字。山岩苍劲的影子，树林挺

拔的身姿，鲜花鲜艳的色彩，在湖水中似乎更清晰、更鲜活、更艳丽，更诱人。沿着湖边猎人踩出来的小道走走，你就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植物的世界。到处都是被浓绿的苔藓覆盖着的乔木和灌木，雪松、栎树和杜鹃树。杜鹃树几乎成为湖边树的家族：有的高大得出乎想象，粗大的枝丫伸向湖中，垂挂着碗口大的花朵；有的矮小得像株小草，茎叶贴在地皮上，但多数是一两丈高的灌木丛。六月正是花开的季节，紫红色的、粉红色的、淡蓝色的和洁白色的，月宫中飘立而落的仙女。此时的我们，自己也不知身置何处，仿佛随着她们的长袖飘飞起来……。

夜深了，篝火暗了，卓玛的舞步、歌声也停了，但我们仍坐看一动不动，不言不语，陷入一种痴迷的状态之中。卓玛惊叫起来：嗨，你们都醉了！

我说：是啊，我感觉好像是醉了！……但说过这句话之后，我立即便清醒了：不对，我们并没喝酒啊！

卓玛解释：不是醉酒，是醉花！

醉花？我惊奇了。

卓玛肯定：对，是醉花！湖里的鱼，吃了那些杜鹃花瓣，花瓣有毒，鱼就昏迷，浮在花瓣上，我们都叫这作“杜鹃醉鱼”；你们又吃了醉鱼。这不是醉花？

我们身心都醉了。

会死人吗？我问卓玛。

鱼不会死，人就更不会，只是像喝多了酒，昏昏迷迷，脑子也还是清醒的。卓玛回答。

停了一下，卓玛咕地一声笑起来：死你怕什么呢？人总得要死，除了老死，不就是苦死累死？要苦死累死，还真不如醉



死!

卓玛说完还轻叹了一声。

在碧塔海,在“杜鹃醉鱼”的景观面前,一个藏族少女竟是如此地表达她对生与死的感叹。

我平生第一次,体验了醉花。

3

一伙省、州、县的男女作家,集聚在充满酥油味的招待所笔会,爬了一个星期的“格子”以后,又是那个东道生兼组织者的杨森,提议放一天“羊”,找个地方溜溜。

问去哪?

答曰:奶子河。

于是,两匹牲口驮着帐篷,女作家们提上锅盆碗盏,油盐酱醋;男作家们扛上柴火,还牵上了一只羊。十几公里的山间小路,也算得上浩浩荡荡。

奶子河属于纳帕海水系。由西北面的辛雅拉雪山山麓的天然落水洞中流出,弯弯曲曲流过青青草甸注入纳帕海。我们的队伍越过纳帕海,进入了宽阔平坦的草原。据说这是中甸县较好的草甸子,是较具特色的风景区之一。果然,极目所至,绿草萋萋,各种野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成群的牛羊随草海起伏,如在海中沉浮。作家们第一次领略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美景,欢呼雀跃,有的情不自禁地噢噢乱吼,有的干脆扑到青草里打起滚来。

我们在草原与山峡接口的地方扎下寨来。朝山峡望去,西面的石卡、叶卡、辛雅拉三大雪山峭然挺立,东面顺奶子河远望,是茫茫的大草原。雪山、草原、牛羊,组成了一派塞北风光。



安锅搭灶，杀鸡宰羊，我们州县的作家，并不比他们写小说逊色，一阵忙碌之后，该坐下来品尝自己的手艺了。突然有人问：啊，怎么没带酒来？

杨森嘴角动了动，扯出一个表示歉意的笑容：啊，我忘了！不过，我想……

情急的酒鬼插断了他的话：你想什么呀？还想着你的女主人公咋个勾引纳西赶马小伙吧！

扯出了杨森正在修改的作品，大家一阵哄笑。

杨森仍那么微笑着，一点也不窘迫，看来是成竹在胸：我想……我想，这不是有一河子奶吗！

噢！——大家顿悟：守着一河子奶还要什么酒！也佩服这个杨森，忠实的外表内藏着机敏。于是口缸、水壶、汤勺、菜盆，一齐伸进了河里，以水当酒，围坐在羊肉汤锅边，并碰得叮铃当啷响。干！吼声比平常高了八度。

接着冒出了评语：哈，我觉得还真那点啤酒味呐？

不，青稞酒味！口感真好！

杨森有自己的感觉：奶味，道地的奶味！不然，咋个叫奶子河呢！

有人质疑：奶味？牛奶还是羊奶？

情急的那位诗人作了哲学式的回答：大地母亲的乳汁！……

几碗乳汁合着几块羊肉下肚，不一会便浑身燥热，于是有人建议下河洗奶子澡。男作家们立即欢呼响应，女作家们心也痒痒，但有些犹豫。杨森似乎早有此安排，立即宣布规则，神情仍那么半笑半不笑；大家听着，入乡随俗，按这里藏族、纳西族的规矩，男女共浴，而且要脱光身子……



呜!——哗然。女作家们一哇声地尖叫。

杨森假装严肃:我还没说完嘛!我说的共浴是可以在一段河水里共浴,女上男下。大家注意了:下游,那土坎下,男士;上游,拐个弯,那块土坎后面,女士。至于脱不脱光,考虑到我们的多民族,随意!不过洗奶子澡脱光为好,以免影响感觉。男女可以边洗边大声交流感觉,对歌,就是不许爬上土坝……

我们都赤条条的扑到河里,河水不深,爬着也刚淹过背脊;水温凉凉的,但不刺骨,把水扑到脸上、胸口上搓一搓,滑滑的,就像扑上的是油,但不腻,十分清爽。河底泥沙很细,脚底的感觉是柔软的,但不陷脚,再怎么扒拉,也搅不起一缕浑水,小鱼还不时来咬你的脚趾。

开初,男女两边都嘻嘻哈哈又笑又闹,激动,兴奋异常。慢慢地静寂下来,最后悄无声息。我奇怪,一看,男士们都赤条条地躺到青草里去了,一个个四仰八杈,说在洗日光浴和春草浴了。





女士那边更静。杨森对着她们高声问:洗好没有?

没有回答。再问,也听不到半点回音。

杨森急了,跑前几步:你们怎么啦?

终于有个懒洋洋的声音:我们都在花草上睡着啦!

杨森又问:睡觉啦?你们不怕晒塌皮……

仍是那个懒洋洋的声音回答:你过来瞧瞧……

杨森喊:快起来!快起来!小心凉着!

都起不来啦!奶子澡洗得真痛快,把身子洗得软绵绵的,像喝了酒!

听到这话,我也突然感到浑身飘飘起来,再想扑进河里去,也想把自己埋进细沙里。我说:我也有些像喝多了酒。

杨森感叹:哈,你们都醉了!

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体验:醉水。

4

这段中甸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更难忘记的是卓玛的话:苦死累死不如醉死。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不怕醉死的话,不妨到中甸去走走。

1999 年 4 月 10 日





过去,我没有去过藏区高原,一直把它和雪山、林莽、险峰相联系,总以为藏区除了粗犷、雄奇,便是苍茫荒凉了。

但是,当我走进位于滇藏相交处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高原时,却在这儿看到了藏区的另一种风格,领略了藏区刚健粗放中的那种娟秀、妩媚,品味了雪山映衬下的花海春色,深深地被滇藏高原的神奇魅力所折服。

汽车越过金沙江大桥,经过闻名天下的虎跳峡镇后,便一直向云海爬去。公路两边,不是青山,便是悬岩;不是瀑布,就是山溪。越往高处爬,空气越清新,景色越迷人。瀑布雪白,在阳光下,时有金线一样的细光一闪而逝。山溪,清亮透底,随山势蜿蜒而下,流进金沙江。路边,时有背叉子枪的藏胞走过。久居闹市,从嘈杂的环境走出,面对如此鲜活新美的山景、愉悦中的轻松,把旅途的困倦,一扫而光。



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惊讶的世界!

在这高山之巅,想不到竟是一个如此平坦的大草原。放眼四周有星星点点的玛尼堆,五颜六色的经幡在飘扬。村寨房舍,成藏族寺院状,空气中,弥漫着酥油茶的芬芳。极目远去,巍峨的雪山耸入蓝天,那是饮誉中外的德钦太子雪山和白马雪山。雪山上长眠着中日联合登山队殉难的队员,大草原和大雪山相互映衬着,雄奇和秀丽便天然地融汇在一起了。

过去,一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民谣,生动地描绘了人们心目中的草原景色,眼前的中甸草原、虽有成群的牛羊悠闲其间,但毫无天苍野茫的蛮荒。相反,它却在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今日草原的生机,展现滇藏高原的神奇。

眼下正是冬尽春浓的花季,远远近近,有藏区常见的草本狼毒花开放出的点点金黄,更有杜鹃报春的灿烂,中甸草原花海,也因杜鹃的姿色而名声大振。

这儿的杜鹃花,虽然也是天然野生,但与长在其它山野的杜鹃又不完全相同,它们连片生长,在地下,根串在一起,在上边,它们整整齐齐、高矮一致,枝叶相依,铺展成罕见的杜鹃王国,就像是经过人工种植修饰过了一样。花儿热烈地开放着,蜂儿嘤嘤地歌唱着,看颜色,有红、有黄、有紫、有白……红色中又有大红、深红、粉红;黄色里,也有金黄、浅黄……千姿百态的中甸杜鹃,红色的特别突出,把个无垠的草原,汇成一个真正的红色海洋!草原风多,风中看杜鹃,更别有一种韵味,微风下,花儿轻摇着,草原似有彩云在飞,又像藏女的氆氇围裙在飘落;大风吹来,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便荡起花浪,激起花潮,汇成花海。那气势,更如排山倒海卷过去,又像千军万马压

过来。这时,秀丽的草原,便有了一种壮阔的气概,面对此景,豪情顿生,整个心胸也开阔起来。

高原上,蓝天似乎更高更阔,太阳也似乎更明亮。细看每一朵花,都有一种妩媚、娇嫩的姿色,它们在用自己的色彩对你说:它爱这高远的蓝天,它爱这高原的太阳,它爱这草原的土地。它们要用自己的美来感激阳光的厚爱,感激蓝天大地的恩泽。因此,它们都格外的多情,分外的芳香。于是,由这些多情的朵儿组成的花树花云花浪花潮花海,便不断展现色彩的风姿,扩张着大自然的伟力,勃发出生命的美好。

中甸草原的杜鹃花,美化了这片土地,也美化了这儿的藏族同胞,每到杜鹃盛开的花季,看杜鹃花的人骑马而来、坐车而来,人流相汇,又成了人的海洋。那些来看花的藏族姑娘,乌黑的发辫盘在头上,或缠着红绿宝石串,或包着花头巾,羊毛织的长裙外,系着花条围腰。她们三五成群,手牵着手,手搭着肩,对着杜鹃花指点着,耳语着,忽而又发出金铃般的笑声。她



们的健美，吸引着那些挂腰刀、披楚巴的小伙；她们的笑语，引来一双双火热的目光。在这花的海洋，人因花多情，花因人多姿。花看人，人看花，一个杜鹃花季，多少年轻人，成了成双成对的有情人。

藏族姑娘热情大方，我们邀请她们到花海中照相合影，她们走进花丛，便和你站在一起。像照完了，一位藏女说："大哥，莫忘了把照片寄回草原。"接着还告诉我，她叫珠玛，她们都是州卫生学校的学生，是来自草原的农牧民。另一位叫丹珠的姑娘还说出了几多抱怨："年年杜鹃花开，年年都来外地看花人，年年都有人叫我们照相。可是，他们一回去，就把草原忘了，把和他们一起照过相的藏族姑娘忘了。"

此时，我置身于草原花海中，站在比花儿还美的藏女身边，我觉得，我被美包围着，被美陶冶着，也被藏女热情而真挚的话感染着。我记住了中甸草原这一片花的海洋，记住了比花还美好的藏族姑娘，于是回到昆明洗好相片后，便把照片寄往了原草深处的藏族姑娘，一个美好的记忆，也像草原杜鹃花海一样，留在了心灵深处。





现在,是太阳西行的日子,/我连着太阳,也在西行 /向远处那位慈祥老人靠近 /我已动身了好几年 /越过无数座平坦与高山 /漫长的道路是一脉散盛的花膏 /我今天运用金色的轨迹把它一截截粘连。　　——自题小诗《今天西行》

中甸不很遥远。

迪庆朋友亚笙多次邀请我去滇西北那神秘的高原作客。他说,春天最好,草甸百花盛开,那是羚羊与牦牛的高山,那是黑颈鹤与花冠鹿的草原,那是一扇向所有人都敞开的美丽的帐门。然而,我却选择了秋天。

迪庆高原是横断山的初脉,是地球上最高的陆地——青藏高原的东南门户,是茶马古道神秘的要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仍然是一片未知的领地,是一座神秘莫测的堡垒,是一位让人总想试着接近又有几分让人自惭的美丽姑娘。我之所



以这个时节勇敢地探测迪庆，是因为摄影家张和旅行家雷说这个时节可以拍出好的照片。

十月中旬，省会莫名其妙地下起了阴雨，还不协调地鸣起了闪电，然而，我们还是出发了，由年轻的旅行家杨开着车，我的夫人蒲也兴致勃勃地一同前往，伴随的还有那眼神机敏的美能达、佳能。命运感应了我们的愿望，车才到楚雄，就云开日出，苍天仿佛在暗示我们一定会交上好运。

我之所以迟迟未去迪庆。还因为传说中缺水，缺氧，道路崎岖，饥寒交迫，风沙雪雹等等千难万险，再加上我曾从空中取道去过西藏，似乎觉得迪庆再也不会有什么动人之处了。其实，当我离开白汉场继续北上真正进入迪庆的领地时，我才感到前面那些说法只是没有经过印证的假说或许是一种对那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纯朴的人文关系的嫉妒与偏见。

柏油路不仅平坦，而且十分宽敞，比从下关到丽江的路况不知好多少成。真是喜出望外，使任何一个外来人都能十分轻易又十分轻松地到这里感受人类原始的山川和精神，甚至因此使我在灵魂深处产生一种醒悟和颤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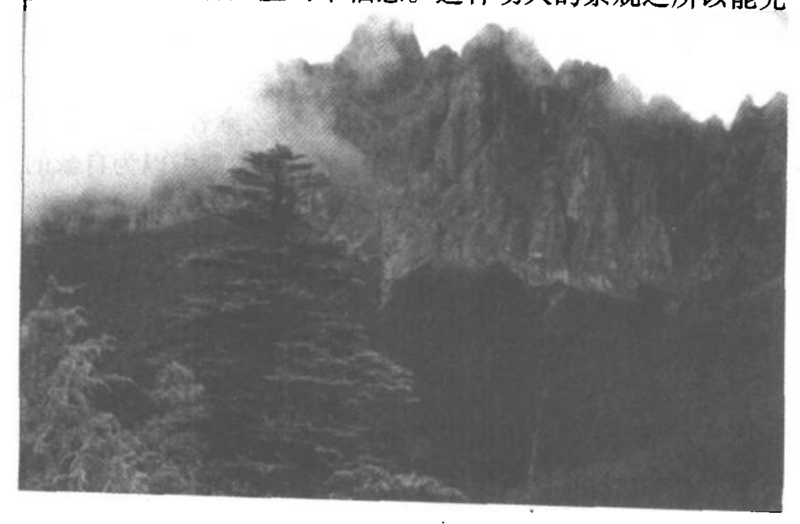
进入中甸，我感到整个高山草原都那么雍容华贵，又是那么朴实可亲。才过虎跳峡，迎来了每个迪庆人都引以为自豪的哈巴雪山，它是迪庆的南大门，是一位高傲的白雪公主，海拔达 5396 米，是第四级阿尔卑斯喜马拉亚构造的产物。这里山顶终年冰雪封冻，主峰挺拔孤傲，四座小峰环立周围，恰似一顶闪着银光的白玉宝顶，雄奇而灵秀，当然最美的是哈巴雪山的夕照，我们也恰巧赶上了，我终生都会感觉到那种辉煌，那种光艳和威严，雪山冰川如同冰塔，晶莹连绵，宛如白色透红的金字塔，一排排列在高原之门。当然，在溶雪深处还裸露出



大山黎黑的骨骼，有如刀削斧砍一般；棱角与层次使人胆怯。峭壁绵延环锁，有的如枪如锥，有的如笔如笋，有的似楼台，有的如寺宇，在海拔 3500 米上的盆地还拥抱著一泓泓的冰渍湖泊，其中最有名的是黑海，圆海，黄海，双海，海拔都达 4300 米。

我平生第一回这样亲近地靠近大雪山的实体，我的目光和镜头都首次朝观了哈巴雪山在半天里的悠然巍峨，在一碧如洗的蓝天下，我被雪山那天界宫关所征服，早已失去了未进入高原时的那种恐怖。

其实，最让人难忘和兴奋的还是在哈巴雪山下的草甸，一片草坝子异乎寻常地开阔，长满了鲜红似火的兰朵，兰朵是一种小草，有的人叫狼毒，藏语叫格里。春天开兰花，而到了秋天叶子变红，一望无际，绯红得有些妖冶，暖且深沉的色调，万物都沐浴在这红色的光海里，不管是远处的雪山，近处的峡谷，都俨然升起一种庄重的幸福感。这种动人的景观之所以能完



整的保留，让我们饱览，还因为这种植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它虽然艳若山茶，但叶脉里都充满了毒素，连牛羊都不敢动它。使人更加兴奋的是，兰朵红原上的景色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单调，在红色海洋之中也有褐石，水塘和鲜嫩的绿草，牛群、羊群仍然自得地在其中游荡撒娇，我们为此拍了很多照片，有兰朵，有牦牛，有白的雪山和红的草地，有绿色的原野和灰色的炊烟，美丽的风景已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物质，永久的雪山和强烈的阳光把原形雕成了立体的图案，我们似乎和所有人都在尽性地欣赏这一片疏密有致的彩釉浮雕，这是没有亲临其境而永远不可能想象到的景观。妻子蒲躺在红草地上，披着红色外衣的身子向后仰靠着，不仅重显了浪漫，而又表露了天真和伶俐，我看得出她的沉醉和满足，透过那一片片白云一簇簇红叶欣赏眼前的景致。“我真高兴，这样的景色要是一两年前就留在我的脑海里，那该多幸福，会增加多少生活的欢乐啊！”这是她说出的话语，也是她心里想到的事情，我惊讶地望着她，她知道这是因为我平时不了解她对大自然有这样的觉悟。理所当然，在我们拍下的数十张照片里，已把这种交融的情绪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我们继续前进，青年旅行家杨从容不迫地，毫无倦意地开着车，我们都十分愉快地欣赏他那整齐的平头、诚恳的脸庞和娴熟的技巧，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讲，他都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眼睛里露出一种特别诚恳的轻松的神情，这种神情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开始感到很新奇，此外，他的衣服让我看到的和那种现代化工作服及浪漫时装都不相同，是用一种十分细密的布料做成的，略有装饰，但质地很好，什么污点也没有，加上那精悍而结实的身体，仿佛是一个特别豪爽高尚的网球运动员，



坐在他开的车上,我们都没感到旅途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段地区,这是一个很美很朴实的小村庄,其中有些老而奇怪的木板墙屹立在旁边,旅行家雷说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夹皮沟。这些房屋的后面,在那些点缀着桦树的草场的尽头出现了一排排高耸的青稞架,上面挂满了芒锦、青稞和包谷,远处是一架架连绵的雪山,村子的中心是一条似街非街的大公路,道路的中段是一院古色古香的漂亮房子,主要的建筑是一座庙宇式的大楼,翘角很尖,在灿烂的阳光下五颜六色多具魅力。轮着摄影家张当导游了,他告诉我们,这里是小中甸,漂亮的房子就是有名的中甸林业局。

一股酥油香从那些看不见人影的木板房顶缝中飘来,勾起了我们难以控制的食欲,在一间十分普通的路边小屋前停了车,雷非常自信地宣布:“我们现在可以舒舒服服地去进餐了。”我们走进去的那一间房子,实际就是一个山林家庭的全部,屋里有土灶和简易的碗橱,在空白的角落到处是废木头,只是在后门外有一棵一人高的苹果树,有五个被霜打红了的苹果与寒风抗争,后门背面躲藏了几个腌菜罐,上面盖了一块白布,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在屋子正中的粗木小桌上开始小饮,主人从正面的墙上抽出了两块木板,露出一个小洞,洞里原来是一台可以放录像的山茶电视机,这是一个从主人的卧室和外面的简易餐厅都能观赏到武打片的最佳布局。我问主人,为什么要在木板洞里放录像,他说因为放在外面过路的老百姓都来围着看,生意反而做不成了。在这种木板棚里进行最纯朴的午餐,使我反而充满了新奇感,两杯青稞酒下肚,我一下子想到了西方小说中描绘的中世纪野餐中的那种令人陶醉的麦酒宴会,这种新奇感,又驱使我转过头去打听主人的简



历。他姓杨，大理州剑川人氏，林业局职工，在林场已干了二十年，现在在林业局电视转播台工作，小餐厅是以他妻子的名义开的，既是住房又是餐馆，还是一个有四张床位的小客房。当我们刚把伙食费付给他，还未来得及起身时，那木板小洞已关闭了，不过，门外嘻嘻哈哈的笑声和歌声却开放了，摄影家张非常自信地说："这是藏族姑娘的笑声，汉族的不可能这样的脆。"他说完这一句话后，背着像机就跑出去了，当我们尾随而出的时候，张已至少拍了七八张照片。原来这是一群无忧无虑的藏族姑娘背着自己家里产的青稞麦来这里打面，打面机在唱歌，她们也在唱歌，这里的藏族姑娘的确很美，皮肤也不黑，加上那花色的头饰和围裙，使音调本来就悦耳开朗的歌声变得锦上添花了。

"夹皮沟"的午餐给了好的情绪，我们仍继续前进，旅行家雷却自告奋勇地坐上了驾驶室，他似乎觉得他应该坐这个宝座上，因为他中午选定在这里吃午餐立了功，不过，他一开车总是显得注意力过分集中，有长长帽沿的旅行专用帽使他略高的鼻梁显得更加柔和，他仿佛要立刻扔掉对刚才佳肴和欢乐的回忆而重新开始生活一般，不仅双眼盯着前方，而且连身体也向前微倾，有点像在伏案写文章，充满了书卷气，和小杨完全是两种风格，说起话来温柔亲顺，慢条斯理，头发虽然不很黑，但和他那晒不黑的脸庞相映襟，真是恰到好处，他的身体一看就是结实强壮的，虽然经常在外面带团旅行，但是一点没有粗野的样子，他穿的摄影背心和我看见过的那种现代化艺术家不同，不是什么猪皮羊皮或高级防水布做的，他只是用一种浅黄色粗纺布料制成，质地很好，也很均匀，又十分干净，看起来像是一位穿着时装性格豪爽而高尚的青年绅士。



吱——嘎，他突然刹住了车，惊喜地叫着："有好景了！"我们都跳下车来，原来一条小溪旁边有三位藏族姑娘在洗涤裙衣。我看见清澈的溪水岸边有几块大石头，姑娘们把背篓丢在远处，而把花花绿绿的衣服丢在水中，就像一张张彩色的网。

而她们自己则把双脚和双手都伸到水里，一边洗一边唱着歌。我在惊喜中沉默不语，甚至有点惊讶不已，我从没有在色彩鲜艳的图案中看到这样的美景，甚至我见过的西藏八一农场的拉萨阿边也不能和它媲美，因为我寻求了多年的一种意境，一种现 实在这里找到了。谁都知道，六十年代有一个歌舞节目风行全国，这就是当时战旗文工团创作的《洗衣歌》，它那种明快的音乐，欢乐的舞姿，有节奏的情节使我认定了它是我终身最爱的艺术作品，但是，我所有在视觉上得到满足的画面都是由歌舞演员构成的，而衬景也都是舞台幻灯打出来的，虽然美丽，但总有些距离，然而，眼前，这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原，山边的小溪，溪边的丛林，还有这几位如天仙般绚丽的藏族姑娘，好像在答复我的遐想，这似乎就是《洗衣歌》的原型。我们当然十分兴奋，为她们拍照，与她们合影，她们大方得叫我们羞愧，公然把刚刚洗好的还未来得及晾晒的最漂亮的围裙又穿起来，一边唱一边跳一边让我们尽情地拍照，仿佛奔流的溪水都散发着一阵阵野花的香气。当我们跳上小坡，重新启程的时候，姑娘们告诉我：她们的名字分别叫齐里卓玛，雍西和顿珠，家住小中甸联合乡箐口铜案嘎。我明白她们用生硬的汉语吃力地说清自己家庭住址的原委，是相信我们能把照片寄到她们的土屋里，她们也渴望能漂漂亮亮地看着自己，这并不是在等待为同胞服务后必然得到的报酬，山里纯朴的藏民还远远没有形成如其他地区那种唱个歌，跳个舞都要钱的

商品意识,她们的希望不是货币,而是对我们的信任与赞美。我十分感激又十分认真地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这也不仅是姓名和地址,是进入藏区颁发的第一张通行卡,我像珍藏身份证一般地妥放在皮包里。

最后,我们的汽车来到一个小山坡,坡下是一个很广阔的村子,其中有些陈旧的土屋立在路边,远处大山有一层层朦胧的建筑，在灿烂的阳光下，一阵阵风沙卷起，反而显得更加暗淡，当然，在蛰居城市的人来说，这种粗犷和坦荡也会别具魅力。“老刘,中甸到了!”雷非常自然的说道。“哦,这是中甸!”我真怀疑他是说错了。当我们一行下榻在建塘宾馆时,当我置身于白色哈达和金色吊钟布置成的宾馆大堂时，我明白了旅行家雷没有说错,中甸到了。

之所以出现前面的误会,这也不奇怪,因为中甸作为地州一级的首府,我对它定位时有偏差,交通警察、城市牌坊、下水道、行道树、高楼……都没有，说它是一个大村子也的确不是贬低，不过，对小中甸的兄长——大中甸的认识仅用一般城市、首府的角度来观察来体验,应该说是形而上学到了极幼稚的地步，它的威严就不是高楼林立，它的迷人就不是灯红酒绿,它的色彩就不是四季如春。

建塘宾馆的客人里有一位西方的黄头发，他说：“这里的美妙如果五年前我就知道，我愿意划着船越过太平洋到这来。”

这才是真话。

建塘宾馆像一座灰黑色的中世纪风格的古堡屹立在中甸旁边的日托勃山脊下,倒影落入龙潭湖,它不是中甸式的木板藏式建筑,而是典型的拉萨八廓街式灰色建筑,每扇窗户都用



黑色涂成了上小下大的矩形的图案，当然屋顶不是用嘎拉土填成的，还是采用现代化的水泥和大瓦，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风格就是充满了特异康巴风格文化，也犹如是拉萨布达拉宫的一个缩影。

建塘是藏语对中甸的称呼，意为辽阔的草原，相传与四川的巴塘，里塘同属藏王三个儿子的领地，所以宾馆也由此得名。大堂里有鲜花、有烛台、有檀香、有哈达、还有酥油灯，宛如一座小庙堂，但是，当你看到总服务台上有能说英语的但又着藏装的彬彬有礼的小姐时，你又会醒悟过来，这的确是一座初具规模的中美合资的现代化宾馆。

吃饭的时候，因为人少，我们都进入了设在一楼的伦巴大叔酒吧，对面的小桌上有一位微微发胖的老妇，她一个人坐在小桌上，服务小姐给她端来了糌粑面，尼泊尔奶茶和青稞面甜饼，看样子是一位贵客，但又说着一口昆明话，还是一身汉族打扮，她一边吃着，一边不住地往我们桌上张望，我也不时地向她报以微笑，一会儿，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她主动地过来，说道："我是宾馆的负责人，过来和你们一起用餐，没有什么不方便吧"我们立即说："欢迎，欢迎！"，她用藏语对餐厅的藏族小姐咕哝了句，那位小姐机敏地把她的一套饮食端过来放在我们的桌上，一番寒暄，一番叙谈，我们每人都品尝了一杯专门为她调制的尼泊尔奶茶，随着那如姜糖水一般的余味沁心，我们和她也成了朋友。她的确是藏族，而且是中甸的藏族，只不过解放初，她的父母到了美国，而她则因晕车晕机留在了昆明，后来当了人民教师，退休时在华坪中学，这个宾馆是他弟弟安尼次仁从美国回来投资和当地旅游部门合办的，因为同时在拉萨、加德满都都有自己的饭店，所以顾不过来，弟弟只



好请姐姐作为全权代表负责管理中甸的这个宾馆。我们赞扬她和她弟弟有远见，有爱心，她笑了，她笑的原委当然不是我们这句恭维他们的话，而是她一种缘性的满足。我们在女主人的陪同下，终于痛痛快快地通过那雅致的木门欣赏了一下这四合院建筑的全貌，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我在拉萨八廓街看到那种十八世纪建筑的封闭状态，四合院中心有十分漂亮的石头和乔治——福利斯座式花园，客人可以在用藏文编号的房间里怡然自得的俯视随风摆动的波斯菊和加里福尼亚贻线草，这种鲜艳和谐，使我感到他们以爱丁堡植物园早期开拓着，一位发现本地植物价值的植物学家命名这个花园的追求与原委。虽是黄昏时刻，我也还可以从房间的窗户口望见西面的中甸市镇，那里有灰色、黑色、白色、红色的墙壁和屋顶，这个被我误认为是村庄的小城因建塘宾馆的美丽而在我心中变得漂亮、神圣了。

众佛之寺——噶丹松赞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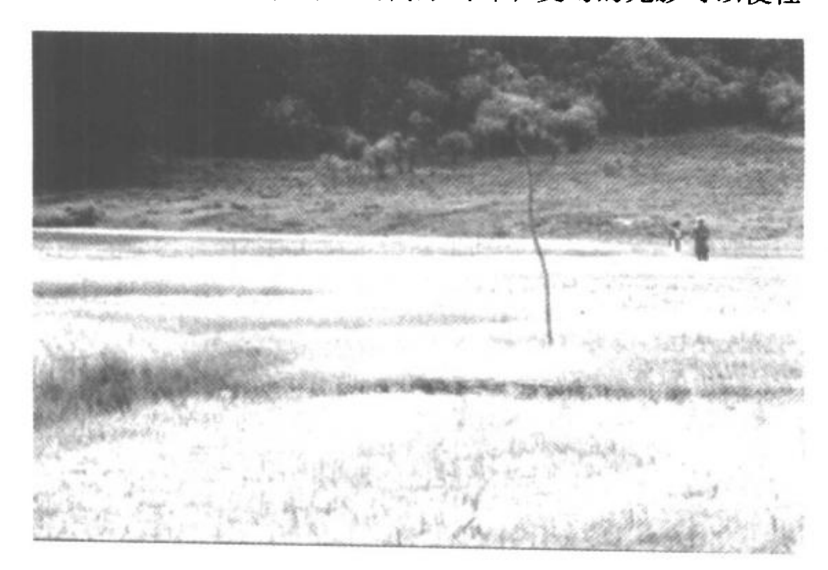
清晨，我们并排站在建塘宾馆这座古堡门前，省会的人还穿着裙子，这里已是薄冰嵌地。我好像是在观看一幅地图，感到惊诧不已。

西边的中甸城像海市蜃楼在迟迟升起的朝雾中勾勒得十分美妙，仿佛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有关整个世界的概念，但它又恐惧又遗憾地被遮掩，免得让这希望的担子过于沉重。

“大家可以上车了！”这是中甸旅游局派出的导游小姐阿

里木，典型的迪庆藏族姑娘，深黑而且略有卷曲的头发，身材苗条欣长，皮肤棕黑，但牙齿特别白晰。她在大山里长大以后，表现得十分骁勇和自信，跟着马帮走出了雪城，竟然到省会上了民族学院的外语系，如今，虽然才20岁出头，已是一个老练的导游和训练有素的译员了，不过，她仍然是属于天真灿漫的空间，因为她一人独在州府，在中甸城里一栋楼房里有一个舒适的单人小窝，来自卡瓦格布云慧之山和犀都冈圣湖的康巴汉子及牧民的后代经常在她的暖屋里聚会，不少的崇拜者为她唱歌喝酒疯跳“锅庄”，她的眼睛总是露出了纯情少女的友好，没有乡里秀才的丝毫清高和傲慢。有这样秀丽而有文化层次的小姐陪我们，谁都会相信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太阳出现了，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太阳，只是一种单调的纯一的微光而已，因为再过不久的日子，冰冻、雪飘就会降临，那将是漫长的寒冬，神秘的高原雪峰和变幻的光影可以使任





何最有理智的旅行家，摄影家为之发狂，但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种纯洁的光亮表明了今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这是吉祥如意的提示。

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先转入了城区的小街。在阿里木和我谈话的当儿，我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我心里要说的话比我通晓的文学语言还要多，仿佛必需从藏族姑娘身上去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当我真正走到这小城的街道上时，我才第一次为那朴素而苍劲的景色感动，那些安宁的房屋，老百姓们穿的秋装和骑的自行车及摩托，还有在阳光下明亮如雪，超过所有圣坛和高塔的噶丹松赞林寺佛殿以及那些僧人们庄重而清朗的语言和古雅而有节奏的行步，都让我惊喜无比。

我们跨进了噶丹松赞林寺佛殿，这是一座于康熙十八年由达赖五世择地而建的藏式庙宇，最初感觉到的仍是我在建塘宾馆醒来时的那种肃穆，我们从南面的门廊走进去，通过一道雕刻华丽而呈朱红色的拱门，来到大庙之内，踏进教堂中部的充满酥油味和红色经幡的浓阴，我们看到了环列四周的神态各异的佛像。寺庙很大，也很宽敞，不过庙房已相当老了，有人在不断地维修，屋顶粗大的过梁仍然坚固地支撑着，靠近每条过道的端顶，都有较大的窗牖，那楼厢与圣坛之间全部是酥油灯的黄金，它们摇曳着红光，在圣坛的两旁，也有几把式样古朴但雕刻精致的木椅，佛堂中部的地面铺满了草垫和锦毯，数以百计的年轻僧佛正在念经数珠，支撑庙顶的柱子屹立在地上，在斜着的光柱之间形成了一种交叉的力量，整个庙堂如浮在黑沉沉海面上的万点金灯乐园。

在这些大小活佛圆头连成的波浪海洋之上，一面黄色幡旗仿佛永远向下垂泻，幡旗上面编制各种如蛇形，如菱形的红

色、白色的图案，就像一幅草率粗犷的油画，又像是原始世界人类和大自然第一次斗争的进军图。这面大旗在香火和酥油灯的烟雾中随着我的脚步而慢慢地向我靠拢，有一位老人在旗下端坐，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粗布长袈裟，手上拿着一串念珠和一本用布袋子包好的大书，这是一位喇嘛，虽然上了年纪，但又高又壮，剃得光秃秃的头顶显得十分圆溜，他的鼻子也大且棱廓突出，还有两扇很黑的鼻孔，脸剃得十分干净，有一片略略上翘的嘴唇和一个阔大而方正的下巴，牙齿紧闭，但双唇不住地翕动，发出微微的，又有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声音很严肃而有感染力，不仅我能听到，而且在大厅里的所有的活佛都能听到，念到一定的节奏，所有的活佛都像川剧里的吼帮一起帮腔共鸣。这是一张神圣而又平淡无奇的脸。这是一双和善但又不是一目了然的眼睛，总之，寺庙里完全是一幅流动着而且有巨大回音的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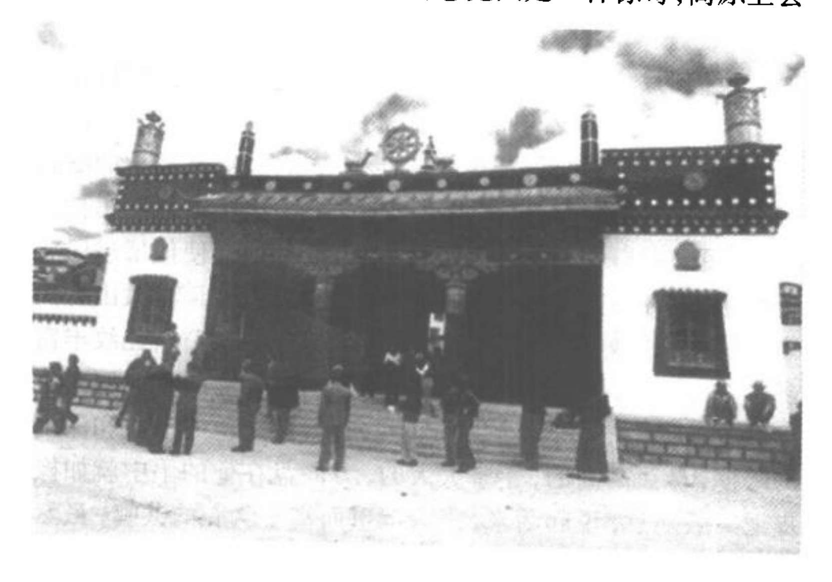
突然，一阵巨大的声音爆发出来，尽管有人的声音，但更大的更威武的则是一个代表宗教力量的乐队的声音，这中间有长长短短的法号，有大大小小的皮鼓，有各种音程的钗和磬，这又是一曲比平时业以习惯而且觉得悦耳的声音更为雄浑的乐章，好像在器乐中吐露出了另一种有殷切希望的语言，从穿长袍的活佛到我们这群穿西装的旅行者，谁也没有被吓倒，反而产生了希望他们永远鸣奏下去的畅想，就我自己来说，我在听懂了这些话语的同时，我的心灵深处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未感觉到的喜悦和希冀，命运之神通过宗教的交响乐把我们带到这远古的世界。

一位慈祥的老活佛过来，我们通过阿里木讯问今天如此热闹的原委，他说是城里有一妇女被人杀了，这里是根据死者



亲属的要求为她咒佛超度,怪不得连今天的午餐都特别丰盛,所有的活佛喇嘛都坐在原来念经的位子上，和周围泥塑的佛像没有两样，担任司务长的喇嘛提着灰色的洋铁皮桶把热腾腾的饭和菜肴舀到各自的钵中，有的没有铝钵的就用透明的塑料袋作为一次性的代用饭钵，大家弯着腰像饮马一般把位置比自己的脚心还要低的食品摄入嘴中,旁人看着十分吃力,他们的功夫和虔诚使他们吃得轻松而津津有味，就像机械化养鸡场里那些驯服的头部灵活的可爱小鸡。

我们走出寺院大门时,已不是我们三五人了,还有七八个北京人开着两辆212型的“城市猎人”吉普车也来到这里,他们自报家门是试车的,为了检验这种车型的性能,一个星期就从北京开到了中甸,崭新的吉普车像拖来了一场美梦,使他们今天过得其乐无穷,因而在离开噶丹松赞林寺时,每个人和来的时候感受都不相同,来的最初感觉只是一种惊奇,高原上会





有这么高大奇伟的寺庙，离开时回首一望才发现，身后的寺庙俨然是一座壮丽的山城。

我甚至闭上眼睛来思索这闪烁在美丽山岗上的灿烂阳光，以及阳光下鳞次栉比的金黄色的建筑群，数以百计的平顶藏式建筑像横卧的火柴盒一个叠一个，一直叠到了白云上面，这是一个令任何人都愿意在此生活的幸福的家园和有美好寄托的胜景。北京的客人说300年前就能修建这样的庙宇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在“山城”前叫我给他们拍了十几张合影，而我更是不知道是怎样就达到了这令人神饱和终生难忘的境界，在这样的生活画面前，任何高档的照相机都显得捉襟见肘。

纳帕海引发的环保风格

我们的汽车像高原上即将进行械斗的牦牛，在灰扑扑的山路尽情地奔驰。我的朋友，迪庆州文联主席亚笙要了一辆北京吉普车陪我们同行，开车的藏族小伙叫吴林，其实他的藏族名字叫七林顿珠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谈话，因为从他的车技来看，简短的对白不但不会带来什么意外，反而会使他增进民族信任感，或许还能减轻他的疲劳。他是一看就知道由大山和大雪训练出来的好汉，上衣是一件非常时髦的夹克衫，花纹丰富多彩，夹克的背上还印着“96. NOSA”的字样，和所有典型的康巴藏族汉子一样，身材高大而壮实，有着深黑色的头发和深沉的眼框，鼻头高高的，手掌大大的，方向盘在他的手中就如橡皮泥一般随意，说起话来，声音沉重而富于胸腔的共鸣，虽然



他脸的表情因为注视前方公路而不能全部地表露出来，但是，谁都可以从那卷曲头发下的双眼里知道，他肯定是一位和善的忠诚朋友。

“你怎么会叫吴林？”谈话是在从容自然地报出自己的姓名之后开始的。

“啊！”他微笑着说：“读小学时老师取的！”停了一下，车转弯，他按了一下喇叭，又说：“老师是汉族！”

“他给每个学生都要取个汉族名字吗？”我奇怪地问。

“不！不是他要取，是我们要他取的。”吴林接得非常紧凑，生怕我们对他的老师有什么误解。

“那你为什么要取汉族名字呢？七林顿珠这个名字多好听！”我追问道。

“老师说回家用藏名，在外用汉名，免得被人欺负”。他点点头，使劲地踩了一下油门，车也更欢快的往山头冲去。

他的谈话，使我又想起了在前面一辆车的阿里木，她也说她的名字是老师取的，我原先以为她本来没有名字，现在看来，她肯定还有一个藏族名字，不过，她的汉族老师对维吾尔族的舞蹈和歌曲一定深感兴趣，不然不会给她取一个“阿里木”，不过，从名字的趣谈上，我隐隐觉得，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似乎都还略有印痕。

说着说着，我们的车轮在一片水流浸过的草原边停下来，要说休息也是，要说搞摄影创作也是，我们所逗留的草原非常辽阔，在恬静平悠的美景之中。

我注意到有一群两群不太多的牦牛，仍然给了草地和沼泽有相当大的空间，不像我记忆中的过去时代和过去城市那样，人们吝啬致极，只希望自己多占领一些，不肯让土地的主

人——自然植物得到适当的权利，在我们脚下，山泉细小的水流在我刚才描写过的花园般的草原深处蜿蜒流动，距我们两百多米处有座美丽的房屋，白色的墙壁上有红色的字样："纳帕海自然保护区"，这几个大字的下面还有一行稍小的字"黑颈鹤栖息之地"，不过，这两行醒目的大字，都不如另外六个黑体字富于刺激："禁止车辆入内！"这个路牌让我想到：既然有禁止，当然就一定是有"入内"的先例，是什么人忍心开着铁轮去摧残这美丽的生灵呢！用现代文明象征的瓦特式机器征服不会反抗的草原是装饰人类的文明呢还是掩饰人类的残忍呢？在这美好的秋季，我们坐在路边俯视这一切美得胜过天堂的景色，心中所感到的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幸福。我身边的妻子，一只手搭在我的膝头上，另一只手支撑着头，斜过身子，对我低声说："我感觉心宽了，变得轻松了！"

这时，我又突然想起了阿里木的名字，大声地叫道："阿里木！你过来！"

阿里木像个小姑娘似地奔过来又像个学生等待老师的提问。

"你肯定还有一个藏族名字！"我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的？"她带着惊讶的神情盯着我，好像犯了错误被人发觉了似的！

"你这个维吾尔族的名字是后来老师取的，上学前家里有一个藏族名字，回家用藏名，出来用汉名，对不对？"我装得很在行地说道，也有几分骄傲，不过，我说完时，笑得最深沉的是对面坐着的小吴师傅。

"你真神呀！才来一天就把我们的事搞得清清楚楚！"她依然亲切地笑并接着说。



其实，我并不清楚，只是经我这样一提醒，阿里木才真的把什么都向我们讲了。

她的家并不在中甸，是我们正要前去的德钦，而且是在一个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的山谷叫鱼崩的小村子，为了能读书，家里几乎是闹了一场大灾难，阿里木要上学，妈不让，爸支持，戒了烟，采苦丁茶到乡上去卖，卖的钱给她买作业本，从六岁读小学一年级起就住校，因为学校在云岭的扎龙村，大雪山的脚下，隔家还有一天路，中间隔着澜沧江，要滑惊险非凡的溜索。不过，这个村里，也只有她读完了小学，更不用说中学大学，中学在德钦县城，吃民族生的助学金，大学是贷款，贷学金三千元，才工作一年就还了一千元，现在还差二千元，她笑着说："最多一年半，我就还清了！"说完，像遇着了知音一般，高兴地用藏语唱起了民歌，我们听不懂，音调和我们熟悉的"高不过喜马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一样，使我意外的，她唱完了能自如地用汉语翻译给我们听："白云在天上走没有边，马儿在草原上跑没有边，江水在山谷中流没有边，藏族人民的幸福在今天也没有边……"真是美妙极了。

我们继续前进，尽管我对吴林，阿里木乃至整个藏民族都发生了新的认识，新的激情，但是，我对前往德钦的滇藏公路及其沿途的景色更是毫无厌倦和时时产生新的浓趣。我深深地向那块"禁止车辆入内"的木牌作了告别的敬礼。

峡谷奔子栏与白马雪山丫口

尽管四周的景色美得如画。我们的北京吉普在山路上依然不断发出了雄壮的告别声，当然这也是不断的惊叹，不断的再见。

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进入了那云南与四川交界处的高山深谷。气温渐渐高起来，和中甸的景色也略有差异，可是，当我们看见的尾西山谷那熟悉的，依然十分清澈的江水，心中和当初出发时一样充满了喜悦。

我们在奔子栏停下车来午餐，这是一个茶马古道上名声非凡的交通要冲，奔子栏是藏族的译音，其意是“沙坝”之意，这个古老的小乡镇从红军长征到解放后剿匪都鸣响过激烈争夺战的枪声，现今横跨江上的“伏龙桥”又叫“驾龙桥”，就是为了纪念1936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夺关路经此地的那页壮丽历史而命名。当然，如今车来人往的街道上，一切污浊和贫困的痕迹已基本扫光，过去许多丑陋的房屋已拆除，换上了色彩艳丽的新木楼，甚至还有了金银首饰加工，卡拉OK等十分现代的消费小屋，但是，不管它是怎么发展，使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乡镇看起来依旧很像我记忆中的那些古老的乡村集市，因为总是离不开简易的客栈，加水的汽车，急解饥渴的小饭馆，在街沿晒太阳的闲人及可以在街上自由散步的狗、猫、猪等等。

在一个十分干净的饭馆午餐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很聪



明，很有远见的姓刘的年轻女人，她仿佛就是这奔子栏的化身。一见我们才走到门口，马上端着热腾腾的茶水邀我们进去坐，一听口音，四川腔很浓，我们一边喝茶吃饭，一边听她给我们讲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关于奔子栏居民的故事。她告诉我们，这里有近一万人，汉藏各一半，有小学、中学和医院，就是德钦县的"第二大城市"了。通过她的介绍，使我们从无数变革看到了现在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别看这个地方小但却有非同一般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电部还派出了一个直属的工作单位驻在这里，这就是水电部驻奔子栏水文站，其任务就是向中央有关技术部门报告金沙江上游的水文信息。这位年轻女人的父亲就是五十年代从重庆的西南水利部直接调到这里来建设的，算是这里的元老级干部了。父亲现在已经退休，女儿继承父业，安家在这里，家里有闲人，就以她妈妈梁大妈的名义开了一个饭店，既补充一下经济收入，也补充一下全家比较单调的精神生活。

这顿饭吃得很有味，四川人做的菜总是可口的，特别适合在长途旅行之中提神补气。当我们正在餐桌上休息的时候，亚笙指着江对面的山坡对我说："你看，对面的房屋就不是属于云南了，那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荣县。"

我一看，对面的房屋比这奔子栏要落后半个世纪，全是藏式土房。我说："那边太差劲了！"亚笙说："德蓉县藏语叫松麦，县城曾想搬到对面的凹卡来，上面没有批准，如果搬来面对金沙江就要热闹很多了，也好发展。"亚笙说话总是平缓的，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其实，他才四十多岁，他跟迪庆多数的成年男子一样，脸色略显深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还带有毛领的短大衣，个头虽不高，但眼睛很有神，虽然在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担



任文联的主席,但并不是藏族,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也不是汉族,而是迪庆州所属维西县的纳西族,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维西工作,后因在文学上颇有成绩,就调来州文联任领导,他的前额头发稀少,可能是写文章造成的,他的小说《十二头牛》及散文是有影响的,被有的评论家称为云南乡土文学的代表之一,他朴实得和雪山一样凝重,衣着、谈吐到行为都是一平淡无奇的画面,当然,他那双眼睛是大大的、深沉的,这双眼睛经常露出和善的微笑,洁白的牙齿美丽地显露出来,使他整个脸面都开朗起来,有时当然也会像诗人或作曲家一样时而奔放,时而沉思。在亚笙面前,我们什么都可以讲,从多情的姑娘到多变的事态,从生意人的庸俗到文化人的虚伪,反正,他决不会打个小报告或者像有些人专门夸大其词地过渡诽言等等,他也从来不向我打听传闻颇多的文联大院里的是是非非,就像一个最实在 的农夫在那块高原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也像一位大森林的警察,神圣地守护着高原文艺无限的宝藏。

奔子栏可能要算迪庆州气温最高的峡谷乡镇了,餐厅的服务员都只穿一件衬衫,而我们的毛衣,外衣也脱了个干净,在旁边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座高高的色彩丰富的美丽的小山,吃完饭,我们一同在街上溜了转,两边有高峻壁立的高山,山下的金沙江因此显得十分狭小,这的确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那雄奇的景色所征服,更为六十年前红军在这里留下的壮丽战斗史诗而崇拜,对于街上那些稀稀疏疏的力求打扮但又不十分入时的居民,我也同时增加几分的好感,至于水电部奔子栏水文站那块已陈旧了的资格最老的木制标牌,把我久久地吸引到它前面,我不知道这块长长的白底黑色木牌后面小门里的人,来了多少,走了多少,留了多少,反正我



对这座小楼和小楼里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永远的敬意。

尽管我们对奔子栏的街景,水文站,贺龙桥发生了新的激情,而且正在为这种激情不断地回味,但也同时用同样亲切的兴趣去欣赏每一段新的有着阔叶、混交云杉、冷杉和杜鹃花丛林的风景，还有大山间雪溶下来的溪水和每一个汩汩作响的旋涡。当然，充满奔迫感和冒险感的时刻要数车行到距中甸138公里处的白马山丫口，汽车刚刚绕过一个斗折蛇行的山路,又向北冲了一个小坡,停在一片灰褐色的山岗下,茫苍苍的大山上只有我们两辆车,人只有我们八个,对面是一座如利齿排成的土黄色的山巅,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棵树,就像才被大火扫荡干净一般,土黄色的山间公路仍然一无所有,只有两根简易的乡村电话线木椿,黄色的山是利牙巨齿的石头,没有路,更没有人,连飞鸟也没见。

我问亚笙:“这里有多高?”他说:“大约4500米”。啊!我叹了口气,怪不得一个个都气喘吁吁,明显的缺氧感觉,我站在山丫口,至少有七级以上的狂风向我们卷来,我像上了月球一般,干燥、干冷、干枯,没有任何生命流动,但是,这透明的天空，苍凉的山峰，蔚蓝的云层倒是使我一行的镜头大饱了口福。我们把毛衣,羽绒衣全部穿上还觉得寒意袭人,这种和金沙江边奔子栏在景观和感官上天地反差，使任何一个客人都不相信离开奔子栏才三个小时，我甚至感到到奔子栏那个小镇就是送我们入太空的热闹的地面发射塔了，不过，山越高，越有看的内容，只要往远处一望，巍峨屹立的海拔5140米的白马雪山仿佛伸手可触,一条条小溪沿着山间奔流而走,在阳光下匆匆发光,宛如雪山献给青山的洁白哈达,山下密密层层地长着一片片飒飒作响的杜鹃花树，树根处是灰色的结了籽

的草丛,在杜鹃花的枝干和野草籽之间,看得见一块块平坦的小草甸在恬静的阳光下伸展到山凹的深处,一层层可以叫做山丘的高地实际上是最美的收场,只有耗牛才能成群结队地在其中游动。在我俯视的尽头,这一切构成了一层层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飘带,从金沙江到雪山丫口,从中甸平坝到缺氧的高地,所有的绿色的山林,灰色的山岗,在我的心目中都变成了永久保存着的清晰美丽的图画。

下午六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德钦。

朝觐梅里雪山

在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深情地走世界,看世界,可以说到过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的人是很多的,甚至到过新加坡、马亚西亚、泰国、香港的人也不少,但是,我敢肯定的说,到过德钦的人绝对不多。

开始的时候,我们从车窗往上面看,因为有雪山、有彩云,但是,当我们跨过水磨房以后,我们的眼睛都往下看了,原来德钦县城所在的升平镇嵌在大山的脚下,是一条淌着水,滚动着石头的山巷子,像一个安静的大矿沟。

尽管德钦的藏语意为"极乐太平",但是,我们没有在县城停留,更没有作乐,已过下午六时,但谁也毫无饥饿感,在摄影家张的鼓动下,先把车开到了飞来寺,目的是要拍梅里雪山的夕阳。

张是一位很能吃苦的摄影家,自从拿起了摄影机,他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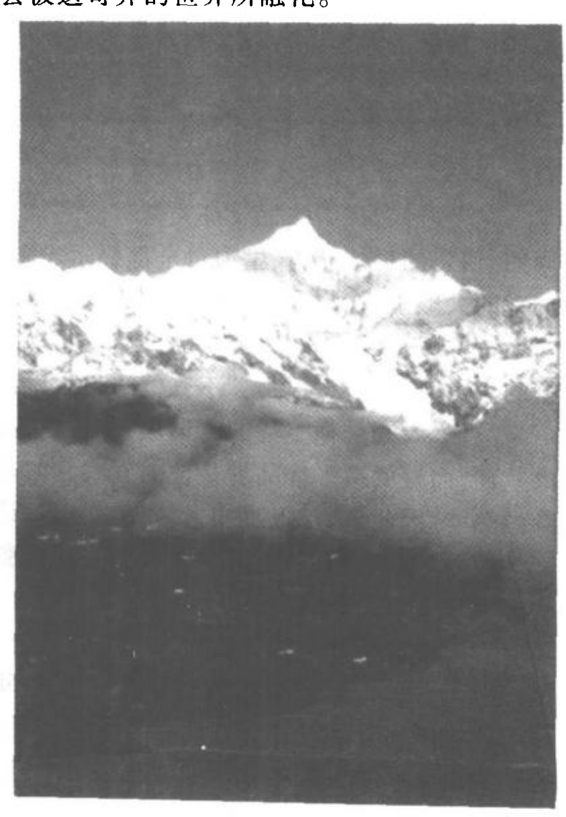
切乐趣和追求都在这卡嗒卡嗒的节奏之中，服饰用不着讲究，常常穿着一件类似劳动保护工作服的摄影背心，上面蒙满了灰尘也不觉得难过，至于他的发式，那可能是从来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经常给人的印象是前额过得去，而后脑勺则有一撮“骄傲的尾巴”翘起，不过这和他脸庞上那颗善意的肉痣相呼应，也更襟托出他心境的平静，讲起话来，声音细小温柔，常常使你听错内容，如果用常人的眼光，他也许是个养路工、电工、驾驶员，最多也是这方面的工头，似乎和艺术家无缘，但是，只要和他接触一天，不，半天，你就会感受到他作摄影家的敏锐和勇气。

我们在旅途中，打盹小憩是常有的，然而，只有他永远睁着一双不太大但有非凡审美力的眼睛，突然会大叫“停车，停车”，这个时候，我们的视线都完全听他的统一指挥，他那种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生力量全部显示出来了。因此，在松赞林寺的大殿里，在噶丹东竹林寺的前廊里，只有他才有勇气不顾喇嘛的“教规”，不顾大佛爷的怒斥，拍了好几卷别人不敢去拍的场景，他的口头语是：“不管他的，拍了再说！”，一半讲究，一半马虎，看来是他生活的辩证法，像机在他的眼里是最美丽的东西，而好的摄影作品就是他的发式和时装，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热能，因此，饿了也不知道，吃什么也不计较，或者不必认真计较，那怕德钦县的主人等着我们一同用餐他也不管，拖着我们就往大山里跑。

飞来寺在德钦县城的西南方，大约10公里的土路尘土飞扬，这是一条典型的、巍峨的、狭窄的、饱经风霜的公路，虔徒们沿着这条小公路对着远处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峰念着古老的经文，一辆辆从西藏开过来的东风货车像战车一般疾驰而

过，车上坐满了灰沙覆盖满头的藏民，他们带着锅盆碗筷和其他炊具，不远万里到这座神山面前来朝拜顶礼。这些远方来的汽车仿佛专门为朝山之徒而设计的，全车涂满了红、黄、绿等艳丽的色彩，车头上用彩色铁皮焊成了牛、鹰、蛇等各种使人崇拜的吉祥物，当汽车飞驰而过时，车上的藏民和这些吉祥物一齐向我们欢跃，这是一阵突然激发出的呼啸。

真是从未见过的奇景，谁都能在这里体味出一种人类共同的感情，谁都会被这奇异的世界所融化。



我们在飞来寺前面一片杜鹃花的枯枝丛中架好了三脚架，等待落日的光辉，此时狂风大作，寒风逼人，这种我们很少体验到的寒气，阻止了树木的生长，生命力极强的杜鹃花也变成了一片荆棘，微微有点绿色也只是地衣和苔藓，当



然，偶尔也有一两朵不知名的羞怯的兰花在顽强地绽开。一阵狂风吹来，在腰上不断打旋，天色突然灰暗了许多，我们把风雪衣穿上，把防雪帽戴上，但是还是越来越冷，就像在林海雪原中站岗的哨兵。

我很快把三脚架架稳后，立即抓紧时间到我真正向往和追求的另一个目标走去，它离我的三脚架只有十来米，所以，我很快就来到了它的身边，这是一座矩形大理石墓碑，上面刻下了使我凄然泪下的碑文："首次向梅里雪山挑战的勇士在这里长眠/秀峰大地静相照/高洁精神在其间"下面是殉难者 17 人的姓名和殉难的日期：1991 年 1 月 4 日，最底部是立碑的单位，有中国登山协会，云南省体委，德钦县人民政府，日本东京大学学士山岳会。竖碑时间是 1991 年 5 月 1 日，在殉难者的人员名单中有这样三个字，他一跃入我的眼帘就使我含悲饮泣，这三个字就是：王建华。

我认识王建华，不仅仅因为他是重庆人，主要是因为一段十分友好的合作建立起来的难忘友谊。1990 年 4 月 22 日，日本国际民间艺能协会的事务局长蝋慧已子女士来云南考察楚雄彝族的民间歌舞节目。我陪同前往，工作人员告诉我翻译在昆明医学院门口上车，当我们的丰田面包车在医学院大门口刚刚打开车门时，一位矫健的青年一跳就进到里面来了，原来这位壮实的运动员就是王建华。他毕业于体育学院，在昆明医学院也是教体育，他很娴熟的日语完全是自学成材的，因为是体育教师，几次和省体委的代表一起出访日本，口语翻译的能力当然就完全进入自由王国了，我甚至从直观上感到他说日语比汉语还准确，还灵活。体育职业使他总是充满了精力，脸色如反光的红绸，脸庞宽厚而充满了微笑，所以还有一个绰号

叫“老虎”。这个绰号并不是他外表的象征，因为他的外表和气质和日本小姐一般，而是代表了他勇敢的性格，他极爱探险、冒险，几次和日本登山队一起登山越岭，是个典型的柔中有刚的好汉。1991年是他第二次和日本登山队一起登梅里雪山，既是云南的运动员，又是登山队的翻译，在临近成功的瞬间，不幸全军覆没。当我从电视上听到殉难者有他的名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记得在几天的合作中他抽空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日本人的故事和他在日本的生活，甚至日本姑娘如何追求他，他又如何拒绝，他还说他要和我一起合写一本中国人在日本的报告文学等等。我把和他的合影拿出来，他总是微笑，壮实的胸肌，笔直的腰板，怎么会被那软弱的雪花压死呢？我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当晚，我来到医学院他的家里，守在灵台前的妻子翁彩琼证实了这一噩耗。小翁也是体育老师，身体本来很好，但现在脸色苍白虚弱不已，在一起哭泣的还有才从重庆赶来的王建华的父亲和弟兄。

我没有怎么安慰小翁，只祝愿建华在那圣洁之山永葆圣洁的精神，当然，也幻想有朝一日冰化雪融他会突然坐立而起，虽然需要这样的寄托，但哀思也需要化解，我当时就决心有机会一定要来梅里雪山面前亲自祭悼友人的灵魂。

对面的雪山是巍峨的，眼前的墓碑是低矮的，人类不可能战胜一切自然的伟力，但梅里雪山这样的高山终会被登上的，我寻摘了几片绿叶和小花，静静放在墓前，深深地鞠躬，安息吧，朋友，安息吧，勇士，在我的心里，当时还翻涌出了这样的诗句：“记忆的彩云在风中漂移／站在墓碑前／仰望这世界上最高的坟墓／怀念的白雪越叠越高／首次向卡格博峰挑战的勇士／有我亲密的朋友／能长眠在这滇云第一峰／布满了惬意



和骄傲/我是不是应该等待/你们在现场向我述说那伟大的瞬间/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挽留的/你最先盖上了鸭绒般的圣袍/也没有人能和你们比拟/后来者的人生在你身边也才刚刚启航。”当我今天在书案前记录这篇追忆文字时,已得知1996年中日登山队第三次冲刺梅里雪山又宣告失败。

于是,我们有理由说,梅里雪山是有冷酷的生命的,不仅是对登山队这样的强大征服者,就是对我们这群顶礼膜拜的热爱者都是如此,现在,山的一边已没有太阳,灰黑一片,山的另一边只有烛光一般的微笑,看来朦胧的夜色宣布了张摄影家计划的失败,除了冻僵的全身以外,什么收获也没有,当然,我是例外。

但它的政治地位却要高得多,各路神山都要前来向它秉报。有一次,它正在拉萨坐朝,忽然一只小蚊虫飞到它的鼻孔下,他用手拂开,蚊虫又来了,在这种使雪山之王十分不愉快的状态下,它的脸上会产生种种奇异的慢怒和变化,它的鼻尖一抽动,一个喷嚏打出来,结果蚊虫被打死了,远方的梅里雪峰也同时发生了雪崩,这只是得罪了神山,只发了一下小脾气,就会山崩地裂,这样故事,阿里木的衣兜里不知装了多少。他又说,梅里雪峰北管到喜马拉雅,南管到苍山十二峰。苍山以前有十三峰,自以为人多势众,不服梅里雪山王的统治,梅里雪山一挥手,就砍了一个雪峰的头,结果苍山只有十二峰,砍掉的雪峰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洱海,积雪化成了海水,说到这些,阿里木的脸色也变红润了,为我们对她的赞美而感到自我陶醉,直到这时,她才批评了摄影家张,她说:“张老师,你们下午去飞来寺拍梅里雪峰,也不问问我,我才去服务台找个人,你们就跑了,我就知道是白跑,那个时候,梅里雪峰是不会



来见你们的，只有早上，早早地起，还要碰运气。”

我们就是按照阿里木的指示早早地睡，也早早地起。

果然如此，车才过塘上丫口，就被那座壮丽的、辉煌的，无比激动人心的梅里雪山美景扣住了，我们在一个视线很开朗的弯口上停下了车，群山还万籁俱寂，车旁边是一个古怪的圆锥形小石山，圆锥里面是空心，有一些被烧残的枝叶，石头上面插满了如万国旗一般的经幡，这种景观，在西藏我也累累见到，因此，我可以准确地叫出它的名字：玛尼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藏民的一颗心，既有寄托，也有希望。此时，金红色的阳光已照在雪峰上放射出永远不完的光泽，风在山谷里呼啸，云也在天上游移，但是，这时的云永远也遮不住美丽的雪峰了，当我们用摄影机拍摄它的无与伦比的雄资美景时，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充满了骄傲地爱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外壳，因为这个外壳上的山峰，比情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美好向往还要动人，甚至感到那种对人类的行为和思想的无尽无休的批评和无限的好奇心也一去不复返。吴林这时候也顾不上和我们统一行动，他拉着阿里木和我妻忙着在玛尼堆里烧树叶，插花枝，念那种从中世纪就通往天堂的六字真经。在这里，天堂和来世都变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对着神秘清晰的山峰完全触手可得。

冈曲河畔的传奇故事

重复的道路本来很容易使人意志消沉，灵感迟钝，然而，



不爱说话的亚笙则常常安排得让你喜出望外，我们沿重复的道路返回，才过奔子栏，亚笙就宣布说我们到江边去访问一个名叫禅伽度村的藏族村子，而且那里还有他的朋友，我想，也许那里就是他进行文字创作的生活根据地。

刚在这个时候，我们碰到了一群养路工，亚笙叫停车，这使我们耽搁了一会儿，可是这不仅不感到遗憾，而且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到日落前为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藏族的工人群体，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妇女，我看到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怎样为了新的生活而走出了村落。又怎样从事一种真正的必要的工作，他们的鹤嘴锄和十字镐发出卡塔卡塔的声音，使我想到总是被人颂扬的拓荒者的形象，他们在劳动时，还唱着有节奏的藏族民歌，面对艰苦的劳动也如歌声一样并不觉得厌倦，表现出十分的热爱。他们把花花绿绿的外衣放在路旁，叠成整整齐齐的一堆，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坐在旁边看着，我看得出来衣服上面的金色和红色的刺绣发出丝丝光芒，我断定这些藏族女养路工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汉戴史密斯主张的“金光灿烂的清洁工人”有点类似，劳动已经充满了浓郁的节日色彩。

亚笙走下车去，和一个身体结实的藏族妇女讲了一下，那妇女突然高兴得眉飞色舞，拿起了铁铲，抱起了衣服，和一位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工长用藏语交代了几句就上了我们的车，其他的工人，尤其是几位年轻的藏族姑娘也停止了工作，聚集在我们的车旁，开玩笑似地推动着我们的车轮，同时还发出爽朗的笑声。当我们的车轮像老马一般走过了这段尚未铺修好的路面时，姑娘们更是如自己获得了胜利一般发出了欢呼，似乎是在羡慕这位妇女有客人来接她而带来了好运气，又



好像是在为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送行。

在车上，亚笙介绍说，我们就是到她们村里去，我们立刻充满了诗意，而女人则仍然用藏语宏亮地和亚笙笑着，谈着，我问亚笙："她在谈什么，是欢迎我们吗？"亚笙说："当然是，她是说，她们生活很好，在干一段有趣的工作，而且周围全是一些快活的伙伴，一切实情都觉得仍是在跳锅庄舞一般，她们是那么幸福。"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但觉得在语言的表达上，亚笙一定作了加工，作家嘛，总是这样。

我们立刻离开了金沙江边的主干公路，沿着支流网曲河而上，如果我不是从奔子栏重新启程的话，我一定认不出我们停车的村庄竟然是在全省最贫困的迪庆的山区，因为这里的网曲河水不仅透明清洁得如同大家常常饮用的矿泉水，而且这条平坦的公路穿过的正是阳光普照的，色彩绚丽的，如松赞林寺一般高大的藏式楼房，河流上有一条条用木桩搭成的美丽的栈桥，桥边还有几只漂亮的小船，藏族村民的房屋有的建筑在路边，有的建筑在水边，也有的建在小山坡上，屋前都有幽深的小径，每座房屋四周都是茂盛的木林，甚至还有一蓬一蓬的楠竹。房屋都非常坚固，设计很大方漂亮，但外表仍然是藏式乡村化，仍然体现了自耕农传统住宅的特色。当然，院坝里还停了几辆东风140的载货大卡车，亚笙说，这是藏族农民自己家的，全村有十多辆，用来跑运输。这使我的感觉一下子由自然经济的世外桃园上升到了繁华的商品经济集市，但是，看看村子里一位位姗姗走过来的藏族妇女，她们的服装一点也不现代化，仍然是漂亮的多彩围裙，使我仿佛置身于即将开幕的藏族篝火晚会，使我禁不住要主动开口和她们不仅用眼神而且要用语言进行交谈，以引起她们对我们的注意。



我们从这些十分华丽的建筑物中随便选了一道高门进入了厅堂，而亚笙则随着那位妇女到她的家中去了，我们走进木制的大门，面前是一个庭院，紧接着就是楼房，房檐很高而且装饰得十分漂亮，这种建筑的结构包含着拉萨藏式建筑和丽江纳西建筑的优点，但又不是这类建筑式样的简单模仿，我略数一下，这家人大概有十六个房间，真是令我们这些城里人垂涎万丈。

主人宗古网昌在客厅里招待我们，他昂藏七尺，个头很高，坐在火塘的正上方，他的女人是一位容光焕发的少妇，竟然穿着一条牛仔裤，这是在村子里我看到的仅有的现代化服饰，还有两位老人，爷爷68岁，精神明晰，奶奶70岁，更是乐乐呵呵。虽说我对整个建筑早已浏览了一番，但对这座非同一般的家庭布置仍然抱有极大的兴趣，就像一个人在街上看到了一张可能永远再也看不到的有趣的或可爱的脸庞时一样。我发现，客厅里竟然有很多使我心灵震动的色彩，火塘的正上方是一幅崭新的毛泽东的彩色画像，下面有四个用金粉写的汉藏两种文体的大字，汉文是：稳坐江山。左面是一幅天安门的彩色墙画，下面也有两种文体的字样：太阳升。右面是一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四人合影彩色画像，字样是：东方红。而这些整齐的彩色图画的两边还有一幅对联："民族振兴日月增辉；中华崛起山河竞秀"。我有点不敢相信他们能够理解如此深厚的政治内容，甚至觉得他们是因为颜色好看而买回来的，所以，我冒昧地、但又是十分礼貌地问男主人："你知道这幅对联写的什么吗？"他笑了笑，露出了十分漂亮的镶牙金丝，公然用诘屈聱牙的汉语把对联念了一遍，接着说："写的民族团结，人民幸福。"说完，笑了一下，又指着领袖的画



像说到："毛主席的恩德比老佛爷还要大，他永远在我们藏族人民心中，我们天天都要朝拜他，希望他保佑我们生活吉祥如意。"他一边说，那勤快的女人已为我们打好了酥油茶，还给我们献上了青稞粑和奶渣，酥油就是本地加工的黄油，在细长的木桶里放进用砖茶熬的汁和少许盐，有的还放一核桃仁米，再放上一小坨酥油，上下打动使茶水和酥油充分融合，就成了带乳状的酥油茶了。奶渣因为是去了油脂后奶的凝聚沉淀，雪白透香，有点像汉族人用糯米做出的涝糟，可以用盘子盛上，我在西藏吃过酥油茶，第一口时觉得有点膻味，但很快就爱上了，我可能属于藏民说的上了瘾，不喝就要病的人，所以，主人才端上来，我就喝了一大碗。而奶渣我在这里才第一次品尝到，一口吃下去，觉得清凉生津，有点像冰琪琳，只是觉得淡了一点，立刻向主人要求加点白糖，使我受宠若惊的是主人竟然给我端来了一大碗蜂蜜，我舀了一勺，拌进去，再一尝，比冰琪琳美过百倍，既解渴又提神。坐在四周的雷，杨，张及我夫人都有苦难言，浅尝辄止，我有我这样的口福，只有羡慕地望着我大口吃奶渣，大碗喝酥油茶了。

在我们边吃边谈边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里的火塘一直是冷的，而且压根就好像没用过，水泥的塘台也只是如北方的炕桌，完全是个摆设，而在房屋的另一角则另有两架电炉在轮番地服务。

亚笙这时早已从他朋友回到了我们身边，他看透了我的好奇，马上解释说："你瞧，和其他农村不同，这个村子不仅不烧柴禾，也不烧牛粪，全都是用电。

"他们村自已有个发电厂吗?"这当然是十分自然的问题了。



"没有!"亚笙笑了笑,像主人一样自豪地回答。"江对面有个德荣水电站,电用不完,需要消化,所以接过来让老百姓尽量用,每户每月 24 元包干。"

我们一行人都羡慕不已,怪不得主人作各种食品的速度如梦中变化一样快捷,我们的赞美声感动了主人,他们笑得也更动人,而亚笙、吴林似乎也成了主人,同样显出了骄傲和得意。

"活佛来了,活佛来了!"这时,阿里木突然从门外跑进来惊喜万分地对我们说,其神情如同回到了孩提时的乐园。

在我们都为之振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走近门口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随后又上到第三层楼,至于男主人宗古网昌,他十分高兴地听着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像一位作曲家刚完成了一幅比原定计划还要美好动听的乐曲似的。

"是的,是我们请来的远方活佛,他要为我们祝福。"

这是吴林师傅译出的主人的语言,但是,当他翻译完了这几句话后,已经坐不住了,带头起身向三楼奔去。

三楼是清洁而空荡的,中间堆放着包谷、青稞之类的粮食,左边的房屋里有一位老人穿着黄袈裟在念颂贝叶经,专心得世界上似乎都不存在,只有他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上来,他连头也不抬一下。我以为这就是活佛,径直向他那里走去,被阿里木拦住了,他说:"这不是活佛,这是请来专门颂经的师傅,包吃包住,每天五元钱,每家都要轮着请,以驱灾祸"。

在楼的右边,突然有一男一女的两个黄头发的外国年轻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先是很惊奇,马上又平静了,因为路上旅行家雷就向我介绍说东南亚、台湾、港、澳的旅行者属于享乐型,希望汽车一直把他们送到景点,不走一步路,住的至少

要标准间，而欧美的旅行者，虽然他们收入不薄，但却是耐苦型的，他们富于探险，乐于吃苦，甚至是自找苦吃，这两位金发青年，肯定是属于这类徒步旅行者，不然，永远也不会走到这个村子来。

不过，才过了十分钟，我就明白了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我们终于走近了右边的一间空房，里面围满了人，除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外，还有一些临近的村民。午后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在一件中年人披的红袈裟上，显得格外的醒目，人们向我轻声介绍说：这就是活佛。

所有的人都十分虔诚地依次序地请活佛摸顶颂经，以求平安，人们端上有米、麦、荞、青稞、玉米等粮食的五谷碗，请活佛对着上面吹气念经，表示能消灾免祸，来年丰收。

我们一 行人，第一个膜拜的是阿里木，她是为了求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第二个向活佛跪拜的是吴林师傅，他求个开车平安，一帆风顺。每个朝拜者心情都是一样的虔诚和顺良，而活佛的笑脸像一扇永远敞开的通向幸福之境的大门，他给每一位膜拜者都一样地认真念颂真经，还用红布条、白布条扎成一个奇怪的小辫，里面放有几颗五谷粮食，郑重其事地赐予跪在面前的信徒。

我的夫人蒲对于教义香火正处于信与不信，明了与朦胧之间，也就是在这个尺度上，更充满了追求，充满了激动，瞬间变得比任何一个藏民更无限的信仰，她热泪盈眶，虔诚无比地挤上前面，要求活佛为她摸顶赐福，她不会藏语，也说不清要求个什么吉利，只说要一个像小吴刚才要的一个黄色辫子。活佛笑了，说：那是保祐开车平安的，意思是劝她可以退下去了，让别的说得清晰的人上来，蒲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面前，哪



里肯让? 此时的她，反应之快令我十分惊奇，立刻冲口而出: “我也开车,开摩托车。”其实她哪会开摩托,只是才学会开助力车。活佛信了,而且以对女性更爱护的大慈大悲,非常认真地,比小吴那一条还要扎得细致地扎了一条长长的黄辫,还为她赐念真经,摸顶祝福。当夫人从下跪的木板起身走到长廊外面时,她的眼泪还放着莹光,脸色也白里透红,甚至在我的记忆中,几年来,很少有如此动人的形色,她只说了一句:“我太幸福了,太高兴了。”我则笑着回答:“祝你平安,好人一生平安!”

活佛年纪不老,也才四十来岁,个头高大,举止文雅,皮肤不黑,头顶也不很光,对任何一位膜拜者都是报以温柔的但又是神圣的笑容。他身边有一个操着川康口音的秘书,也穿着袈裟,个头矮小得多,负责安排跪拜者的秩序,同时也负责收取大家奉送的献金。

两个外国人站在门外，不像有的旅行者那样忙于摄像猎奇,最使我惊奇的是他们手上也在数着念珠,我希望知道他们的身份，也希望知道他们的国籍，这使我不得不主动接近他们,幸好阿里木是学外语的,使我们的交谈变得畅快。

结果,我又失望了,阿里木在和他们对话后告诉我,他们是西班牙人,英语不流利。当然,不流利总比一点不会好,经过一番艰难的咬文嚼字，最后竟然让我得到一个喜出望外和不可思议的结果。

两位西班牙人,男的叫安德里格,28 岁,身体健壮,个头不高,一头黄色卷发,四四方方的脸型,十分和谐而庄重。女的叫卡德门,25 岁,胸脯丰满但腰身略显粗壮,面色白里透红,头发不长但紧扎在脑后,穿着一条短裤。他们先赞美了这里的

自然风光，说在西班牙已找不到这样和历史如此接近的景色了，然后才谈到了他们都是西班牙的大学生，信佛教，而这位活佛就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是随活佛从马德里到香港，又从香港到德钦，他们一路是传经考察，准备从德钦一直到拉萨，要在那个佛教圣地大办佛事。

马德里—香港—德钦—拉萨，两个外国人在数着念珠谈论他们的行程时，平淡得像我们向人问路一般，丝毫没有畏惧态，也没有狂妄感，我倒好像在听一则神话。

在这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边远小村，公然有几位这样神通广大，貌不惊人的非凡人物，怪不得主人曾告诉我是“伟大的活佛”。他们的到来，仿佛使这个幸福的村庄获得了再一次的重生，这种重生，就是对尘世生活的热爱，对幸福时代的满足，当然也希望对命运中不幸的安慰。

在这个小村子里的奇遇，使我不得不在返回的车路上沉思，仿佛我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去完成了观光。政治的、宗教的、精神的、现实的、外国的、中国的、世界的、民族的，这些经常出现在我们学术讨论会上的名词，现在都健康地、有序地在脑海里打印来。这个小乡村，这些幸福可爱的藏族的人民，还有那几位抛弃了财富和享受而来到这里获得了充实生活的黄头发西班牙人，使我心里立刻充满了不可抑制的喜悦。

“香格里拉”真香

当我们的专业摄影包装满几十个摄完的彩卷，当我顺利



地返回中甸,并收拾行装即将离开迪庆时,似乎感到迪庆的神秘帐幕还未全部揭开，我们这类浮光掠影的不速之客永远也不可能体验透彻迪庆的魅力。不过，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希而顿。他在1933年曾因出版一本畅销书《失去的地平线》而名声大噪。书中描述了一名驻印度的外交官和三位朋友乘坐飞机因故迫降在一个雪山环绕的神秘峡谷群中的村镇,这是一片与世无争的和平、宁静并永恒不衰的净土,他们因祸得福,在这块圣土上每走一步都是对人类生活和对地球认识的愉快发现，小说把这块美丽的土地典型化为“香格里拉”。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香格里拉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多少,但探险家们又渴望着认识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地球及人类环境的过程，“香格里拉”虽然是小说中描绘的典型环境，但是,一切处于自觉状态的学者,读者,探险者,在受小说形象描写的感应同时，也坚信“香格里拉”绝非如英国十九世纪另一位伟大作家威廉·莫里斯所凭空捏造出的“乌有乡”，而一定是有真实的原型环境,因为在小说中有雪山环绕四周,有雪峰连绵不断,有雪峰下的原始森林,森林中的人间最珍稀的108种如羚羊、虫草之类的珍希动植物。雪山为城,江河为池,雪中间是广阔无垠的草原,草原被江河分割成八块,象征着八瓣莲花,在这里,人们有自己的宗教和辉煌的寺庙,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互亲互爱,生命和灵魂都可以达到永恒。小说中的生活环境完美地保存了自然界和人文界的原始风景，几个外来人能够轻易地感受到人类原始的美好精神和渊源流长的影响以及源自土地雪山美好灵魂的再现和希翼。

《失去的地平线》出版的时代,恰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

界的经济萧条,战乱不息,人们一方面渴望有一种和平宁静的环境,另一方面,谁也没有条件和精力沿着这条地平线去寻找,印证小说中描绘的天堂,半个世纪以来,无数的人文学家,探险家先后在印度、尼泊尔、西藏、新疆一带寻找这个美丽的环境,但都与书中的描写相勃,另外,还有种种其他的假说,但没有谁能亲临此地验证,中甸这块需要金钥匙才能打开的珍贵地壳,它仍然在沉沉梦乡中。

二战以后,和平的时间在行进,香格里拉仍然是香格里拉,迪庆也仍然是迪庆,希尔顿的足迹被暴风雪掩盖了半个世纪以后,在人们的心目中,香格里拉终于由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变成了一种不可知的地理境界,一种可以体验到的丰富意味。60 年代有的西方人朦胧地认识到香格里拉和中甸相似,到了 90 年代,这种聚焦点更为集中和科学了。无数的专家、学者蜂拥而来,克服种种困难,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中甸,进入了迪庆,去接受和被接受,去验证和被验证,香格里拉再也不仅仅是美妙文字的组合,更不是一般商店餐馆猎奇而用的招牌,他已经被明确验证,"香格里拉"就是中甸藏语"中心的月亮"。从 1995 年开始,首先是东南亚各旅游者的发现和宣传,使迪庆真正成为香格里拉的定位点,《失去的地平线》中描绘的寺庙、峡谷、集镇、教派、植物、喷泉等在迪庆都能找到它的原型,有的连名称都完全一样,迪庆已成为云南省旅游资源最丰富、品位最高的一颗璀灿明珠。如今,云南省政府已制定了一个《迪庆香格里拉开发工程计划》,省长、副省长亲自到迪庆去现场办公,体现了政府行为的高规格和高层次。世纪之交也一定是迪庆翻天覆地的节日,人们对藏区、对生活、对理想的追求与认识也随之而显露出更完整的面貌。



当我整理那些绚丽多彩，神秘奇特的照片时，我感到，现代人的心智永远也无法装满，“香格里拉”真香，我们将怀着一种对灵魂注释的追求，还需要一次次地领略迪庆高原的芬芳与壮美。







歌坛上西北风刮起之前，刮过一阵藏原风，还有别的什么风。到东南西北风轮流风水，一曲康定情歌悠扬婉转扎根于喉舌，谁不会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以下的歌词为何意，往心里去的不多，就这两句足够思绪跑马，心灵感受。哼着哼着，人一下子站在高原草甸，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也会对着紧贴地皮的小草，放肆地对蓝天上的白云吼几声，高歌几句。心意抖去冷寂迷蒙深沉和一切浊气，高雅的不高雅，俗气的不俗气，清新到一种复归，轻松到一种忘我，这时造就的美，天人合一，非常受用。何况还有弯弯的月亮，甜蜜的爱情。

一首歌唱红一片土地，例子不胜枚举。

康定因康定情歌而美妙，九州之内皆有缘。进藏去！曾是文人走笔处。写不透也总想写出一方风情，豪放个性；曾是画

师染色处，把那红黄蓝涂成一派苍远，必有骏马牦牛和背水阿妈。处理爱情的画手不多，画月亮的也不多，天葬台都落满太阳色，那地方宜于冷处理，最是摄魂地。不到残枝扫雪季，去西藏的班机都很挤。

言进藏区，必是西藏，弄得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人好不委屈。这里也是正宗藏原，大自然慷慨造化，你怎么不来！

六月，高原最迷人的季节，我被大草甸子上一位老牧人调动的景色刺得心跳。那时他的马无鞍无垫一鞭夕阳，落日镀出金光灿烂一朵彩云，向那辽阔无垠的纵深走去，闲闲地、从容地，连那些牲口也如是。我没见到房子和村落，惟落日边缘有只黑黑的帐篷和一抹儿炊烟，像一棵寂寞树在等待飘泊的牧人随着残照而去。我真怕草甸子会吞蚀那牧人。再远去，他像一粒年深日久的种子，播撒得出繁荣兴旺么？种植得出一个盛大的节日么？我是来看中甸赛马大会的，真不敢奢望赛马场会情绪昂然万马奔腾。

舞凤山下一马平川。牧场上，狼毒花的金黄与格桑花的浅黄掩不住野花的七彩，绿汪汪的小草五寸高了，嫩嫩的过去似一色秋香绿的地毯。那上边，星罗棋布开出朵朵雪莲似的帐篷花，极似拉萨城九月，达赖夏宫罗布林卡大林苑中的雪顿节盛况。罗布林卡的帐篷，夜话中有藏语英语汉语及东南亚中亚细亚各种语言，使节日除本身意义，还依附着各种因素。舞凤山下的帐篷单纯得多，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生活化情趣。篷下，有的容一个单位，更多的是一个家族，人也来狗也来。格桑卓玛家的帐篷前边，一只藏狗和一只洋哈巴狗尾巴摇个不停，那前爪还会向人致意。一溪山泉从石上流，一溪鸡毛往草甸子淌去，宰鸡的人特别多。有只大红公鸡挣脱于刀下，笑哈哈一群



人去追。操刀的女子不去，她悄悄放下了刀。

帐篷外，土灶铁锅煮了牛羊和鸡，帐篷内描金彩绘的藏柜上，已是满目琳琅。每个帐篷口，都有一女子在打酥油茶，动作雅致悠然。一时奶茶飘香人面桃花。不懂藏话也不要紧，临时学会四个字，舌尖微微靠后，一路“扎西德勒”过去，大碗喝奶大块啖肉，主人还会对你“扎西德勒”一翻，初识变成了朋友，整座舞风山都吉祥如意起来。

草甸子尾端，万马云集，等待大显身手的勇士们已喝过壮行青稞酒，马头的英雄胆与人腰的藏刀，威风成一个个大将。四面山坡，还有快马飞来，赶会的源源不断。

赛场静得出奇，数十只大气球把幅幅红标送去天上，邀来太阳作证。远山有雪，近地有树，一白一绿在枪鸣之后被轻骑的铁蹄旋转交织，黄沙滚滚似战旗招展，一时人马难分。呐喊多是外地来客，藏民只拣半坡，漂亮新衣开出五色杜鹃，山色俏丽调皮。他们凭感觉，一眼看出谁是去年老将，谁是今年新手，判断胜负往往感情用事。有时他们也欢呼，多是在为本村赛手助威，啦啦词我听不懂，和藏民的祝酒歌一个味。赛事花样繁多，最好看是马背红颜，最惊心动魄要数马背拾哈达，比速度比敏灵比勇敢，类似塞外草原的马背叨羊，难度比那大得多。摆在直线跑道上的哈达贴地很轻，赛手要收获必是擦地而过身手不凡，弄不好会栽下马来的。我见一绿衣小将头圈只在速度上下功夫，第二圈突然来个倒立，人整个儿贴在马的右腹，弄不清身体的支撑点在何处。风卷尘土过去，地下的哈达全操在手上，九条！九条！他叫拉木，12 岁开始参加赛马，年年获第一。老村长扎西迎他凯旋形式独特，他像相马一样把拉木看得仔细，看得拉木害羞羞的，当着一村壮年男子，老村长说：



“阿爸老了，胡子长得比头发旺了，这村长呀，该你拉木来当了。”禅位已成定局，拉木被村人抛去空中。

这一天是端午节，古国上下纪念大诗人屈原的日子。江南水乡龙舟千发，派生出许多龙舟文化。高原江野，不宜放舟，改为赛马因袭千载，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透出亲切厚重。马，高原人生活中的旱船，与藏民的豪放组合在一起，赛出许多新的内容来。迪庆春迟，深春的气息端午才够意思，踏春而来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舞凤山组成群体部落，活动范围很广。

还未形成山街，商业性的点缀衣钵游牧习性，有人在马驮子上卖糌粑砣与青稞酒，不铺陈也不吆喝。商业性的突破是一个大胆的个体户，他贩卖药材与山货，广交天下商客，挣了多少钱只有山神知道。出手极是气派，两顶新帐篷邀来九省客户，不说经贸洽谈，只说请客人来过传统节日，最远的来自深圳。供客商饱览藏区秀色的两张新车是日本造，够得上档次。个体户土洋结合，礼仪小姐全是“卓玛”与“珠玛”，藏区的仙女。锦缎藏袍金镶银佩，高跟鞋把硕长的身段衬得玉树临风，客商一比之下短三寸，礼仪小姐献上哈达那会，无不低下虔诚的头，仿佛在领受一次圣洁的洗礼。以后的生意不敢太狠。以后的个体户自然大发。

不远的州城，已是万人空巷，节日盛会喜气洋洋。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是十个人的迪庆，一夜之间聚众十万，想那百里迢迢，想那马背星月……

州委书记格桑顿珠和州县领导人这一天很忙，客多累主呵！待客的酥油茶天天有，难得今天众多记者云集，记者招待会就光天化日。大草甸子上，格桑顿珠一 身盛典装束，使人想



到部落酋长，想到宗教，想到那位被藏民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顿珠汉话流利，声音洪亮，思维敏锐，答记者问言简意赅，迪庆藏族自治州在他口中有历史有现实，既原始又现代。我真正体会到时代的跑马还是这番话，踩得我心尖都是马蹄印。他高举青稞酒，黑脸白牙笑得真诚。我们的身后围过来很多人，藏民和洋人，洋客只在看气氛，藏民听出些门道，他们有人对天祝福，合十的双手向天向跑马山。记者们早被感动，有人连夜往回发消息。

云不走，人未去。

夜的舞风山另是一番景象，人人亮起歌喉。这个开始学说话就会唱歌的民族天生一副金嗓子，把那高原人的日子唱得声情并茂。

黄昏收去最后一朵晚霞，草原上点燃篝火，舞蹈圈子一个比一个拉得大。弦子、锅庄、雪巴风情万种，男的洒脱女的飘逸，长水袖随着舞步绕身而去，扬起水袖那会，夜空落下飘动的影子，欲醉欲仙。

初五月温柔地穿进白桦林，落得满林诗行。小路走着相偎的男女，藏刀和腰带寒光中闪出夜明珠，最亮的那粒宝石还没露脸。他们找个如意地去唱情歌，整座山成了爱情海，男女声对唱很混杂，各人只会去接属于自己那一段。有人也唱康定情歌，弯弯月亮唱得最是出神，新月进入那个画面。

累了一天的马很饿，老阿爸给它上了青稞料，然后在草地上把自己打横，自睡去。良宵正好，歌舞升平。聚会三日之后回到各个大草甸子，已是人困马乏，又是无鞍无垫一鞭夕阳。帐篷前边，搓毛线的老阿妈纺锤停摆，她算着日子，都该回来了。





青稞架上没有了青稞,青稞还是三寸苗。未到收获季节,光秃秃的青稞架电视天线一样组成自己特有的频道,去播送迪庆高原自办节目。它以一种冷峻形式回归自然,拒绝贪婪欲望膨胀,洗去轻薄浮华,瞬间感观铸成永恒,永远感受又毁灭瞬间,走来走去走到一个个极限,听从了精神家园的召唤,境界出现圣洁。只要出现青稞架,再边的地不边,再荒的地不荒。我一路看来,青稞架与玛尼堆,天葬台与小村子,全都漫不经心写意一种生存,尽是些版画效果。

这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涂成深棕色,背离大一统的西高东低走向,折腰也不媚俗,脊梁宁断不弯,大逆向东转南北,拉出横断山一脉,令人魂断。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在横断山中三流并行,狮吼虎啸千里夺路而去,留下两壁崖画遍地黄钟。三江通大道,茶马古道经年并未留下驿站。随来随往常来常往,锅

庄眼痕在背风处长成十面埋伏，却无战事。抗日战争特殊时期,海岸被封锁,世界援华物资万里而来,经迪庆出滇,雪山丫口并未留下兵站。处处雄关,粉碎狭隘的门,风雪丫口的险恶自是关隘。嵯峨间一座座边关上天赐予。没有文臣武将的戍守,难吟边塞五律,当然就无怨声如诉凄风如泣。滚滚长风爬山涉水,唯五彩经幡长生不老。

走进迪庆,白头山很多,雪山对于高原人不必惊诧。雪山实在美,果敢冷峭寒肃,大是天上宫阙。它腰缠白云尖剥蓝天,不大好用丽辞去乖乖巧巧,偏偏世人形容女子多用其意:冰清玉洁,细如凝雪,最朴素的形容是“白”,一白遮九丑,质感升华了。这些全从雪山取素材,阴与阳刚与柔妙合成美女,雪山就那样了。藏原被白头山隔成一个个分割的牧场,又一台一台筑高牧场,层次性安排生计,藏民常举家游牧。笨头笨脑的牦牛吊个大铜铃蹦蹦来去，打奶的筒打茶的筒花脸的娃红脸的妇黑脸的汉,默默地从山下迁去山上。当然,狗比人激动些,羊比马温顺些。在高山牧场住上三五月,家门秋草已熟,正好打来牲口过冬。往返一次送走一年,只关心马老了一岁,娃娃大了一岁,时序年代对他们并不重要。

与游牧人并行常有朝圣者,背着糌粑酥油、茶和盐的背像马鞍,眼睛专注脚下土地,摇着小巧转经筒,不与人交自言自语,嘴里唠叨些什么。他们脚步沉重目光灼灼,延伸着朝圣的路目标明确方向感强:向西!向西!

西边有座神山。梅里雪山北连西藏阿冬尼山,南与碧罗雪山相连,衔四川的巴塘,早被神化了。藏原离天近离地远,邻居多为天神,是多神崇拜多神并立的神仙争战地。先有雪山后有人类次有天神，而这地方的人永远弄不明白神是谁封的，自



然，神诞生年代从来含混不清。梅里雪山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形成13座玉柱天梁，最挺那支6740米。远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顶，可在西南方的五彩云中看到它的身影。那年在布达拉宫，我曾作过穷日努力，一无所获，活佛说我尚未超度。我只把这想象成一种缥渺意境，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不可能。

梅里雪山传说为宁玛派分支伽居巴的保护神，位居藏区八大神山之首，是藏传佛朝觐圣地。这雪山之神原有九头十八臂，是个作恶多端的煞神，后被莲花生教化，受了戒皈依佛门，做了千佛之子领朵格萨尔王麾下一员骁将，战功显赫封为御儿干天下，统领边地，所以又叫太子雪山。藏区的经堂，供有过去佛未来佛还有达赖与班禅，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过渡使者，便是这个入乡随俗的太子神。他身骑白马手执长剑英姿勃发与佛同在，领藏民一盏酥油灯完成了藏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3个阶段。这部史书写得简约形象，光耀千秋的





功绩便是维护了这块艰难生存地的祥和安宁，让藏民这个离太阳最近的民族繁衍生息长治久安。

梅里雪山在德钦县镜，离县城不远。

当晚住在世界最高海拔的小镇行步艰难。腾云驾雾才感觉很快，而脚步又动得极慢，心跳过速人很慵懒。我一下子又想到路上遇见的那些朝圣者，他们今晚当歇于何处？大森林有野兽，草原有沼泽，平地有劲风，真怕他们意念消退在一闪间往回走，岂不遗憾了今生还遗憾来世？不会的，不会的。朝圣的路每一步都经过摸爬滚打，安慰自己的理由很多，每人心中有道吉祥符，那是永久的依托。

洗尘与接风宴很上档次，满桌佳肴很少有人举筷，倒是一盘从太子雪山上采来的野品，叫竹叶菜的很快露了底。那东西的确不是俗食，清凉爽口异香扑鼻。是夜有迎宾会，民间艺人歌野舞狂，穿戴华丽富贵环佩叮当，形如藏王藏后，或如神话人物。夜里下了场雨，醒来整座县城大雾弥漫，人人叫苦不迭。州委宣传部长也是我辈中人，极会做思想工作，他说看来太子峰不见了，遗憾也是一种美，后会有期。不幸言中，滇藏公路山丫口，满满一目白烟在翻江倒海地涌，我们站在那里任白烟吞吐，全成半佛半仙写意人儿。飞来寺藏香缭绕，有喇嘛在唱经，经幡和玛尼堆垂首庄重，一切都以慈悲为本，我只想求得云飞雾散。

白雾变成黑云，希望渺茫。

经幡与玛尼堆下，纪念碑在评说一次壮烈，那是为1991年1月3日17名登山勇士在卡格博山下全部遇难而作，此事成为当年十大体育新闻之一，传播甚广。他们中不少人成功征服过珠穆朗玛峰，败北低于珠峰的“太子”，藏民说是天意，神



山不容侵犯。那是艳阳季节，只要登山队启程，立即雷雨交加。次年一个云雾不开阴雨连绵日子,遇难者的日本亲属们前来凭吊,他们望不见英魂,哭声凄凉,骤然雨霁云开,梅里山峰阳光灿然,全部露出真面目作灵魂的安抚。十几名日本登山人素昧平生,遂结成“梅里家族”与藏民称手足,常来常往的情结十分动人。

1989 年 10 月，藏传佛教十世班禅大师在峰前举行法事，又是秋雨淫绵,雪山不露脸。宗教的凝聚力在藏区至高无上,灵性崇拜与宗教信仰达不到一种超越,不仅仅是失落,简直有些可怕。班禅大师决定祭山。随行无酒,他取了一个易拉罐以茶代酒,口念真经。一时半空中云在走雾在流,卡格博峰露出了高贵的白头。

雨还在下,雾还在升……

我见到一幅照片拍下了这无法解释的奇观。班禅大师立于浓雾之中,他右手作法,左手托饮料,那“茶”倾下一线白珠,与雪峰太子遥相呼应,我把那白珠看成泪。世界上很多玄机不好找到答案,但它玄妙地存在,没有玄妙的世界太空洞,万物有灵性之说被人类的大智慧诗化，我确信梅里雪山有感应的灵魂。

雪山仍不展容。与你失之交臂怎会甘心?我有一种只有今生而无来世的冲动,加入虔诚的行列。向西,一群无神论者在做祷告,双手合十,把一首通俗歌唱出圣经样高深:

我向你走来
捧着一颗真心
我向你走来
带着一路风尘



芸芸众生芸芸心
人人心中有真神
不是真神不显圣
只怕半心半意的人……

那一霎那，我震惊颤栗双腿发软，小夏简直就跪下去了。

就在我们对面，澜沧江峡谷托起怎样的一派壮美哦！它首先给我的感觉是不容侵犯的威严，顶天立地的傲岸压逼得我喘不了气。晶亮嵯峨，闪出雪光刺眼地白，透心地寒。很蓝的天没了深邃，可怜成一幅幅汗巾在雪脖间谦卑地讨好。我不敢看峰顶，它似倚天利剑要斩断红尘。曾远眺过珠峰，那时我没有这份恐惧，珠峰给我以壮以美。太子峰给我以寒峭神秘冷笑声声，而它的绝色，不由我不心花荡漾，近在咫尺，我想与你握手。

山脚下，有世界罕见的低纬度冰川银甲龙舞衔秀水，刚柔顷刻间。与冰川相伴的青稞地绿出一坡暖意，青稞架显得潇洒。藏寨幽然古朴，甚至可以看见平顶屋上卧着只狗。村子背后，大片森林茂密老道。没有裸雪的山骨，走出苍绿便走进雪白，看得见过渡地带软松松的奶酪雪，越往上，白雪难以用雪来称谓，它有尖硬的质感。山腰，飘动的白云抛洒条条哈达。山顶，在太阳布出的七彩佛光。这样的立体风景，神与佛都会生根发芽。

13 座雪峰我只看见两座：雪山太子和他的妻子大海神女峰。神女无恙，婷婷玉身线条曲宛，好一个冰美人。若 13 峰全线拉开突兀眼前，我这凡胎怎消受得起？有男有女，这就够了哩。

我又想到那 17 名殉难者，他们是在海拔 6500 米以上地



段突遭不幸的。那时顶峰在望，功败垂成，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世间万物,人的欲望最是难填,征服也是一种欲望。这个世界太挤，人类的征服也伴随着开辟，而神山不想轻易接纳凡俗。那造山的过程苦难深重，每长高一寸的付出都是粉身碎骨。雪把痛苦的伤痕严实地埋了,永不呻吟,只留下图腾式地圣洁。





山有山的路，水有水的路。

山和水抢道的年代洪荒八野，那较劲之中，山和水都非常痛苦。脱胎换骨的残酷，总是自己路自己过不去，自己跟对手过不去。经年之后才明白一个道理：都要要往前去的，否则也无生命的痛楚，等于死去了。想通了的结果，山水相携，化干戈为玉帛，滇西横断山脉便形成两山夹一水，二水抱一山的纵谷区。一脉山形成怒江、澜沧江、金沙江 3 条大河的分水岭，还有乱水冲江的散流，那气魄！

奔子栏是个地名，藏语彩色沙滩的意思，自然临水了。白茫雪山九弯九拐，让万古奔流的金沙江水屡屡受阻。千载齐鸣的咆哮走了水，留下沙，沉淀了矿。那金灿灿的沙金五彩了淘金人的发财梦，2000 多年了，并没使这个地方的藏民富裕起来。因淘金而造成的意外死亡，累了天葬台，累了东竹林寺，那



高高的天葬台上的经幡新了又旧,玛尼堆矮了又高。喇嘛寺的酥油灯下,超度亡魂的经文甚是凄凉,“轮回”希望美好来世,而淘金人一辈辈血汗,一代代血汗,遗落在沙滩覆水难收。从淘金坑道走到天葬台和喇嘛寺,人生也只有这么长了,“轮回”也悠不远世纪的路。

奔子栏因淘金者而有了人家。从此雪山峡谷的松明火给大山带来辐射,有人拉起了弦子,唱起了古歌。自唐宋,奔子栏成为汉藏文化交汇孔洞,成为茶马大道上一个马站。奔子栏日落马蹄夜闻马嘶,本应是个古镇,却无商品市场。马帮给藏民盐和茶,藏民给马帮糌粑酥油和马料,说互换也行说互助也成,总之,这个地方的贫穷落后是麻木的。德钦县戴着全国特困县的帽子,奔子栏在毡帽下边好乘凉。

1982年,马站下边叫格茸的一家之主,望着过往车辆想开了心事,他有初中文化,在村里算大知识分子。木碗木盒是藏区生活必需品,奔子栏木碗木盒的精致,为整个藏区之首,格茸家对此物的精道,为乡里之首,多有绝活。经常,这东西自产自用或送送亲朋,格茸觉得怪对不起自家的手艺,他想让木器沿着公路走进商品市场。

他悄悄办起了家庭作坊。

小试牛刀第一年,收入可观,乡政府大胆表彰奔子栏第一个万元户,让格茸披红挂彩,村子中转了个来回。

以后的10年,木器成了奔子栏乡的龙头产品,带动了家庭手工业走向大潮流,家族式的联营已经有了明确分工:做毛坯的、上漆的、经销的……滇藏公路边有了简陋的集市。古朴典雅的木器光滑如玉小巧玲珑,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渐渐从深山走进城镇都市,奔子栏名声在外。金沙江与滇藏公



路手挽手向着太阳走，到了奔子栏使各奔前程。此后的公路穿行雪山峡谷人烟稀少，错过了眼前的小马站就别想在其他地方找到饭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天然环境，逐步发展成为小集镇。不光有木器，还有虫草、麝香、松茸。藏民开始只敢羞涩地用山货去换点什么，现在敢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去讨个好价钱。小镇带动了周边经济，无名品出售的山里人在路边搭个茅棚，挖些兰花来卖。

奔子栏的人富裕了。有了票子首先要办的事是盖房子，小学校推倒重盖。新校舍竖起一杆国旗，猎猎红旗与彩色沙滩交相辉映，古老峡谷显得庄重而年轻。民居的规格也在升级，新的平顶雕楼四叠五叠，白墙红窗斗拱彩檐，宽宽敞敞组成村道，幽着幽着就把村子扯去山垭口，新舍尽头顶着白云，离天不远了。每个院落都有一个金碧辉煌的经堂，有宗教更有文化，礼拜神灵也礼拜政策。格茸一家的经堂称得上豪华，所藏经书之多为藏区民家少见，差不多抵得上小喇嘛寺。经堂中我发现一个开拓性意识：前藏后藏两大教派经典相安一堂，达赖、班禅肖像并排贴在墙上，组成一个禅意肃然的精神家园，而心灵又不乏自由天。

格茸一家更忙碌。他带领乡亲开发精品，用寄生植物做成的木器黝黑透亮，纹路细如发丝，耐酸耐碱耐热防毒。格茸带上这些糌粑盒走出横断山，在朝圣的路上他念真经也念生意经。去年，他让老阿爸阿妈绕道昆明、成都，坐飞机去拉萨进香。

格茸一家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大学生。送女儿去州府上民族高中，他开锡姆阁村风气之先，这之前，是没女孩上到中学的。



奔子栏人从荒废的淘金坑走向丰衣足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好在等待中他们终于结束了等待。





向往你的光芳与力量
因此不惧怕危险与荒蛮
隔着恒久的时空对望
宁可永远不走到你的身旁

——与山对话

滇西北似乎陌生。提起云南，外省人想到的不外乎西双版纳、瑞丽，纤秀浓烈的翠绿世界，散发撩人心魄的异域风情。滇西北那种苍茫遒劲的山水，似乎该属于西部硬汉。硬汉本不多，有种的奔西藏去了，到云南完成英雄梦的少之又少。

前几年，一位去过西藏的北京朋友，闯进独龙江。腿摔瘸了，脸也累得煞白。马帮驮上干粮，一溜烟奔向宿营地。那沉湎一奇崛山水的摄影师，相伴的只有沉甸甸的相机。回来后，腿

依然瘸。谈起滇西北，只是笑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在笑中弥散，汉子气立时更多了几分。不久，一篇名为《啧啧，独龙江》的散文面世。险山恶水、古道溜索，一尽在那上面出现。倒把我这个住云南很久的人搞得心痒猫抓。

挡不住，滇川藏雪域地区的诱惑，10 月中旬，终于摆脱俗务，一门心思奔向滇西北……

访噶丹松赞林寺

是在晨光中走向那些寺庙的。

佛屏山苍暗的底色使寺群凸现，雾霭中有种远避世生的孤独。

还未下车，目光便被一抹绛红掠去。高耸的白墙下，走着一位披袈裟的喇嘛，大步流星，将长长的披巾掀起，说不出的潇洒脱尘。

噶丹松赞林寺，藏语为三神游憩之地。康熙 18 年，经五世达赖奏请清政府敕建，为康藏十三林之一。全寺造型仿布达拉宫，规模宏大。可惜，以往的一切毁于那场浩劫。

毁灭的辉煌不复存在，留下断壁长外伫立。然而，藏传佛教的生命力极是顽强，短短几年，一座初具规模的寺群已经出现。朝阳下，新建的白塔正在施工。脚手架上昂然立一僧人，浓眉高耸，双目如星，灵慧之气流溢全身。他挥动裸露的右臂指挥施工，言谈极是洒利出尘。一位工匠目带崇敬地说："崩祖活佛，松赞林寺最大的活佛。"搞摄影的同行找到灵感，转瞬已随

升降机跃上半空。

庙区极静,循循隐诵经声推开一间净室的门,三位盘膝伏案读书的小喇嘛全都抬起了头。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进,听得一声轻唤,“进来嘛。”跨人室内,双方彼此打量。发现新大陆般,将目光痴痴射向屋右边的那位小喇嘛。好妩媚秀丽的一双眼睛。他惊鹿般垂下眼帘,将头低低埋向经书,再不肯抬头。那领红披肩包住脸面,浑以它来抵挡世俗中人的骚扰。

再上层楼,有幸见到归化寺大活佛克母。75高龄的他,主持松赞林寺的主寺归化寺。活佛清瘦硬朗,目光慈爱而深远。交谈片刻,他突然问出句让我吃惊的话来:“姑娘有爸爸妈妈吗?”人岂能无父母,道行高深的活佛何尝不知,莫不是……不敢细问,仓仓惶惶走向楼台。

转进寺中,无人诵经,空空的木台上铺着暗红色的毡毯。布帷后,一群喇嘛正准备着酥油花,问起来,知道明日起将举行大经库诵经,一诵十天。这种仪式一年只有三次。

天佑旅人,看来运气不错。约定明日再访。

高原之晨甚冷。噶丹松赞林寺似乎不同昨日,只一靠近,便有种肃穆庄严写在其中。

挟一身寒气闯入寺中,“嗡……”一种独特神秘的声音令我噤声。抬眼一望,昨日空空的木台上,坐满穿红袈裟的僧人,目光如电,将一行外来人紧紧罩住。转瞬一片嘤嘤,神圣的诵经架不住好奇。几百人中,只我一位女性,此时的感觉,真如踏进另一方领地。很想将自己藏起,更想在隐蔽之中窥测众僧。心怀叵测的我立时绕到一根粗粗的大柱子后面坐下。

诵经声又起,经文出自喇嘛之口,已成一片喃喃,如波浪起伏连绵。前方坐的老僧个个形容干瘦,满脸皱纹满目虔诚。



几名中年喇嘛,心如古井般低眉垂目,想必佛在心中。诵经最响亮的几位僧人,卖力异常,不知为何偏显出一脸木讷。也有灵气十足的喇嘛,面容祥和平静,假装已深悟佛门真谛。那帮小僧人最是活跃,身边放着的糌粑袋自是不得闲,一会儿口中喃喃诵经,一会儿嚅嚅吃食,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做出典型的有口无心状。看他们大的不过二十,小者仅七八岁模样,显见得尘心未泯。

看够了诵经的喇嘛,我悄悄从人后绕到佛龛一侧的布帷之中。这里是另一番景象。一笼红红的炭火,酥油茶壶正喷吐热气,僧人正围坐火边聊天。邀我同坐时,他们很真诚,我便挤在他们中坐在毡毯上。端起他们送来的酥油茶连饮几口,腹内的寒气渐渐消散。

喇嘛们都很年轻,分属不同的康参,今日专为诵经的喇嘛们服务。融融火光中,细看他们的脸,个个都称得上端庄周正。高原灼人的紫外线,使他们脸上布着均匀的褐红,显出青春的活力。于是问:“你们每天干什么?”“念经。”“不劳动吗?”“不。”我以为众多僧侣居于寺庙,必是要开荒种地解决生计。听他们说来,吃穿都由家中送来,酥油是群众自愿奉献的。

“可以和女孩子交朋友吗?”

喇嘛们互相看看,内容颇复杂。然后几乎同时开口:“不可以。”方腮大耳很有佛相的那位很正经的告诉我:“我们不准吃烟喝酒,不得吹牛谈天,更不可以和女孩子玩。”

“那我坐在这儿和你们聊天,行吗?”

“你是读书写文章的人,不同一般,可以。”

如得了通行证般,胆子也大起来。我问:“要干一辈子吗?”“要。”“愿意永远不结婚吗?”在一片“愿”的回答中,我感到一

声轻轻的迟疑。转脸望那张英俊的脸，他并不惶惑，极真诚的样子。

僧侣们出家皆属自愿。在藏区，喇嘛庙是受教育的场所，家中送到庙里的少年，往往是最聪颖漂亮的。

突然响起一阵鼓声。"哄"地一声，大堂成了空殿。那种速度，让我们来不及反应。追到院中，见蜂拥而出的众僧，有的奔向后院墙根放水，有的站在院心晒太阳，还有的打打闹闹，一时间从僧衣下透出寻常男儿态。几个脚穿旅游鞋的年轻僧人，见记者们挂着的相机，大胆地上前，将眼睛放在取景框前，啧啧赞叹。

适才与我促膝聊天的喇嘛，正为下一个仪式准备场所。我上前相邀："合张影可以吗？"稍有迟疑，其中的两位便靠在了墙上。在高原明朗阳光的抚摸下，我们靠着归化寺高大的墙壁，留下了一张照片。

鼓声又响，众僧复又入庙。寺区重归肃穆。

四野宁静，风铃轻摇，梵唱不绝。白墙、红顶、黄幡，蓝得纯静如处子的天幕下，噶丹松赞林寺巍峨耸立。

追求神圣信仰的喇嘛们，人生似已在追求中逐渐淡化。

抬眼时，却见一间净室窗前，摆着几盆极娇艳的小花。再细找，每间净室的窗台，都有花朵在明亮地跃动。素静黯淡的背景上，如快乐人生的呐喊。

翻越白茫雪山

写下这题目，便遭了同行者嗤笑，“你那也算得上翻越，那叫昏过。”

其实，白茫雪山我真是过了。当然是以车代步，进德钦只有一条路，从中间翻越雪山丫口，海拔 4270 米。车过奔子栏，正为夹击金沙的大峡谷心中震慑，车已盘旋，进入连绵不绝的山中世界。

东竹林大寺在荒无一草的巨坡上出现时，红色的高墙如悬在天际一样，真是种到达天国的感觉。

藏式寺庙总给我难以言说的神秘感。而且这种感觉总掺着痛苦和压抑。东竹林大寺重建不久，一切都显得完整，不像噶丹松赞林寺那样沧桑。正在修筑净室的喇嘛，全停下手中的活计，呆呆地站在高高的土坯墙头看着两辆车上下来的男男女女。好奇的僧人，主动下楼与我们攀谈。大而空旷的天井，一时间变得热闹起来。一位浓眉大眼的僧人为我们打开佛堂大门，空空的殿堂，弥散着藏香馥郁的气息。寺内最漂亮的，是壁画。孔雀蓝、宝石绿和明黄色为主调的画面，讲述着藏传佛教中的各种故事。左面墙上有一巨大的轮回图，很是独特。画中人均为现代装束，穿中山装的青年与梳长辫的女子相拥而坐，那女子后又生儿育女，分明表现的现世欢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庙画着现世轮回，便请教一位憨厚持重的喇嘛。藏族姑娘央宗自然是翻译。只听他咕噜咕噜，她叽哩叽哩，我如呆瓜一



个。又见央宗摇摇头，对我说："翻不出来，他讲的都是佛教的语言。"

不能难为央宗，我们踏进另一领域时，不也常常云里雾里不明就里吗。那么，追求天国之永恒，把握现世的人生，是否可以如此理解呢?

东竹林寺过后，高山植被开始丰厚，山如绿海，彻底将我们两辆车吞没。"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录音机传出的歌声不停提醒着我们。我怎敢疏忽，云杉林、落叶松林、白桦与三角枫的混杂林……所有森林，显示出自然的仁爱与慷慨，保护自然，已成了我们须臾不可忘记的事情。

呼吸开始滞重，胸口出现憋闷，大口喘息如吴牛喘月。吸氧吃药，这时离雪山应该不远了吧?

那就是白茫雪山。十二座雪峰组成的扎拉雀尼，藏语中是十二战神的意思，因此它有种凛然的气势，远非群山能比。新雪尚未下，披挂一年的宿雪并不残败，只是隐隐露出黑色的山脊，使山脉如同巨笔绘制的画幅。有云飘舞、流动更显出山的沉稳。雪峰或尖峭或秃圆，都挂着桀傲不驯的神态，仿佛对造山运动的伟大力量颇不以为然。或许它们渴望流动，与滔滔江河同行，际会风云，以亿万年计算的增长或降低，实在不符合它们的性格。可宇宙有着自己的法则，因此，流动与静止，具有了命运感。

车停山顶，海拔已在4000米以上。离丫口还有段距离，不过拍片却是最好角度。我从车上走出，云里雾里地面对雪峰伫立。空气稀薄，风凛冽，自然界将一切温馨收去，只留下一种纯洁的严峻。

我突然理解了那些冒死攀登雪峰的人。是的，这里的一

切都摒绝平庸。人的最佳智能和体能,只有在绝顶艰苦的环境中才能被逼发。他们追求的,其实并不是短暂的征服,而是一种最佳的生命状态,以及为了生命而做的一切抗争。

靠在车门上,看同行的藏族姑娘没事儿人一般散步,看搞摄影的同行在奔跑中选景。我并不惭愧。要紧的是我来了。

爬进车内,聆听悠悠的风声点点逼近。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与雪峰所代表的自然精神合二而一。不正常的心率衍成一种奇特的乐章,我记得自己掏出了救心丸。

再睁眼时,看见游走中的蓝天。一堵赭红色高耸的山峰,燃烧如熊熊火炬。同伴们用种种事实强调我在刚才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意识。我总不能相信。我的记忆巧妙地将两个场景衔接得天衣无缝。不过,我真的没看见丫口,没看见宽厚山体上触目惊心的原始裸露,没看到满坡低矮如球的伏地杜鹃。

眼见救心丸一瓶瓶消耗,同行者的所有关心变成了责备:早知你这种样子,我们根本不准你搭车。我没话可说也无从解释。朋友们又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值吗?

很难说为什么,但我肯定它值。人的某些精神需求,用什么标准衡量值与不值呢?与一般旅游采风拍照者不同,我来,为的是一种精神渴求。都市生活的狭窄与纷扰,使得我的生命状况日渐萎顿。我不知道每天挂在脸上的兴致勃勃几真几假,只知道内心渴求一种壮阔苍凉的情绪,需要一种文明生活无法给予的沉默教育。我从不强求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人人都有的那些人生体验。但我不放弃我需要的。

这需要滇西北雪域或许能给予,这就是理由。

几天之后,面临第二次翻越。

我心中想着，无论如何要睁着眼，看一看对我充满诱惑的雪山丫口。我在极短暂的时间真的睁开了眼，这使我终于看见了遍布黑色地衣已近赤裸的岩石。似乎有许多色彩在这一瞬间组合。在声音、意识均消失的同时，生命在缤纷中裂变。一个更大的空间，任它遨游。翻越丫口这件极平常的小事，成就了我人生一个境界。

我翻越了白茫雪山丫口，而且是两次。

德钦小城

德钦给我无尽头的感觉。

只是走呀走，走到雄浑的荒山腹部，才发现到了头。城只能在山的腹沟处延展，说不出的逼仄袖珍。

车在德钦县城升平镇绕行，街道窄而坡大。这里海拔3400米，是云南最北端海拔最高的城镇。街上同时走着汽车、犏牛和毛驴。城边公路旁，有藏民拉起的帐篷，拴着的马匹。入夜，一堆堆篝火伴着孩子，扶老携幼的藏民歌罢饮罢，依火和衣而眠，一副游牧生活的画图。

落脚后，找一家餐馆搭伙，老板娘是位丰满麻利的白族妇人。白族人的商品意识明显高于当地藏民，开饭馆的大多是他们。不过入乡随俗，白族嫂子善烹的鱼在这儿成了稀罕物，倒是牛肉成了餐桌上的主人。吃饭的人，不论藏民还是外来客，常常无一例外地喝几碗酽酽的酥油茶。

街上的藏民，来自西藏、四川和本地乡村，衣服多以紫



红为主，配有粉绿和水红的内衣。只是久不洗濯，有些难辨真容的混浊。藏民头发黝黑。男人或戴毡帽或盘头，女人则梳成小辫用彩色毛线盘于头顶。不论男女，皆肤色棕黑发亮，两边脸颊各有一块太阳灼伤的印迹。藏女眼睛细长晶亮，脸上日积月累的泥垢，使得棱角分明的五官变得含混不清。

升平镇唐宋以来是茶马互市沟通藏汉文化的重要通道。抗战期间，这里又成沟通中外贸易的国际通道。地形局限，城市沿两条峡谷修建，直溪河自城区流过。低矮的木建筑与新建的现代楼房并存，加上川流不息的藏民马帮，使这里有种很怪也很有味的边地气息。

走在街上，迎面来的汉子姑娘都诧异地打量我们。坐进餐馆，窗口围一圈痴痴看我们的人。藏民的好奇极明白地写在脸上。民族贸易大楼外，从西藏来朝太子雪山的藏族人扶老携幼。他们只背简单的行囊和食物。朝圣的路千里万里，是用脚一步步去走。苦行僧一般地来到德钦，只因今年是太子雪山的本命年。我这才知道，山有也属相，太子雪山属羊。从他们脸上，看不出欣喜与疲累，只有种平静的麻木。

小城虽小，居住者却十分满足。日子极平淡地来了去去了来。小城人最爱说的话题，一是班禅大师，二是登山的日本人。对于大师，德钦人有种说不出的敬重。都说他朝山能使之云开雾散法力无穷。说到日本人，藏民们有了许多不解。那高与天齐的卡格博，是太子神山的主峰，众神居住的地方，人岂可去打扰？

好不容易进来，我们将能钻的地方统统跑遍，印象



最深的，是民族地毯厂和银器厂。说厂其实过分，规模仅如作坊。看纺车飞转，听藏女们不停唱着的民歌，真有不知今夕为何夕的感觉哩。

晚上，央宗热情地邀我们去她的姨妈家作客。围坐火塘喝酥油茶自然是其乐融融。女主人热心教我们捏糌粑，央宗干脆用两根指头挑起青稞面弹入口中。这一手不容易学，搞不好闹个一头一脸还呛得憋气。

告别之际，主人殷勤送至河滩。年长的主人记挂我们还要走许多路爬许多山，叮嘱我们一定要朝拜神山太子，以求一路平安。

河中有青石，水在石上流，夜风在峡谷中唱歌，四野只有天籁之声。突然被心脏一阵异常搏动击倒在滩上。睁眼看天，繁星璀璨，离我们很近很近。想起藏语德钦一词的含意：极乐太平。

橙色峡谷

迪庆有世界级旅游资源：三江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被贡嘎山脉、云岭山脉与怒山山脉分割夹击。几十座雪峰遍布山脉，无数道深谷低陷地底，滔滔江流激浪奔腾，显出雄奇清绝的特殊地貌。

为了大自然的壮丽手笔，我们只能在峡谷中行走。钻出一道谷又钻入另一道峡，永远居于山的笼罩之下，



我产生了浓重的压抑感。不知别人怎样，看着横亘起伏的群山，看着谷底细若金线的江流，看着盘旋公路上如豆大小的汽车，我真的压抑。

亿万年前中生代侏罗纪，印度板块北上与欧亚大陆聚合，产生了强大的挤压，形成南北走向的巨大褶皱。第三世末，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又使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迅速隆起。这就造成了今日我所见的地貌景观。说景观实在是自我安慰，在这里你难体会旅游的轻松与闲适。投身这里，你就被慑服，你必须勉力去看去听去行，其实它不属于旅游者，而属于捡险家。不过，人是很会找到自我平衡借口的。

中甸往德钦走，有一段极为险峻的山路。汽车云里雾里，只听得刹车声吱吱咯咯。金沙江右岸是德钦羊拉乡和奔子栏区，左岸为四川的德荣。其实根本分不出天府四川与高原云南，一样的危岩耸峙，一样的陡坎相连。红色的山体一样通体赤裸，一样以一种苍凉的深沉夹击江流。

经过德钦沿澜沧江峡谷至纳古，可以看到欧亚大陆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的地质现象。车窗外不停闪出几乎是直立的山岩，它们总让我感到一种痛苦。山真的痛苦吗?我不知道，我是从它那直挺挺颤巍巍的身姿上体味到痛苦的。同行者去拍谷中残破的水磨坊。我一人坐在路边。看着似乎永无尽头的山脉，看着似乎永无终止的山水间的抗争，心中有无限感慨。总以为历经沧桑，悟透人世，自命不凡地在文章里总使用地老天荒一类的词。走进大峡谷，看这些在此一立亿万年，古老的寸草



无生的大山，才真知了什么叫地老天荒。

路上可遇步行或骑马的藏民，黑褐的脸上满是皱纹，与他们面对的大山一样古老。高原太阳无情地雕刻他们的面容，使他们的苍老中，有种旷达和坚韧。山地人实际是山的一部分。严酷的自然环境，给了他们山一样的体格，而人烟稀少空气稀薄的地域，造成了他们山一样的沉默。山地人对生命的理解与我们自然不同，他们每日每时为了生存而进行一种抗争，这种抗争，往往达到了一种与自然界的高度和谐。阿车河边，遇到一群从西藏赶马过来的商人。康巴汉子的彪悍与倔犟几乎写在他们的脸上。临时架起的火塘上，茶壶吱吱作响，一双双黑硬如铁的手正在镶有白铜边的木碗中有力地捏揉糌粑。尺把长的藏刀割下酒盅大小的腌肉，吃得津津有味。卸下重驾的马匹，在河边静静寻着依稀的绿草。仿佛真回到了古茶马道，时光的流逝在这里不留痕迹。

峡谷荒凉，是因为很长一段谷中不见树木。车子一动，尘土弥漫，车厢里一股很浓的土味。峡谷一般又深又窄，尘雾无法扩散，便腾在半空如一片橙红的云霞。偶见绿荫，虽少却让人心动。有绿色的地方，必有一处水源，一座村庄。在连草都难以生存的橙色峡谷中，如没有这点人间景象，真可以想象自己进入火星探险的行列。也正是这星星点点的绿色，蕴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地藏民，蕴育了独特的雪域文化。

中午赶到佛山乡吃饭，听副乡长说，4 年前乡府所在地发生山体滑坡，埋了 13 个人和 5 个乡设机构。前行不远，便看到当年灾难的痕迹。浑圆的巨大山石，被

一种可怕的力推动着，成扇形涌入江中。江水在无可奈何中扭转了身躯，只是以一阵激烈的水花表示了自己的愤怒。不知还会不会有更大的山体滑坡，澜沧江上游这些赤裸的大峡谷，似乎孕育着什么灾难。我看着路上不经意滚落的大大小小石块，心里有一些发凉。

越往前走，人迹越少，除了背着糌粑袋的朝山者外，两岸已没有了村庄和居民。见好几道空悬的溜索，却没有凌空的飞渡者，不免有些遗憾。恰巧行至纳古溜索桥边，遇见两位准备负重过江的藏汉。停车看时，发现他们所用的工具极是简单。用一木刻凹槽扣住铁索，牛皮绳套住两条腿，双手把紧木槽就行了。县里的老杨与他们商量想拍照，年长的汉子一口回绝："照不得，照了不吉利。"九十年代听到这种观点，却丝毫不感到奇怪。

再往前走，西藏在望。

六过金沙江

山、山，江、江。有这么多山与江聚在一起，就有这么多峡谷。说不准山与江谁和谁过不去，反正在世界的这一隅，山是怒发冲冠，水是激浪拍天，山与水之间打着永无止境的拉锯战，一副不太平的模样。我们的行程就在这山水间进行，为这种源自远古的冲突惊出几身冷汗。峡谷阻断路途，只能出了这道峡又入那道谷。看



似很近的地方，行来却很远很远，正因为这样，我有了六过金沙的殊荣。

对江的认识，亦如对人的了解，远近高低总不相同。奔子栏一带的金沙江，沉郁滞重地拥有孤独。虎跳峡处的金沙江，声撼天宇，卷雪飞银地张扬阳刚。冲江河人江处的金沙，宽阔平缓，以深厚成熟的大度，涵纳百川。金沙江的魅力，大约正在它的多彩与善变。

徜徉天地，亲近山水的人，每每因山形水势而变迁心境。六过金沙，便有了多种不同的情感体验，时而博大时而刚烈时而深沉时而悲凉。

进入虎跳峡后，因体力有限，我坐一绝壁下等我的同伴。旁边是一个大理石采矿厂。荒僻山谷间，见一红装女子，石工们便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西北风粗犷的旋律，与我脚下的峡谷无异。采石开炮，隆隆爆炸声中，石块夹着烟尘飞落江心。这景象总令我震惊。按说在如此宝贵的自然景观中，采发挖掘工作应在禁止之列。或许对尚处在贫困地区的人来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比如何保护景观更令人提劲的话题。总之，虽有我这样的杞人，炮声仍不会停。同伴们倒顾不上忧天，他们攀岩扶枝，早在隆隆炮声中下到江底。深长幽邃的峡谷伴我，奔腾咆哮的江流伴我，给我一种时光悠悠难以穷尽的幻觉。觉得生命已扩展到无穷远，自己已变成了石头，甚至峡谷那头透亮的天空，也是来生来世的象征。

地图上的金沙江，在滇西北地域划了道奇异的蓝线。它千里奔腾从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江石鼓镇，鬼使

神差般来了个大回旋，改由西南流向东北，其气魄之大令人叹服，被称为“长江第一湾”。石鼓小镇，也因第一湾和红军渡口为世人所知。

站在高高江岸看第一湾。下午的逆光效果中，江流环绕的大山是黑色的，更远的山，层层叠叠，为渐次朦胧的青灰色。云绕山脊，横添一溜屏嶂，挡住了江不带来的远方故事。一只渡轮正在过江。船离岸后，以左侧迎向江流，几乎是侧横着慢慢驶向对岸。看来平缓的江流其实并不平缓。江亦如人，深沉到极致时反倒表现出一种纯真的淡泊。

念镇角小亭中石鼓上的铭文，过小江上的迎虹桥，然后，款款走向一片柳林。传说这些树植于百年之前，老树已高达十余米。一片新柳种植不久，以弱小正好陪衬老树的道劲。柳林青青，将粗根系牢金沙江的沙岸，如卫士护守着江岸的田畴村庄，又如挚友，伴随金沙江寂寞的旅程。

我在江边捡石头，被沙滩上闪闪发光的云母碎片深深吸引，于是想到我们相伴的是以产沙金得名的金沙江。企盼能捡到一粒千淘百汰后的沙金，放纵地将全身扑在沙滩上乱刨。金沙自然是捡不到的。第二天，总觉得棉衣口袋沉甸甸坠得慌。才发现江沙也懂依人恋人，乘我忘形之际钻进了我的衣袋中。

过了石鼓进维西，有很长一段路沿江边行。六过金沙，这次看得最最真切。不再是站在峡谷半腰，俯瞰线般的江流，不再是虎跳峡中，听它震耳的吼声。它就在身边，静而柔地流淌。江面开阔平坦，宽的地方甚至有

了高原湖泊的感觉。浅蓝色的水质，还有雪山来客的清亮。江心沙洲上，总有几株绿柳婆娑摇曳。金沙江如妩媚女子伸展开柔韧的腰肢，横卧于青山之下。伟岸山脉，更似男儿般豪壮，默默爱抚着秀美的金沙姑娘。唯恐惊扰了姑娘的好梦，它扯起一片浮云，挡住汉子粗笨的呼吸。

太多的感触使我在那一刻心旌摇荡。万没想到金沙江有如此鲜明的女性气质。我们惯常总在追求它千回百折不停息的个性，何尝想到它以往奔波的疲惫和来前行的艰辛。我们总爱用自己的思维去改变一切，塑造一切，可否想一想山河的古老与山河的万古常新。自然界中的大手笔都是一部字典，读个千秋万代也难穷尽。

告别金沙江，有一种欣慰与解脱的感觉。为我以往奔波的疲惫，为我来日探求的艰辛，何不放弃强撑起的坚毅，让我屡受磨损的心脏，来一次小小的歇息。

我等待金沙江以一种温馨缠绵的柔情，入我的旅程之梦。

神 山 太 子

太子雪山是神山。所有去过那儿的人都这么说。它的学名叫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如一座迷宫等待人们的探索，引来中日登山队一次次出征。向雪峰挑战的人，留下一块黑色的墓碑。太子雪山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人。

我的滇西北之行，实际是冲着它来的。要不一次次吸氧吃救心丸似乎没了理由。

第一次看它是个清晨。

车出德钦，在滇藏公路上连续拐着急弯。圆锥体的一座雪峰，突然银光闪闪出现在前方，冰清玉洁地立在湛蓝天幕上。一瞬间，圣洁永恒的感叹直逼我心。我不由“啊”地一声惊叫。传说它是卡格博的爱妻缅茨姆，又叫神女峰。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以女性命名的雪峰，我几乎相信这是上天给我的优惠。

高原特有的钢蓝色晴空中，一字排列着拉曾归面布、玛兵扎堆翁说、布炯松吉翁说、能穷扎拉几着、都吉扎、吉哇仁安、缅茨姆诸峰和斯洽、明永洽冰川，山脚，是深长而悠远的澜沧江峡谷。这似乎只应属于天国的美景，真真实实就在我们的眼前。我敢说，这是世界最美的雪山景观。我的心跳加快，双眼模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冲动使我思维短路。在雪山绝美而又绝尘的风姿前，我甚至没有了语言。

片片白云涌来，只顾将万种变幻赋予雪峰。云尖上绰约可见的峰顶，如海中桅帆轻曼地移动。只可惜主峰卡格博一直将真容隐去。

风凛冽，祭山的石堆上，五彩的风马旗噼啪翻腾，高山杜鹃已变成低矮的树团，漫山遍野铺排它们旺盛的生命。白色的祭塔也似乎有了灵气，呜呜噜噜地诉说虔诚者难言的心事。藏民传说，太子雪山是莲心神派来保卫东方的卫士，它率众将士来人间消灾除魔，创建安乐太平。为此，藏民信奉它，朝山者络绎不绝。



农忙刚过，青稞地一片赤裸。来自西藏、四川各地的藏胞，在路上形成褐紫色的细流，身背马驮，长途跋涉，为祈求神山的保佑。我们曾多次向路边歇息的藏胞询问他们的去处，语言不通，明白的只有三个字：卡格博。朝山路远，绕山的路程也不短。从左向右，顺时针绕雪山一周，大概需 12 天到半个月，如果走小圈内绕，也需 5 天时间。据说有些耄耋老者，就此无法回头，将灵魂与肉体，一起交予了朝圣的长途。

转山出来的藏民，脸上多了种平和与宁静，手中均持有一根青竹，竿尖插着翠绿的柏枝。这柏枝因长在神山，变成了福佑人生的宝物。藏民来自各地，夜晚点燃篝火和衣而眠。每一队朝山者，都为后来人采集了柴草。给人方便，既是朝圣者虔诚的心愿，也是高原民族情笃意善民风的袒露。

我坐在中日登山队死难者的墓碑前，等待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卡格博接纳我。人类的进步发展，离不开进展与挑战。海拔 6740 米的卡格博，以它的雄奇险峻变化莫测而从未被人征服。山如有灵，应知登山者也是朝圣者，他们是以生命为代价，朝拜着伟大的自然。

一辆西藏察隅的汽车路过，司机打开车门跳下后纳头便拜。三个五体投地之后，双手合十面对神山静默片刻，车飞快地开走了。我不敢嘲笑他的虔诚，在神山面前，人不可救药地感到生命的渺小与脆弱。

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回到德钦，对卡格博峰似见非见总让我心不甘。按当地人的说法，我们头次去便见它开了天窗，已属福气不浅。中日登山队殉难者家属



从迢迢东瀛赶来祭奠亡灵时，赶上霪雨浓云，将神山罩



个严实。死难者亲属望眼欲穿泪水长流。直到请来喇嘛念经后，卡格博才将真容展现。一篇文章谈到拍摄神山的经过，也是几次进山都未有收获，直到巧遇两位从西藏来的喇嘛念经，才算沾光拍到了卡格博。

是夜，卡格博入梦。银峰壁立，辉煌眩目。我默默祈祷：神山呀，我企盼你胸襟博大，既倾听朝山者虔诚的祝祷，又接纳探索者攀登的足音。我企盼大山给我壮阔的心境，我企盼冰雪赐我高昂的意志……

临别的那天清晨，万里无云。挡不住的诱惑，使我们三奔神山。

那一瞬间，我几乎觉得自己又回梦境。是的，太子雪山诸峰，晨光中庄严伫立。全裸着，如赤子般纯洁无暇。神女云鬓微倾，卡格博刚劲威严。世界罕见的低海

拔、低纬度高原现代冰川，气势磅礴地将冰舌伸入莽林，以凝固的身姿诉说着久远……

心中豁然，为什么而来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就为今天。站在高与天齐的神山对面，我的精神似已扩充得与天地同流。

山峰永远不会被彻底征服，它以一种不可更改的高度使人敬仰。正是这种君临一切的恢宏气象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给了人们一种纯之又纯、万古长新的精神支撑。浩浩茫茫无始无终的山的世界中，我只求此时此刻有我存在。生命虽渺小，无数渺小时光的堆积可至无限。几位登山勇士，将身躯留在卡格博的冰雪中，他们的生命，正堆积着一个关于人类勇敢精神的故事，他们不也正走向无限吗！

生命中以往看得重之又重的烦恼统统淡化，灵魂里所有的委顿卑琐顷刻消失，疲惫的心灵重振起追求更纯更美的勇气，生命状态呈现了无拘无束的自由。这种精神与灵魂的复苏，是神山给我的馈赠。

我也是朝圣者。





圣　　照

几天前，请几位朋友来家喝酒，他们从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来，要回去了。桌上，丈夫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张黑白照片让他们看。一一传看完，他们仿佛受什么力量驱动，从座位上站起，举杯，齐喊："扎西得勒"，(意为吉祥如意)！我挤在这些藏、纳西壮汉中也喊："扎西得勒"，心底轻唤着太子雪山。

"找位大活佛解释，再写篇文字，才能拿出去"。纳西人老和端祥着重新拿回手上的照片说。



家在奶子河畔一片冬季草场边的老和，进中甸工作三四十年成为开发藏区元老之一。如今他的子孙脉管里流动着纳、藏交融的血液。很有一于灰蓝色雪山群峰之巅，独被西下阳光照耀着。

“太子雪山!”老和远指橘红色的尖顶高叫一声后，催司机快开快开!接着，闭目、口念藏文。以后我才晓得，他念的是六字真言。

汽车飞一样往前奔，又是下山，太子雪山像被旋转，一眼比一眼完整地呈现出它的冰洁玉体，天竟然晴朗开来，只留下几朵白云。我和丈夫第一次见太子雪山，在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之际互望一眼：怕要完蛋了!这车要开飞下深谷。大福刚临，大苦又至。

在前景开阔地停车。丈夫尽他的两台像机对准太子雪山连拍两个多小时，直到夕阳在主峰后消失。其中有一刹那，我被猛然迸出的辉煌光芒击中似的头晕目眩。仅是瞬间，我们夫妻一辈子也没听说更无法想象的奇迹悄然来临——太子雪山圣姿、美伦无比的圣姿，竟幸临进丈夫那台专拍黑白片的“美能达三〇〇型”普通像机镜头!奇迹出现的当时，我们一无所知，非常平常。



释　语

前人说下无巧不成书的话，至少这一次对我应上了。这组迪庆的文章写到后面时，增丹却佩活佛为参加省上佛教界换



届会议,从德钦东竹林寺来了,他按经书选了个吉日到我家里小坐。于是,那张“太子雪山圣照”黑白照片第一次出现在喇嘛僧侣的面前。他双手捧照片一再瞧,有一二分钟。接着他一动不动躬身正坐,静默如一座石头雕像,我们受其影响,不出气地等待着他。以凡人心态推测,能不能称活佛此时此刻正惊讶呢?常言慧眼识宝,可我们两眼空洞,把脚边的宝玉当顽石置之不理,绕开而去,然后埋怨此生无无命:为何别人得宝,独我空空?

与活佛一道沉默。

沉默着。

说是洞中一日世上千日,谁知活佛这世外之人此时形似坐我家,那真身去了何时何地?我的耳朵仅听得见墙壁上那架时钟的走时声:嘀哒,嘀哒……

……嘀哒,嘀哒,总该过了八九分钟的样子,我觉着主人不言不语是待慢了客人,便弄动茶桌上的另外几张太子雪山照片(全是丈夫拍的),目的是提醒活佛,别神游了,我们凡人之心无物,已生出无聊情绪。我的小动作逐渐有效果。活佛开口了:“太子雪山显灵了!对你夫妻俩显灵。它在欢迎你们。”活佛好像正在苏醒中说着谁的指示一般,那语言决不同他平常样。“欢迎”一词,也不仅是《汉语词典》里解释的内容。

活佛仍拿着照片,并解说上面景象的意义:什么为什么,什么在《大藏经》上怎么说……“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人拍到一张太子雪山显灵的照片,这是第一张。”

我问活佛亲眼见过太子雪山显灵没有?

“没有”

我有点懵了。我们夫妻进中甸时,偶遇增丹却佩活佛,丈



夫采记并报道了他，所以我们了解他三岁成为转世灵童后进东竹林寺三十七年的经历。可他及他熟悉的喇嘛活佛均未目睹这样的显灵，为何要让我们夫妻来承受如此圣影？我们是凡不可再凡、连佛教知识都没有的普通人了。太子雪山在喇嘛教中是怎样的地位！在藏民心中更是怎样神圣至高！那么是什么冥冥之力、是谁假借我们的感觉和丈夫的拍照，来真实留下太子雪山显灵的圣姿？我不敢再问下去。我竟那样地不敢思想下去的呀。

活佛来访为夜晚，送走活佛返回家时，突然停电。周围楼房里没了电视、录音机和人语声，窗口皆黑。天空中一弯新月淡淡的亮光照进家里的书房、客厅、卧室，所有家具一概照如虚幻的影子，我蓦地惊想：家里走动着的这对夫妻到底是谁？

太子雪山

德钦梅里雪山，外国人这样称谓，电视天气预报都这么叫。可我依然如旧，叫它太子雪山呼唤它太子雪山。如此呼着喊着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众望归之的权威它雄伟骄傲的头颅它负重天下的双肩……唉，我第一眼见太子雪山就不由自己入魔地皈依其脚下。继后，我久久地享受在赐予我的健康、平静的芬芳里。

默立于太子雪山面前，遥望冰川由上而下如凝固了的滚滚波涛。蓝得令我发颤的天空在雪山主峰顶上被雪光反照，失去了原有那浩渺、深遂的常态，显出白里染紫的单薄。云朵少



得几乎记不起是否有过？西沉的太阳向主峰顶落下来，以目测，太阳是要正落峰顶的。我这是第一眼见太子雪山及其日落，不知道春夏的太阳是否也会落在同一位置？今日此轮秋阳就要落于主峰顶，犹如皇冠上最大的一粒宝石就要归位——我祈祷大自然原归原地的一元之态。

是在我的祈祷中滑落了，夕阳大放荣光，向着主峰尖顶陨落，朝四面八方迸射最后的强烈光芒，霎时，普天地光亮，天地间唯有了这辉煌灿烂。我强睁眼对望去，不等我看见什么，反映进脑里的光明幻景刺得我紧闭又目，低下了额头。我发觉自己被什么击中似的战栗、分解，一种神秘的物质托起我，在纯洁芳香的光辉里，我被重新组合，袅袅摆摆化为一条欢天喜地的鱼儿，幸福地游弋，我的爱情、亲情与友情如水，随时伴我所往，抚爱着我的鱼鳞，就这样，我在甜睡中做着一条鱼的梦死去，一晃眼痕迹全无地化入清空……

仅仅是瞬间，太阳如烂熟的果子坠落于主峰背后，光芒收尽，最后残剩的一小部分红日，鲜色褪了，衰败得不成样子。云彩先于天空黑了。

感伤到没有，一种空虚从日落的地方升起，像紫外线一样辐射过来，在我的脸上烤出黑斑，是没有痛疼却已实在的空虚。因为新的感觉召唤我，而我不知在何处应召？

日没复日出，我又默立于太子雪山前，犹如渴求雨露的春草。澄澈透明的阳光，充沛其中的健康向上、坚韧乐观之类的元素，涂遍我的肌肤，从脚跟至头顶澎湃着极新鲜的血液，在这里阴阳对比强烈，单纯皆归原本……说了这些，我还是没有传达出太清天宇的一点面目，没有讲出太子雪山那无言之语中的一个字，我这可怜的生灵！噢噢，太子雪山，你难道让我永



远沐浴于你的恩泽,至死也表达不出半句对你的感激之词?一支中日联合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又将攀上你的圣体,你却使他们全体十二人无影无踪,制造世界登山史上空前惨案,难道你就是用勇士的英灵填充你沉默的内容?你默默注视着虔诚信徒从千里磕长头,向你匍匐而来,一路上渐自消灭着思想、肉体,难道你以这样的的冷酷作代价,显示你永恒的美?太子雪山,我泪脸盈盈,双手举向你。

花　手　绢

夜空与白昼一样,明净清澈。满天的群星如珍珠,熠熠华光似乎在人们的头顶发梢间闪烁，大一点的星星伸手就能沾上指尖一样。

卧在招待所客房的沙发床垫上,我停了笔,眼望窗外,背脸对身旁的丈夫说:"明一早我去买经幡,也去玛尼堆上挂。"

"什么话!不。"

不?不什么呢?连我的理由都不问怎知我的心思?"就买!"

"你……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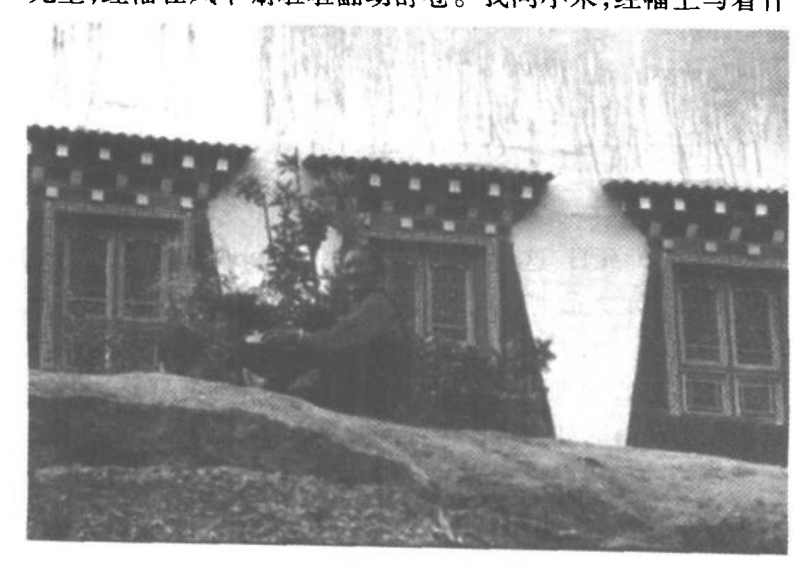
外人认为我这人痴痴癫癫也行,不知安份为家妇也行,都行,唯独不能忍受丈夫不知我那颗玻璃心。恨不能对他来一番大表白,并加上责难、质问之类,如若他再不理解,我便夺门而出,跑一二公里远,对着太子雪山哭诉……这些闪念仅闪念罢了,我重新把脸埋在笔记本上,伤心起来。

"一遇到那么美的/我便有泪欲出/太子雪山……"他念

道。

这是我刚想出的句子，已在本子上记下十多句。他用手搬起我的头，好继续念下去他的新发现。

听他这一念，倒真引出我的泪水——太子雪山圣神之美使我着魔。在德钦县城住下后，第二次去望太子雪山，同样清楚得不能再如此地望着它的玉洁胴体。新结识的藏族小伙子小宋开三人摩托送我们出县城几公里，去近观太子雪山，由于摩托没遮拦，所以一路上，除见转经者的帐棚数十顶外，眼眼都是雪山。在飞来寺瞭望亭处，有中日梅里雪山登山队十二名勇士长眠之墓碑，有十世班禅大师朝拜太子雪山纪念塔，有短墙似的待刻经文的石堆。我的眼睛久久停在经幡上。玛尼堆上的五彩经幡如浸泡泉水般鲜艳，啊，太多了，竖着的枝棍上系满了，又扯出数条横线，上面又系满，如片彩棚。灿烂明净的阳光里，经幡在风中唰啦啦翻动舒卷。我问小宋，经幡上写着什





么?吉利话,祝福话,小宋回答。他仰起紫铜色脸庞、眯眼望经幡,露出白白的牙齿在太阳里闪亮,又说:“风一吹,风就为人念经了。”哦,他不是在说诗么?可他不懂诗,也没有闲情想到这上头。他家和其它藏民一样,在春节初二、初三两天都来此转经挂幡,那时节里,虔诚的人们望着自家的经幡在风中猎猎响,祝福之词之风一程程送上到太子雪山跟前……

丈夫还是见了的玻璃心,第二天清晨,陪我在街子上的小铺里挑了花手绢一样的经幡。按老板娘之意买下两张——一张代表夫,一张代表妻。又一次到来飞寺玛尼堆前,小宋取下最高的一根枝棍,把我的经幡系在别人之上的尖尖端。我终于有了经幡,犹如做小姑娘时有了心爱的花手绢,瞧,它在湛蓝无云的净天上啦啦啦吟唱,像一团香气,由着风送向太子雪山。在这吟唱中,太子雪山或许能听到一丝我对它的顶礼膜拜了吧?我托附我最纯洁的“花手绢”!

生　日

“生日即死日”这句玄语,依我的记忆和理解,是归化寺克姆(喇嘛教重大活动仪式的掌教者)、鲁茸定珠在他的僧房里向我示意的。七十几高寿的克姆不通汉话,我不懂藏语,藏族司机鲁茸热心做我和克姆之间的翻译,可惜他的汉话也只半通,翻起来,有时如孩童一样可笑可爱。

克姆的经房在寺的最高顶楼上,他正入定诵经三个月,每日只能喝一顿酥油茶,以此守住百姓待收割的庄稼不遭霜

害。这期间一般不允许妇女入他僧房的。我是走了“后门”,由丈夫的熟人老李带进去。老李是克姆的亲侄子,叔侄俩的关系已如父子一样亲了。阳光从克姆身后深陷墙壁的彩色玻璃窗透进,幽暗的屋内笼罩着紫金色微光,克姆仿佛是这种光与色的发源体。如果没有连丈夫的在内的三位凡尘男子与我同在,我会想入非非,把自己吓软。哎,人到底自己是自己的朋友还是敌人?为何对陌生的显得盲目,对熟知的又是轻意厌倦?

克姆问我生肖日月,我忙答:“属鸡,明天的生日……”

“到本命年了……按藏历,大后天才是你生日,到时候多注意避害……”这是克姆翻阅几页黄绸皮面的书,闭目诵念一番后,由鲁茸下一句接不上上一句的艰难译出的,我听来如卜了个凶卦。

接着,一位年轻披袈裟者掀紫门帘进来,找出块桃红绸布双手呈递,克姆接过,并撕出一条,辫结、念经、吹气。我不知不觉按了众人指点,跪拜于喇嘛座前,接受克姆把红绸带系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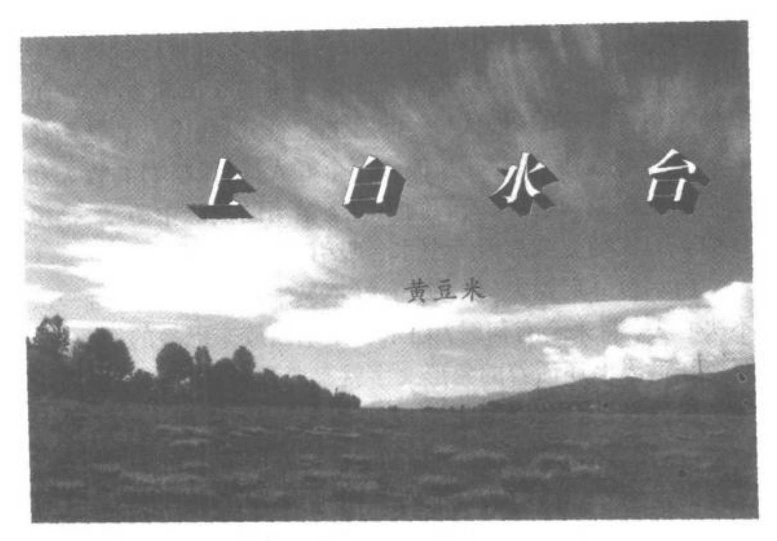
的脖颈,这一刻,如带花环的新奇、兴奋与如上系锢箍的圣意、恐惧交汇,像黑夜彩灯,明暗闪烁地使我花眼幻觉……后来,我才晓得脖颈上的带子叫"金刚结",它的喜色和巧妙的吉祥结使我爱不释手,并在藏区随时示人,倒真让我与人人接近,交下朋友许多。

经房进门的两侧木板墙上,挂满了洁白哈达,鲁、李二人皆说这是别人献的,不可要,商店里都有卖。我失望:在此被熏沐已久的哈达,怎是商店的可比?用手轻轻抚摸近旁的哈达连声叹息,可望可及不可得,更想占有了,而此地却不是……我被克姆一眼望明,他示意一旁的侍奉者从墙上取下一条生丝哈达,在手里边念诵经文边结扎,等送至我手上时,哈达已成一根有穗子的长缨的麦穗饰物。原来是克姆用咒语把我的病害都结锁进去了。

到藏历生日那天,我在玛尼堆上系了经幡,俨如藏人一样虔诚,满心地对这片高处世界鞠躬。因为我对过去明白无误的,现在不明白了,一种习惯性眼光逐渐泯灭,一串带着来的问题已被自己偷偷踩到脚下……于是我琢磨克姆说生日的原意,不完全是司机翻译给我的那一些话,死日的境界(或所谓"避害")应该是很高的,伟大的,无死日何来生日?

1993年1月21,22,26,27,28日





头天就安排车子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等在旅馆门口，一两小时不见车影。主人跑来抱歉，说今晨还在找车子，刚才定下一辆丰田车，司机又推故不去，再调来一辆吉普小车，临时告知司机上白水台，司机坐在方向盘前，沉阴脸，他已找不出理由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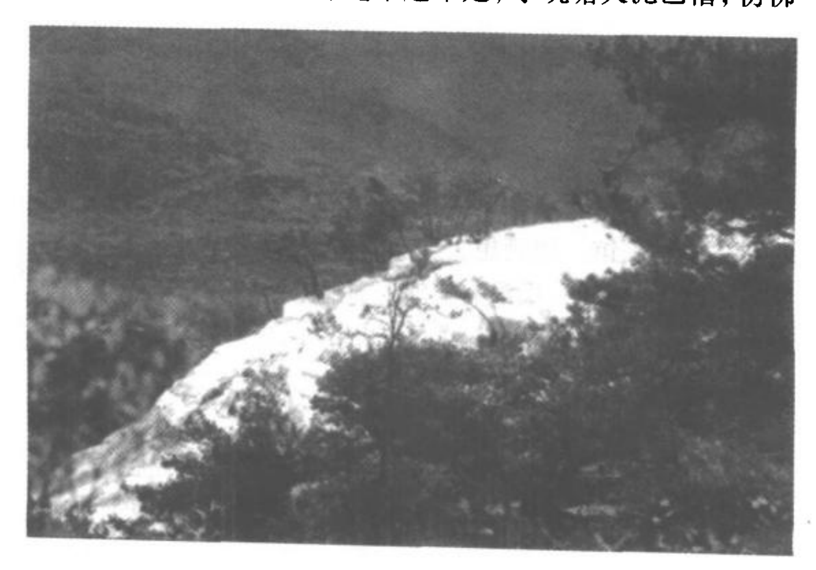
两个大学生骑自行车从昆明来中甸，走了一个星期，与我们同宿一家旅馆。他俩想去白水台，服务员却告之：自行车无论如何骑不进去的，也没有班车。他俩便一早候着，想搭我们的车。司机不但拿他俩出气，还不给搭车。我不忍睹，支身转背去想：骑车自昆明来，再骑一百十一公里上白水台那是小事了，难道路就难得吓人？

天下小雨，我们说是给去路压土灰。一直不愿开腔的司机转着方向盘，突然接上说道：雨再下，路泥巴掀天，会进不去！

司机是位藏族中年人，他的话尤如从直立着硬梆梆黑发的后脑壳上发出的咒语。我望着车窗飞过的青山和牧场，猛见牧场帐棚顶飘着的白色经幡和帐棚前挤奶的牧人，心是愉快的。想着司机朴实的圆脸，他会是个好人，就像挤奶的牧人和他刚钻出篷棚的妻子，夫妇俩在清凄微雨的灰绿中劳动，是悦目怡心的牧场。这都因为白水台吸引着我们。

白水台一定要去望一眼的。好不易来到迪庆高原，这一次不决心去，将来会有何时？白水台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发源地，至今在世界上还活着的象形文字就起源那里。古时，那里极繁华辉煌的，现在，很多纳西人从小到老都未去望它一眼，它一衰落、沉寂，人们就觉得偏远了。加之它划归藏族自治的中甸，没有属于相邻的纳西族自治的丽江，它更冷清了。据说，它脚下的三坝区纳西族至今完整保留了东巴文化。

汽车盘绕在山道上，越来越难走，小坑塘大泥巴槽，仿佛





颠簸在海浪上，人随时有被抛出车窗外的可能。而且路到最难走之际，偏偏雨大下，我们得淋雨推车屁股。雨小了，路面又好一些。这样的路，自行车确实进不来，小车类中，目前有吉普车能强开进来，于是想起双腿的好处，哪里不能走呢？谁给人类设计的这双脚？也太妙了。

现在的纳西人中，很多是到过省城昆明的，一部分进过北京，算有脸面了，要论去看过白水台的确还没听说有多少。就如我们众多的汉人，曲阜孔庙和黄帝陵不一定去过，北京上海走得烂熟，如今跑广州深圳是最时髦潮流。地远的却近了，地近了反倒远了，人心的距离又是一种独立的距离，不可以实地公里碑估量，可测又不可测。又想，古时交通难，一小区域便有一种独立的文化、宗教和民族，交通发达便宜后，各民族趋于大一统，自然有大一统的中心，中心向心力四方辐射，地球无时无刻不在转动，停止运动后的地球就死了。可死后又加入另一种运动，那么人们趋向的中心也必定在变换不定之中的。甜的吃多了想吃苦，冷清多的要走热闹处。话归来人心所趋的问题上，看似今天趋这，明日趋那，其实，暂时冷落了的未必意味着被抛弃，冷久了的，正热的，最后决定两者永生的条件还是：是否留给人们——生生不息的人类——永恒的价值，这一点，要在人们回过头来的重新审视中发现。

1993. 3. 15.





怀想夏那古瓦

戈阿干(纳西族)

一位个头修长、貌容慈祥，手头不住数着佛珠，嘴里默默念诵六字真言的藏族老人，近三十年了，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叫夏那古瓦，是迪庆草原上一位虔诚的藏传佛教喇嘛。

1959年，还在京城求学的我，有幸参加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社科部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赴滇西北高原丽江、怒江、迪庆访问记录民族社会历史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情况。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路过滇西北高原，在各族群众中传颂着很多红军尊重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的佳话，各族人民也曾以具体行动支持红军。夏那古瓦当时是中甸归化寺(松赞林)一位资深喇嘛。他就曾抛头露面为红军采办给养。1959年夏天我下榻在新建的自治州州府，见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还健在。这天，由州《高原报》负责人当翻译，我在州政协头次拜访老人。老人听明来意后，就停下手中佛

珠,从怀里掏出一贴用黄绸包住、折成小块的厚纸打开在我眼前。这是帖不寻常的纸张,是当年红军开发给他的委任状的影印件（原件于数月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人带往北京）。我一时变得很兴奋,先珍重地把纸上的文字——抄录在采访本上: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湘鄂川黔滇分会委员会

兹委任夏那古瓦同志为中甸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居民并为本年采办给养,仰我全体民众,一本知照,至本军全体红色军人对夏那古瓦同志应加以保护和帮助,不得琐事为难,是为至要。此令。

主席　贺龙

公历一九三六年五月

老人珍惜地又把它折好包住揣进怀里,重又数着佛珠,为我追忆当年那一幕幕情景。时过二十三个春秋,他记忆中的往事仍那么清晰!他说:那是个有闰月的鼠年,红色军人在中甸草原逗留十整天。在这段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贺龙将军,当时,在归化寺周围的藏族、纳西族民居中,已住满红色军人。贺龙就宣布一道命令:红军官兵不得擅自步入归化寺。为防止意外,军部还派出卫士,在大寺门口安了临时岗哨。老人又说,在贺龙的衣袋里,总揣上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里面记录着各地的物品价目。红军向中甸老百姓买了一筒食盐或一块荞面粑粑,都要按价目付了钱,。这天贺龙由他陪着来到归化寺拜会全寺喇嘛,向众僧当面宣告红军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还参观寺里的宗教文物和壁



画，并把一幅亲笔书有“振兴番族”四个大字的红布横匾，连同一对玉花瓶、一对玉镯头、一对玉耳环当礼品赠送大寺。

经多次接触，贺龙将军与夏那古瓦之间已变得十分莫逆，彼此间无话不侃谈。有天贺龙曾这样对他讲：“中甸县县长应由你来担任，如何？夏那古瓦也真诚地把心里话向将军倾吐：“可你走后我会掉脑袋的”。将军自然理解他，又改口问他愿不愿跟他一起走。夏那古瓦动过心，可想想自己是个僧人，又不通汉语，于是也没有首肯。

贺龙与红色军人的言行举止，不只感动了藏族、纳西族俗民，也感化了归化寺的喇嘛。经夏那古瓦的联络，寺院决定卖八百斗青稞给红军，接着又派出人马给红军送去两驮砖茶、两驮大米、三驮猪肉、一驮食盐和两驮红糖。当红军就要离开中甸草原时，喇嘛们都走出大寺，列队欢送红军，吟诵平安经为长征将士祝福。

那天访问结束后，我曾暗自想，当时夏那古瓦若应了贺龙的邀请，去加入红军队伍该多好！但转而又思量，他毕竟是位虔诚的僧人，从军从政估计都不是他的本愿。可也由于他心地虔敬慈善，方能理解为各族劳苦民众跋涉万水千山的红色军人，并勇于抛头露面为红军诚心效力。后来得知，当年红军在中甸城厢发出的委任状有二十多张，但别的都已消失，唯独夏那古瓦依仗特殊身份把自己的状纸珍藏下来。有人告诉我，老人十分珍重它，就如同一份“护身符”，总贴心揣在怀里。

光阴荏苒，岁月飞逝，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滇西北高原的时间已跨越五个鼠年一整六十周年。不久前，从报上读到一则消息，当年贺龙赠归化寺的“振兴番族”横匾，在长征胜利六十年之际，已从北京奉送回中甸归化寺。我不由想到中甸草原上



的各族儿女，今天在缅怀贺龙将军和红军战士的同时，也定会想起这位叫夏那古瓦的可敬的老僧。





滇藏公路在中甸县境跨越两次金沙江:头一次在下桥头,二一次在上桥头。现在两个桥头都架上了紧固的吊桥,可从前这儿是"一水隔断两个天"的峡谷天堑。60年前,贺、肖克、任弼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中甸县稍事休整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前进征:一路由贺龙率红二军取道中甸尼西、德钦奔子栏绕向西康(今四川)德荣;另一路由肖克率红六军取道中甸格咱、翁水班师向西康乡城。两军会师后又向巴塘、甘孜进发。那年,被国民党委任为"江防剿共司令"的土司头人汪学丁曾纠集"门户兵",在中甸县境阻击两次红军:一次在离下桥头不远的空心树大岩房;另一次在上桥头附近的珠那腊山口。后一次,他是和西康德荣土司阿昌吹则串通行动的。红军毕竟不是汪、阿之辈所能阻挡,然而这片土地上也曾撒下碧血,付出生命代价。



1959年仲夏，我以中央民族调查组成员身份，头次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中甸县，参与自治州概况一书的编写工作，具体承担“历史沿革”部份的撰稿任务。迪庆的历史，红军长征是极风光的一笔。当时我下榻在新盖州府（现已称老州），结识一位在州大礼堂卖电影票的藏族姑娘。她告诉我，她家乡尼西区上桥头有座她读小学时曾参加修造并祭尊过的红军墓。我听了极兴奋，立即给她的老师飞去一函。不久我得到回信。她老师叫周廷铎，是位纳西人，五十年代初赴上桥头任小学教员。给我回信时，他已调区上工作，用的是“中甸县尼西区人民委员会”信笺，落款时间为1959年6月18日。上桥头有座红军墓已属实无疑。我很想前去拜谒，可姑娘说那得花上十天半月。民族自治概况与民族史、民族志合称3套丛书，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书目。当时已是6月底，我正急着把稿子赶出来，一时抽不出这个时间。可读了周老师的信，又经过同他的学生和其他来州上的尼西人访谈，当年贺龙的红二军路过上桥头珠那腊山口和后来桥头小学师生寻觅烈士遗骨、修复红军墓的情景，在我脑海里已变得清晰。

上桥头为一滇康交界点。村子西侧有条叫赤冈河的金沙江支流。珠那腊山屹立于江与河之间。另一座名珠比腊的高山，与珠那腊隔江相望。桥头就嵌藏在这两座“情侣山”的夹口中。在陡峭的珠那腊山上有条羊肠小道，自古为康、滇二地间的唯一通途。汪、阿就是想依仗珠那腊的古道险关，阻断红二军的北上征程。

红二军还未抵桥头，他们已在山头筑下石堡，备上大批擂石。当红军先头部队爬至山半腰，擂石已从头顶滚滚坠下。珠那腊是座秃山，山上除仙人掌，很难找到其他树木。战士们只



能把身子贴在山岩上躲避擂石，可有些马骡已被砸死在眼前。先锋勇士已无退路，冒着擂石艰难地攀岩前进。不一会，除了擂石，山头又出现阻敌的密集火力。这时红军也开始用机枪掩护先锋勇士向山口突击。阻敌的第一道防线终于被攻破，但他们又退守在一个叫席姆而的的隘口继续阻击红军。经过一场鏖战，已奋力攀爬到山口附近的红军机枪手开始向席姆而据点开火，并把阻敌头目阿昌次则当即击毙。只到这时，已群龙无首的敌人才开始向四下奔逃。后来为红军当过向导的藏族老人回忆，在这场战斗中，贺龙的红二军有八位先锋勇士牺牲在珠腊山口。

周廷铎老师在信中告诉说，珠那腊山口的红军墓是1953年修复的。当时他刚到桥头小学，见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草地》，便结合课堂教学，请来村上藏族老人给师生讲述当年红军路过桥头的故事。学生家长孙诺、里赤很熟悉当年的情景，





还知道掩埋那八勇士的地点。这天，周老师和同学们由两位家长引路，沿着17年前红军走过的小路，爬到珠那腊山顶上。就在那个叫席姆而的地方，他们找寻到红二军在征途中为掩埋死难烈士留下的一个石包。这石包已经散落，但他们见到了烈士们的遗骨。大家很悲痛，可也变得激奋。为给长征壮士重修一座高山坟宗茔，第二天清早，师生们用藏式背水木桶从山脚背上水，带上斧头、锄头和锤子又来到席姆而，用江水出泥浆，从周围抱来石块，细心修砌一座新的红军墓。过了数日，他们又背上一块墓碑，带上花圈，穿上新衣再次登临席姆而，举行一次正式的建墓典礼。周老师在信的末尾道出一点遗憾：由于当时未能广泛动员群众参加，而学校条件毕竟有限制，新墓修造得简陋了些。可他又写到："在孩子们的感染下，我在桥头的几年里，每逢春节、清明节，村上很多藏民都到山口扫奠红军墓。"

"概况"章节交卷后，我估着也能去扫一回墓。哪料稿子尚未成形，组上又抽我去突击其他资料考察。那正是在跃进岁月，可写书人很难追赶那种速度，我仅能拿出一叠毛稿，"献礼"的事自然成了笑谈。

时光一晃又是37年，当初我编织过的那些"史篇"很多都已淡忘，但总忘不了珠那腊山顶上的红军墓。也许它真的修造得简朴了些，或又经过多年风雪剥蚀，它同整个山体已难能区分开，但无论如何，它再也没有在我的心中荒芜。那位周老师我后来一直没机会见上一面，仅耳闻他曾调到中甸县文化馆，退休后返回他的丽江古城老家。我掐指算算，他该是位年及古稀的长者。我同样也未能再次见到他那位学生，想想她也该是年将花甲的妇人了。然而随着时序的飘逝，总萦怀于我心中的那座雄关坟茔愈加变得高耸和神圣起来！



纳帕海鹤影

原因

天青蓝青蓝的，辽阔得很。云白得透明，像将融未融的雪片。风的手掌一次次拂过，仿佛要把这页素笺抚弄得更平展。太阳离地面很近，又大又圆的，亮亮地泛着白光。那是季节踮起脚尖按下的浅浅印章吧？但四周却那么宁静，还没有谁为我们勾画出什么图样，填写上什么文字。这里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西北一隅，海拔三千三百六十六米。

掀起那页天空，下面就是纳帕海。

这被当地藏胞名为“纳帕海”（意为森林背后的湖沼）的三十一平方公里的面积的季节性淡水湖，在这初冬时节全然没有了一丝闪动的波光，只是一个劲儿静静地蔓延着草丛的暗黄并且斑斑驳驳披露着土地的黑色，直至雪山脚下，直至森林边缘。它就是一张被收藏很久的宣纸吧，布满了时令漫漶的渍痕。不远处那些醒目的黑点，则是牦牛吧？这些高原生活滴落



的汁液,多么闲散地浸润着高原旷远的沉寂呵,叮当的牛铃声却时不时随风飘来,仿佛伸得老长的枝柯,要任一种梦想怡然栖息。

这时候,一个戴着护耳帽的魁梧汉子走上前来了。他的脸,是被高原特别强烈的紫外线一次次涂染后的黑红;他的五官,是被高原格外粗犷的季候风一遍遍雕刻后的犷放。但用手向远处一指的瞬间,他的眼波却明丽如一泓春水。随之放眼望去,那位从大都市来到这里的游人被惊呆了。他看清楚了那些斑驳迷离的掩饰里,其实是活蹦乱跳着一些飞禽的。那是黑颈鹤,十数只,数十只,也许还是数百只……它们或者三五成群,无忧无虑地嬉戏;或者散散落落,随意自在地觅食。也有那么一两只特别的超凡脱俗,或像绅士一样在悠然踱步,或像哲人一样在默然沉思。这可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濒危物种的异常罕见的珍禽呀!在这有着重彩画意味的天空下,在这有着水墨画情韵的草海里,它们出现了,怎不让人喜不自禁。那游客也是一位把大自然当成自己的情人的人,酷爱着摄影。他一方面深恨自己早先的粗疏,一方面为能遇上这位本地装束的汉子而暗自庆幸。那汉子侃侃谈起了一个关于黑颈鹤的民间传说:藏民与黑颈鹤的友谊源远流长,他们达成默契,藏民不伤害鹤,鹤不损坏庄稼。青稞收割完后它飞来,来年青稞种下之后它离去。鹤后脑上的“人发”,就是藏民赠给它的象征友谊的礼品……

游客早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了,汉子的话音未落,他就挎起摄影包向那活跃着黑颈鹤的地带大踏步走去,较为临近了,则又弓身猫腰,蹑手蹑足的,成了漫画的角色。但即使这样,也免不了一路扑棱棱惊飞起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把天空

画满。

那汉子则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一副望远镜，久久地伫望着。他看到一只鹤双脚一并，跳到了牦牛背上，作出一副牧笛横吹的姿势了吗?他看到了两只鹤一前一后拍打着翅膀，脚爪伸得强直，脑际的"人发"向后飘拂的腾飞景象吗?这些为摄影家难逢难遇的图景，他屡见不鲜了。作为高原稀有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员，他有着自己的职责。

这个自然保护区，已设立了十二年。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生态植被的被有效保护，这里已经成了黑颈鹤的伊甸园，成了黄鸭、斑头雁、黑鹤、兀鹫等数百种候鸟越冬的理想王国。

"雪天赏鹤，那才叫美哩。"举着望远镜望了一阵后，汉子自言自语着，拍拍挎在身上的干粮袋，又沿湖巡护去了。

天空永远辽阔，草海依然苍茫。是的，在白天，这里的天和



地是两页画纸。如果它被什么装裱成美丽的画屏了,那就是保护区管理人员的汗水。而到了夜晚,这里的天和地又仿佛成了一枚巨大的贝壳,如果里面闪亮着珍珠了,那就是像一朵蘑菇般独立于湖畔的管理所透出的灯光和一个个从高原人的爱鸟之心、热爱大自然之心滴淌出的梦……





根宗雪山是滇西北滇川两省交界处的中甸县境内最高的雪山,它像一位婷婷玉立的神女,把雪白的脖颈伸入了云端。雪线以下,青松云杉郁郁葱葱,瀑布飘飞,清泉潺潺。据说,那里有水晶石、钨矿等丰富的矿藏。森林里还有无数自由自在的珍禽异兽,珍贵药材。巴拉小寨就像一颗美丽的绿松石佛珠,静静地挂在根宗雪山神女丰腴的胸前。

巴拉是“文革”时学大寨的典型,云南东旺乡有名的边三村之一,“文革”后划归了中甸县尼西乡。不管归那个乡,从巴拉到乡政府都得走两天。据说在过去没有路的日子,得走两头黑的三五天。

听人讲,因为的路遥而艰险,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是十天半月进不了一次寨。它世世代代被大山的皱褶埋藏着,充满了神秘,像一团迷雾,这引发了我要一进巴拉的念头。于是我和省

电台的和记者相约了尼西乡政府的干部七林培楚一走巴拉。

进巴拉的路，像条串佛珠的牛皮绳。它爬上雪山，又绕过雪山，把巴拉串上了。它是用脚板凿成的，是用脚印叠成的，如今又增了一段用铁器和炸药修成的通向外界的路。路有的地方断了，有的地方打了结。有时它凌空而过，有时它潜进谷底，有时又穿山破岩。路旁乱石峥嵘，少有绿草，唯有仙人掌刺茸茸的巴掌托着一颗颗红红绿绿的果子，炫耀有机界的丰富，令人感叹生命的顽强。这路是前两年修的，过去这里根本没有路。那时这里是蟒蛇、毒虫、岩羊、獐子、老熊、豹子的世界。

七林培楚讲，巴拉，巴是某地之意，拉是喇嘛之意。顾名思义，是某地大寺里的农奴在很久前逃出来建的。他们循着熊的脚印走，避着土司的钟声号声走，逃到了如今的巴拉。因为穷，生产工具落后，没吃没穿，所以有时抢人，但更被人抢。有一年，被官军包围，全村除上山捕猎的四人外，所有男人都被砍杀。十七颗血淋淋的头颅高悬在县城城门上。女人被卖成奴隶，有的后来侥幸逃回，有的弃尸异地。以后又多次遭劫。于是巴拉与外界结下了深仇大恨。1950 年，解放军进巴拉，巴拉人在山上堆了石头，要拼命，后来经过九曲十八拐的工作，才欢迎解放军进了村。

后来，上面要培楚的哥哥培楚达吉当干部，他母亲不准去，说外面没有好人。到了小儿子七林培楚长大，阿妈说："去，干什么都由你。"七林培楚就当了兵，后来转业到乡里当干部。

七林培楚白白的面皮，一点不像藏家汉子，倒像城里的白面书生，只是一头美丽的卷发是天然生成，不像城里人得花几块钱进理发店加工。培楚还找了个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纳西



人做妻子，小俩口恩恩爱爱。

七林培楚还边走边讲着巴拉地方的爱情传说。他说根宗雪山是神仙，东边的山是魔鬼。两山皆有一洞，这是神与鬼相仇，相互对射，各把对方打穿了的。看来神与魔并未分胜负。村下也有两座对立的山峁，都说上者是雪山的女儿，下者是魔鬼的儿子，男女相爱，可父母不同意，经再三苦斗，终未成眷属。看来神界的婚姻亦尚未自由。

于是培楚又把话题由此转到自己一家。他说他父亲比母亲大 40 多岁，一辈子艰辛。又讲了好多有关他阿妈的事，讲着讲着，有要流泪的意思。我也眼前模糊、咽喉发哽。他说，阿妈这辈子，就像牛皮绳一样，磨够了。她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写不写？我讲给你。我说，我写不了，也无法写，没那份功力和胆量，还是把题材留给你。他说他确实想写。巴拉人世世代代用脚板凿出了路，可还没有在书本上走出一行字。

七林培楚确实有文气，想象力强，形象思维不错。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作品，现在正努力写一篇传奇小说。步子不算大，但总算迈出了巴拉人从没迈过的一步。

人、历史、路，与古老的牛皮绳，何其相似。

巴拉有许多神奇迷离的事，这些事给巴拉罩上了神奇的光晕。

溯赣取河而上，有块叫尺双牙咱的地方，是块小平地。对面的绝壁上有一穴，上下左右皆无路可攀，然穴内与绝壁齐齐往上垒有石块。据说原来穴对面的平地是种粮食的，但穴中有一个叫尺双堆的怪物。每到夜晚，它总把人们耕地的农具扛了飞至洞内埋下。所以人们不敢再在这里种地了。七林培楚说，那很可能是野人。



村里人讲，巴拉的山上还有野人。降初得都，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我们去拜访他时已年近九十，双目失明。他说，小时他爬山打猎，练得好功夫，藏家土楼他不踩楼梯上，只用一纵一跳上楼下楼，挺方便。18时时去到东边的茸多尼弄山打猎，忽听有呜呜呼唤声。那时他感到有点孤寂，盼望有个伴，便也呜呜呼应对方。可是他感到对方的呜呜声粗犷而沉闷。呼声越来越近。突然，他看到了呜呜呼唤的东西不是人。它全身长毛，脐以下的毛长而往下长，脐以上的毛却又往上长。脐与阴阳物上面围有一白色三角形东西，把阴阳物掩住。它比人高大，手比人的大。它飞一般追来，把箭竹向两边拨得哗啦啦响。他拼命奔逃，跑得比鹿还快，但眼看还是要追上了，只好急忙往边上一拐，转了个弯。那东西速度太快，转不了弯，照直往前冲去，没有再回头。后来还有好些人听到同样的叫声，也有人见到了同样的怪物。降初得都讲起那次经过，似还心有余悸。

赣取河边有一块小平地，叫南浪坝，是如今巴拉的主要产粮地。从南浪坝望巴拉，巴拉似乎就在头顶上，可走到巴拉却要五个多小时。

南浪坝深深躲在谷里，每天只照到两个小时的阳光。先前上面来的工作队到巴拉，发动群众开垦南浪坝。那时村里无粮，工作队长便到河边往河里丢了根雷管。炸得大鱼四百多斤，就靠鱼肉填肚，开垦了南浪坝。至今河里鱼还多，晴朗的日子，可见群群游鱼嬉戏河中。

南浪坝还有一奇是传不进电波。那次工作队带来一台收音机，左收右收收不到声音，可一到山上一收又收到了，回到南浪坝又收不到了，便断定了山谷太深，传不进电波。

根宗雪山更奇。据村人讲,那里有十八个湖。其中有三个红、白、黑不同颜色的湖。红湖叫卡楚,白湖叫娜楚,黑湖叫楚娜。黑湖很大,冬日里湖面结了冰,就可以从湖上走过。湖里有鱼,但没有人敢尝过。湖中尚有牛样的怪物。它要出来时,湖四周便刮大风,昏天黑地。大凡在湖周围打猎、伐树,怪物就会出来。因为人们把它当作怪物,谁也不敢看,看了不吉利,定会厄运当头。这谜有点像新疆的博斯腾湖之谜和百慕大之谜。

打猎的趣事就更多。

巴拉村前是绝壁。那里时常有野兽攀越。一次,有岩羊在岩上吃草,村人叫一小伙子用篮子堵住野物的独路,全村人在村里敲打锅盆,大喊大叫,野兽受惊逃窜,径直钻往篮子里,被小伙子活捉。

巴拉村25户,男人多是猎人,杀老熊、豹子数十头不算好汉。可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能人已不再是打杀过多少老熊野猪





一类野兽。七林培楚一家祖祖辈是猎人，他的哥哥培楚达吉打过很多熊、豹、獐、鹿、山驴等等。我们到时，还打有两只岩羊，尽管叫我们烧吃，煮吃，炒吃，吃得放屁都是岩羊肉臭。可七林培楚不行。有次回家，他同哥哥培楚达吉打猎，见了岩羊左瞄右瞄老半天，放了一枪岩羊跑了。过了几天，两弟兄又去打猎，经过那天打岩羊的地方，看见有一截肠子，仔细辨认后，哥哥大为光火。

“呸！培楚你是个什么东西，羞死祖宗了。”哥哥判断出那是一截岩羊的肠子。原来弟弟打了岩羊还知道，叫岩羊逃了。从此弟弟不再打猎。他读书、看小说、写文章，他选村里人没走过的路。全村已有很多人不再走猎人的路。他们出去当工人、干部、医生、大学生、经商……就是七林培楚的哥哥也做起了生意，捡松茸卖，收入不错。

我们要回家了。回家的前夜，培楚达吉给我和记者每人送了一颗岩羊胆。培楚阿妈又给我们送了虫草。临走，培楚阿妈又给我们熬了蜂蜜煮牛奶。

出门时，培楚阿妈摩挲着绿松石佛珠，又念念有词。她不懂汉语。七林培楚翻译说，阿妈祝福我们吉祥如意，一路平安，以后别忘了巴拉，一定还得再来巴拉走走。

我凝视着培楚阿妈胸前的佛珠，那佛珠用牛皮绳穿着，熠熠生辉。我想，它一定是因为阿妈洁净热烈的心地才那样神奇美丽的。





这是个白色的神圣的节日。信不信由你,我过过。

这地方叫白地，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三坝纳西族民族乡。白地有个白水台,地白水白,因此得名。

白水台,景观奇异,人间仅有,世上无双。在白水台之巅,有一如柱的喷泉迸出,泉水汩汩流淌,所过之处,留下白色的沉淀物,年深日久,形成泉台层层,洁白如玉,仿佛天工雕塑而成。曾有明代号称"长江主人"的纳西族诗人木僧刻诗于石:

云波雪浪三千垅,玉埂银圻数万塍;

曲曲同流尘不染,层层泉涌水常凝。

诗文对白水台的描摹可谓精当不过。

白地有一节日白水节,就在白水台欢度,因为是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又被称作纳西"二月八"。

白水节是敬奉白水的节日。白水其实不白，只是水清无



色，清水流于白地这上，便有了白色。

历史上，纳西人过白水节是朝拜、念经、赛马、歌舞、看白水。人们歌颂神灵之无所不能，祈求神灵使泉水长流。人们还以白水流量流向预测神的启示。据说，白水流量大的年份，庄稼就丰收，流量少的年份就欠收；白水流向东，东边就丰收，流向南，南边就丰收。这些，以后被当成迷信打杀了，其实并不无科学道理。

这天，太阳刚从明镜似的白水台露出脸，一个穿着白汗褟的小伙子便骑着白马来到白水台。接着头戴白月亮似的银盘头饰，身披毛长五寸的雪白大羊皮的潘金美（姑娘）已来到白水台，人们一群群一伙伙涌向白水台，白地人家家户户倾家出动，要在这里过一年一度的白水节。

来到白水台人们先架好锅生好火，再把抱来的大白公鸡在泉水旁边宰了，滴血于泉旁的白石头上，祭祀神灵，又将鸡抱到热泉浸烫去毛，带回火塘旁与一巴掌宽的猪膘肉一起煮好。

不久白地梧树湾村的人就带头围起一个舞圈，跳起“呀阿里”。接着，过白水节的人们便群起舞唱。纳西人的舞姿粗犷豪放，歌声悠扬跌宕。一个舞圈唱道：

白鹤与雄鹤，相会白云中，
不是云的情，哪能得相会；
鹭鸶与鸳鸯，相会在水中，
不是水的情，哪能得相会。

另一个舞圈唱合道：

父老兄妹们，
欢聚白水台，



不是白水情，

那能得欢聚。

舞姿映在洁白的白水中，白水变得活泛起来，歌声如白鹤腾空于云间，有时又如白水低迴于泉台，使人们如喝了碗苏里玛酒，陶醉不已。

跳累了，人们便陆续吃午餐肉。家家请你。“阿哥老杨，来我家尝尝猪膘肉哟”。

“到我家吧！别嫌我家鸡瘦。”盛情难却不去不高兴，串了几家，后来又到老木家。

老木的妻子披的羊皮毛长且柔，雪白晶亮。这是纳西人引以骄傲的，因为这是羊养得好的缘故，羊养得好是因为女人能干。

老木见我欣赏她妻子的羊皮，显出自豪。“娃他妈能干。可主要的是白水的保佑。”我们边吃边谈，话题自然是白地白水台。白水节真有趣，什么都是白的。地是白的，水是白的，云是白的，人的穿戴是白的，杀的鸡也是白的。

“好个白水节，什么都白。”我说。老木补充说：“最要紧的肉眼看不到，人心！人心也是白。”是呀，我们纳西人把心地纯洁善良叫做“努美泊”，意思是心白。心白的人大家是很崇敬的。

我到白地前，已对白地有些了解。白地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是纳西人心目中的圣地。古时，没到过白地的东巴不算真正的大东巴。白地有名望的大东巴多，珍贵的东巴经典也多。在白地附近，还发现了大型东巴崖画，据说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还模糊的知道，白色是纳西文化所推崇的颜色，可尚未知就里，从白水节中，我吾到了纳西如此重白色是有着文



化渊源的。

不想老木指了指白水台的一个小伙子。他的一头黑发在白水裹映动。

“这裹也有黑心人。那个家伙就在前不久到那里偷砍水源林”老木指了指林木已显得有些稀疏的达拉贡山。白水台就在它脚下。

世上历来是人,树,水共生共存的。

“树少了,水就少了,水少了,草就不长。没水没草,牛羊不肥,日子就难熬了”。老木说。我俩都沉默了。

我终于悟到了白水节的神圣。它是在朝拜纯洁的人心,祭祀纯洁的人心,歌颂纯洁的人心,同时以此塑造纯洁的人心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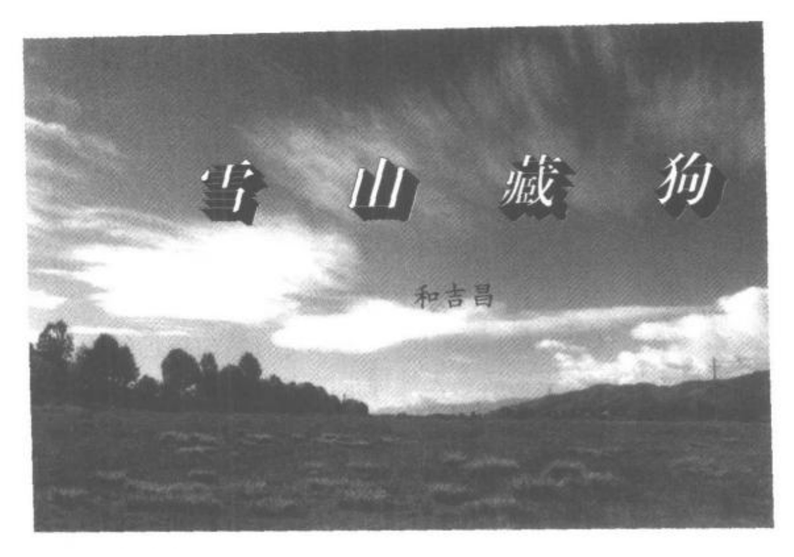
老木愤愤地斜了眼那颗映在白水里的黑头。它在摆动,跳跃,它也在为白水欢乐。但我觉得它像老鼠一样在啃啮白水



台,就像金钱在咀嚼这个世界一样。

我真希望人人都过过白水节，领悟一下白水节的情趣与真谛。





雪山藏狗

和吉昌

凡是到过雪山牧场的人，一定不会忘记牧人帐篷旁用铁链拴着的藏狗。不管是谁，第一次见到它那威武健壮的架势，都会吓得出一身冷汗，但只要在牧场住上一两天，你就会对藏狗产生好感，明白牧民们为什么那样喜欢雪山藏狗。

那是去年七月的一天，随大队干部旺堆到一个远离村庄的高山牧场。当我们翻过海拔四千多米的丫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汪汪"的狗吠，粗犷、浑厚的声音，震得山鸣谷响。走在前面的旺堆回过头来对我说："牧场不远了，翻过那座山梁就是。"真奇怪，牧场和这儿隔着一座山，狗怎么会晓得有人来？旺堆看着我惊讶的神气，乐呵呵地说："如果不是这样，那还算什么藏狗。"

穿过盘根错节的杜鹃花丛，在雪山脚下出现了一顶冒着炊烟的帐篷。突然，帐篷边一条藏狗翘着毛茸茸的尾巴，猛地



向我们扑来，它高大的身躯像牛犊一样结实，脑袋上的长毛几乎盖住了眼睛，有如动物园里的非洲雄狮一般威武。尽管这条藏狗被铁链拴着，我还是不敢往前迈一步。正在这时，帐篷里的老牧民出来了，他先向我们热情地笑笑，然后转身对藏狗骂了两句。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藏狗，立刻变得像只温顺的羊羔，趴在草地上。主人把我俩引进散发着牛奶香味的帐篷。他叫多吉，一进屋，便眉飞色舞地夸耀起他的藏狗来。

藏狗是牧民们最得力的助手，凡是有雪山牧场的地方就有藏狗。牧民常年生活在人烟稀少的高山深谷，老熊、豺狼等各种野兽经常出来伤害牲畜。藏狗跟着主人，严冬酷暑，风风雨雨，到牧场上放牧。白天它翻山越岭追踪畜群，畜群到哪个山头，它就跟到哪个山冰，傍晚又跟畜群回到帐篷。夜幕降临时，藏狗沿着牧场周围的林子巡逻，搜索着野兽的踪迹，不让伤害牲畜的野兽闯入畜群。深夜，它也寸步不离地守在畜群附近，时刻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密林，保卫着牧场的安全，被称为牧场的哨兵。那天中午，我们正围着火塘喝酥油茶，多吉在白磁碗里盛了半碗金黄的酥油汤，又从獐子皮口袋里抓了几大把糌粑面拌在酥油汤里，揉成一团，出去了。他把糌粑团放在藏狗面前，自己在一旁望着，直到看着藏狗吃完，他才折回帐篷。也许藏狗知道了我们是多吉的客人，对我们逐渐变得亲热起来，出出进进，它总是向我们友好地摇摇尾巴，晃晃脑袋。

天很快黑下来，帐篷四周的树林和山峰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外面下雨，雨点儿“沙沙”地敲着帐篷。我们围着火塘烤着热乎乎的柴火，喝着香喷喷的酥油茶。我突然想起了蹲在外面的藏狗，便捏了一团糌粑走出帐篷，但藏狗不见了。我四处张



望，草坪上、河沟里都没有藏狗的影子，我只好离开帐篷去四处寻找。

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静静地流过草场，没有飞溅的浪花，也听不到流水的欢歌。在小河上游柳林边的草滩上，躺着一头白尾巴的牦牛。据多吉讲，那是一头因吃了毒草而不能走动的牦牛。牦牛旁边有一个黑点，远远望去，像一棵树桩，我走近一看，这黑点正是我到处寻找的藏狗。我喜出望外，赶忙把糌粑团扔给藏狗，哦，原来它在风雨中守护着生病的牦牛。

第二天早晨，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我起了床，走出帐篷，不见藏狗，四周的山峰云遮雾罩，我向雪山脚下的柳林望去，又是昨夜的情景：曲曲弯弯的小河岸边，有一片密密的柳树林。河岸的草滩上，躺着白尾巴牦牛，白尾巴晃了几下，病似乎有所好转。病牛旁边，有一个黑点像树桩一样一动不动，啊，那是雪山藏狗。昨晚，它冒着大雨，迎着狂风，在病牛身边整整守了一夜，一步也没离开。我被此情此景感动了。藏狗不懂语言，不会讲话，它却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职责，不让牦牛受到侵犯。

在牧场的第二天晚上，那条藏狗不知为什么，向着密密的树林不停地叫，粗犷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在山谷中回响，主人多吉把捏好的糌粑放在它的嘴边，它看也不看，那叫声仿佛告诉主人，今晚有情况，要小心提防。多吉瞧了一眼藏狗，会心地笑了笑，很有把握地对我们说："请准备好煮肉的锅。"果然，当晚十一点钟，一头黑熊朝牧场走来。凶猛的野兽没有逃脱牧人的枪口。熊被打伤后，咆哮着窜入密林。当时，我们没有跟踪追击，第二天早晨才沿着血迹，在二百多米外的林

子里找到了那头中弹死去的黑熊。

每当我回想起在雪山牧场生活的日子，眼前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牧民忠实的朋友和助手——雪山藏狗。

1983年5月





一

爬过中甸的雪山才懂得雄伟壮丽的含义，

走进中甸草原才理解风吹草低见牛着的意境，

看了藏家的歌舞才知道什么是热情奔放，

喝了藏家的青稞酒、酥油茶才品味到甘醇和清香……

中甸高原位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雪山耸峙、草原广袤，河谷深切，被誉为 我国藏区的“如意宝地”。第四世纪阿尔卑斯——喜玛拉雅构造运动钟情于斯，使中甸高原北挟青藏高原之雄浑，南挽苍洱之清丽，集雄奇、险峻、清幽、灵秀于一体，构成了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

中甸县处在藏文化圈边缘，是藏文化与滇文化、中原文化



的交汇区域。中甸粗犷雄浑的高原山川地貌、古老纯朴的民族风情、辉煌悠久的历史文化三者有机的结合，使其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地域个性特征和不可替代性。

二

中甸境内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470座，这里有著名的巴拉更原雪山、哈巴雪山、浪都雪山、大山雪山等雪山群，雪山一座连一座，独呈异彩，各显风骚。

哈巴雪山与丽江玉龙雪山中间隔着虎跳峡，两山遥遥相望。哈巴雪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是由于第四纪阿尔卑斯喜玛拉雅构造运动而隆起的。主峰海拔5396米，海拔最低点江边村仅1550米，海拔高差3846米。这里以保护高山森林垂直分布的自然景观及滇金丝猴、野驴、猕猴为目的。游哈巴雪山，从山脚到山顶的杜鹃花最引人注目，花从山脚慢慢开到山顶，从初春开到秋末，花树或高或矮，花果或大或小；或猩红似火，或洁白如玉、黄灿灿如金……美极了，置身花山花海中，眼花缭乱。爬至山半腰，云南松没有了，进入高大挺拔的云杉、冷杉、红杉林带，各种杉树独自成林、层序井然。杉木棵棵要数人合抱，如撑天巨伞，浓荫蔽日。上山的路上随时都能听到野鸡啼鸣，看到金丝猴、黄麂等窜过。但是，游哈巴最使人激动的是看雪和看云。在清晨或黄昏，金光沐顶，彩霞流丹，哈巴顶峰似皇冠宝鼎，让人想起"白雪无今古，乾坤失晓昏"的千古绝唱。太阳当顶之时，白雪衬着蓝天，雄奇中透出无限灵秀。雪峰变幻莫测，时而云遮雾罩，时而宝鼎隐现，雪生云，云弄雪，给人以"看山看白雪、看雪爱白云"之感。



从哈巴雪山麓看长江第一湾，游虎跳峡，是最好的去处。万里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南下，到了中甸县南部沙松碧村与丽江县石鼓镇之间，突然来了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掉头折向东北，形成“V”字形的大转弯“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人们称之为奇观长江第一湾。

登上沙松碧村后的小山，长江第一湾尽收眼底。这里水流平缓，江面宽阔，两岸烟村雾树，台地连江，江面碧波粼粼，江畔沙金耀眼。史料记载，元初忽必烈进军云南，西路军兀良合台，曾激战于沙松碧和石鼓镇。关于诸葛亮南征、渡金沙江的故事传说至今。

从长江第一湾平缓往下30公里，江水就进入闻名世界的大峡谷——虎跳峡。峡谷北边是中甸的哈巴雪山、南边是丽江的玉龙雪山，两山高耸千寻，雪峰直插云端，绝壁刀削般的直落江面，“一线天盖一线江”。虎跳峡全长30多公里，上虎跳最窄一段宽不足30米，江心有一个10多米的巨石，相传老虎曾



借此石一顿脚跃过大峡，而得名“虎跳石”。穿过虎跳峡，需从中甸一侧哈巴雪山脚下进入。从上虎跳到下虎跳要步行两天，是真正的探险旅游，羊肠小道在悬岩峭壁间迂回，人行其中，如履虎口，抬头看天，天被山峰切割成一条不规则的蓝玉石；俯首望江，激流撞礁，卷起千堆雪，惊涛震耳。游过虎跳峡，天下没有险。

走完虎跳峡来到江边村，再往哈巴雪山东麓走一天，就到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中甸县三坝乡，这里有一座被称作“仙人遗田”的胜地——白水台。远远望去，犹如一道凝固的瀑布，又似一座白玉雕的屏障。相传这里是七仙女梳妆的地方。传说“释理达多”法师曾在这里修行，这里也曾是纳西族东巴教祖修行地方。

从三坝白水台回中甸县城，要翻过哈巴雪山的支脉，公路在林海、花海、草场中穿行，一山一景，一沟一色。离中甸县城25公里地，又是一个美丽绝伦的高山湖泊——碧塔湖。

碧塔湖高踞海拔3500米之上，称得上是“天池”。六七月是高原的黄金时节，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一路上我不是在铺满迎春花的草甸中穿行，就是在开满各色杜鹃花的山林中走过，山水如画。这里的藏族群众专门为到碧塔湖的客人准备好了马匹，骑马游山玩水让人开心。爬上第三座山梁，前边的人大喊“嘿呀！碧塔湖真美！”从远处眺望，果然绝美。瓜子脸似的湖体，长约3000米，宽不过800米。湖水晶明滑亮，脂丰玉洁。环湖山上长满苍翠碧绿的云杉、冷杉，俯向湖中的一溜儿乔木杜鹃，花事正旺，黄的、白的、红的都有。

三

位于中甸县中部的中心镇，是迪庆州和中甸县人民政府驻地。海拔3300米，四周群山环绕，雪峰林立。东西两头大小中甸草原，一马平川，绿草如茵。龙潭河、奶子河、纳曲河流过草原，流经镇内。中心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吐蕃时代就曾在这建设寨堡。中甸，藏语称“建塘”，相传与四川巴塘、里塘同属藏王三个儿子的封地。据史记载：中甸唐属吐蕃铁桥节度地。元代为宣政院直辖地，明属云南丽江军民府，清雍正二年设中甸厅。

中心镇是云南进入川、藏的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古代著名的“茶马古道”通过中心镇直达拉萨、印度。如今，中心镇的交通也极为便利，滇藏公路、中乡公路、中维公路在这里交汇。

每年6月初的端阳节，是中心镇最热闹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潮涌到五凤山麓，欢度盛大的端阳赛马节。举行三天赛马、歌舞比赛。城镇万人空巷，五凤山麓热闹非凡。杜鹃花丛中五颜六色的帐篷从山脚连至山腰。藏族和各族群众在这里野炊三天，白天观看传统的马术比赛，男女骑手，跃马扬鞭，急驰如电，俯拾哈达，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夜幕降临，人们围着一堆堆篝火载歌载舞，跳起那庄重的“锅庄”、欢乐的弦子、奔放的热巴舞；悠扬粗犷的藏族山歌此起彼伏，男问女答，女领男合，通宵达旦。这些歌舞文化独具一格，是中甸民间文化的代表。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客人，深入这歌舞的海洋，都会情不自禁地加入舞的行列，有人生难得一醉之感。



迪庆州和中甸县的领导干部都在反复宣传，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明白一个道理“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今年端阳节，全国的各种商务活动和会议有20多个在中甸举行。滇川藏结合部十多个县的县长云集中甸，共商区域经济的开发与合作。记者、作家、摄影家100多人也赶来采风。来举办商展的客商达上千家。今年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一倍。

中甸的领导和旅游界人士认真研究消费者和旅游者，加强宣传，提供优质服务，县委书记齐扎拉介绍，我们着重抓了“一江(金沙江)，一城(县城)，两个景点(碧塔海、白水台)，两个文化(藏文化、纳西东巴文化)”的宣传和建设。特别抓了交通和通讯的建设。路:5条公路将全县的名胜景点连起来了。程控电话已于去年底全部竣工，可通世界各地。住:建了一批上档次的饭店和酒店，与美国中亚公司合建的“建塘”饭店正在施工之中。五凤山赛马场，也将建成国际标准赛马场。建了一批高档旅游厕所。旅游业的发展，靠国有、集体、个体一齐上，开发了旅游者需求和渴望的产品:8种青稞酒、10多种茶具、餐具，10多种牦牛产品，野生菌类、竹叶菜等十大系列产品。花色品种增多，价值提高。

藏文化旅游在中甸独树一帜。噶丹松赞林寺汉语称“归化寺”，距中甸城5公里。从中甸城向北望去，宽阔的草原尽头，两山如门半开，在山峦上，有一片巍峨的建筑群，大殿屋顶镀金宝塔在阳光下金光灿烂，那就是松赞林寺。

松赞林寺为云南藏传佛教之首，全寺占地500亩，筑有坚固、厚实的城垣。设有扎雅、独克、东旺、龙巴、鲁古五道城门。扎仓、吉康两大主寺建在居全寺中央的最高点。大寺坐北朝南，五层藏式雕楼建筑，主殿上层镀金铜瓦，殿宇屋角兽吻飞



檐，又具汉式寺庙建筑风格，下层有108根大柱支撑，代表佛家吉祥数。大殿可容纳1600人趺座念经。大殿每一层都绘有金碧辉煌的壁画，色彩绚丽，画艺精美。松赞林寺内收藏历代文物珍品众多，有五世和七世达赖时期的八尊包金释加佛像、贝叶经、五彩金汁精绘唐卡万卷。

中甸三坝纳西族乡的东巴文化历史悠久，在纳西族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株奇葩。东巴经书是用象形文字写成，流传至今，是研究人类文字发展史的重要典籍。东巴经中有大量的东巴舞经卷。每年农历2月8日，是中甸纳西族最热闹的节日，三坝乡纳西族举行“朝白水”庆祝活动，远来的客人数以万计，藏、彝、回等民族也来参加。首先举行杀鸡祭天，形成野炊百鸡宴，食用印有东巴文的饵快。同时举行歌舞活动、赛马活动和东巴舞表演。白地纳西族的民间舞活泼轻快，东巴跳的东巴舞庄重肃穆，都具有极强的观赏性。游览了白水台奇观，你会发出人生难得一见的感慨；观看了白地的纳西东巴舞，你会惊奇地发现找到了舞的源头。

在中甸旅游，雪山、大川、草原和古老朴实的民族风情令人终生难忘，但是最使人羡慕、最使人激动不已的是看飞击长空、飞越雪山、草原的雄鹰。中甸藏族民歌中有无数歌颂雄鹰的山歌，其中一首“中甸是雄鹰落脚的地方，男子汉应像雄鹰一样勇敢。你要看雄鹰请到中甸来，你要做雄鹰也请到中甸来！”





彩色的草原

李锦华

五月的草原是彩色的世界。

车进入中甸，大型客车犹如一叶小舟，驶进了浩瀚的花的海洋。

从没见过如此绚丽壮观的景色。红、黄、紫、白，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铺满了草甸、山坡、沟埂。那些如火似霞、五彩缤纷的花朵含芳吐蕊，争奇斗艳，衬映着皑皑雪岭，蓝天白云，清幽的河流，草原上云朵般游动的羊群，花间如彩蝶般轻盈的牧羊姑娘……我突然间感到自己分明进入了一个传说中的世外桃源。眼前的一切是那样地远离凡尘俗事般的新奇宁静，就连草甸上藏民零星的土掌房，一排排直插蓝天的青稞架，也如西腊神话中魔杖点化出来的充满了神秘和诱惑的仙境。

客车奔驰向前，杜鹃花更盛，一片片如潮水般涌到窗前，

撩拨得车内的游客忘却了年龄，孩童般趴在车窗上大呼小叫，惊叹不已。

同车的一位藏族大叔自愿当上了“导游”。他说迪庆这地方由于海拔高湿度大，日照长，紫外线强烈，而且土壤肥沃疏松，适合于各种各样的鲜花生长，是个“花开花落无时了，春去春来不相关”的大花园。云南八大名花的山茶、杜鹃、报春花、玉兰、兰花、绿绒蒿、龙胆草等花卉在这片土地上是随处可见，在金沙江、澜沧江边还有大片大片的牡丹和芍药。中甸县的腊咱坝上这几年还在大面积的地种植从荷兰引进的郁金香。特别有趣的是这位藏族大叔还拍着胸脯坚决的认定：凡是开在迪庆高原的鲜花色彩都特别鲜艳，独具光泽，与内地的花根本不同。

有人问他是何原因，他说因为这里是高原，离太阳近。万物生长靠太阳嘛。他的话让大家乐得哈哈大笑，连我也忍俊不禁。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独特的“立体气候又使生长在迪庆这片土地上的值物产生了奇异的变化。在迪庆，从海拔1500米到4300米的雪山，到处都可以看到杜鹃花。据有关资料介绍，全世界共有杜鹃花850多种，中国有470多种，而地处横断山脉川、滇、藏三角地带上的迪庆范围内，光杜鹃花的品种就有300多种。

尤其让我惊诧不已的是，在雪山丫口附近的山坡上，一片片粉红、桔黄、银白色的村鹃花就扎根在厚厚的积雪中。兴许是承受了白雪的滋润和严寒的洗礼，那团团花朵更加鲜丽娇媚，流光溢彩。那种与逆境抗争的顽强生命力，分明是意志和毅力最完美的象征。此时此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震慑心灵的情感力量，而且我相信，这力量将会永远照耀着我今后茫茫的人生道路。

五月的迪庆，无处不飞花，无山不落霞。置身于这彩色的草原上，我多想也变成一株花树，一只彩蝶，在灿烂的阳光与纯净的空气中自由地生长……

六访云南行踪随笔



十四日上午八时,我们离开了丽江玉泉宾馆,车,向石鼓镇前进。

第一回来到石鼓镇。石鼓镇虽小,但充满著新奇色彩。这里,见到的几乎只有一条街道。我们觅道而上,只见两旁低矮房屋,门前坐著悠闲人家一二,或织毛线,或逗小孩玩;大多在门前栽著不知名花木,红绿点缀其间,显得格外幽静、淳朴。这是一个古老乡镇,位于凤凰山下,依山傍水,还颇有名气。

我们漫步在这小镇上。镇的一头,路旁有一亭,竖著一块如铜的圆圆滑滑的石块。原来这就是石鼓。这面石鼓,是嘉靖四十年(1561),土司木高为结束该地区多次血腥争夺、战祸不



已而刻石记功,立“石鼓”于金沙江畔,现已有四百三十七年历史。我仔细观之,只见石鼓面平滑如铜镜,满布沧桑和历史痕迹。从石鼓亭下来,又拾级而上,来到一高处,只见建立一座纪念碑。这是一座长征烈士的纪念碑。碑上,正面刻著毛泽东主席书写的“英勇红军战士万岁!”后面写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渡长江纪念碑”,字体苍劲有力。当年(1936)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曾路过、住宿石鼓镇。石鼓镇是长征红军战士见证之地。我们在文物馆里,看到了许多历史照片。我想起了今天中国,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然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却未必知道这鲜血的代价。我想著思著,不免要为有一些身在福中不知福而又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人,感到心事沉重。

今天,我们看到了闻名已久的长江第一湾。长江第一湾就在石鼓镇这里。当浩浩荡荡的金沙江水从峡谷奔腾出来遭到坚固石壁的阻挡而折向东去的时候,那壮丽的浪花飞泻而下的场面以及江流湍急如龙行的壮观,形成天下第一景观。诗云:“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山连云岭几千迭,家在长江第一湾。”由此可见,家在长江第一湾的人民,生活胜似神仙了。

匆匆挥别石鼓镇。车,马不停蹄地向前奔驰。下午四时多,我们来到中甸。一路,看不到春天的五彩缤纷,也听不到春美人的婀娜脚步声;一路,只看到正待苏醒的草原,在伸著懒腰。一群群牦牛穿著墨黑色绒毛大衣,正悠哉地自由自在地觅食、散步。路旁,凋零的树桠,光秃秃的枝梢略带点暗红的新芽,正偷偷的伸长脖子张望,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幅原广阔的天地,充满著幻想的色彩,叫人撩起对春的憧憬。只是,未能



看到一如刘鸿渝在"滇西北的踏金"文里所描绘的美，心中难免有一丝丝失望。后来才知道，还未到草原吐绿、繁花怒放的五六月灿烂季节。我们，来早了！

车，停在一处悠悠旷野中的宾馆门前。这就是建塘宾馆，我们下榻在这里。这是一家中外合资、具藏族特色的宾馆，以四合院形式为主体的建筑物，前面是一片浩茫田野，后面是青色高山，一副山居气派。我们下车时，濛濛的天正飘落细雨，隐约中看到了小小的雪花。那一份朦胧的美，满含著冬天的威严。好呀，中甸的老天，给我们下了第一道马威来了。一进宾馆，刘鸿渝、唐云华马上要求宾馆为我们安放暖气机，才让叫冷的这一群陌生客，抵住了寒气恣意的侵入。

稍事休息后，黄昏已降临。迪庆州文联主席杨森陪我们去山城酒家吃火锅。寒意里，这别有滋味的火锅，也吃得特别有滋味。外面，零上六度；里面，热气腾腾。然而，席间，文学情谊更浓更热！

将近八时，迪庆的天，还不愿披上暮气沉沉的黑面纱。建塘县于1997年才建好宽广马路和部份高楼大厦，但市面仍然车稀人少，宁静得令人惊讶！远处，蔚蓝蓝的天边，连著挺拔的群峰、雪山，秀逸雄奇，一片银色，清晰可见。这里，远离了人间烟火，远离了严重污染的都市，走出纷争与喧闹。这里，是一处风情万千的、令人陶醉的人间仙境——这被称为香格里拉的迪庆，正以其圣洁无比的美丽，展现在人前，并以千姿万态的缤纷，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慕名而来的向往者。而我们，这时好像走进了童话世界，置身其中，宛如置身世外桃源。

啊，香格里拉，我终于来到了你身旁。



碧塔海之行

碧塔海之行,是我人生旅程一次最大的难忘的考验。

四月十五日晨,迎著颇有寒意的又十分清新的空气,我们一行在刘鸿渝、杨森和唐云华的陪同下,从建塘宾馆出发,朝著碧塔海方向前进。

碧塔海,是迪庆这块美丽高原有名的高山湖,被誉为高原一颗明珠。我为之向往,为能一游如此胜地而满怀欢跃。哪里知道,前面迎接我的是一条难以想像的天堑险途!

专车,在技术高超的杨师傅操纵下,三十公里的路程,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一落脚,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多气派的景观。随著人潮,排队等待上马到碧塔海,要骑马呢。

轮到我们访团了。我骑上那匹看似娇滴滴的白色马儿时,心中既惊喜。惊的是,像我这种年纪,还做一回骑马英雄,不免有点提心吊胆;喜则是生平第一遭,体验一下草原骑马的滋味。混合著种种心情,终于在平凡无比的藏族马伕带路下,朝着看到路的方向,上去了。

好长的一列马队,开始走在一条险道上,却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这是一条跋涉的、已无数人走过的崎岖泥泞小道。一路,没有都市的喧哗,只有马铃声响的回音。整个画面,自然、古朴而有点荒凉。我骑在马背上,听著铃声,想欣赏而竟无法欣赏的、这“山间铃声马帮来”的美妙景致,和潇洒自在的大自



然风采，这时统统变成了千辛万苦的体验，我整个精神都处在战备状态，以应付面前摆著的艰难历程。是的，这是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考验，我不能大意，并时刻鼓励著自己，要以坚强的意志，和大家一起走到目的地。

由于冬天的余威，更使这马帮小道寸步难行。这小道四处凹洼积满著冰凉的泥水，又处处暗藏著碎石利器的陷阱，生怕马失前蹄，我望之即时先出一股寒意，全身的细胞几乎被冻僵，我不敢大意，连五脏六腑也全副武装以迎接面前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故，我望著前面，一行“探险者”也个个一副战斗姿态，骑在马背上，全神贯注，都为慕名碧塔海这颗明珠而来。

山路在渐渐拔高。马儿负重地走著。一旁山腰林海，像众多的僧人肃立著，在佛寺里诵经；也像极一排排入定的高僧，超越世俗，使人感染到份外宁静。空灵的山间，没有风吹树动的声响，只有这队来自不同方向的“马帮队伍”发出喘息的微弱声音，悠悠的飘忽在这人迹稀少的马帮道上。随著山路拔高，海拔也在慢慢的升高，似乎大家的气息也越来越粗了，似乎也都听到彼此这生命旋律的变化了。

突地，山路好像在下降。马伕要我们下马，因为马儿下坡路危险，为安全计，大家要徒步走。辛辛苦苦下得马来，站在道旁松一松一身筋骨，却对著一路的泥泞发愁。这时，有人说，倒不如回去罢！然而，面对现实，大家感到进退两难，无计可施。犹豫间，大家却不约而同迈开了步伐往前走去。我只好跟著大家，提著胆儿，小心翼翼地、艰辛地、蹒跚地走著。前面，留下一道歪歪斜斜的足印，一会儿就没入了泥浆里；探幽者的脚步，重叠著遗留下在连绵不断的泥洼坑水道，显得面目不清，不知走了多少路，依然看不到尽头。面前两旁那一滩滩泥污，像一



张张撕裂著的血盆大口，正等待著猎物，好一口吞噬下去。中间那一道泥坑，也不知藏著什么玄机，也似乎不怀好意。我明白只要稍为不小心，它就乘虚而入；它就要你和它长吻。我毫无选择，只好一脚踩将下去，泥水发怒地溅了起来，像一颗颗子弹，射向你的衣服；皮鞋也一下子沾满了泥浆，而它还狡猾、毫不客气的向皮鞋里钻，占得一席之地。我紧皱著眉头，对她的攻势，显得无可奈何，而那湿凉凉的感觉已沁入脚心。踏著走著，发出轻轻的吱呀声，奏出一种特别的音响。有时，它还恶口相向，咬著不放，几乎脚板儿被强拉出来，这时得稍为用力一提，才能迈开另一步。回头一看，走过了的烂泥坑，已恢复了原状，装出一副慈祥脸孔，那狰狞面目已不复见。低头看看自己一双皮鞋，面目全非，满身满脸的被污泥恣意涂染著，就像京戏里的脸谱一样。经过这一役我已十分疲备。又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仍然望不到尽处，心里的不安越来越浓。这时，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放眼看著身旁缓缓向后的苍翠。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山林，透出一股原始气息，生气勃勃地儿立在灵秀的山间。他们正以炯炯有神的眼光，注视著我们这批陌生的"探险者"，惊讶著年岁已大的我们竟有如此的毅力，勇敢地走在这条险要的马帮道上。我会意，我对著他们报以苦笑。然而，这恒古的山脉，墨绿的老林，是那样地保持了原始的真善美，给人一种精神寄托和鼓舞。我发现大自然的无比秀美，正给无数的险道来客，以无限的信心。这时，大家不吭一声地、默默地向目的地，迈著沉重的步伐。

走著走著，忽见路旁蹲著一个小女孩，旁边有一年轻妇女守著。一看，小女孩似有难言的苦痛，脸蛋儿发青，微皱著眉头，双手按肚，状似恶心呕吐。我本著像医生之心，低下头视其



神情,知其因缺氧而有所反应。我初以国语询之,那母亲的只略一张口不语。我看装扮便猜她也是泰国来的, 即以泰语问她,并说有药给她女儿服。可是,忽然省觉,原来小唐为减轻我旅途的负担,他帮我背了沉重的皮包,药也就不在身边了!帮不了小女孩,带著一份歉意继续向前。哪知走不了几步,自己竟一时的晕厥而一头栽了下去! 吓得一在旁的刘鸿渝手忙脚乱地赶快地将我扶起来。我昏昏然地站在污泥里,不知发生什么事。只听得刘说:"我帮你擦,我帮你擦!"原来我成了一个大花脸,真的和本就不怀好意的烂泥,亲热地吻上了!幸在没跌破头,也幸在没跌破眼镜,不然在这进退两难的环境里,真不知如何收拾这个残局。经过这一惊险镜头出现,刘鸿渝真个寸步不离扶著我保护著我,惟恐又发生意外。我想,他一定担惊不小,我呢,怕增加他的担忧,忍著难忍的伤痛,不敢吭声,默默的拐著伤脚像李铁拐一样,一拐一拐的继续向前。

走完倾斜的一段山路,马夫已等在面前,于是,又一次骑在白马背上,听著铃声,走在没完没了的险道上。马儿呼呼地走着,透出粗气,似乎负重过了头,走得十分吃力。我担心著,不知它背我这个笨重的身体,还能维持多久。而伤痛更使我觉得路途的遥远和艰难,心在悄悄地祈祷:一定会平安到达目的地。

突然,一片广而深的草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啊到了!我在马伕的帮助下,从马背上跨了下来。艰苦的迈开步子,踏在又柔又软而又满含水气的草甸上, 心中涌起一股不知是惊是喜的感受,总之还是走到了碧塔海的身旁来了!才走几步罢,一阵寒风迎面吹来,抬头一看,原来满天雨雪,啊,下雪了!其实呢,不见雪花飘扬,只见雪粒,小如粟大呢!细雨飘来的微雪,



为山野增添诱人的魅力。这时，虽已是险道尽头，美景在前，但一路的艰辛，已耗尽精力，对光亮如镜、充满灵气而又贤慧得如含羞答答的美女的碧塔海，也只一瞥而过。然而，望一眼，心已醉。在朋友抢拍了几张美景后，因为日已正中，我跟著大家蹒跚地又走了一段山路，来到一处简陋的房子，原来是吃饭之地方。早先途中碰见的小女孩，正和她的父母坐在露天的桌上吃饭，已平安无事。我们高兴地彼此以泰语打招呼。不远处，摆着几个大盆子。几条才从碧塔海捉起来的细鳞长唇鱼，正在小盆里挣扎著，蹦跳著，它们正张著惊恐的鱼眼，望著我这个陌生客。它们知道，不久就会成为我们这批陌生人的口福。于是，又可怜兮兮地看著我，好像在求救。可是我呢?伤痛和高原的反应，已是泥菩萨过江。我坐下来，杨森剥了一个苹果给我，盛情难却，我勉强吃著。不一会，那三条可怜的长唇鱼已变成了鲜美的鱼汤。我看著滚汤的鱼汤，想起刚才它们求生的模样，我不忍，竟无法入口，眼巴巴望著这盆美味，不知是起恻隐之心，还是自己累得忘了肚饿，抑或因四千三百米高海拔的反应，一时分不清。

刘鸿渝见我不动筷子，连连劝道：吃一点吧，一点汤也好！这时，我好不自在，但也在其关怀下，勉强将一口汤吞了进去，却不知滋味。

大家饭后，稍作休息，就走向归途。我和来时一样，当起丐帮帮主，支撑著一根棍子，踏著轻飘飘的脚步，走下山来。老刘怕我走不动，要杨森召了马队来。于是，我又骑上马背，紧张地走在山道上。快到草甸的一处斜坡，我三番两次差点从马背滑跌下来，吓得叫起来：要跌啦，快跌下去啦！马伕轻松地说：不怕不怕，不会跌！可是，我的心儿已呼之欲出！我真想下马自己

走路。但,摆在面前是一条险道,使我深深感到:骑马难下。

好了,到草地了。这时,我放眼望去,只见高耸入云的墨绿色林海,团团将广阔的草地拥住,显得那样的和谐、升平,又如此的巍巍壮观。我凝视著。我似乎听见漫山遍野的树叶,在悄悄地低语,并以一种不甚了解的神情,遥望著我这张疲乏不堪、失去神采而又隐约可见的坚毅脸庞,不觉都伸出友好的手,频频向我招手致意。我心底里起了热烈的呼应,我面对这巍巍群山丛林,使我深深地感受到生命在召唤,于是,我涌起了无比的勇气,我几乎忘了右腿的伤痛,将那难忍的抽痛化作一股力量,坚强地迎著万般艰辛的来路,默默地念著:一定要走到目的地!

真是,回程险道依旧。我,提著一颗心,坐在马背上。假如路好走,我何苦担受这骑马的苦!我真时时想从马上下来,自己迈开大步走,可是一看到前头路茫茫,想起来时的困境,就失去行走的勇气。于是,只好任由我这匹白马为所欲为了。说起这匹不算肥壮的白马,好会和我开玩笑——好像知道我骑在它背上,心惊胆战,紧张得快变成一尊石膏像了,她却若无其事的,时而绕道上斜坡,时而马蹄没入泥坑里,叫我担惊得眼睛直瞪、心儿七落八下的蹦蹦跳著。我暗地里对它说:您怎么老不走正路呀?唉,真是"鸭仔听雷"!它依然呼著大气,头也不抬一下,当然也不会正眼看我,还是走它高兴走的路。我可惨了!正骇怕得六神无主时,它微摇晃著脑袋,慢条斯理的走上山坡。我忐忑不安地瞧著前方,依然污泥布道,略显弯曲的山路正无尽的伸延,一旁是连著草地约几米深度的斜坡,荆棘载道。一看,我的天,!我的马呀,怎么偏偏爱走在斜坡边缘上?如果马步不稳踏空了,就差那么点就人马滑倒、四脚朝天……



我低语著:“马为何这么爱走斜路的?”

“不要紧,人怕摔跤马也怕,它也知道爱自己的命呢!”马伕幽默地。

其实,他是想说,老马识途之类的话。于是,我沉默了,再说也是多余。何苦消耗无谓的精力?只是,眼前的险境,总叫我心里不踏实,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的盼著:早一秒钟回到目的地。

这时,我想起了当年红军长征的事迹。面前的泥泞道,仿佛遗留著他们英勇的足迹。他们为了革命,翻过雪山过草地、渡长江,历经饥寒病痛的考验,最终完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成为历史上闻名中外的可歌可泣事迹。今天,我的‘长征’,却只是来回五个钟头的行程,这苦,又算得什么呢!虽然我已付出相当的代价,但还能面对沿途的挑战,没发过一句怨言。沉重地担负著一份责任,千万别让谁感到不安!我一直告诫自己。

我略为侧头看看马伕。他已六十四岁了,长得瘦小精悍,一身古铜色的肤色,显得黑黝黝的,不时抽著烟,成天走在那马帮道上,面不改色,只有时也会发出些微喘息声,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他果真当过兵。骑在黑马上的刘助桥问他,中国的生活,前后对比如何。马伕答得好干脆:没有毛泽东时代,就没有邓小平时代。

我一时忘了伤腿的痛楚,在心底里暗暗地赞赏他。

走著走著,还有一半艰苦的奋斗历程在等待著我。我想著长征的红军,我看著老马伕坚毅的步伐,我忽然从低落的精神状态中振作起来,似乎我的全身,我的周遭,都充满著生气!环视四周,我看到山在笑,树在笑,突然间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于是，迎著清风，听著铃声，伴著马伕的难懂的藏族话，居然硬绷绷的身子也灵活起来，任由马儿走了。对着环山丛林环着山峰，我竟然发出傲然一笑!

时间老人虽然走得慢吞吞的，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来时的入口处。我在马伕的扶持下，终于从马背笨重地落地。这时，压在心中的大石头，也霍然放下。我有点摇晃，赶紧站稳脚根。我再次放眼四周苍苍莽莽的林海，就是这浩浩无边的大自然灵气，，才叫我产生出罕有的毅力和意志，战胜马帮道上的重重艰难困苦，完成毕生难以忘怀的惊险历程，平安地回到了中甸、昆明、回到了自己的家。

啊，碧塔海，叫我此生难忘！啊，迪庆，美丽的香巴拉(香格里拉)，我还会来看你!

初见雪域

夜里，拜安眠药之福。一觉醒来，天正透著晨曦之光芒。啊，又是一个好天!

待开门一看时，怎么一夜之间，整个大地都变成了亮晶晶的银色世界了？我高兴得连围巾、帽子都忘了，就兴冲冲地跑了出去。首先映入眼廉的，整片庭院里的树木，全部换上了素白的衣裳，正笑盈盈的看著我，好像在说："你看，为了你们远来中甸，青天爷爷老怀高兴，连夜降下了大雪，这是瑞雪啊！为你祝福来了！我们也沾了光呢，你看，不是么?在这不算肥沃的泥土下，正待冒芽的小草们，将会在这场瑞雪的催生底下，就

快冒头了。而我们春心已动，正期待著春风吹来时，好吐艳，好满枝新绿呢！可惜，你今天就要走了，将看不到我们装扮后的艳丽。真的，欢迎你再来！欢迎你在五六月再来，那时漫山遍野，真个是万紫千红、繁花怒放的时候呢！"我正默默的感受她们的心曲倾诉，忽然被大伙儿不约而同的惊呼拉回现实。一时间，大家和我忙著抢拍这场送行瑞雪的风姿，唯恐稍一怠慢，就失去了将这冰天雪地之难得一见的镜头留下来。

建塘宾馆前前后后被白茫茫一片颜色涂抹著。看远近群峰，都已旧貌换新颜，银装素裹，含著笑意，友好的为我们这些来自热带国度的海外赤子送行。这真是一次大自然的杰作，这可遇不可求的雪域景致，使我年轻了许多，仿佛回到了最值得回忆的年代，叫我心海翻腾！我忘记了这零下二度的寒冷，我站在雪地上，看著望不尽头的、天地连成一体的雪域，一切都变得十分纯洁了！这时，我伸开双臂，真想紧紧地将那柔柔的白白的雪山雪海拥住！

在这冰天雪地的时刻，杨森一早冒著严寒赶来送行。他，带来了一份热呼呼的盛情，使我暂时忘却了冷的可怕，手里接过他亲自采来的虫草，这物轻意重的条条虫草，包含著何等浓厚的文学情谊啊！

八时正，我们访团在刘鸿渝等的引导下，准时出发。车，在白茫茫的雪域中前进。那原本是灰色的路，也一夜之间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粉刷上了白色，迎著我们的专车，还露出腼腆的笑容呢！倒影中满山松树，复盖著夜里飘落的白雪，冰雕玉琢，像在迎接圣诞节的来临。又像戴上了白色帽子的人民子弟兵，正庄严地站紧岗位，保卫著这辽阔的祖国美好河山以及从远方而来的过客。一路，草甸、房舍、山峰，每一处空隙都被雪花



填满,终于流泻一地:于是,到处泛满著明亮的银光。车,停了再停,镜头,对准了再对准。刘鸿渝更是摄影高手,不知谋杀多少菲林。在这漫漫无边的雪域里,我的心是热呼呼的,伴著一路的温暖。这温暖,来自迪庆州文联,更来自云南省文联。他们热情的款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这份情,这份心,无时无刻地温暖著我们,使我们战胜了天寒地冻,带著畅意踏上征途。

车,在十几公里的雪域中奔驰,仿佛才走了几步,就从眼底消失。然而,这立体的气候,已使我体会到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观。不觉中,我们的专车已从高原的中甸地带拉近大理。

1998年7月7日稿于逸园





翻山越岭追神奇

文　风(泰国)

不知越过几个山岭，绕过几处山坡，一路上，哪远处的雪山总是相伴而行。从昆明来到这里已走过了八百多公里。

“中甸快到了，你们看那青稞架已出现了。”刘鸿渝先生指著一处木架：“这木架是藏族农民搭来晾青稞的。”

我看手表，已是下午三点了。举目环视，一片广开的田野，几群牦牛在草地觅吃，不很远的山坡下，一处密密的褐色与红色的屋顶大概便是中甸街市吧。望去很远又似不很远哪长长的雪山，此时也似稳定了脚步，雪日互映闪闪发光。

这就是海拔三千三百公尺的中甸，就是我要踏上的云端。

不一会车转入田陌小道，前面那座状似庙宇的建筑物，便是我们将往投宿的宾馆。

这座名叫建塘宾馆是中美合资的：坐落在山坡下的田野



间，距离市区还有三四公里，不用说，这里的空气是一流的，我不禁赞美说，这才真正的是我们泰国人说的“食风厝”呢。

再过一会儿。迪庆州文联主席杨森先生为接待我们而来，他并带来了两个氧气袋，以备发生缺氧的人可及时应用。他想得很周全。

七点多，太阳尚高挂在雪山上，杨森主席领著我们进入市区逛街，大概绕了两个圈子就快把市区逛完了。

宽阔笔直的街道，二到三四层的水泥楼房排排列列，几乎都是汉牌，也许是近晚了吧，道上一片静穆。

啊，僻远的山城——中甸，竟有如此整洁美观的市容；我先前所想象的小屋窄巷，已全盘为现实所批判。

晚餐，杨森主席带我们到一家纳西族人开设的餐厅食火锅。这里的火锅与泰国的略有不同；一只铜锅里隔为两边，一边辣汤一边清汤，喜清喜辣随便。菜式：有牦牛肉，羊肉，猪鸡鱼等肉类，以及山珍和青菜等。我试了一口辣汤，其辣度比泰国的还要历害。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兴致勃勃的，准备到碧塔海游仙境。许多人都说不到碧塔海看看等于还未到中甸，不去看看，实在太可惜。可是昨晚我们忘了开动房内的抽风机，窗门紧闭的房里空气几乎断了根，呼吸几要停顿，幸得后来查觉了抽风机的毛病，临天亮才约略睡了两点钟。今早起来精神特别差劲，因此对去不去碧塔海的事，心里充斥著矛盾。耳边忽然响起刘鸿渝先生的声音：“来到这里，能食的东西就食，不能食就放弃，能去的地方就去，去不了的就不要太勉强。”是的，我们得量力而为，这把年纪尤不应该太过勉强去干那超越力量的事。我俩终于放弃了碧塔海之行。倒回房里好好睡一觉，以补偿昨晚所



受的委曲。

中午，餐厅的女服务员打电话把我们叫醒，催我们去食午饭，我猜想必是小唐的交代。后来查实一点也没错。

餐厅里顾客零落，盖游客都到各旅游点、风景区去了，所以很少人在此用午餐。我们要了一小盘青茶，一小盘肉丝炒姜以及一个汤两碗饭，共花了人民币三十四元。（等于泰币一百七十铢）

午饭毕已是下午一点多了。这时太阳显得格外年轻潇洒，寒暑表已上升到了十六度，几天来要算此时气候最温暖最美好；那紧绷绷的冷冻感得以松解，身心为之一爽。我回房里取了相机，信步到宾馆外找风景点，以及浴日光。

和煦的阳光照耀下，青山草原都含情，几头牦牛静静的在草地觅食，藏族庄稼汉正挥动利锄在旱田上劳作。可惜那路旁的柳树正在等待青春，但远处的雪山却四季都成景，绕了一阵子，开了几次镜头。虽觉高原处处总是情，心里倒也埋怨著春的迟到。回到宾馆，见院子里三个女职员在晒日聊天，其中一位是餐厅的服务员、于是我也凑上搭讪。我想从她们口里找到一些答案。

“这里的景色什么时候最美丽？”

“大概过一个月吧，到时处处花红叶绿。你们来得太早一些。”

“哪不是五月中吗？我们真来得不对时。气候还这么冷……对不起，你们都是藏族吗？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是的，我们都是藏族。我们一入小学就念汉文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那位餐厅服务员。

“我叫和春花，藏语名字永争卓玛，她俩人也同样有两个



名字。”她指著她两个朋友。

“嗯,多好听的名字……。这宾馆里的职员都是藏族吗?”

“不,有藏族也有其他民族,像她,她的妈妈是藏族父亲却是汉族……其实我们很少去注意什么民族的问题。”

藏族姑娘不但长得美,且大方和蔼,给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她们工作时间到了;我也趁此温暖的时刻回房洗个澡,涤洗 一下身上积了三四天的污垢，来到这冷冻冻的地方，才悟出一些人少洗澡的道理。

之后,我一直在房里开著电视,打发寂寞无聊的时间,从下午四点开始,我耳朵就不断注意著房外的动静,心挂挂地等待游碧塔海的息。

一阵脚步声，我打开房门正好碰上慕柳先生，他劈头就说:“好得你今早没有去,路途好跋涉呀!”

“你们不是骑马去的吗?”

“你不知道,那是又上岗又下岭,上岗可坐马,下岭又得下马跑路……”

“他在马背上表演了翻筋斗呢。”盛伯没忘记幽一默。

然后他们摆了摆手,拉著疲乏的身体回房子去了。

晚餐,洪林先生和何纪文先生都说太疲劳而弃权。经大家一段叙述，才知道今天在往碧塔海的旅途上发生了一些滑稽的意外,有人从马背上掉下,有人在泞泥路上滑了跤;……但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看到了碧塔海胜景。

碧塔海盘在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高原上。花草鲜艳,林木层层。苍翠遮天,环抱著碧塔海大湖,湖水清澈如镜,景色迷人;是一处大自然风景区,人们形容它是世外桃源。



碧塔海是一处开发不久的旅游区，目前去游览的游客仍是骑著马儿走著原始道路。年青人会感到兴奋愉快，老年人则感到路途跋涉，惊趣频生，因此又有人把它形容为探险。

可是，再过几个月一条汽车直达的公路便将完成。哪时候也许没有机会让你在马背上表演翻筋斗了。他们入味的谈述，叫我听得好入神，好像看到碧塔海大湖就飘在高空上，美丽而神奇。这时，我甚憾自己掉失了一次大好机会。

入晚，杨森主席陪我们往欣赏迪庆歌舞团的演出。迪庆歌舞团，团里人员近百人，曾经应邀到欧洲一些国家表演，知名度甚高。

我们被安排在厢房里，迪庆州党委副书记熊胜祥陪我们同坐。八点正，司仪请杨森主席致词，刘鸿湔先生也小声地告诉我们："熊副书记为欢迎你们的到访，等会将给你们挂哈达……"言未了，女团员已一涌而上为我们托上一条白巾(哈达)我们被感动得有点失措。盖敬"哈达"是藏族的崇高礼节呢。

继由我们团秘书刘助桥先生致答谢词。表演也随著开始，精彩的舞蹈、悦耳的歌唱穿插出场，刘助桥先生也被请上台唱了一首藏族流行的洗衣歌，很受欣赏，盛伯被请上台演奏口琴，亦博得阵阵掌声。很不错，他俩人为我团增了光彩。

接著司仪安排了一场观众与演员欢乐共舞的节目，我们摆不脱熊副书记和杨森主席的盛情，结果会跳不会跳都下了舞池。

看了迪庆歌舞团多姿多彩的演出，令人领会到这里民族文化的丰富与灿烂。

我们回到宾馆已十时多了，藏族作家李和群先生在宾馆等著我们；他为我们带来三本他的著作：《雪城风景线》，《密林

深处的弓箭》,《请喝这碗青稞酒》。一股温暖的友情传过紧握的手。

因为时间太夜了,谈了数句他便告辞了。虽然时间短暂,见面匆促,可是他的情意,他那不修边幅的艺人形象,却深深印进我脑际里。据了解,在迪庆的十五位作家中,藏族占了五位,李和群先生是作家,又是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的中医,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噶丹松赞林寺,是藏族的大佛寺,建于佛屏山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不简单。

早晨,杨森主席陪我们同游,来到佛屏山麓的一处村口,一个小孩子把我们的车叫停了,原来必须买票才可以进去。

依著斜坡,车子绕道而上到顶峰。松赞林寺就矗立于顶峰上,楼高四层,巍峨壮观。据说全部仿造西藏拉萨市布达拉宫的模式。南大门上挂著"慈云广覆"四个大字,壁上有鸟兽花木等精美雕饰;底层大殿宽敞,楹柱方格挺立,沿壁油灯盏盏,佛祖尊尊排列;今天没有佛事,尤其庄肃静穆,给人一种玄玄之感。

我站在寺前向四周眺望,绿野雪峰,徐徐寒风陪著一束暖阳,真觉心畅身适,往山坡下看,平顶房屋一间间一层层,密密麻麻依山势绕立。站在我身旁的中年和尚告诉我,方形平顶的小屋都是僧舍,哪旁边的尖顶屋则是民房。

"这里有多少僧侣?"

"大概有一千多。"他以流利的普通话告诉我,"如果在远处向上望来,密麻麻的僧舍正托著松赞林寺,景光奇美。"

我静静的在想:这里的宗教色彩,敢情要比佛邦的泰国浓厚得多。



松赞林寺是佛教胜地，也是一个景点。没有机会游西藏的人，可在此补上。

中午，我们拜访了吹批先生的家，吹批先生是藏族人，今年五十三岁，体高结实，赤色皮肤的庄稼汉；他家是一幢以硬木建造的架高房屋，颇宽敞。我步了五级木阶便直向前闯，以为是大厅堂的原来竟是宽阔的厨房，他正忙著煮开水，脸上流露著好客的神情。

吹批先生是村长，他以生硬的普通话告诉我们。家里一共有七口子，一个儿一个媳妇和三个孙子见我们一批人到访，挣脱他婆婆的手，喜得手舞脚蹈，另两个孙儿是八岁和十一岁，才从学校回来食午饭，显然，这是一个温馨的小康家庭。

他家中有十三亩耕地和几头牛，年收入约八千到万元之谱，他引我们到客厅坐下，长方型的桌上摆著一盘盘的柑子等青果和糕饼。

一阵子，他为我们端来了酥油茶，热情地挟著酥油煎奶渣；在那八九度的寒峭气息里，饮著味香溢热的酥油茶，嚼著酥脆可口的煎奶渣，好不快哉；从这顿饶有情趣的藏族饮食里，我开始看到了藏族的人情生活轮廓。

杨森主席老练地把青稞粉调著酥油茶在杯里拌捏成糕团，他捻了好几小块给大家分尝，他说这叫粘粑，是藏族人的日常食品。我似发现杨森主席很快就溶入了这屋里的生活情感。

向吹批握别时，才发现大门上书著“长乐之家”四个大字，两旁楹联是：“春到人间人增寿，喜临门第门生辉。”我想，这正显示著种族的亲密，文化的融汇吧。

今天我深深的体会到藏族人的友情，脑际里留下一个朴



实可亲的藏族家庭。

午后，我们到街市上溜溜看看，街上行人不多，车辆更是少见，这清静的情景，自然免设置交警，可是溜达了好几个钟头，治安警察也没碰上一个。也许此正标志著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好相处，没有治安的问题。

在一家食品店行过，见橱里摆著的面包、蛋糕颇悦目，于是我要了一包蛋糕，价钱五元，我如数交上五元钞票一张，他把蛋糕往称上一放，却只收我三元七毛，当我收了找回的一元三毛，心里觉得好怪。之后，到一家经营药材商店逛逛，问了冬虫草价钱，藏族姑娘报价每公斤八千元。和她还价时，她说货真价实，一毛钱也不能减。甚至叫我们可到他处逛逛问问。

我把这位姑娘和刚才那位卖蛋糕的青年连起来斟酌，点滴的两件事。虽然不足于论证一件事，但还是隐约可看出这山城仍保持著纯朴爽直的气息。

晚间，又是州政府宴请，由旅游局长罗仲培代表招待。

一桌丰盛的藏式佳肴，我心里总觉得太破费了；此时我顿想起昨晚的“哈达”佩巾，丽江六十六样的纳西族盛筵三碟水，云南省文联的细致安排：……桩桩的热情爱护，叫人好不感动；此时，我眼前也亮起了一道泰华文学的一道灯光。

年青的罗局长，他随和健谈，给我们介绍了迪庆州的一些经济状况，这正补充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一个多钟头的谈话让我们对迪庆州有不少新的认识；迪庆州生活著好几个民族，除了藏族、纳西族与汉族之外，还有傈僳族、白族……这里地广人稀，有丰富的森林与矿产，畜牧业，潜力正在开展。中药材方面：动物科有羚羊、鹿茸、麝香、熊胆等，植物科有冬虫夏草、天麻、杜仲、柴胡、珠子参和松茸……



珍贵的冬虫夏草,人们都很熟悉它的名字。但更珍贵的松茸,则是刚刚听到,它比冬虫夏草的价值要高上几倍,目前最大的主顾是日本。

今天下午在市上问过几家的冬虫夏草价钱,最便宜的每公斤八千元,上等的一万六千元:哪,松茸的价钱又是多少?由是,说迪庆州有些农户年收入高达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看来并不是夸夸其谈。

中甸县的山水景色,自然风光旖丽神奇;旅游业正在向前跨步,去年国内外游客已达到五十万人,这个又名香格里拉的中甸,相信其前途无限光明。

四月十七日一早起来,打开户门一股冷峭寒气袭来,一看寒暑表竟是零下三度。

"啊!下雪了。"惊奇的声音把我们引到宾馆前看个究竟。哇,真的下雪了,雪把中甸都刷白了。一时大家都为这洁丽的雪景而雀跃,秋莲更提醒我不要忘记拍照。

一位如常戴著宽边帽子,双眼流露著奕奕神采,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的纳西族作家——杨森主席也在此时赶来为我们送行。他也为雪景所动。和我们一起拍了好几张以雪为背景的全体照。

杨森主席送了每人一小包产于迪庆的冬虫夏草,我收下了深情厚意的浓缩品,感动之余更记起了前晚他还送了我们各两本他为主编的刊物——《原野》,以及两本有关迪庆状况的书籍,还未向他表示谢意呢。自从我们来到中甸,杨森主席几乎每天都不辞劳苦陪著我们,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么诚恳踏实。

握别了杨森主席,告别了中甸,车子出发后,我一直向车



窗外望，田野上，山坡上，屋瓦上……都披上一层白白的雪。我们的车子仿佛在雪中溜动,一望无际的白茫茫雪域风景叫人很自然的发出美的赞叹；多么纯真，多么洁白，这世界太可爱了。

绵绵五十公里的雪景依依相随相伴，没有一个人不惊叹是难逢的奇景。就是近在昆明的人也不容易遇上,确是此行的意外收获。刘鸿渝先生建议好好把雪景照片留下来,选出最美的一张作为新年贺年卡;这意见真有意思,获得一致的赞同。

杨贵荣师傅很了解大家的心理，一路上把车子停了好几次,让摄影机 情活动,把清新洁美的雪收藏起来。





香格里拉不属于旅游者，它是为那些寻找自然与和谐的人们而准备的。不要把五星级酒店带来,它们不属于香格里拉。

——藏族学者宣科

“失去的地平线”找到了,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城镇。香格里拉最初只是一个英国作家的想象，后来，由好莱坞制作成电影,“乌托邦”最终被搬上地图。从此詹姆斯·希尔顿写的《失去的地平线》一书也就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世纪文学之谜,50多年以后，寻找人间天堂的热潮的方向转到了中国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当中。

“我百分之百地肯定这就是香格里拉”,藏、汉和缅甸交界处的民间语言学者宣科如是说,“毫无疑问,我已经收集到了所的的资料。”



《失去的地平线》1933 年出版，讲述的是一个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冒险家被绑架越过喜马拉雅山后来到一个被描写得很神秘的大山当中人间天堂般的喇嘛寺。在这里，时间停止了流动，人们过得悠闲自在而幸福。希尔顿把它描写成一个和平的象征，而好莱坞却把它改编成一部浪漫无比的电影。

对香格里拉的位置，或者希尔顿称为“奇怪而遥远的蓝月亮梦境”，原来一直认为是在印度北部和西藏，这些地方似乎是最符合书听所描述的景色：“蓝色屋顶的喇嘛 寺，月光如洗的庭院，在世界上最雄伟的山附近，在狭长的山谷里，一些圆顶的小山丘在蓝色夜空的映衬下犹如令人心仪的黑玉石一般。

希尔顿给他笔下的天堂塑造了“穿着羊皮大衣，带着毛皮帽子，足蹬牦牛皮靴的矮壮结实的藏族。”

然而，宣科却认定“香格里拉就在云南省西北部的一个偏僻的雪域小镇，这地方叫中甸——原来的藏语名字是‘香巴拉’”。这种观点受到了中国旅游部门的欢迎，也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

宣科认为，希尔顿是以一位叫约瑟夫·洛克的奥地利籍美国探险家的经历作为描写素材，才创作了香格里拉这样一个地方。洛克在二十年代曾到过这一带，还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和照片。

宣科的父亲曾作过洛克的翻译和向导。“他(洛克)是一个脾气很坏而且闲不住的人。他良心很好，但是脾气很坏。”宣科说道。

宣科的发现无疑解开了很久以来一直困扰文学界的谜。然而，作为纳西语和藏语权威的宣科目前担心的是，香格里拉



潜在的声誉和将会带来的可观的收入会把这座亚洲的伊甸园毁掉。

“香格里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域,但它也应该仍然是一种梦境”,宣科说,“有些人想建大酒店,为旅游业开发香格里拉。这是错误的。香格里拉不是面对旅游者的。它属于那些想找到自然、找到和谐的人,他们应该来香格里拉。但依我看,别把五星级酒店带来,它们不属于香格里拉。”

读过《失去的地平线》的人们可能会很失望。希尔顿把香格里拉描写成为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开办的一个奢华的遥远的酒店。那里有美妙的钢琴演奏,异国情调的下午茶,大量的美酒,还有一座适合不同品味的各种文字图书馆。甚至连抽水马桶都是最高级的。希尔顿笔下的喇嘛寺有中央空调和产自俄亥俄的瓷浴盆——远不像现在中国西南部那些迎接精疲力尽的游客的那 些脏兮兮的国营招待所。

好莱坞表现的香格里拉,1937 年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其





奢华程度比希尔顿笔下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由 Frcuk copru 导演，由 Ronald Colemon 和 Jane Wyatt 主演的这部电影甚至有场在喇嘛寺的荷花池里的裸体爱情戏。导演还加了一组在飞驰的汽车上摄制的镜头。

《失去的地平线》中反复讲到藏传佛教，这使很多找寻香格里拉的人来到西藏。宣科认定的香格里拉所在地却刚好在中国西藏自治区范围之外，而历史上这块地方又曾是达赖剌嘛的管辖区（译者注：这是指康巴地区，而迪庆的中甸县是康巴藏区的重镇）。

中甸，或许它的古藏名正是香格里拉的来源，直到 1959 年在它境内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喇嘛寺，在中国政府解放中甸时遭到毁坏，现在已部分修复了（译者注：此处指康巴地区 13 大寺之一的中甸松赞林寺。该寺曾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而非 1959 年，现已完成修复。）

《失去的地平线》中还提到一些法国传教士，在 1949 年以前，法国传教士在这一带的确很活跃。现实与小说刚好吻合的还有大量的金矿藏。

希尔顿笔下的天堂的主体是卡拉科山脉，“那真是一座完美的雪峰，轮廓简单得好似出自孩子之手而又无法估计它的大小、高低和远近程度。”；这山峰是如此光芒四射，如此威严神圣“以至小说的主人公康威鲁有那么一刻怀疑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宣科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还相信希尔顿是以《国家地理杂志》上刊载的洛克拍摄的照片和所著文章作为创作素材。他推断卡拉科山在现实中就是形如金字塔般的卡格博峰。1928 年洛克曾很详细地拍过这座山。当时这个地区在木里土司的管

辖下，木里土司在某些地方与统治香格里拉的活佛很相似，两人都已是高寿，两人都有汉族助手。(译者注：中甸并非为木里土司统治。但至1957年建州前，当地政治制度为格鲁派政教合一制)

“如果人们认为香格里拉只是一个地方，这是错误的。他们找不到香格里拉”，宣科说，“我相信只要你亲自来一趟，你就会认为中甸就是香格里拉，你不会失望的。”

1998. 1. 3.



庚子十二月初八日,云贵总督蒋公(陈锡),因秦、蜀、滇会剿西藏误粮,奉命进藏效力赎罪,藏故险阴,非人所行,从者皆散归。余于公有知己之感,谊难舍去,独以倚闾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岁为期,送公出塞,烟遣仆从,孤身就道。

十六日,别署中诸友,乘马至德胜桥登舟,由近花圃水行三十余里至碧鸡关,学使张公(学痒),设席舟中。抵关,陆行三十五里安宁州宿。

十七日,行七十里,宿老鸦关。先是,从学使者巡试,往返四过,皆衡文也。今从军复经此地,前后文武异用,盛衰殊行,盖不胜今昔之感云。

十八日,行七十里,至禄丰,县令张公(远)邀宿署中,有亭有池,有竹有梅,亦池中之胜也。

十九日,行七十里,至舍赀宿。



二十日行五十五里，至广通。县令刘公(淑)亦邀入署，未果。署中楼阁、池树不及禄丰之幽拆，而宏敞过之。

二十一日，行七十里，至楚雄府，宿公馆中，旧校阅处也。

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吕合宿，有吕祖庙，祷之灵应。去村数里山脚，有仙人骨如水晶，能疗疮痈，相传人为吕祖所度，庙中有碑记题。

二十三日，行三十五里，宿镇南州署中。

二十四日，行三十五里，至沙桥天气严寒，宿旅店中，时闻蒋公长君(连)有视学中州之命。

二十五日，行七十里，至普朋宿。

二十六日，行七十里，至云南堡宿。

二十七日，行七十里，至白崖宿。

二十八日，行七十里，至赵州，是日过定西岭，州牧陈公(士昂)奉差中甸，其侄邀至署中宿，亭台壮盛，迤西一胜也。

二十九日，行七十里，至大理府，宿永昌道白公(洵)署。是日途中游猎，野羊甚多，健卒追不能获，惟获斑鸠三四枚。野羊即黄羊，大如鹿，最轻捷，土人云，其味肥美胜于羊也。

辛丑正月初一日，由大理北行九十里至沙坪宿，自大理以北，皆巡试所未经，山川之秀，为迤西胜，沿点苍山脚，望十九峰头积雪，寒气透入骨髓。过浪穹县，沿河窄岩约八里许，其险视黔中永昌更甚，心窃畏之。

初二日，早行十五里至邓川州，道边两岸皆水，北风甚厉，较之省会寒逾十倍，又行五十五里至三营宿。

初三日，行三十里至观音山巡检司宿，有观音岩，颇幽僻。

初七日，行七十里至剑川州，州牧王公(世贵)邀宿署中，



备衣装，觅骡马，整葺毳帐、鞍辔、刀箭、弓弩、火器之属，召募壮丁士兵，共一月，至二十七日，蒋公孙(枬)字广荫同顾子(善长)，自京师兼道追送出塞。.

二月初一日，滇中领兵都统五(哥)，率所部自藏凯旋，蒋公往迎，询塞外风土及途中形势甚详。自中甸进藏有两路，由天竺寨又木多一路，道宽而远，多夹巴高山大川，为滇、蜀、会兵孔道，由卜自立、阿墩子、擦瓦崩达，洛龙宗一路，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然颇近，五公凯旋所由，遂定走阿墩子。

初三日，五公旋省，蒋公出塞，抚军甘公(国壁)亦于是日出塞，旌旗相映，络绎数十里，行六十里至九河关，宿毡帐中，华夷已别，所对么些、僳僳，黄沙白草无人烟，埋锅造饭，训炼行五，不胜去国之悲。

初四日五鼓束装，天明早膳起行，五十里至阿喜渡口，丽江土府所属，过阿喜即古宗地矣，阿喜即金沙江，发源木鲁乌苏，入永北府界，经姚安、武定，叙州至岷山，归长江出海，禹贡岷山导江，言导自岷山，非源出岷山也。

初五日渡金沙浮桥北岸木撤泫下营，无人烟，是日约行数里宿，营门阅射。

初六日行六十里至黄草坝宿，是夜有虎警，大操募兵，火器弓矢并举，依然大观。

初七日行五十里至咱喇姑，(按:应为喇咱姑)又行十五里至桥头宿，有虎警。

初八日行三十里至螺蛳湾、十二阑干，又行三十里至土官村宿。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沟深万丈，

丽江雪山，巍然对峙，古木苍崖，目不绝赏，然绝险为平生未历。

初九日行六十里至一家人宿，渡江以来绝无人烟，昼习射，夜枕戈，有从军之况焉。

初十日行五十里至杧木郎，提督张公(谷贞)领兵驻此策应，伐木结寨，塞外大规模也。张公随凯旋兵归署，因宿空寨中，始有人象，万山中忽见平原旷野，古宗数家，不成村落，屋用全木横垒，四面为墙，高可丈，中开一穴为门，下畜牛马，上居人，独木凿齿为梯，以便上下，最上供佛，或亦居人，其俗男女披发跣足，衣牛绒衣名拉户，女子名阿克儿，头多细辫，珊瑚、玛瑙、砗磲、玳瑁以及银钱银虎之属，悉著辫上，贱者无饰，跣足，或穿红牛皮靴，贸易皆女子负戴，语言用通事，时通事三人，名乜仰排多一结克什。

十一日寨中歇一日，浴温泉，归营习射，温泉去寨五里，水颇热，无房屋，旁有数家，其妇女伺人浴，必薄而观之，张幕以避，群然笑之。

十二日行五十里至小中甸，过木桥，约行四五里下营，居民较杧木郎更多，贸易用银不用钱，无准平法马，以石之轻重与银相较，用铁斡戥，视中国加倍，若以烟茶布帛针线等物贸易，胜银十倍。

十三日行五十余里，至大中甸，番名结党，出塞第一部落，有营官，番名碟巴。有喇嘛寺，大喇嘛一人，喇嘛营官二人与碟巴相见，以头相并，言敌体也。其下喇嘛数百，皆偏袒右臂，红氆氇为衣，念经则宰牛羊进香，人至鸣角伐鼓以迎，糌粑面果葡萄珊瑚果之属为供，米饭加饴糖，席地而坐，小儿高可尺许，坐前各置其一，佛像庄严，与中国略相似，最重欢喜佛，裸体交



嫭，礼拜者皆进哈答，以下见上用此为贽，如中国之手本名帖也。碟巴之下有木瓜神翁头人等名色。居民二百余户，皆板屋，是日蒋公至，营官嘛嘛皆远接，俯伏道旁，递哈答进酥油茶，前引至旧营官之舅家住。时积雪封山，往来断绝，暂驻中甸，雇觅骡马一百六十六，夫四十名，马每头四十两到藏，夫每名二十四两到藏，立文书，名信子，俟雪消起程。

十八日黎明，邻居失火，延烧将及寓楼，幸早觉，即集兵丁救护，移徙仓卒，无可迁之地，不得已，立营旷野中，行李甫毕，焰已及，顷刻成灰烬。方营寨未立，有古宗数百人，持械远来，欲乘机掳掠，人情惶惶，前后相顾，募兵来告，两家遂列阵以待，既有亡命一人来劫，汉人力战夺回劫物，余党乃散。午后大雪，火熄。

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住，阴晴不时，地多雪瘴，饮阴泉水之者，皆喘急，手足触雪即堕，兼伤目。余卧病三日，不敢服药，亦无觅处，出汗而愈。

二十六日稍晴，周阅被灾，居靡有孑遗。至营官所居之右，忽一蛮犬狰狞跳舞。几被所啮。中甸之犬，高者数尺，声如虎，啮人颈，无生理，古宗畜者，见汉人即啮，一为汉人所买，即啮古宗，视所畜不视种类也。

二十七日蒋公见中甸回禄之惨，查明被灾一百七十五户，与甘公同捐私帑帐济，每户白银十两，茶布各二，按名给发，欢声载道，愿请代运，格于例而止。

二十九日大雪，余性疏放，毡帏中四面蔽风，苦沈闷，夜半或狂呼而起。是晚移前楹以便出入，更余毳帐被雪压倒，帐中五六人皆不得出，余在前楹得脱出，呼人次第扶出。

三月初十日，营官翁布拉请以其居为馆舍，遂迁入。晴则

驰猎驰马，考较募兵，阴则坐卧楼中，尚有公牒竟日独理，不以为倦也。

二十七日，控使从阿墩子归云：积雪已消，遂议前进。

二十八日，迁营中，逐队分拨，派遣验马，先是，青马颇驯健，为厩人误食沙土胀死，今所选虽堪驱策，而回念十二阑于所寄此一身者，已归乌有，前途险恶更甚，余马当不知如何也，为之抚然，久之。中甸有大河，马牛死皆弃于水，俗有四葬，土葬砌壁间，火葬焚其骨埋山崖中，水葬投之大河，鸟葬剖其肉以喂雕，骨置山崖。尚巫不尚医，有打鬼法，捕捉法，每逢朔望，群呼：唵吗嗞叭咩哄。

二十九日行二十里至箐口宿，马力甚疲，是夜忽传有免进藏之信。

四月初一日易黔驴，行五十里至汤碓宿。

初二日汤碓歇一日。发家信。

初三日又行五十里至泥西宿。

初四日行四十里至桥头，有温泉在江边山脚下，景可入画，时炎热，浴于泉，风于桥上，过桥一大岭，苍翠插天，来日所行之路也。

初五日山岭，路窄而陡，皆石槛也。山行六十里，至崩子栏，即卜自立，川中所属，系泥塘小部落，旧辖丽江，吴逆割赂吐藩，遂为外地，颇产米麦，滇中进藏必由之路也，蒋公奏请还滇，川督以蜀粮所产，复奏暂归于蜀，俟军旅事毕再议所属。故塞外以此为界，时于金沙彼岸结营。

初六日，金沙守渡弁来云，澜沧桥已断，修造尚需时日。

初七日甚热，遥见深林，攀援而至，有核桃树二株，广可数丈，少憩，旁有居人，名格士木，率子女献茶酒果物，因迁寓两



月余，卜自立山水颇佳，风土亦善，饮食居处，都无所苦，惟暑热太盛，不減江南六七月也。

五月二十四日，桥功将成，诏令偕驻藏、满兵同行，始知传闻之讹。于是急谋启行，时募兵逃亡殆尽，行文捕捉无虚日，所存三十余人，皆非驯良，颇事访闲。

六月初二日，崩子栏启行，六十里至杵臼，乘黔驴有疲意。

初三日，易海骝马，从杵臼上小雪山，早甚热，至半坡寒风逼人，蒋中寒病矣，余幸著羊裘，得无恙。

初四日，蒋公病痢不能行，歇一日，雪山通亘二百里，不甚高，有树木，不生树，亦无人烟，水不可饮，饮则湍急，甚至伤生。有白蟒，能兴云雾降雨雪，触之即病，过者皆衔枚疾走，人少则晴朗如常，若一喧杂，必遭其毒，时两家并进，约有五百余人，宿则鸣锣放炮，雨雪连绵，故多病者。

初五日，营中以无草，骡马饥号不已，计至阿敦尚有二程，群请扶病前进，至阿墩养病，大雨中行五十里，至龙树塘宿，地无寸平，亦无乾，立营寨，帐中阴泾之气，上蒸如露，处坐卧维艰，略睡片时右臂已受阴泾，痛不能举。

初六日，扶病上马，雪片大如鹅毛。途中所见花卉，四时皆备，多中国所未见，一种似菊而小，五色，叶如芝麻，番名鹤来密，途行五十里至阿敦子，宿七林家，养病半月。

二十日，蒋公以催续饷，遣孙（枬）同顾子（善长）东归，澜沧浮桥垂成，作别启行，臂病犹未愈，扶痛行五十余里，至多木宿，七林回家。自此北行过盐井，数日即小天竺、大天竺、滇、蜀会兵必由之路也，西即澜沧。

二十一日，歇闻山顶，有温泉，能疗疾，扶痛而上，约五六



里至泉，热气蒸人，浴时臂痛殊酸痒，倾之痛稍止，又一泉功少逊，又一泉冷热交注，有丹砂，洞中镌大篆云："老君炼丹处"，亦能去病，浴罢遍身发疹，惟右臂不发，而痛已愈。

二十二日，蒋公往浴温泉，午后守桥者报桥成，桥出木四十余里，约次日五鼓，乘早凉水小而过。

二十三日五更，结束沿江行。五十里至桥头，甘公已先渡，坐山巅，蒋公扶舆而下，面有恐色，蒋公度量素渊泓，宠辱不惊，闻命时，淡然言笑，绝无忧疑惊恐之色，宾朋僚属，无不服其雅量，至是亦少改其度。石屏牧刘公(洪度)以委查粮运驻阿墩，固谓乘舆过桥不听，祭江毕，令二童扶掖而前，余杖策以从，刘牧随焉。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馄饨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土人系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间，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已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至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堕水三人，一人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生者昆明募兵杨嘉祥，素驯谨，死者系丽江么些造桥匠役也，不知姓名。人马行旅皆从竹索过，三日始毕。渡江为黑喇嘛所属地，更寒苦，所有惟牛羊糌粑，若米豆菜蔬鱼肉鸡鸭不可得矣。

二十五日，行六十里至梅李树，险仄较十二阑干逾十倍，宽不及尺，平不及丈，左绝壁，右深渊，出口以来，所称最窄最险，莫过于此。步行不敢乘马，行李马匹有堕水者，不可救矣。

二十六日，行李陆续渡江，候一日始齐。水即澜沧，山即葱



岭，阴霾之气无开日。相传达摩一苇渡江，只履西归处也。

二十七日，蒋公祭雪山，然后迤逦上山，巉岩怪石，崚嶒崒岃，无一步可以循阶历级者，用爬山虎攀藤附葛而上，马四蹄不能并立，毙者不计其数，臭气触鼻，不可向迩。无草无人烟，水声彻夜如雷，树木参天者，皆太古物也。行五十里稍平片下营，帐房仅下数顶。

二十八日，又上四十里至山顶平处宿，险处较前更甚，不独中华未有，即塞外亦之少见也。

二十九日，又上二十里至最高处，万山皆在足下。土人云：自木鲁乌苏而南绵，亘数千里至缅甸，插入南海，高莫可测，乃天地间之脊也。自此而西，山势层叠而下，直至拉撒拉，撒即西藏之中藏也。元人有冈脊黑水辩，以此为脊，东澜沧，西怒江，皆汇诸小水南流至缅甸出海者，禹贡雍州黑水之上流也，弱水在类五齐，去此千里，昆仑三危皆其地，山巅晴时盖少，遥峰积雪，冬夏无异，四月至八月，仅消大路之雪，九月以后即封山矣。下六十里，至坡脚河边宿。蒋公之病深矣，语余曰：力不能支，死即埋我，不必以骨归也。因劝慰数四，且请进药，不听。

闰六月初一日，蒋公扶病就道，行六十里，至甲浪路之仄与莫卢朱梅李树同，始有人烟。

初二日，养病一日，甲浪之水皆西流，发源葱岭，至此始归怒江，名为池敞。（敞译言江湖也，为池之义未详）。

初三日，蒋公扶病行六十里，至喇嘛台宿。山尖窄路，不减甲浪，将至寺，忽有平地里许，觉马蹄少适，心胸为之一开。

初四日，出腰窄路行六十里，至必兔宿。怒江之水，昼夜潺潺，不闻言语，缘江万丈，俯视江流如线，间有奇胜，心中惴惴无暇领略也。是日有夹巴之警。



初五日，行六十里，至多台宿。

初六日歇。

初七日，行七十里，至煞台。路较莫卢朱少宽，而视中国，则其窄尚未有也。

初八日，行八里，上小雪山，盘旋至顶，约五十里，下坡宿，葡萄甚多，以布尺许，可易一二斗也。

初九日，行六十里，至临米，又行二十里至喇嘛寺，前驱不见踪迹，徘徨无措，暂歇寺中，而喇嘛状貌狰狞，居心叵测，牛马过其寺门，辄强至此，未免有戒心焉，少顷，前驱闻炮来邀，复行十里，至营中宿，其地名江木滚。

初十日，行六十里，至札乙滚，有数十家，大桥南有喇嘛寺，路通临卡、三阿、曲宗诸部落，有糌粑可以贸易，歇一日。

十二日，行数里，皆沿江，江南北两峰对峙，天然屏障，壁立水中，疑无路矣。忽复峰回路转，窄径数武，有一桥，过桥又开生面，行六十里，至热水塘宿。

十三日，行六十里，至三巴拉宿。

十四日，行五十里至浪打宿(浪打译言起马也)。

十五日，行二十里至木科，又行四十里至宾达宿。

十六日歇。

十七日，行五十里至烈达，复行数里宿。

十八日，行五十里至擦瓦冈，营官数里外远迎，服饰甚伟，侍从甚都，俯伏道傍，献茶果，问风俗，则重译始通。先是，营官闻蒋公至，遣人修道至坝台接壤地，及抵境，邀住署中，制度壮丽，法令森严，门悬人头手足无算，其俗，犯法应诛者，投喇嘛寺即免，中甸等处皆然，住二日。

二十一日，行六十里，至天通宿，有醉马草，甚肥，骡马食



之皆醉,似中毒者,然不能禁。

二十二日,乘醉马行三十里至塔石,歇二日。

二十五日,雨中行八十里,至崩达,副将曹公(维城)率所部迎于道旁,曹公字敬亭,癸未武会状也。时以护粮驻此,迎蒋公至营官大石署中宿,住三日,地苦寒,近雪坝,岁止一收。蒋公见余深入,欲遣归者屡,余以一载为期,尚可前进,至是,计归程须五月余,抵家已逼除矣。因顾谓曰,舍身见送,高义可感,然我之身朝廷之身也,虽死奚辞。君之身,亲之身也,未敢相累,且君复何罪而受此乎!深入番地数千里,不为近矣!一载相依,不为暂矣!君子爱人以德,相接以义,至此不返,徒令我不安耳。愿早归以慰倚间之望,遂决归计。

二十八日,崩达添雇牛马启行,自此以西,五百余里无人烟,曹公送于道,行六十里宿,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坝。山凹间有黑帐房,以牛羊为生,数万群,驱放旷野,见汉人即出盗马,所谓夹巴也。兵多道死雪坝山中,白骨累累。

二十九日,行五十里宿,夜雪。

三十日,行五十里宿。

七月初一,行五十里,雨雪,依水草处宿。

初二日,行五十里宿,马疲饿,不胜驱策。

初三日,行五十里,至鲁体南,始见树木,尚无人烟。

初四日,行二十里至瓦河,始见人家,耕种不借人力,又行十里宿。

初五日,行五十里至马里衣,女子挂砗磲、玛瑙戒珠各一串,著半臂,宛然不南也,时有贼盗马,随获之。

初六日,行六十里,至晓叶桑宿。译言鹊桥也,有大木桥,长四十余丈,今名落龙桥。下即怒江,水深黑,煮饭皆黑色,即



博望乘槎见牛女处。

初七日晓发，有鹊桥七夕一律书于石，过桥上大岭，五十里始陟其巅，又行二十余里至小桥边宿。

初八日行四十里落龙宗，头藏部落也。有营官，可以雇马，遂定归期，营立山头。

初九日，帐下兵丁环帐慰留。

初十日，蒋公亲作家书，是日，送甘公及凌子(兆鹏)。凌字扶九，宁波府痒生，塞外相识，蒙赠诗至七八叠，余亦有赠必答，然随答随忘，不能记忆。雇脚骡至崩达，每头白金三两五钱，一乘一载，立文书，有图章，用火漆烙于纸上，文曰：结树藏人皆火篆也。

十一日束装定送蒋公至河边，挥泪不忍仰视，俟去骑已远，然后跨刀独回，所雇估倧，语言不通，惟会意而已。至晓叶桑，宿甘布家(甘布头人名也)。

十二日，至波学宿，是日行一百二十余里，经前所宿者凡五处。

十三日，约行百里至雪坝中，大雨昏黑，不得已即于河边宿。无帐房，而大雨不止，遍体透湿，烹茶食炒麦，少许和衣而坐。夜半，忽有哨声远来，亟呼估倧不应，自起拔刀叱之，见两骑隐隐渡河而去。有顷，估倧始以手加额曰：呀部！译言，好也，估倧阿杰所那得。

十四日，行百余里，傍水露宿。

十五日，行百余里，至黑帐房边露宿。

十六日，行五十余里，始见汉兵雨中至崩达，晤曹敬亭，换脚骡。曹亦将归，次日同行。

十七日，曹公雇乌拉启行，雨雪甚寒，上小坡几与疲马同



坠。少顷晴，行八十里，宿塔石，归途住帐房，自此始。

十八日，晴，行六十里至天通，宿帐房，钓鱼为羹，味甚美。

十九日，行五十里，至擦瓦宿营，官家遇蜀中王、何二人，不知其名，皆行间效力者也。寄一信与涪公在兄。乌拉每站给白银二钱。

二十日，行五十里至宾达，宿康巴。(康巴译言房也)。

二十一日，行六十里至乌雅宿。

二十二日，行六十里至浪打。

二十三日，行六十里至三巴拉。

二十四日，行六十里至热水塘。

二十五日，行六十里至札乙滚。

二十六日，行六十里至江木滚，闻都统五公复领兵驻藏，已至立米，曹公单骑往见，俱宿寺中。

二十七日，都统五哥、吴纳哈共领满兵一千进藏，途中拥塞歇一日。

二十八日，五公已行，吴公未至，乘空下坡，途遇吴公，高年跨马，略无惫容。雨中过立米坡，至坝台，共行七十里。

二十九日，乌拉艰难从行，皆后，歇一日，三更始到。

三十日，晴，六十里过小雪山宿。彝情刁恶，糌粑马草深藏不市，军中有忍恶者，白金七钱易一束，牲畜几毙。

八月初一日，六十里至煞台宿。去煞十五里名必兔，有米存台，军中具领裹十日粮，始有生色。

初二日，六十里至多台宿。

初三日，六十里喇嘛台宿。

初四日，六十里甲浪宿，歇一日，乌拉至此至，雇泥塘脚



骡，过雪山，每头三两。其地多产梨杏核桃。

初六日，候脚骡未来，先乘曹马同行，至则令曹仆乘之行，至窄处，马悬崖惊坠肠裂而死，曹仆步行获免余之不为渊中鱼也，幸哉。

初七日，上大雪山晴，至半山，忽大雾雨雪，冒雪而上，仆从无不下泪，余步行过顶宿，寒甚如隆冬，雪止，焚柴向火，一夜始乾。

初八日，晴，下雪山，道甚泥泞，死马塞途，无下足处。下三十余里则甚者，宿梅李树，歇一日。

初十日，六十里至江边，路之窄已习惯矣，浮桥已断，从溜筒过，以百丈之宽，而命悬一索，一失足则奔流澎湃，无所底止，此中惶惶然，不得不以身试也。令古宗扶过，初脱手闭目不敢视，耳中微闻风声，稍开见洪流汤汤，复急闭，达彼岸，然复开视坐观行李人马俱从索渡，真一奇胜，然天下之险莫过于此也。宿江干。

十一日，三十里过，石屏牧刘公同张若干司戍来接，四骑并行，至多木，饭后兼程至阿敦，仍住七林家，留十日，其妹蓴绿妹阿者迷及喇嘛伦纪贝母皆前所识，至是尚识面，连呼木瓜呀部，饷茶果，归时伦纪贝母以戒珠见赠。

二十日，雨中上小雪山六十里。

二十一日，雨行六十里至杵臼宿。

二十二日，六十里至崩子栏，宿三日。

二十五日，渡金沙六十里至行多宿，

二十六日，七十里至汤碓宿。

二十七日，七十里中甸宿。

二十八日，歇一日，雇进口马脚，居民已复业矣。



二十九日，雨。三十日至箐口宿，董姓么些家，古宗自此别。

三十日，八十里至柁木郎宿，夜雨，甚泥泞。

九月初一日，泥路六十里至土官村，宿台兵家，新起营房求书对句为题，一联云：万里羽书驰雁飞不到处，三间板屋创成，人力乍通时。盖台专主递送公文，故有此句。

初二日，六十里宿一家人，有虎警。

初三日，六十里过十二阑干，螺丝湾至桥头宿，视十二阑干已如坦道矣。

初四日，十里明喇姑，遇剑川牧王公（世贵）往中甸班荆道，故相订至其署，脱征衣，是日渡金沙至阿喜宿。

初六日，九十里过蒙古哨，已属内地，至丽江，休息七日，晤沈我斯别驾程公(廷传)候脚骡到齐起行。

十三日，从丽江至剑川。十四日至署，盘桓竟日。

十五日，歇。

十六日，七十里宿观音山。

十七日，九十里，宿邓川州署，是日大雨。

十八日，行十里，过浪穹河边觉宽平，非复向之可畏矣。又行六十里至大理城守张公(应宗)署宿，张公即若干兄，其婿陈子(万里)滇中佳公子也，与谈文，甚相得。

二十日，七十里赵州宿。

二十一日，七十里白崖宿。

二十二日，七十里，小云南宿，苏殿臣等续解饷至。

二十三日，七十里普棚宿。

二十四日，七十里，沙桥宿。

二十五日，七十里吕合宿。是日上沫滂坡回望丽江雪山，



晴色相映,洁白无比。

二十六日,八十里过楚雄,宿石涧铺。

二十七日,九十里,过广通,舍赀宿。

二十八日,七十里,禄丰宿。

二十九日,七十里,老鸦关宿。

三十日,七十里,安宁州汤泉宿。浴此泉凡五次,从此别矣。

十月初一日,七十里至云南省,宿南关外旅店三日。

初五日,同蒋公使者陆相,兼程七十日至十二日十三日抵家。回忆往事,实出万死一生,同人劝余记之。余已不复追忆,然恐不记,则蒋公知己之感及山川风土,困苦艰难,皆付之一梦矣!故笔之于书,至于公事,则余素贫贱,不敢置喙。





自巴塘至腾越

十一月初一日丙午朔,寒暑表五十分。

近岁以来,西洋各国,数次派员进藏游历,俱被番民阻止,改道滇南而去,楙材等行抵巴塘之时,藏内番民,闻有印度之行,诸多疑虑,聚众阻挠,难以理谕。因与粮务赵牧光燮会禀督宪批准,改道中甸而行。查此间有二路,一由巴塘西行至竹巴笼过河,九程至阿墩子,又十程至维西厅,皆行金沙江之外,即去岁赵牧护送英员吉为里之路也。一由巴塘南行,经六玉,奏堆至中甸厅,俱行金沙江之内,较近数程。顾此路荒徼僻壤,人迹罕到,必须裹干粮,负毳幕,野栖露宿,兼之野番夹坝,出没无常,是以赵牧及两土司携带兵役古操护送同行。

二十日,由巴塘折回小巴冲三十里。

二十一日,辨色而起,折向正南,沿沟而上,鸟道崎岖,枯



木虬僵，乱石狼藉，兼之冰凌弥漫，滑溜难行。日出后乃舍轿乘马，五十里林口打尖，从此盘旋上大雪山，奇峰嵲屼，头痛目眩，气息喘急，昏暮始抵帐房，人疲马乏，计程约百二十里，盖一路并无水草，无可驻足也。晚宿黑毳幕中，冷冽特甚偎火假寐而已。

二十二日，顺沟下坡，过老林密箐，转东南过二板桥。(左一溪水，自邦乂木来会)五十里宿东拉多，有碉房六七座。

二十三日，沿溪南下，林木交加，天气较暖，一路间有居民。六十里至竹挖根红教寺。特迎入寺住宿，寺内喇嘛三百余名，执鼓鸣饶，导引上山，宰牲行炙，以犒驺从，随喜经堂佛殿，颇觉庄严。

二十四日，下坡五十里宿六玉，此处天气和暖地土豪腴，与巴塘相仿佛，附近数村居民共三百余户，设桀敖一名，实口外第一繁庶之区也。溪水至此折向西南入金沙江，别有小沟自南来会，左往阿墩子八站，前往德绒二站，右循小沟而南，则中甸之道也。

二十五日，歇息。

二十六日，循沟而进，一路俱有碉房，皆然烟以示敬，三十里宿仁堆。

二十七日，折向东行，深林邃谷，冷冽异常，表内水银，亦疑结不动矣。骑马过峡翻山，平原旷野，渐觉和暖，下坡入松林少憩，转东南顺沟而下，宿奏堆，计程约百里，碉房散处，田畴沃衍，有居民六十余户。

二十八日，向南缘崖而行，路多偏仄，至喀沙少憩，乘马出沟口，见巴隆达河，自东北来会，水势汹涌数里，过板桥折向南，下十数里，复过桥板转西岸，日眠宿于喀拱，有碉房数座，



踞高坡之上，计程约九十里。

二十九日，冬至。顺河南下，陡险难行，四十里宿邱麦。

三十日，顺河南行少西。四十里宿邦多，有河自东北来会，即立登三坝之河也，此一带天气和暖，表升至五十二分。

十二月初一日丙子朔，顺河南向。三十里至工拍喜，有碉房数座，本拟在此住宿，因天色尚早，遂催趱前进。又三十里至拱马通下帐房，附近未有居民，皆在五十里外也。自奏堆以来，鸟道嵚嶲，每舍舆而乘马，或弃马而徒步，攀岩陡蹬，无异猿猱，僻壤穷陬，绝非人境。无论汉官威仪，目所未睹，即巴塘两土官，亦足迹所未经也。

初二日，早起南向少东，缘崖而下，过拉渚河，盖里塘二郎湾诸水合而南流，至此与巴隆达河相会。过板桥，危险可畏，复上陡坡至夹渚，有蛮民数十户，居于崖际，其麦地町畦，如梯级然。

初三日大风，顺河南行，上下坡凹，过小蛮村，有碉房数座，至擦拉遂登石崖，半系偏桥，赖两鼓操扶掖而行。过崖见金沙江，凡山形水势，至此俱折而东向矣。江之阴为维西厅境，遥望迤东一带，雪峰高耸，是以风来甚劲也。复盘旋山脉之间，峭壁千仞，下临金沙，惊心怵魄，不敢俛视，日映抵阿鹿宫，计程约六十余里，然人疲马乏，从者皆有难色矣。

初四日，顺金沙江东南向，山路缭曲，下陡坡三十里至奔子南，有渡船，南岸碉房散伟，颇有繁盛之象，设汛防把总一员，西距阿墩子三站，东距塔城关二站，北岸仅蛮民一家，为巴塘所辖。再行二十里宿土照壁，路渐宽展矣，此处蛮民穴地取沙以淘金，所产柑梨颇佳。

初五日，顺江东南行，上下斜坡，三十五里至桥头汛，即耿



中桥设外委一员，为川滇分界，巴塘土司至此而返，此水从东北而来，深广不亚于巴隆达河，其发源必远在里塘之上，从此向正东而行，不见金沙江矣。又五里宿农巴庆多，有居民数十户，有二溪水，一自正东来，一自东北来，相合而入于河，复南流归于金沙江。

初六日，向正东行，上陡坡，三十里过纸坊塘，又三十里至泥溪，地势开阔，居民二百余户。

初七日，夜半炊饭，坐以待旦，持火起行二十里始天明，又二十里至昌多打尖。居民用木板盖屋，为人字形，颇有内地景象，从此天气较寒，地势平坦。四十里过一海子，宽广数十里，水泽腹坚、光明如境，日昳抵中甸，此地汉番杂处、人烟稠密、民物风景，大抵与巴里二塘相类也。

自巴塘至中甸行十八日，约计一千余里。

中甸，抚夷同知所辖、幅员三百余里。附郭曰中甸境，西至





耿中桥，巴塘界、曰泥溪，境南至阿喜汛，丽江界曰江边，境东至永顺土州界曰小中甸，境北至瓮水关，里塘界曰格咱，境所属土守备二员，土千总五员，土把总十六员，不世袭。夷民言语与藏地不同，所奉红黄二教，城外有大寺，喇嘛二千余名，留住中甸五日，夜间极冷、衾裯如冰，不能成寐，起而围炉煨火。所带寒暑表及玻璃之器，莫不迸裂，所乘肩舆亦敝不可用，此后皆骑马而行。

十三日，赵牧仍循故道而还巴塘，楙材等亦由中甸起身，八十里宿小中甸，一路平坦，人烟稠密，不似口外荒凉矣。

十四日，南向少东。二十五里宿青香树。

十五日，早起戴月而行。三十余里始天明，上至山顶，寒风劲起，浓雾堆匝，坚冰在地，碎雪满身、乃煨火煎茶，手足渐苏。下坡尤陡而险，石径逼仄，枯木叉丫。日昳抵格六湾，临金沙江岸，计程约百里，上坡四十，下坡六十，若春夏溪潦盛涨，则由小中甸分路过吉沙，至此相合，较远三十里，稍为宽平。

十六日，顺金沙江向东南而行，天气和暖，地土沃衍，号为江边境。为广米之区，九十里宿梧竹，有居民数百户。

十七日，仍顺江东南行，六十里宿冷渡，江水萦洄，冈峦秀润，两岸村庄瓦屋，连续不断，颇似江南风景，兼有梅花迎腊，杨柳透春，如逸士幽人，隐居荒徼，良朋胜友，邂逅天涯，时遇异香，曷胜狂喜。



维西见闻纪

(清)余庆远 (庆远字景度,湖北安陆县人)

维西在滇徼外,属丽江通判治。《云南通志》但云:"明时内附。本朝康熙间,为达赖喇嘛所据,雍正七年,设流官。"于建设沿革之由既不详,而天时、土宇、风俗之类,亦悉不载。家兄以乾隆已丑判丽江,余至廨,居有时,知土官之老者,能识往事,谙华语,进而访之,颇得其详。维西于唐为吐藩东封,明以前无可考。万历间,丽江土知府木氏寖强,日率么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楼数百座以御之。维西之六屯,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自奔子阑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里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本朝康熙十三年,吴三桂畔,其孙世璠败,乃割其宗以北地赂青海求援,维西复沦于吐蕃。数年后,旋收复,隶四川,以土官羁縻之。达赖喇嘛事我朝甚恭,未之据也。雍正七



年，以其为云南西北门户，乃分属鹤庆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设兵，于旧头目七人，给土千总衔三，土把总衔四，分治其地，而约束于通判。罽衣之俦，衣冠跄跻，皆中华风，重译之外，怒子入贡，益以我圣朝德威被暨之远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丽江较近，改隶丽江府。地境辽绝，天时迥别，殊方俗甚多不经，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访之父老者六七，为并记之，列为气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门，而并述其建设之由于卷首焉。时乾隆庚寅岁秋七月楚涢余庆远景度氏书于维西署之天香书屋。

例言四则

邑志于天则纪星野。星野者，徵之古史，无异可述。维西隶滇而界蜀，其为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时，燠非其侯，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复悬绝，其理殊多难测，合各地而纪其气侯，以见天无异而有异气，亦足补谈天之未备也。至于滇省，视中土为极高，而维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则视天低而星辰大，此一异也。滇省夏日较楚为短，冬日较楚为长，余于旅间试之，证之时宪书，所列不谬，维西日晷较之省会，夏日微长，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欤？又一异也。今止纪气候，北极高度定纬，未足以测其实据也。

维西地境广二百里三百里，袤一千四百时，惟浪沧、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两江之间，皆崇山峻岭，乔木石岩，荒陬无人，虽广袤遥远，不足为异，因山而纪其道路之险焉。维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沧之江以通，一线幽麓，悉盘曲千磴，上临悬

厂，下逼危矶，山从人面，云向马头，未足以方其崎岖，而所在皆是，牍不胜书，今乃择其尤险而非人境所有者，纪其数处焉。

维西夷人六种，《省志·种人》中皆已志之，然语多附会，事不确实，而奇绝之极者，则皆缺焉。余目击博访，备得详细，不袭不饰，不略不遗，历纪之，以知人类之繁，而所性竟有与人殊者喇嘛佛教，轮迴转世，是为理之所无而事之所有，齐谐之外，怪不胜志，虽非于众夷人之外别为生育者，而其怪也也，人也夷也，故于夷人后统而纪之。中土所有之物，维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为人类，草木、鸟兽、服食、器用同于中土，理所应然也。金沙、浪沧产金，其岸之山产银及铜，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纪，今于草木、禽兽、器用之类，或为他省所无，而并非滇地共有者纪之，以见天地异而人异，人异而物亦异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纪以华语，其或有夷语之名字不繁，而又为华人所沿称者，则对音纪之，而义不必其尽合。亦惟知其有物之为异而已矣。余庆远又识。

气　　候

近城　　其宗喇普　　康普叶枝　　奔子阑
阿墩子

天倾西北，气肃而寒，春风不到，曰雁门关。吐蕃区，偏异寒暄，不纪缕阑，乃为谈天。纪气候。

近城，山环而风不烈，气候稍温，春夏多淫雨，秋冬多岚



雾，冬气多，春气少，夏气则绝无矣；虽三伏，晴必衣絮，雨则著裘。四时入夜尤寒，盖山岚气胜也。八月陨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弥盛，成片而下，逾时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积雪数尺，不事重裘，夜结坚冰，昼则悉融。盖以中土视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陆，夏则远日；日在南陆，冬则近日，故夏虽寒而冬暖，反胜于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气暖，夏日溽暑，同于中土；冬日和煦；仿佛昆明。谷、麦多丰，花木最胜。

康普、叶枝在澜沧江，于地势卑下，气候亦暖，三冬环山积雪，春盛难消，八月繁霜，与近城等，以渐至西北，故虽在江干，而炎热之气颇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阑亦在金沙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峰头多雪，冬令殊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领可见，常年多西北风，皆冬气也。四月雨雪，七月陨霜，严寒黄雾，颇同塞外。

道　　路

栗地坪　白铓山　梭石　溜筒江（按：原本无溜筒江，据《备征志》本补。）

环维皆山，山大无名，浪沧、金沙其势建瓴，引藤扪葛，险莫之胜飞渡蓬莱，或可以形无橇樏之迹，遗九邱之径，匪日人力，扶舆之灵。纪道路。



栗地坪，在城东四十里，适维西之路经焉。高三十里，峻岭重复，绿溪为径，如阶如梯，险仄逼人，乔木壅蔽，昼不见景，云岚往复，常多雨雾，虽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际，则积雪一二丈。十月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远，竖一高竿，每三尺高，系一横栏，路或二三旬不通。视天稍霁，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栏，往还践之，雪涸如溪，人由溪内，新雪复积，仍前践之；至二三月，晴霁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犹可行，马至则陷；立夏之后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客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减，兵卒于雪中亦能识路，践雪成路如故，不复立竿栏也。

白铓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逾此（“此”《云南备征志》作“北”）山至吉咱厂，九月积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间，旋风如水，寒气澈骨，人升高气喘，口鼻之间，迎风不能呼吸，辄僵不苏，土人谓之寒瘴。一至山顶，黄云四起，五步之内不复见人，高声言笑，即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毙焉。

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沙肤，浮疏颓溃，长三里，厚不可测，下逼浪沧江，风及雨，则砂卸石崩，石如硊、如棁、如阈、如杵、如辘轳，如碾、如瓜、如刳木、如盘根，相缘、相击、相激、相旋转而下，声如淅沥、如柝、如伐木、如版筑、如群鸟飞、如垣倾，江干乔木，触之立折。人至此，必视风雨静而后踏砂徐行，或行里许，风作，砂下石击，无不毙之江中。初，别驾谢公欲渡江至对岸开路则壁削岩广（按：《备征志》本作“仄”）；欲置舟，则石聚矶危，卒皆无济。年以人马毙闻者数数也。

溜筒江，维西以金沙、浪沧江为天堑，水湍急，舟不可渡，



乃设溜绳。其法:对岸栽石,横江系竹缆,江阳自上而下,江阴自下而上,以通往来之渡。渡则携一竹片如瓦者,两旁有孔系绳,人畜缚于绳,竹冒于缆,如梭织而渡之,或止可系一缆,两岸高悬,中軚而低,往来皆渡于此,至低处则以手挽缆,递引而上;渡物,则人前物后,引而渡焉,《史记》所谓筰也。筰非一处,以夷语译之,每遇作,皆曰:“溜筒江。”

夷　　人

(麽些　古宗　那马　巴直　栗粟　怒子　黄教喇嘛　红教喇嘛　谟勒孤喇嘛　善知识喇嘛)

三百六十,倮虫之属,贯胸翕耳,莫穷其族,孟津之会,有国云:“濮”,维濮之西,厥有殊俗。纪夷人。

麽些,即《唐书》所载麽些兵是也。元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麽些戍之,后渐蕃衍。倚山而居,覆板为屋,檐仅容人。自建设以来,男皆剃头辫发,不冠,多以青衣缠头,衣盘领白褶,不袭不裹,绵布裤不掩膝;妇髻向前,顶束布,勒若鞭角,耳环粗如藤,缀如龙眼果,铜银为之,视家贫富。衣白褐青,缘及脐为度,以裙为裳,盖膝为度,不著裤,裹臁肕以花布带束之,女红之类,皆不能习。男妇老幼率喜佩刀为饰,不爱颒泽,衣至敝不浣,数日不沐,轻年不沐。冬不重衣,雪亦跣足,严寒则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间,有著履屦鞴者。头目效华人衣冠,而妇妆不改,裙长及胫,亦其旧制,以别齐民也。多畜马、牛、羊及琵琶猪为



富，头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腌，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户，或百余户，或数户一头目，建设时，地大户繁者为土千总、把总为头人，次为乡约，次为火头；皆各子其民，子继弟及，世守莫易，称为“木瓜”，犹华言官也；对之称为“那哈”，犹华言主也。所属麽些，见皆跪拜奉物，及时，则屈一膝，讼亦赴诉，有不率，头目鞭笞之。农时，助头目工三日，谷将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脱粟，曰“扁米”，家献二三升；腊奉鸡米，元日，头目以酒饭劳之。火头见头人土官，则拜而侍坐，火头，又头人之所属也。宾主为礼，俯首，以手抚胸，久不见及节序则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铺毡踞坐，贫则以席、以草茵。延客，肴不过三，酒一盂，馂余，客携去。卧无衾菌，夜则攒薪置火，各携席藁，袒裸环睡，反侧而烘其腹背，虽盛夏亦然；富能备衾、枕、毡褥之类，而亦置火于侧，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迹，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无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为名，递承而下，以志亲疏。娶以牛、羊为聘，头目家并用马，均至十数。人死无丧服，棺以竹、席为底，尽悬死者衣于柩侧，而陈设所有琵琶猪。头目家丧，则屠羊、豕，所属麽些吊，皆饭之。死，无论贵贱，三日后舁至山，厝薪灌酥，焚而弃其骨，取炭一寸瘗之，每六月五日则祭于瘗炭所，迎神于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后不复祭。其人悉性惰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于治生，然朴愚易治。河干、山麓可耕之土多而不垦，蔬圃果木之利不兴，喜猎而爱犬，犬易三犊。闲则歌男女相悦之词，曰“阿舍子”，词悉比体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于山涧深林中。喇嘛之长至，则头目率下少长男女礼拜，视家所有布施，家贫，虽釜俎之属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礼拜布施益甚，得其片楮只字，以数十金计，贫者得其粪



溲；奉之家中佛龛，焚香而拜；或伏于道左，俟其过，举其马尾以拭目，谓可却疾。头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归则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医药，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资以酬。谷麦未熟，以值预售其半，及熟，则治衣酿酒，不计餐，坐食之，麦秋一月而饥，酉成三月而饥，蔬食菜羹，并日而食，习以为常，而莫之改也。自设流官以来，俱极恭顺畏法，读书识字者多有之，补弟子员者四人，中式武举者一人。（**校者按：旧史料对民族辱称较多，不一一批注。**）

古宗，即吐蕃旧民也，有二种，皆无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尽者，散处于麽些之间，谓之麽些古宗，奔子栏、阿墩子者，谓之臭古宗。语言虽同，习俗性情迥别。麽些古宗大致同麽些，惟妇髻辫发百般，用五寸横木于顶，挽而束之，耳环细小，与麽些异。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楼居，近阛市者，男则剃头，衣冠尚仍其旧；僻远者，男披发于肩，冠以长毛羊皮，染黄色为檐，顶缀红线缨，夏亦不改，红绿十字文罽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盘领阔袖，束带，佩尺五木鞘刀于左腰，间著茜红革靴，或以文罽为之，出入乘马，爱驰聘，秋辔极丽，多饰以金、银、宝石。妇辫发下垂，缀珊瑚、绿松石，杂以为饰，衣盖腹，百褶裙盖臁肋，俱采罽为之，裙或文罽，或采色布罽，韈单革软底，不著裤履，项挂色石（数珠，富则三四串，自肩斜绕腑下，一女妆饰有值）数百金者。土官头目，剃头辫发，入城用华人衣冠，归则易之，惟帽檐饰以织金锦为别，垦山地，种青稞麦黍，炒为面；畜牛羊取酥油，嗜茶，食则箕踞于地，木碗盛面，釜烹浓茶，入酥酪，和炒面，指搦而食之，曰“糌粑”，餐只拳大一团。延客。置酒盈樽，自酌尽醉，牛羊肉及酥食不尽，以衣裹去，食毕，手脂腻悉揩于衣，无贵贱，皆然，其人率膻秽不可近，臭

古宗所由各钦。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则系之门以为志，不紊不争，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独妻，则群谓之不友，而女家不许，以其地寒，不产五谷，乃如此，亦由污俗，习为故然，故土官头目，家非不裕，亦共妻；兄弟之子女即互 配，华人通其妻，亦莫之问，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与妇人议，妇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数珠会计极捷。西吴，秦人为商于其地，皆租妇，执贸易，去则还，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为酬焉。人死无棺，生无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乔木食鸟，或投之水食鱼，或焚于火，骨弃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则延喇嘛诵佛经三日，吹笳而雕至，剥肉抛以食之。剥工取其髅骨一，臁肋骨二以为值，髅骨为器售之，臁为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经为富，皆古宗字，来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余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缯帙锦缄，髹椟金饰。其学即习佛经，字如鸟迹篆，自左至右横书。能历法，月大、小及闰，与时宪，书有前后之异，日、月食，时刻皆同，分秒则不能推矣。头目之制，见头目之仪，与麽些同，惟诉讼以贿之多少为曲直，制窃盗之法最酷，或断其手，或剜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视麽些为尤谨，习勤苦，善治生，甚灵慧。耕耘之暇，则行货为商，所制鋈银、铁器精工，虽华人亦不能为。歌曲词虽难解，而抑扬淫液，节奏可听，琵琶、三弦、胡琴之类，俱备七均，特形制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为之，此皆非麽些所能，第其性皆强悍，偏执而难制，稍不如意，则纠党互斗，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于流官，俱执自明以来之旧规为说，流官至其地矫之，微不近情，辄鸣鼓聚众，执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顺激变，皆隐忍不上闻，益足以长其奸，近更桀骜，然顺以抚之，亦可驯也。



那马，本民家，即僰人也，浪沧、弓笼皆有之，地界兰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时代，亦多不能自记其姓氏，麽些谓之那马，遂以那马名之，语言实与民家无异，男女衣服之饰，杂用古宗、麽些之制，而受制于麽些头人、土官。女嫁而已养子者，悉从，夫喜之，谓其妻贤而有色，人始悦之也。养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后，遂不许人近，人与其女通，父母之不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则杀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即互配。死无棺，置尸床于庭，陈设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绝声，姻娅吊于百步之外哭，友吊于五十步之外哭，哭于尸所，以所携尊酒灌尸口毕，躃踊、卒哭而拜，邻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后舁而焚之，死骨之墓，岁时俱祭，丧服尤严，五世后之族兄弟子侄之姻娅皆有服 ，一时轻重之服俱遇，则先服其重者，而补轻服于后，其服无节，而遇恒多，故其人长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随从





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麽些杂居，亦麽些头目治之。男挽总髻，耳带铜环，自建设以来，亦多剃头辫发者，衣服同于麽些；女人辫发为细缕，披于后，三年一栉，枣大玛瑙珠，掌大军磲各一串，绕于顶，垂于肩乳，行则鏦铮之声不绝，顶覆青布，下飘两带，衣盘领及腹；裙如钟掩膝不著裤，臁裹毡而跣足，颇能习辟纩、缝纫之工。婚丧，信佛与麽些无异，惟兄弟死，嫂及弟妇归于一人，俗颇劣于麽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编麦草为缨络，缀于发间，黄铜勒束额，耳带铜环，优人衣旧，则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杂以麻布、棉布、织皮，色尚黑，裤及膝，衣齐裤，臁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妇挽发束箍，耳带大环，盘领衣，系裙，曳裤。男女常跣，喜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耽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获禽兽，域烹或炙，山(按:《备征志》本“山”作“对”，是。)坐共食，虽猿猴亦炙食；烹(按:《备征志》本“烹”上有“凡”字)俟水一沸即食，不尽无归，餍复采草根皮食之。采山中草木为和合药，男女相悦，暗投其衣，遂奔而从，跬步不离。婚以牛聘，丧则弃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置膏于釜，烈火熬沸，对誓，置手膏内，不沃烂者为受诬。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触忿，则弩刃俱发，著毒矢处肉，辄自执刃刳去，性刚狠，嗜杀，然麽些头目、土官能治之，年奉头目麦、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栗粟种类在滇省各夷中为最劣。维西者，杂处于各夷中，而制于麽些长，犹较驯顺。

怒子，居怒江内，界连康普、叶枝、阿墩之间，迤南地名罗



麦基，接连缅甸，素号野夷。男女披发，面刺青文，首勒红藤，麻布短衣，男著裤，女以裙，俱跣。覆竹为屋，编竹为垣，谷产黍麦，蔬产薯、蓣及芋。猎禽兽以佐食，无盐，无马骡、无盗，路不拾遗，非御虎豹，外户可不扃。人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麽些不远千里往购之。性怯而懦，其道绝险，而常苦栗粟之侵凌而不能御也。雍正八年，闻我圣朝已建设维西，相率到康普界，贡黄蜡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驴皮十，麂皮二十，求纳为民，永为岁例，头人闻于别驾，别驾上闻，奏许之，犒以砂盐。官严谕头目，俱约其栗粟，（按："俱约其栗粟"《云南备征志作》"俱约其下，毋得侵凌"。）迩年其人以所产黄莲入售内地，夷人亦多负盐至其地交易，人敬礼而膳之，不取值，卫之书。自入贡以来，受约束，知法度，《省志》乃谓其刚狠好杀，过矣。

黄教喇嘛，番僧也，番谓僧为喇嘛，分黄、红教，维西皆有之。红教之类甚繁，黄教止达赖喇嘛一种，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寿国寺、杨八景寺，奔子栏之东竹林千余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贪财，戒杀而食肉，礼佛诵经，其经译为华语，皆与中土同，惟无《楞严经》，盖佛产天竺，即缅甸与土番界。相传达摩阐教于其地，而佛教兴，至今已千六百余年矣。黄教喇嘛起最后，阔袖长衣，隆冬亦露两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裤，衣黄衣，冠黄冠，故谓之黄教。初，红教强，欺黄教，第五世达赖喇嘛预识我大清之必抚有中土也，于太宗文皇帝时，取道蒙古，入贡盛京，获封号，延至今。黄教在维西者，皆达赖喇嘛法子。

案：宋景文《新唐书》谓："佛经窃老氏之精者，以佛经袭道家之说而杜撰之也。"朱子谓景文辟佛，获释氏真赃，韩文公见不及此，喇嘛经固译自天竺，而不译自中华同。由此观之，可见中华佛经亦译自天竺。外夷未尝无佛，佛未尝无经。韩文公《佛



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较景文为稳洽。附志于此,以备一说。(《云南备征志》无此案语)

红教喇嘛,相传有十三种,维西惟格马一种。格马长五人,谓之五宝轮回,生番地,均十余世不灭,人称活佛。维西五寺,红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马四宝喇嘛之法子也。衣罽及褐,披袈沙,常年不去,亦不衣裤。夏戴平顶竹笠,跣足,冬戴平顶猩红毡帽,四莲瓣向上,围于四方,著袜,朱履者多,衣冠皆红,故谓之红教。其食肉,嗜利与黄教等,经籍亦同,惟所奉祖师、护法异。古宗奉黄教者多,麽些则止奉红教,仇衅日深,黄教多强,红教以达赖喇嘛故,终莫(按:《备征志》本"莫"下有"可"字,是)如何,然则,其明时欺黄教,非即前世因耶?

谟勒孤喇嘛,红教十三教也,凡喇嘛禅学有得者死,投胎复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称为活佛。西藏谟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其降生于维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众乃持其旧器防之,至其宗之日,麽些头人子,名达机甫,七岁,指鸡雏问其母曰:"雏终将依母乎?"其母曰:"雏终将离母也。"达机曰:"儿其雏乎?"又顷,谓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数十辈,皆佛也,曷款留之,获福无量。"父母以为谵,不听,达机力言之,其父出视,而喇嘛数十辈,不待延皆入,达机迎见,踟跌于地,为古宗语良久,众喇嘛奉所用钵、数珠、手书《心经》一册,各以相似者副之,达机审辨、均得其旧器、服珠、持钵、展经大笑,众喇嘛免冠罗拜而哭,达机释钵执经起,摩众喇嘛顶遍,于是,一喇嘛取僧衣帽进,达机自服之,数喇嘛以所携锦茵重数十层,中庭拥达机坐,头人不知所为,众喇嘛奉白金五百,锦缯罽各数十端,为头人寿,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将迎归西藏。"头人以止此独子,不许。达机曰:"毋忧,明年某月日,父母



将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转世，不能留。"头人及妇不得已，许之，百千成群，顶香皈拜，布施无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头人果如达机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识喇嘛，格马、四宝喇嘛之高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无考，乾隆已卯年生于六村麽些通事王永善家。夜（按："夜"《云南备征志》作"先"。）王永善妻梦日光照胸，暖不胜，觉，遂生善知识，相貌俊丽，不类麽些，能坐，喜跌，能言，告其母曰："儿旧土寒，惟产杏、葡萄、氆氇之属，不足奉以报母，虽然，数年后，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四宝命喇嘛数人，以金、银、马、骡值七百金之物，来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识见迎者，甚乐，与以所用旧器，杂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麽些闻，皆赴，免冠拜，善知识跏坐，而摩拜者顶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状，善知识皆能先言之。善知识非名，其品第也，以华语译之也。

物　　器

青稞　参珠　佛掌参　雪茶　小桃红　藏桃　红嘴鸦　松根豹　飞鼠　人髅饮器　人髅瓇　羊骨卜　人骨笳　皮铲　熊夹　猿栅　药矢　地弩　竹笔　铁章　紫胶　馄饨（据《云南备征志》补）口琴。

荒徼之地，厥产必异，岂因材而生物，非尚象而制器，炎帝未辨，伯益未识，将拾张华之遗，而续李石之志。纪物器。（《云南备征志》无此段）青稞，质类辫麦，而茎、叶类黍，耐雪霜，阿



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种之,经年一熟,七月种,六月获,夷人炒而舂面,人酥为糌粑。

珠参,茎、叶皆类人参,根、皮质亦多相似,而圆如珠,故云。奔子栏、栗地坪产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区,味苦而性燥,远不及人参也。

佛掌参,奔子栏产之,茎、叶稍类参,而根形如佛掌,质性又在珠参之下。

雪茶,阿孩子子、奔子栏盛夏(“奔子栏”下,《云南备征志》作“皆有盛夏”。)雪融如草,叶白色,生地无根,土人采售,谓之雪茶,叶色绿,味苦,性寒,能解烦渴,然多饮则腹泄,盖积雪寒气所成者。

小桃红,叶如海棠,干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黄蕊,果如龙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类木瓜,二月华,十月实。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栏有五珠,叶如杨柳,花绛色,瓣似桃而长,大过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尽,六月实熟,红如桃,味涩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传康熙间地属青海时,头人至其地,怀核归而种之者,取其核再种之,皆不生。

红嘴鸦,形如鸡,嘴较长,鸣如鸟,毛如鬃,人取而饲之,依人不去,饲之人行,则翘翥而随之,人止则下。

飞鼠,即鸓鼠,《尔雅》谓之鼯鼠,郭璞注云:“鼯状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叶枝,浪沧江山谷之中产之。穴空木,食槎孽,飞远不及寻,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绀毛白颖,如膏如濡,为裘有耀,《唐书》云:“吐蕃有天鼠,大如貂,皮可为裘”。正即此种。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之未详,误为鼯鼠为天鼠耳。



松根豹，大于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细过于豹，而颖更灿，文如环，黑质而白文，善走而啮人。

人髅饮器，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想亦用其髅耳。古宗之制，不谋而与古合者，此器也，人髅四片，有理无隙，相合不散，古宗漆而盛于囊，佩于身，谓可却鬼；盛汤水献佛，非此不为敬；其饮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饮。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剥肉食雕，剥工售此器，阿墩子以下，于尸弃之水、置之木者，肉溃而取之。城外兰经寺红教喇嘛，皆麽些也，无此器，四宝喇嘛畀以三具献佛。人髅鼗，法以二人髅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为柄，胫骨带筋漆联之，为两旁耳，作佛事，则如播鼗式持而摇。黄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红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笳，黄、红教喇嘛人各一笳。以人臁肕骨为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声如觱篥而凄商过之，闻之令人悲而栗。剥古宗尸而得，及取于水木间溃尸者，皆不贵，贵修而肥者，窍深大而音肆；贵华人者，骨薄而润，而其音清；尤贵修而肥之华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贵生铿修而肥之华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气，而应愈遥，西藏贼曰："夹霸"，华人为商于其地，劫其货，生铿其二臁肕，黄教喇嘛辄以数十金购之，盖华人臁肕骨，其所贵者虽不备，价亦十数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羖，于膊骨皆焚香而悬之佛堂门，存为卜。其卜也，炉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炉上，祝以所谋，炙灼阅时，反骨裂，文直者吉，弓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乱者凶。辽史载：契丹以羊骨灼占，谓之羊卜。徐沙屯集蒙古炙羊骨卜日，跋焦，维西夷人卜法，习自番生产力也，而同于契丹、蒙古。

馄饨，即无史所载革囊也，不去毛而趸剥羖皮，扎三足，一足嘘气其中，食饱胀，扎之，骑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

“皮馄饨”。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习这，至今沿其制。

皮炉，以全羖羺皮为之，腹际为孔，入竹筒二三寸，缝合之，人足踩皮后足，手提皮头，自上至下按之，则筒中之风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处，炊带叶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熊夹，熊力大而勇于自用，见有木椿辄拨之，必出乃喜。栗粟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桩插于开处，群熊游而见，争骑巨木，力拔椿脱，牡则夹肾囊，牝亦夹 臀肉，鲜克免者。

猿栅，于麓掘龛，深五六寸，宽尺许，置果，外插木楞为栅，空容猿手，猿至，窥果，遂手探龛，握果而拳不能出，辄狂肃，人闻声从之，猿益惊惶，不忍舍果，而为人所获。

地弩，穴地置数弩，张弦控矢，缚羊弩下，线系弩机，绊于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线动机发，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数武，皆毙。

乐矢，弩所用也，矢及镞皆削竹而成，扎篾为翎，矢及镞沾水裹乐，乐采鸟头，曝而研未者，猎中禽兽，入皮肤，飞者昏而坠，走者麻木而僵。

竹笔，麽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无笔，以竹为锥，长三寸余，膏煎其颖，令坚锐，以大指食指掐而书之。

铁章，大小方圆不一，大不径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经，头目、土官则刻地衔，上用木柄，长寸馀，大与章齐，中为孔，系组而佩之。刻于古宗，而麽些、那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胶，熬茜草汁成饼，径寸五分，中为孔系绳，同铁章佩之皮囊，纸缄绳结之间，烘胶涂之，而印从铁章，人莫能解拆。



口琴，竹片为长四寸，阔三分，刳虚之，而中存一线之篾为弦，产尾横处，皆存弦，首联于横尾，视横齐处长一分，刳下其横处，而弦寄于其间，如是者三，具弦粗细等而下，以左手在指、食指排持三片之头，张口而置其正中于口间，以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搏上、中下片之弦之尾长处，错落而弹，嘘气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麽些、那马、西番皆以筒佩之，弹以应歌曲，弹者身舞足蹈，而与歌合节。





中　　甸

自丽江西行，路皆巉岩峻坂，如登天梯，老桧交柯，终岁云雾封滃，行者不见马首，几疑此去必至一混蒙世界矣。讵三日后忽见广坝无垠，风清月朗，连天芳草，满缀黄花，牛羊成群，帷幕四撑，再行则城市俨然，炊烟如缕，恍若武陵渔父，误入桃源仙境。此何地欤？乃滇、康交界之中甸县城也。居民尽为藏

①此文选摘自《康藏轺征》一书，作者刘曼卿女士，藏名雍金，1930年受委派从南京赴藏，途经中甸、德钦，此文即系纪实。



族,昔时为西康土司辖地,清雍正年间改为云南属县。面积可纵横六七百里,若与内地各县面积较之,则划成十县,亦不为小。然地广人稀,富藏未发,亦终不过为太古式生活之数万康人优游之所耳。

中甸城垣作三角形,其顶点枕于土阜之上,登之则全城景物在目。城中房屋建筑不用砖瓦,筑土为垣,盖以木片,上镇鹅卵石,防疾风掀去也。屋脊撑一长杵,上系粉色经幡,满城四相招展,盖康人佞佛,印梵文于彩旗之上,欲借风力,广播法音。康、藏各地,莫不相同,非独中甸一处然也。全城街道共只两条,牛马杂沓,泥泞不堪,积臭令人掩鼻。然一入人家,亦尚清洁。是处生活程度极低,糌粑、酥油以及牛肉、菜蔬,较他地略廉一倍,五口之家,月费十元,则可度舒适之生活。民性勤俭朴实,不尚虚华,更无非分之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浑浑噩噩不知世事。

全城无井,城中有泉源一处,供给全城饮料及洗濯之用。妇人汲水,用木桶,系以皮带,置于臀上,行动迅捷。天色黎明或夕阳西落,满街尽背水之人,取水之瓢用树皮折叠而成,质轻而容量大,泉源之畔,取水者麇集如蚁。欲睹全城妇女丰采者,则薄而观之,妍媸弗遗矣。妇女取水之时,口唱歌曲,娇喉婉转,虽不尽叶宫商之律,然亦藉此忘疲也。取水既罢,有千门万户捣乳之声。取牛乳盛于木桶之内,捣之使其发酵,上浮者为酥油,下淀者为乳渣,居中者为乳酸,皆为康人重要食品。捣乳既歇,则炊烟四起,舒卷于朝阳之中,此中甸人生活一成不变之现象也。

出中甸城北门,为一广约十余里之草原,四面环山,如居盘底,有小溪一道,曲折流于其中,分草原为若干份,牛羊三五



垂首以刍其草。沿溪设水磨数所,终日粼粼,研青稞为糌粑之所也。草原之上,多野鹜,低飞盘旋,鸣声咿哑,与水磨之声相和答,在此寂静之广场中,遂亦如小儿女之喁喁私语,益显其悠闲况味。草原尽头,则见一片巍峨建筑,横亘于山麓之下,则中甸著名之归化寺也。寺为清廷所敕建,外墙尽染赭色,正中大殿,屋顶为赤金镀成,灿烂夺目。中有喇嘛千余人,信奉黄教。每喇嘛旧由朝廷发给口粮,由地方粮赋拨付。民国以来,康、藏各寺,喇嘛口粮大半停止,独中甸归化寺至今仍发如故。中甸县府每年粮赋收入,除去喇嘛口粮,则所余无几。且政府对于地方行政,都无实权过问,民刑事件不取决于千把总,则听命于喇嘛寺,谓其喇嘛寺之征收所,不为过也。寺内分八大"康村"。康村者,寺内喇嘛因区域而分居之生活区也。内有一区,为西康乡城所送来寺者,遂名之曰乡城康村。各康村之上,尚有统属机关,内分为教务、财务、执法各部,秩序井然,俨如一小社会。

中甸土产有犏牛,犏牛硕大无朋,取耕牛与犛牛交配者也,其用能耕地,亦能负载。地土不甚肥沃,能种麦及蔓菁等。



阿　　敦①

由中甸西行,溯金沙江而上,山如排剑,水如汤沸,行者往复盘旋于山脊,时在江东,时在江西,经约五六站,则至阿敦。

①阿敦:即今德钦县城。

阿 敦藏语称之曰“居”。在地金沙江之左，澜沧江之右，为滇、康、藏界线之交点，两山岔道满建房屋。

居民较中甸为复杂，大概藏族占十分之八，余多为滇西鹤、丽、剑三县之客商，随岔成市。街仅两条，颇为整洁，纵长不及半里。市地之所有权虽属于左侧山顶之德庆喇嘛寺，但租卖过多，已被汉商夺去十分之八九。大街为滇、康交通必经之孔道，每日来往货驮，络绎不绝。由南来者为云南之出产，从北至者系康、藏之货物。吾人骤闻铃声、蹄声与人声之交作，几犹海上轮船、火车、汽车之嘈杂。此即交通落后边地商埠之共通现象也。

敦市建筑，因气候与地势关系，一律为长方形之平房式，前面临街，便于交易，中部堆物，与一部分作居宅，后面为马厩、猪圈及柴草房……每家并种有菜园一方，供给日需之菜蔬，园后接抵山脚，无复扩弃之余地，气候寒冷，只产少数菜蔬和小麦，亦须迟至九月始能成熟。春冬季多雪，有时街面累积





数尺。好在街势倾斜，中有阴沟，阴沟甚深宽，下有流水，上覆厚木，每遇降雪时间，则各家打扫门前雪，倾消沟中，顿时顺水冲去，否则日积月累，整个阿敦有被白雪掩埋之虞。其次敦市多雾，有时充进屋内，俗称为“天香薰室”。

闻外人某在其游记上，喻阿敦曰“雪山市场”，颇属相宜也。各商店中货品，以及沿街摊卖者，除滇产茶糖、布疋、铜铁器、杂物外，余多洋货。如洋火、纸烟、洋蜡、洋疋头、洋瓷器、洋袜、毛巾、手电、胰皂等……无一非外人生产过剩之品。且价值奇昂，劣等纸烟一小盒，售价半元，问之令人咋舌。此足证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虽至穷乡僻壤，亦吸收殆尽，可胜慨叹。至于土货，则以兽皮、羊毛、虫草、麝香等药材而已。商店无论大小，莫不煮酒养猪，并饲数十奶牛，除自用与待客者外，尚可零售。其饲牛之方式皆委托附近本地之牛厂(游牧家)限定每年缴纳若干酥油，坐享现成，亦犹地主之于佃农，不知可以名之曰佃牧否?

街市之中段，有行政公署，置行政委员一人为委任职，理一县之事，其实并无重要事件，过其门，阒焉无人，可以罗雀，所以政简风清矣。街末有营房一所，新近驻有滇军一独立连，以资镇慑保护。闻云南政府因鉴于敦地重要，早有正式设县之议，终以地狭民薄未克实现。

阿敦不产食盐，民食皆由西康、盐井运往，滇省设盐税局以征收盐税，复设盐务稽核所以严查偷漏。一驮盐税，比盐价反超过之。或以之询事者则答曰：“因滇西中、维、阿数县均不产盐，若由本省产盐各区运至，则运输实感困难，若尽量让康盐入口，则恐康盐倾销太盛，影响滇省经济，故高其税率以征收之，微寓保护税之意。”顾虑之周、措施之妙令人钦佩。



阿敦商业之盛,每岁以秋冬两季为最。因藏俗男女老幼皆以朝本地有名之白约雪山[①],或云南大理之鸡足山为莫大之因缘。苟能朝山三次以上,则罪愆全赎。阿敦为朝山必经之道,远如拉萨、察木多,近如江卡、乍丫[②]一带人民,邀群结伴,不惮千里之劳长途跋涉。其中有黄发之幼童,有妙龄之少女,亦有强健男妇、苍颜翁妪,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每至日暮,则张幕以居,汲水采薪,自志炊爨,至夜相与依卧,杂沓纷陈,阿敦人称之为“阿觉哇”。片等一至,则敦市妇女全体动员,阿觉哇照例野居于街后地坝,是地妇女即向商店借贷货物,亟待转易。若商店稍有迟疑,则将所佩首饰临时抵押之,立与阿觉哇多方结纳,或以布疋、铜锅,换其麝香药材,或以针线杂货,换其兽皮羊毛,均无不利市什倍。晚来,除将商店货价偿还外,以所得之利中抽一部分与同伴者沽酒欢饮,无不酩酊大醉,高兴异常。阿敦本地妇女不农不牧,专靠与阿觉哇交易为生。最可奇者,阿敦妇女每年春间,观诸天象征兆,常评断本岁阿觉哇来敦之多寡,犹似农人之望秋收,此亦怪事也。阿觉哇之行路,无论贫富老幼,皆以步行,背负食用等物。至多以山羊数头驮口粮,绝无一乘马者。在彼等固为宗教心所驱使,一切艰阻困顿,不足移其信心,然亦见康、藏人之能耐劳苦也。

所谓阿敦之白约雪山,在澜沧江西岸,仅距阿敦数十里,终岁皑皑,望之璀璨夺目,藏俗以此为八大神山之一,异常崇仰,过其麓者莫不向之顶礼,甚有寝卧其下数日不去者。

---

①白约雪山:也称太子雪山,藏区有名的神山之一。

②乍丫:今西藏自治区察雅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名家笔下的香格里拉
作者=杨森编
页数=409
SS号=11143203
DX号=
出版日期=1999年10月第1版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跑马溜溜的山上&黄晓萍

我向您走来&黄晓萍

彩色沙滩&黄晓萍

走笔滇西北&先燕云

太子雪山圣行&黄豆米

上白水台&黄豆米

怀想夏那古瓦&戈阿干

珠那腊山口&戈阿干

纳帕海鹤影&原因

巴拉奇寨行&亚笙

白水节散记&亚笙

雪山藏狗&和吉昌

雄鹰落脚的地方&涨信

彩色的草原&李锦华

香格里拉之旅&（泰国）林林

翻山越岭追神奇&（泰国）文风

香格里拉终于找到了&（美国）安德鲁·习金斯刘丽娟、和丽萍译

藏行纪程&（清）青浦杜昌丁

西輶日记&（清）黄楙材

维西见闻记&（清）余庆远

《康藏征轺续记——中甸·阿敦》&（民国）刘曼卿